

# 考利瑪竇的世界地圖

洪煨蓮

民國二十四年夏間，顧頡剛先生爲燕京大學圖書館，訪購圖書，遇見方輿勝略一部。此書，十八卷，而其後附外夷六卷。卷首有萬曆三十七年，三十八年，1609-1610 李維楨，焦竑，朱謀偉，徐來鳳，南師仲諸家之序。卷十八末有「萬曆己酉 1609 冬日付鏤」字樣；好像其書即刻成於萬曆三十八年者。據諸序，知原書的編纂開始於盱眙馮應京，籌畫於新建李鼎，踵成於新安程百二。

這部書不見於明史藝文志中。黃虞稷的千頃堂書目，地理類，有「馮如京方輿勝覽，程百一方輿勝覽」。書名不相符，撰人之名又兩誤，且不記卷數，可知黃氏並未看見原書。我又稍檢今昔藏書家目錄數十種，除了徐秉義的培林堂書目，和日本內閣文庫漢書目錄，曾著錄此書外，其餘則還未檢著。就此，已可見此書不易多得。翻閱書的內容，最可驚異者，乃是外夷卷一。這卷一實有兩卷，板心葉數各自起訖。前個卷一共有四十一葉<sup>4</sup>。這裏面：有利瑪竇的山海輿地全

圖爲東西兩半球各一圖；有山海輿地全圖解；有各國經緯度分表；有馮應京，吳中明，徐光啓，張宗元，程百二，徐時進，諸家的序跋文字。

關於現存利瑪竇的世界地圖，我們前此所知道的，國中有寫本三，國外有刻本四，或五，皆是六條屏幅連合起來成一橢圓形之大圖。這大圖的左邊上下兩角亦附有南北兩半球的圓形圖各一。但前此我們並不知利氏曾繪有東西兩半球的圓形圖。於是這兩小圖和各大圖的關係，很值得考究。

一年以前我曾答應了顧先生，允爲禹貢撰文一篇。現在顧先生要我借這個機會，幫他的忙，爲禹貢編一期紀念利瑪竇的專號。這是義不容辭的。諸位朋友所著譯的論文而外，我自己亦至少要寫一篇。我所自定的題目，就是要考利瑪竇的各種世界地圖的關係。

關於利瑪竇事蹟的史料，幸而不甚缺乏。在中文方面，最重要的要推明末意大利人艾儒略神甫（Ciriaco Aleni, 1582-1649）所著的利先生行蹟，其書大約撰成於

崇禎三，五，年之間 1630-1632<sup>5</sup>。民國五年馬相伯先生（良）用上海徐家匯藏書樓所藏抄本，與英欽之先生（樺）共同校讀；八年由陳援庵先生（垣）校後，付排印。這是印本之一。巴黎法國圖書館亦有舊抄本三本。；日本齋藤清太郎抄其一，後由中村久次郎教授（此君於昭和四年 1929 改姓中山）校錄，印於所撰利瑪竇傳，中。這兩個印本微有不同。本期禹貢中登載周一良君所譯的中山君全文，而中山君所錄的大西西泰利先生行蹟亦附印於內，以便學者校讀。中山教授所撰之傳，鈎稽舊籍，不遺餘力，雖於行文組織微嫌散漫，然其徵引廣博，頗可驚異。

又明史中的意大里亞傳敘述利瑪竇事蹟幾居全傳之半，也是很重要的史料。二年前，張維華君著明史佛郎機呂宋和蘭意大里亞四傳注釋，既將尤侗，萬斯同（？），王鴻緒；三家傳文與明史傳文勘校，又復遠徵博引，細加注證；這也是可喜的貢獻。讀者若看了張君的注釋和中山君所撰的傳，已可得利瑪竇事蹟之大略，故我於此文裏不更贅述。我所要詳敘的乃利瑪竇繪刻其各地圖之經過。

若專考利氏各地圖之經過，則前邊所舉的史料尙嫌不足。幸而我們現時尙可看見利氏自己著述的一部分。在萬曆二十二年 1594 的時候，利氏到中國已十二年了，他此時已打算編纂一部記述耶穌會在中國傳教的史書。大約是因忙於別事，直到萬曆三十六年 1608——這是他未卒前兩年——他纔得如願動手，以意大利文編著此書。書分五卷，卷各若干章不等。第五卷後段關於北京以外各地傳教士之景况，乃以葡萄牙文寫下，這大約是照用各地報告的原文，不暇改譯，而寫到這裏的時候，利氏已病得厲害了。利氏卒 1610 後，金尼各神甫（Nicolaus Trigault, 1577-1628）將原書增減逐譯成拉丁文，再加上他自己所著的兩章，敘述利氏卒後喪葬事宜，綴於第五卷之末，合成一書，稱中華傳教記，以一六一五年在歐洲出版；其後各地翻本，及各國譯本，約共十種。至於利氏原書，則由羅馬耶穌會總會收藏。大家不知利氏之意文原書故在，甚至有以拉丁文之中華傳教記譯成意文者；這是多麼可憐的工作！直到利氏卒後三百年紀念大會之後，原書纔得傳行於世；耶穌會汾屠立神甫 Pietro Tacchi Venturi<sup>10</sup> 編訂利瑪竇全集二大

冊；上册出版於一九一一年，即利氏之入華記錄原書，亦加有金氏所撰的兩章；下冊出版於一九一三年，其內容則利氏的歐文信翰共四十四件又附錄二十九件多爲他人書信而於考證利氏事蹟有補益者。<sup>11</sup>這部書現時已不易得。承國立北平圖書館館長袁守和先生（同禮）的好意，慨然肯借給我；但我並未學過意大利文，幸而又得燕京大學同事美國劉兆慧先生（George Joelt）惠然助我譯讀；我相信這兩冊是考利氏事蹟最好不過的史料了。

這兩冊裏雖有好些叙到利氏地圖的文字，但對於地圖的本身，可惜只就羅馬瓦第剛 Vatican 圖書館所藏之全圖取其六幅之一，影縮而印其半，故所看得見的只是原圖的十二分之一。

北平歷史博物館原藏的彩色繪本，我雖從前看過，現却記憶不清。今此圖已遷到南方，此時不能再看。幸而館中尙有新摹繪本，承裘子元先生（善元）的好意，允禹貢學會攝下十二張的照片。以這些照片參對從前上海東方雜誌<sup>12</sup>和天津河北博物院半月刊<sup>13</sup>所披露之縮版全圖，總算可以勉強地代替歷史博物館所藏的原圖了。

北平交民巷台吉廠理格洋行之主人，意大利理格先生

(G. Nicols) 亦藏有彩色舊繪本一圖。承他示我以十分清晰的照片。我見得原圖第四幅的上端紙頗殘缺，然其圖中所寫的文字，所繪的地形，和船，魚，禽，獸，等等，全與歷史博物館之原圖一致。理格君且告我：他的原圖之尺寸，設色，盡與博物館本相同。因此，我姑定：這兩圖同屬一個時代，且同出於一源，不必請他費神去取原圖相示，亦未嘗向他借照片來研究。

在一八七四年英國的地理學專家玉爾 (Henry Yule, 1820-1889) 曾想到利瑪竇的世界地圖應作如何狀態，於是依他自己的見解，試畫出一小張，登於英國皇家地理學會的地理雜誌中。他雖是皇家地理學會的一個重要會員，却不會知道該會的圖書館裏當時適有利氏的刻本地圖一大張；其圖與玉氏所試畫的乃差得甚遠！這張原刻地圖直待到一九一七年，然後由英人巴德雷 (Badley) 發見出來。在這個時候英國的學者已知道瓦第剛圖書館所藏的地圖。一九一零年意國米蘭安布洛茲 Ambrosiana 圖書館內還發見有一張當時大衆所疑以爲亦是利氏所刻的地圖。這也是英國學者所知道的。這三本地圖——米蘭，羅馬，倫敦——彼此之關係如何？於是巴德

雷和另二位英國學者，一個地理學家希伍德 H. Hooper，一個漢學家翟理斯 (Lionel Giles)，三人皆有考證的著作，載於一九一七，一九一八，一九一九，三年的地理雜誌中。<sup>14</sup> 在這雜誌裏他們附印了三個圖。一是倫敦本全圖的縮影；底本微有殘闕，彩色間作黯黑，故影樣不甚清楚，然取顯微鏡觀之，尙約略可辨其大半。其餘二小圖則重摹米蘭，倫敦，二圖之投影；雖沒有字，然甚清晰，一望而可見二圖之不同。至於羅馬所藏的圖，翟氏僅據汾屠立所影印出的那一部分，來和倫敦本相比較。他發見：羅馬本之「大明」二字在倫敦本中或改爲「大清」，或改爲「中國」。其餘之文字及圖形盡相同。因此，他斷定：這二印本乃出於同一刻版，不過滿清入關後，版中稍有挖改而已。至於米蘭本的地圖，巴，希，翟，三氏的意見，各不相同。希氏以爲那是利氏的圖，不過刻時較早於倫敦藏本約十年。因爲兩時所用歐洲原圖的藍本各不同，故所刻之二圖亦不同。巴氏因米蘭本之圖既較倫敦本小得幾十倍，而圖上又無注釋，遂疑其爲中國人縮小而翻刻利氏某種原圖以附於書籍內，移圖上之注釋入書，故圖上僅有地名而已。翟氏因倫敦

本中翻譯外國地名所用之漢字輒與米蘭本不同，遂斷米蘭本殆非利氏所爲。我讀了三家之文，覺得希氏之說有點勉強；而巴，翟，二氏之說尙可參合而取其長。巴氏所報告米蘭本圖樣之尺寸（直二四·三橫四八·五公分）；果似摺置於書內之地圖；然其圖中譯名既輒與利譯不同，則繪其圖者殆非不嫻歐文之明末中國學者。因此，我想到也許是艾儒略職方外紀中所附之萬國全圖。我從燕京大學圖書館借出天學初函；果然萬國全圖之尺寸正與米蘭本相同，而二圖之投影亦復相類。但我未見米蘭本圖樣，尙未敢固斷二圖必出於一版。後忽於日本石田幹之助，囿下大慧，二君所輯之東洋歷史參考圖證<sup>15</sup> 中見其第一零二五號爲縮影米蘭本之圖，蓋重影三百年紀念會錄<sup>16</sup> 中所附者。影圖雖小，大字尙可辨識，取與萬國全圖相校，乃盡同不異。米蘭本一案可以斷決矣。可惜東洋歷史參考圖證第一零三五號亦縮影職方外紀萬國全圖之一部，石田，囿下，二君乃未識前之所謂利瑪竇地圖者，實與此圖同出於一版。

其實，日本自有一本利瑪竇的大圖，而其發見且在羅馬，倫敦諸本之先。明治三十七年 1904 京都帝

國大學圖書館以所藏之利氏六幅大圖付史料編纂展覽會陳列。越年青楓生學士爲簡略說明及說明補遺二文分載於日本歷史地理研究會所編行之歷史地理第七卷第一，二，兩號中；稍亦徵引西籍，略具始末；且以全圖之第四幅縮影，印附卷首。同年，研究會又影照全圖，複印若干份，有出賣廣告，亦登該雜誌第一號中。

北平歷史博物館原藏之地圖，據東方雜誌縮影本後之說明，乃該館購自北平琉璃廠某古玩鋪，而於民國十二年四月，懸掛展覽。民國十七年耶穌會法國裴治堂神甫（北行 Henri Bernard）以法文撰文一篇，題曰：北京歷史

博物館所藏利瑪竇之世界地圖，由法文北京政聞報以小冊子出版<sup>17</sup>；冊子內亦附有一小張縮影歷史博物館藏圖。在這小冊子內，裴神甫雖未討論歷史博物館藏本之圖，却細檢了西文的材料。他所作自一五八四年至一六零八年利氏地圖之年表，我現今雖未能完全同意，却從那裏得了不少有益的暗示。可惜這小冊子印刷得太不佳；連裴神甫的名字都印錯了；且考證要點，輒漏其出處之注；真叫我不樂。碰巧裴神甫一天從天津來，光顧到我，我和他談及此事；他慨然允寄與我應加之注及應

修改之文。尤妙者，他竟得有日本京都帝國大學圖書館藏圖之影本全份，且亦慨允借給我用。他去了之後，果於十月九日由寧津把這些都寄給我，真可感謝。我此文裏面所引利氏全集之文，幾乎全從裴神甫注文轉檢而得。他所增之注中有一條甚叫我愉快。他說米蘭本地圖不出於利瑪竇，而實同於艾儒略職方外紀中之總圖。這與我的意見正相同。他所寄借給我那十八張影片，十分清晰得可愛。有了這付影片，我纔能左校歷史博物館本之諸圖樣，而右校方輿勝略中之山海輿地全圖。若無這十八張圖片，也許我這篇文就做不成。

## (二)

利瑪竇之來中國，是來傳天主教的。也許原先並未料及要爲中國畫世界地圖。然而後來他竟爲中國畫而屢畫世界地圖，這有幾個緣因。

歐洲的十六世紀是探險航行的世紀，是新陸發見的世紀，是地理學勃興的世紀，是新地圖屢出而屢變的世紀。利氏生於（1552）這個時代，受過高等教育，又復浮海遠行，越重洋而至當時地理學家所欲知而未能周

知之中國，不管他處心養志之如何超世絕俗，但時代風氣之所薰陶，個人經驗之所適合，自能使他到處留心地理，「喜聞各方風俗，與其名勝」<sup>18</sup>，而其「積歲札記」<sup>19</sup>之中，就有地理的材料。後來他曾說<sup>20</sup>：

「且予自大西洋浮海入中國至晝夜平線，已見南北二極皆在平地，略無高低。道轉而南，過大浪山，已見南極出地三十六度。」

這也許即出於札記中之材料。其事乃遠在他未到澳門以前四年。當時在船上，他已注意到航海測量，可見他是帶着地理癖束來的。這是遠因。

利氏在印度之臥亞學習神學三年後，以萬曆十年七月二十日 7/viii/1582 到澳門。最重要的事是先學習中國的語言文字。然還要幫着范禮安神甫 (Alessandro Valignano, 1538-1606) 以拉丁文撰長文一篇，題曰：華國奇觀<sup>21</sup>。據說：原文附有一張中國地圖，乃利氏參照漢文圖籍而作的。這是利氏到澳門後不及一年，而即有地圖之工作。其後，他又把華國奇觀一文以西班牙文重新編訂於一函<sup>22</sup>中，以萬曆十二年八月初十日 13/ix/1584 由肇慶寄與一友人。此函中有幾句話關於中國地圖的：

「竊今未能先寄奉西式中國全圖而繼以原式各省分圖，蓋尙未

整理就緒也。然無論公何往，總期能於近中寄奉。公見此等圖樣，將謂一切省邑皆繪得精美。」

中國地圖，而云原式，西式，這是頗有意思。當時西人欲知中國地理，故中國人所自繪之地圖，有參考之價值。然漢文原圖與西式之圖，文字不同，繪法不同。要使西人看得懂，看得順眼，須以拉丁字母來拼譯地名，又須改用西式投影。要用西式投影，則中國某地某城應放在經線某度，緯線某度，必須有點把握。粗量某地之緯度，很容易辦。夜則可用利氏後來所謂量天尺 astrolabe 者，望對北極，晝則正午量日影而參照一張時令表以得之。<sup>23</sup>至於經度，則要等待日食或月食，然後以該地見蝕之時刻，參照葡萄牙之天文年鑑而得該地經度距福島之遠近。在萬曆十一年二月初二日 13/ii/1583<sup>24</sup>，利氏自澳門有函<sup>25</sup>寄西方友人。在這裏，他已說：澳門之經線在福島之東約一百二十五度，而其緯線在赤道之北二十二度半。這粗測數目中之經線，殆非利氏所定，因萬曆十年七月二十日及十一年二月初二日之間，澳門並未得見日月之蝕<sup>26</sup>。然在他寫萬曆十二年八月初十日那封信時，他已經過了兩個月食（十一年十月十六 29/xi/1583，十二

年四月十五(24/V/1584)，在這兩個月食之時，他已在肇慶<sup>27</sup>，故他信內又說：曾借用一個月食而知肇慶之經線距福島約一百二十四度，且依據澳門及肇慶的經緯，更參考中國圖籍，而謂中國東西之廣，自一百二十度至一百三十七度之間；中國南部海線在二十度及二十八度之間；而中國北與關外之分在四十四度與四十五度左右。<sup>28</sup>要畫較為準確的地圖，自然愈多定幾個地方的經緯線，愈好。然倘只定了一個地方，全圖亦勉強地大略可畫出來；因為當時中國通行之地圖皆橫直為線，方若干里，而散佈城邑於中，又統志及地方志輒具道里數目；若有了一處的經緯，則其餘各處可依方向及里數而粗定。他函中所說的「整理」大概就是這樣的工作。然則他初到中國即有介紹中國地理於西人之貢獻，即對譯繪中國地圖發生興趣；何怪他亦轉過來，介紹世界地理於中國，而以中文譯繪世界地圖？這是近因。

這也是在萬曆十二年中的事。據他的入華記錄<sup>29</sup>中說：

「各神甫以一張西文世界地圖置大廳內。中國人聞所未聞。其智者欲得漢譯本以研究其內容。當時利神甫已稍知漢文，於是長

官命利氏為之，使盡譯原圖上之注釋；且擬刊印，以佈全國，而收衆學。

「幸而利氏昔在羅馬時曾從克拉微烏神甫 *Christoforo Clavio* 學，粗通數理。遂與已相識之士人某共為之。已而世界地圖製就，較原本為大，而漢文注釋，對漢人立言，亦較原文為佳。欲使中國人重視聖教事宜，此世界地圖蓋此時絕好，絕有用之作也。前此中國人亦自刊刻輿地圖誌多種，然僅以中國之十五行省30居圖之中部，稍以海繞之，海中置島若干，上列知聞所及諸國之名，合諸島之地，廣袤不及中國一小省也。彼等既以為世界惟中國獨大，餘皆小且蠻野，則欲使彼等師事外人，殆虛望而已。

「迨彼等既見世界之大，中國小而局處一隅，其愚者輒加此圖以譏笑。其智者反此，圖中經緯度，南北二分，赤道，五帶，整比齊列，地名繁多，國俗各異，既皆出於舊圖，而舊圖亦為刻本，雖欲不信，不能也。

「此後若干年，無論在北京，抑在各地地方，諸神甫輒修訂而改刻此圖，印而又印，傳行遍滿中國。其如何使吾人受榮甚多，如何使中國人對善於測繪之歐洲學者深致欽仰，吾人將復叙及。且此圖表現海洋廣浩，而歐洲諸國去中國至遠，彼等將不復虞歐人之東來侵略。此其堅拒信教要因之一，將不復存在矣。

「利氏製地圖，又製一鐘，同時並迄，遂皆送致長官，長官喜甚，溫語致謝，且有饋贈。地圖，彼則令人並其一切注釋刻之。以印本遍贈彼省中之友，且有送往他省者。鐘，彼雖留數月，卒以不知如何使能準確，乃以還諸神甫。」

同年十月二十九日利氏有信寄羅馬耶穌會總監，中

云<sup>31</sup>；

「寄奉漢文譯本之天主十誡，天主經，聖母經。此外又西式繪畫而漢文譯名，漢里，漢辰計算之世界地圖一張。此圖，肇慶城長官命實編製，方就，彼即刊印。圖中頗有乖訛；誤半出於手民，半出於實，初不知其刊印之急，故編製稍或疏忽；在歐洲不足觀也。然長官甚珍視此圖，藏其版於所居，不願以印本傳售，而乃以饋贈中國要人；此庶亦長者所樂聞者乎。」

在這兩段文字中我們可見得利氏之編製世界地圖，乃是應付中國官長之要求，乃是知其有為傳教教士宣揚名譽之價值，乃是知其有消解一般中國人對西洋之疑慮的作用。且他的記錄中所謂對中國人立言之注釋而較原文為佳者，亦頗可細味。金尼各的中華傳教記乃根據他自己所知聞，稍增刪利氏原文而成者。他直說<sup>32</sup>：

「利神甫曾從數學大師克拉微烏受業，故其精數理；遂從事編製此圖；利固深知殊方傳教不可泥執一法，而此事適與彼傳佈福音之計相合也。誠然，以此為餌，中國人頗多落入教會網中者。此圖較原圖為大，蓋漢字大於西文字母，且於原圖注釋，利氏多相度中國人之脾味，及對彼等傳教之便利而改增焉。叙及各國風俗，利氏輒述及吾教聖奧，俾藉圖而傳佈於中國，此中國人前此所未聞<sup>33</sup>者也。」

原來，世界地圖亦可為傳教於中國之利器。這是重因。

肇慶刻圖之長官，利氏於記錄別段<sup>34</sup>會舉其名為 Good。

puon 云。艾氏所撰行蹟中作「王潘，浙紹興人」。然實是王泮。肇慶府志<sup>35</sup>云：

「王泮字宗魯，山陰人。萬曆二年 1574 進士，八年知肇慶府，十二年遷按察司副使，分巡嶺西，駐肇慶。慈愛和易，士民見者，語次尋繹，甚有恩惠，未嘗疾言遽色加人，而確然有執，雖門生故交無私也。好為民興利，導後灑水縣城東石頂洩潦入江，歲收畝一種，且束地脉為橋曰躍龍，建浮屠於石頂上鎮之。：郡為督府所駐，兩粵藩臬使者，若四方之賓，無日不至。曠節出，日仄不遑暇食，人人得其歡心，悉中窳，幕府甚重之。：泮性恬淡，自奉如寒士。居官廉潔，焚香靜坐，若禪室然。詩辭冲雅，書法適麗，有王右丞之風，粵中文士皆來就正。十六年遷湖廣參政，高要，高明士民，遮留泣下，各建祠祀之。」

泮以萬曆十二年陞嶺西按察司副使，故當其年冬間西人信札中<sup>36</sup>即有以「嶺西道」(Tanciano)稱之者，且亦叙及其以新刻地圖贈客云。耶穌會諸士之得居於肇慶，泮之力為多。他們所居在西關江邊的地基，即泮所贈。新居築成之後，泮且為書匾曰：「偃花寺，西來淨土」<sup>37</sup>；筆蹟甚佳，頗如府志所道。

試問利氏所繪而王氏所刻之世界地圖較諸神甫大廳中之西文原圖，究有多少出入？在昔西洋學者有以米蘭安布洛茲圖書館所藏地圖為即萬曆十二年之圖者。如這所



認的無誤，則如英國希伍德氏所爲，按照其圖所表現之地理，以考測其所據者應爲西文何圖，當亦是頗饒趣味的工作。但米蘭本圖乃出於艾儒略，而不出於利瑪竇，我們前邊已斷定了；不必再提。直到今日，我們還未聞真的萬曆十二年之圖的發見。當時王泮雖不售其圖，然屢印不絕<sup>38</sup>，遍贈其友。即利瑪竇等之寄回歐洲者，亦至少有幾張<sup>39</sup>；當時流行那樣多，難道現在便連一張都沒有了？這只可靜候將來的發見。至於其圖和西文原圖之異同，利氏和金氏已述其大概；現再引金氏的話一段<sup>40</sup>：

「有一事頗可注意者，利神甫之善於迎合中國人之心理也。彼等信天圓而地方，而中國居地之正中，故見西洋地理學家置中國於地圖之極東一角，則怒。雖以數理論之：地與海既合成球形，無所謂東西終始，然終不能曉也。利氏於是稍變更吾人繪地圖之常法，移福島及其零度經線，出圖之中央，而置之於圖之左右兩邊。如是，則中國竟移居至圖之中，而中國人遂大滿意。」

這裏金氏所說的，和前邊已引利氏入華記錄所說的，口氣有點出入。西人竟有根據金氏之言而謂利氏有諛媚中國士大夫虛榮心理之嫌。<sup>41</sup>在萬曆十二年的地圖中，利氏是否果有這樣的毛病？惜不得據其圖而論之。

9

利氏至中國，初居澳門，旋入肇慶，繼於萬曆十七年 1589 秋遷韶州；開於二十年春游南雄，與南雄州同知王應麟<sup>42</sup>相善；繼返韶州，而於二十三年 1595 春中北行，欲入北京；既至南京，不得志，復於夏間折回南昌。居南昌，三年餘。這十幾年所經過之事，大略見艾儒略所撰積中。利氏在南昌頗爲江西巡撫陸萬垓<sup>43</sup>所善視。艾氏又道及利之獻交友論於建安王多燦<sup>44</sup>一事。然所獻者實不只此書，而我們所宜注意者，則如入華記錄<sup>45</sup>所云：

「所獻諸物中」王所最喜者，爲二書，皆以日本硬紙依西式裝訂，甚美觀。一書爲世界圖誌，其中別有歐羅巴，利未亞，亞細亞，南北亞墨利加，墨瓦瀛泥加，各州分圖，而附畫九天，四行，及其他曆算之物，此中國前此所未見者也。皆以中文釋之。」

又一書，則交友論是已。書後自識萬曆二十二年 1595 三月望日，則其獻圖，當亦在此年。交友論傳本頗多；中山教授在所撰利瑪竇傳中，於單行本外，曾數七本；實尙未盡<sup>46</sup>。唯世界圖誌，至今不知下落何處。

裴治堂神甫<sup>47</sup>把這世界圖誌亦算做刻本之一。我恐怕這是錯誤。且巴德雷氏已曾討論此點，巴氏初疑這册子

是以西文原圖附加手寫中文注釋而成的；繼又引而從希伍德氏的意見，謂全冊內容都是寫本。我亦想希氏所猜的是對。

且我們知道，他在南昌所繪的地圖，還不止這一本。二十四年閏八月二十一日 12/x/1596 他有函寄羅馬友人，中云<sup>48</sup>：

「今年實又爲暑儀若干，皆用漢字，實以印本贈人，得者無不愛之。茲謹寄奉其適用於三十度者一份。實又曾造二三球儀；今正編製如數世界地圖，即將刊印，越年或可就，當以數份奉贈。」

次日他別有一函寄耶穌會總監，中云<sup>49</sup>：

「日前往謁本地長官<sup>50</sup>，贈以石製暑儀二枚，彼酬實以錢甚多，且請再爲製造他項巧物。因此，實送爲編製世界圖記，多附注釋，今尙未訖。好巧之人常來觀看，且謂此當爲中國人所極重者也，請必以付印。多年以前實曾製一圖，然解釋既陋，而刻印主於他人，其工復劣，故尙不甚爲人所珍。今所爲圖者出，當遠過之矣。」

合這隔日兩函來看，後函中之世界圖記當即前函中所謂二三地圖之一。所謂多年前之地圖，當即萬曆十二年王泮所刻之圖，前後十三年中利氏知所會刻之圖，僅此一本，可見獻給建安王那本圖不是刻本了。至於二十四年

中所繪之圖，是否果於次年如願刊行？利氏的記錄和現在我們所看得見他的信札皆未道及。<sup>51</sup>編訂利氏全集的汾屠立神甫曾說後來二十七年刻於南京的地圖，即二十四年在南昌所繪的<sup>52</sup>，此說我疑其誤，待述到南京本時再論。

利氏於二十六年 1598 夏天離開南昌，向北京行。這個機會是一個朋友，王弘誨<sup>53</sup>給他的。他們行到南京時：

「王忠銘尙書 (Guanciumin, Guan Scianscin) 有貴友曰趙可懷<sup>54</sup> (Ciao Cotai)，時爲應天巡撫，駐節於去南京約一日路程之句容<sup>55</sup> (Chingun)。彼雖巡撫應天而官乃卑於南京之尙書及其他官長，該地列卿不僅可管轄應天官員，且亦兼管全國也。以此，應天巡撫不便居於南京。此君曾得廣東所印利神甫之世界地圖一張；蓋利氏之友人王玉沙 (Guantiscia) 由有雄<sup>56</sup> 陞爲鎮江府長官後，以贈彼者也。趙氏見此圖甚喜，遂於蘇州摹鑄上石。且自著一跋，深美此圖，唯未道及原編繪者爲何人耳。王尙書安抵南京，趙氏照常例有饋贈，其中有此圖拓本，王公見之，訝其與利神甫所會以相示者相類。遂召利至，示以拓本地圖，且當多士前揚言曰：『君昔於地圖中表示世界各部及其他各物，然中國固有早知之矣。』利神甫一望其圖而知其出於己所作者，遂細爲王氏釋之；且告以原圖會刻印於肇慶，實己所爲者也。」

「王忠銘聞而喜甚，喜名人如趙公竟如是賞識利神甫之工作

也。蓋趙可懷者可謂近時中國最有聲望之一人，其人博學雄才善使人懾服，居官久而軼事多，膾炙於人口。越年<sup>57</sup>，即陞北京侍郎，以此也。後變亂起於湖廣，事關多數民衆，及皇帝所派往該處之太監。皇帝於是派趙可懷往理其事<sup>58</sup>；趙辦其事甚善。然竟以好任氣使才，卒爲居於該地之皇帝親族所慘殺。

「請還繼述舊事：王尙書急函趙公，告以繪地圖之人正在南都將赴北京。趙即覆王請代延利神甫，聞名已久，欲一見也。且遣一轎及與夫以迎利神甫，別有人馬以荷行李焉。」

此下，利，趙，相見之事，艾氏已述其大略。然相會之地是句容，而非蘇州。趙可懷這個人當時名氣甚大，官作得不小，又死於王事；但明史却未爲他立傳。以他既與利瑪竇的地圖有關，我們且抄下四川通志<sup>59</sup>裏所載的：

「趙可懷（巴縣志）字寧宇，嘉靖乙丑<sup>1565</sup>進士。由汶上令擢御史，歷遷兵部侍郎。巡撫陝西，興利除弊，吳民戴服。調撫保定，陝西，福建，入爲工部侍郎。稅璫陳倖【奉】暴於楚，激變，命往安輯之。晉兵部尙書，卒，贈太子太保，賜祭葬。可懷居官四十餘年，歷撫五省，清貧如秀才時。祀鄉賢。（蜀人物志）橫瑤陳倖【奉】暴楚，激變，簡可懷往撫，遂定楚亂。以九載考績，晉兵部尙書，巡撫如故。無何，楚倖宗聚亂，鼓噪軍門。因開門出諭，申明祖訓國法，且戒標兵毋得入衛，計欲以靜鎮之。忽逆黨狂逞，擁入，遂遇害。上悼之，贈太子太保，賜祭葬。陞子中翰。（案）蜀人物志載可懷遇害事，不詳縣志，疑傳聞異辭也。」

關於他被殺的事，通志不敢遽定。其實那是無可疑的。明史<sup>60</sup>神宗本紀，萬曆三十二年閏九月辛丑 15/ki/1604... 「武昌宗人蘊鈐等作亂，殺巡撫御史趙可懷」，而楚王傳<sup>61</sup>亦說：「蘊鈐歐死可懷。」這都可證明曹學佺的蜀中人物志說得無誤，更可證利氏所聞而記的，大體也對。

趙可懷在蘇州把利瑪竇的地圖摹鑄於石。利氏當時未到蘇州，自然看不見這塊石頭。過年年頭他雖曾到蘇州<sup>62</sup>，但他的集裏沒有說到曾見世界地圖的碑碣。其實，那塊石當時還在蘇州。蘇州府志<sup>63</sup>說：

「山海輿地圖，中丞趙寧宇刻，在姑蘇驛。」

只說趙刻，不言利製，可證利氏所述的是實。據最近的吳縣志<sup>64</sup>說：姑蘇驛自成化九年 1473 至萬曆三十九年 1611 皆在今城西南胥門外；萬曆三十九年圯後，曾重修；但現時已沒有其驛了。試問：驛雖無，石是否還在？吳縣志的金石考體例頗佳；所著錄的碑碣，或注訪拓，或注訪册，或注所出書名。至其著錄山海輿地圖，乃全同上邊所引的，下並無注，似只轉錄舊志而已。且並不知趙寧宇即趙可懷故序次於不知時代類中。這塊碑若還

找得着，也許上面就有趙氏所記的年月。現雖不知其年月，然大約可猜其在萬曆二十三年與二十六年之間，因二十二年年底趙氏纔奉命巡撫應天，而二十六年的夏天<sup>65</sup>利氏已見地圖的拓本。拓本既可以送人，而碑又在公驛，我想當時拓本或不少。趙琦美的脈望館書目<sup>66</sup>，雜碑類中，有「利瑪竇地圖」，也許即是其圖。我已托人寫信到蘇州去查訪原碑。原碑即找未着，我總盼望，將來也許有人能發見其拓本。這個本子既是從肇慶本翻刻的，則其本必與肇慶本大約相同。蘇州府志，吳縣志等所著錄的名稱若無誤，則肇慶本和蘇州本的世界地圖，都叫「山海輿地圖」。

二十六年的夏天利氏在句容和趙氏盤桓了幾天後，即趕程北上，八月初七日<sup>7</sup> [ix] 1598 到北京；留約二月，不得志，又南返，先到蘇州，又折回南京。二十七年正月十一日 6/ii/1599 到南京，就在那兒住下，約一年零。據入華記錄<sup>67</sup>，到南京之後：

「不久，有達官吳左海 (Uzohai) 者，請利神甫修訂廣東所印之世界地圖，且增加注釋焉。吳氏擬重新公刻此圖於署中，凡人欲刷印者，皆許之。」

「利神甫於是繪較前本更大之圖，事物注釋皆有所增加，吳左

海喜甚，即延巧工刻之，且弁以美序一篇。

「新刻果較廣東本為完美，其為衆所賞識亦較廣，刷印更多，流傳遍各地。諸神甫亦有以寄往澳門及日本者。他人亦有從而翻印者。」

這位吳左海，徽州府志和明過廷訓的分省人物考<sup>68</sup>裏都有傳，大同而小異；現參合之，如下：

吳中明字知常，號左海，歙縣人。萬曆丙戌 1596 進士，授江西瑞州府推官，丁憂，復，除汀州府推官，陞南京刑部主事，轉南吏，禮、二部。權璫陳奉橫三楚，言官莫敢誰何，中明備列奉暴橫狀，時論譴之。陞廣東副使，調河南提學使，陞汝寧右參政，晉按察使。汝寧王縱奴張淪殺人，中明置淪於法。王急走懇於帝，中明劾王坐擅離城律，懇不得行。又全活饑民億萬。備兵蘄鎮，邊牆壘堡，屹然改觀。陞陝西右布政，擢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廣東，所至皆尚綜核。丁憂，起，南戶部侍郎總督糧儲。丁巳 1617 卒。贈戶部尚書。中明少勵清節，登籍後，愈自砥勵。所至儼然不染，而吏弊民情不啻燭照數計，到處多所樹立，又非僅以清名著也。

利瑪竇說吳左海當時是南京達官。然左海在南京做官，不止一次；不止一官；當他刻地圖時，究是何官呢？。

明史<sup>69</sup>官官陳奉傳內說：「二十八年十二月武昌民變，南京吏部主事吳中明奏言奉嚇詐官民，」云云。萬曆甲辰 1604 徐光啟跋利瑪竇的二十五言<sup>70</sup>說：

「昔游嶺南則嘗瞻仰天主像，蓋從歐邏巴海舶來也。已見趙中

丞，吳銓部，前後所勒輿圖，乃知有利先生焉。」

可見圖刻成時吳已爲吏部主事。利瑪竇後來自序萬曆壬寅 1602 刻成之圖並說：

「庚子 1600 至自下蒙左海吳先生之教再修訂。」

利氏到南京在己亥年，離南京在庚子四月初六日 18/4/1600；想修改地圖也許開始於二十七年，新刻成功當是在二十八年，故云庚子；而其時吳左海正作南吏部主事<sup>71</sup>。汾屠立，巴德雷，裴治堂，諸君，都把南京本的圖放在二十七年，唯翟理斯君根據利氏的序，改說是二十八年。這是對的。

汾屠立神甫又會謂南京所刻的圖就是利氏於二十四年在南昌所繪的。<sup>72</sup>我們試看利氏所述的如何在南京修訂肇慶本，就可見這是重新改繪的，不是把在南昌所繪的來刻。

這南京本的地圖，直到現在，還未聞曾經有人發見。其內容如何，只可從後來改訂的圖裏，猜其大略。吳中明的序文一篇，亦只見於後來本子所引的。

利氏在二十八年四月初離開南京第二次向北京走。經過了不少的周折之後，終於其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24/1/1601 到北京。過三日，有表<sup>73</sup>，獻於闕廷，其中

說所貢的有：

「天主圖像一幅，天主母圖像二幅，天主經一本，珍珠鑲嵌十字架一座，報時自鳴鐘二架，萬國圖誌一冊，西琴一張，等物。」

說到他自己的本領則云：

「臣先於本國悉與科名，已叨祿位。天地圖及度數，深測其秘，製器觀象，考驗日晷，與中國古法暗合。倘蒙皇上不棄疏微，令臣得盡其愚，披露於至尊之前，斯又區區之大願，然而不敢必也。」

又經過了點周折，然後他得在北京長久住下。在北京他得着不少重要文人和他做朋友。在他最得意的朋友中，而復與他的世界地圖有關係者，有二人。一是馮應京，一是李之藻。

替利瑪竇刻地圖者有幾個達官名士。此中唯馮應京在明史<sup>74</sup>中有傳。應京字可大，又字慕岡，亦作茂岡，盱眙人。萬曆二十年 1592 進士，由戶部主事，督薊鎮軍儲，改兵部，進員外郎。二十八年擢湖廣僉事，分巡武昌，漢陽，黃州，三府；緝貪墨，摧奸豪，風采大著。二十八年十二月，稅監陳奉以恣橫不法的行爲激動民變。過年，應京抗疏劾奉九大罪<sup>75</sup>，奉亦誣奏應京搆命，凌勅便，皇帝大怒，命將應京貶雜職，調遠方；繼又將他完全革職，終又派緹騎到武昌捉他。這更激起民

憤，數萬人要和陳奉拚命。奉逃匿起來，乃捉他的爪牙六人，投于江中溺斃。紛亂之中，並傷緹騎，又焚了巡撫的衙門。應京坐檻車內，曉以大義，然後稍稍解散。

應京既被解離楚，楚民家爲位祀之。三郡父老相率詣闕訴冤。皇帝不僅不聽，而且把應京放入詔獄，拷訊久之，不釋。應京乃在獄中著書，朝夕不倦。直到三十二年 1604 九月，因爲星變釋囚，纔把他放出來，出獄三年卒。明史對他下幾句考語，說他：「志操卓犖，學求有用，不事空言，爲淮西人士之冠。」

利瑪竇在入華記錄<sup>76</sup>中亦稍說：馮慕岡 (Fumucan) 如何高才，如何好官，如何和太監衝突而下獄；大略與明史相發明。記錄所特詳的乃是馮氏和利氏的關係。據說：他們兩個雖未面見，却已神交。當馮被解到北京時，利氏即去看他，這兩個人彼此相持抱，若久別再見之友。談了約一句鐘之後，馮氏即入獄。在獄中三年，利氏雖未得見他，但彼此函件交馳，酬贈不絕，友誼更深。

「馮氏未嘗與吾等謀而即以利神甫之交友論付刻印，且自爲佳序焉。刻竣遂以版贈神甫。其後，又刻印利神甫之論四行，

及其他數理事物；又世界輿地二小圖，以及其他凡彼所能得者，且輔以美序。序中予利神甫以尊稱，有「博士」及「文人」(dotore e letterato) 之義<sup>77</sup>。

「此稱既出，他人所爲文之道及吾輩者，遂亦多沿用。貴而賢，而文，如馮氏，既開其端，他人不敢不從也。」

此下，又叙及馮既出獄後，如何虔心學天主教，徒以在北京要防人非議，擬到南京受洗；可惜未得受洗，竟卒。這些事姑按下不詳。

試問：馮氏所刻世界地圖，刻於何時？他所刻的交友論前面，有他的序文一篇，署曰：「明萬曆辛丑春正月八日 1011/1601 盱眙馮應京敬書於楚臬司之明德堂。序中有「付之剞劂冀觀者知京重交道，勿忍見棄。即顏未承，詞未接，願從神交。」云云。這好像其書即刻於楚中。然其時他正和陳奉衝突；三月<sup>78</sup>即被逮。大約不久檻車傳解到京。難道他竟把版片帶到北京送贈神甫麼？無論如何，入華記錄說及應京所刻利氏諸書，以交友論爲先，則世界輿地二小圖，當是刻於二十九年 1601 正月以後。相入華記錄的口氣，好像這二小圖的繪本和四行論的稿本等等，都是當他在獄讀書時，利氏贈他的。這所猜的若對，則其付刻又當在三月以後。<sup>79</sup>

可惜他所做的那篇序，我現時未能看見全文，但中山博士在所撰利瑪竇傳中從絕徼同文紀<sup>80</sup>所轉載的轉引一段：

「西秦子與圖凡三授梓，遞增國土，而茲刻最後乃最詳。」

中山君並云：「又明言萬國二圈圖，及兩儀玄覽圖，爲利氏所作」，這似亦根據序文而說。我們先要注意「二圈圖」一辭和利氏所說的「世界輿地二小圖」一語頗相合。因此我們可姑定同文紀所轉載之此序，即馮應京序利氏所謂世界輿地二小圖者之文。其次，我們可注意馮氏序裏既云：「凡三授梓」，又云「茲刻最後乃最詳。」試問：「茲刻」是第三梓呢？抑第四梓呢？我看其用「凡」字及「而」字，疑前者爲強。然則所謂凡三次者當是：

第一次 王泮梓的

第二次 吳中明梓的

第三次 馮應京梓的

不過，我們接着就要敘述萬曆壬寅1602 李之藻所刻的地圖。據其中所載利瑪竇的序，我們可以另排出一表來：

第一次 王泮梓的

第二次 吳中明梓的

第三次 李之藻梓的

這樣一來，就有兩個本子爭做老三。如何判決是好？我想與其說李本在先，而馮氏未之知，不如說馮刻在前。而利氏並未視以爲足以代吳本而行者，而已。況且，馮氏之序題曰「輿地全圖總序」，萬國二圈圖之外復有兩儀玄覽圖，而利氏且稱之爲小圖，且與四行論及其他，一併述之，頗使我疑馮氏之意在輯成一書，以代吳刻之圖。唯其要爲最完備之蒐輯，故敢云「最詳」；唯其未知李本，故云「圖凡三梓」。然則馮本之二圈圖，或刻於三十年七月之前，二十九年三月之後；折中而計之，姑說是在二十九年冬間，以待後考。

李之藻不僅在明史中無傳，而且八十九種明代傳記綜合引得中並無他的名。幸而阮元的疇人傳<sup>81</sup>中有傳一篇，專詳李氏對於曆算之貢獻。民國八年陳援庵先生更爲一傳<sup>82</sup>兼及李氏之宗教信仰等等。之藻字振之，又字我存，奉教後得教名Leon，自號涼庵居士。萬曆二十六年1598進士，官終南京大僕寺卿，卒於崇禎三年1630。據利氏說<sup>83</sup>：

「李我存 (Lingzon 84) 浙江杭州人。吾輩至北京時，彼正官於工部，多才藝之博士也。」

「彼於少年時曾爲中國十五行省圖誌，甚精確。然以爲天下已都在其書內矣。及見吾人之世界地圖，始知中國與世界之比。彼本聰明人，故容易理會西洋學者所言：地爲圓形，及其大小，地有兩極，天有九重，日與諸星較地之大幾何，諸如此類，他人不易悉者也。於是與吾人深交，勤事此學，凡無碍於公務者，彼皆爲之。」

「彼最先着手之事，則重刻世界地圖是也。此次所刻較舊者爲大甚，分六條，高過人身，可展可合，中國式，甚巧。此圖既較大，故利神甫能於其內容更有所增益，不僅新增之國頗多，且亦多具新注，稍述各國各地之奇物。又爲全圖作一較詳之序；並解釋數理，日及諸星。此圖刻印其精美，故傳佈遍全國，爲人所珍。李我存自撰序文而外，又得其他學者多序，頗爲此作增色。版片既刻就，彼刷印多本，遍贈其友；他人亦有送紙來印者，合之不下數千本也，剗刪此圖之刻工又私梓一版，大小盡同；故一時而有版本二。然尙不足以應求者之多，故天主教徒某，以吾人之助，別爲一更大之圖，分列八幅；刻既就，遂以販售於印刷者。於是北京共有三本焉。」

這裏說三本。教徒某之本還有點史料，此時暫按下不提。刻工儉刻之本，既與李之藻刻本盡同，亦暫不必分開特論。現且說李本之內容。

幸而此本現尙可見。日本京都帝國大學圖書館和羅

馬瓦第剛圖書館所藏者，皆是此本<sup>85</sup>。此本每幅高約一七·九，寬約六·四二公寸<sup>86</sup>；六幅相合，然後一大橢圓地圖以成。第一幅之上下附有九重天圖，及天地儀圖。第六幅上下左角附有南北兩半球二圖。又日月蝕小圖，附於第六幅之上右角，其下右角則附有周天黃赤二道錯行小圖。這些圖皆在大橢圓地圖圈外的。圈以內，第六幅下部附有量天尺圖。大約是這大小各圖綜合起來，合稱「坤輿萬國全圖」，寫在第一幅之上右角。全圖中之文字，除地名以外，大約可分四種。一曰題識：利瑪竇的，李之藻的，吳中明的，清陽陳民志的，蜀東楊景淳的，東郡祁光宗的，共六篇，都在大圈內。又「錢塘張文憲過紙<sup>87</sup>萬曆壬寅孟秋日」十四字刻於圈外，也可以算是一項題識。二曰說明：有全圖說明，九重天說明，四行論說明，晝夜長短說明，天地儀說明，量天尺說明，日月蝕說明，中氣說明，南北二半球說明，又答地球比九重天之星遠且大幾何。三曰表：有緯度里數表，有太陽出入赤道緯度表。四曰附註：如中國之下附註云：「大明聲名文物之盛自十五度至四十二度皆是，其餘四海朝貢之國甚多，此總圖略載嶽瀆，省道大



略，餘詳統志，省志，不能殫述。」矮人國附注云：

「國人男女長只尺餘，五歲生子，八歲而老，常爲鸛鶴所食，其人穴居以避，每候三月出，壞其卵云。以羊爲騎。」諸如此類甚多。大圈圖之外有三處附刻有耶穌會圖章。在日本京都本上，這都已挖去。

在六篇題識中，吳中明的文似是自南京本上轉錄來的。其中云：

「利山人自歐邏巴入中國，著山海輿地全圖，蕪紳多傳之，余訪其所爲圖，皆彼國中鑲有舊本，蓋其國人及拂耶機國人皆好遠游，時經絕域，則相傳而誌之；至所著天與日月星遠大之數，雖未易了，其說或自有據，并載之，以俟知者。」

據此，好像李之藻本中之各項說明，吳本中已有其一份。

陳民志，楊景淳，祁光宗，的序跋多是稱獎利氏及李氏之語，可見其爲李本而作的。各文中無甚有關於考證諸圖之材料，故可按不引。李氏長序中云：

「此圖白下諸公會爲翻刻，而幅小未悉。不佞因與同志爲作屏障六幅，暇日更事殺青，釐正象背，益所未有，蓋視舊業增再倍，而于古今朝貢中華諸國名尙多闕焉。」

從這幾句裏，我們可以得吳李二本詳略之比較。

### 利瑪竇的自序云：

「吾古昔以多見聞爲智，原有不辭萬里之遐，往訪賢人觀名邦者。人壽幾何，必歷年久而後得廣覽備學，忽然老至而無遺用焉，豈不悲哉！所以貴有圖史，史記之圖傳之，四方之士所親見，古人載而後人觀，坐而可減愚增智焉。大哉圖史之功乎！敝國雖褊而恒重信史，喜聞各方之風俗，與其名勝；故非惟本國詳載，又有天下列國通誌，以至九重天，萬國全圖，無不備者。竊也踰伏海邦，竊慕中華大統萬里聲教之盛，浮槎西來。壬午 1582 解纜東粵。粵人士請圖所過諸國，以垂不朽。彼時未熟漢語，雖出所携圖冊與其積歲札記，繙釋刻梓，然司實所譯，奚免無謬。庚子 1600 至白下，蒙左海吳先生之教，再爲修訂。辛丑 1601 來京，諸大先生曾見是圖者，多不鄙棄羈旅，而辱厚待焉。縉部我存李先生夙志輿地之學，自爲諸生，編輯有書。深賞茲圖，以爲地度之上應天經，乃萬世不可易之法。又且窮理極數，孜孜盡年不捨。歟前刻 89 之狹狹，未畫西來原圖什一，謀更恢廣之。余曰：此乃數邦之幸因先生得有聞於諸夏矣。敢不慚意，再加校閱。乃取敝邑原圖，及通誌諸書重爲攷定，訂其舊譯之謬，與其度數之失，兼增國名數百，隨其楮幅之空載厥國俗土產，雖未能大備，比舊亦稍瞻云。但地形本圓球，今圖爲平面，其理難於一覽而悟，則又做敝邑之法，再作半球圖者二焉。一載赤道以北，一載赤道以南，其二極則居二圈當中，以肖地之本形，便於互見。共成大屏六幅，以爲書齋臥遊之具，嗟嗟，不出戶庭，歷觀萬國，此于聞見不無少補。嘗聞天地一大書，惟君子能讀之，故道成焉。蓋知天地而可證主宰天地者之至善，至大，至一也。不學者弃天者也。學不歸原天帝，終非學也。淨絕惡萌以期至善，卽善也。姑緩小以急於大，減其繁多以歸于至一，于學也庶

乎。竇不敏，譯此天地圖，非敢曰資聞見也，爲己者當自得焉。竊以此望于共戴天履地者。

萬曆壬寅 1602 孟秋吉日歐邏巴人利瑪竇謹譯。」

在此序裏他已簡述製圖之歷史。且云：「乃取敏邑原圖及通誌諸書，重爲攷定。這當然是指西洋圖書。近年西洋學者頗注意要考：利氏當時究以西洋的那一張世界地圖爲藍本。據他們研究的結果：這圖內所用的投影，乃同於奧提力斯河 Ortelius, 1527-1598 的投影，而圖內所畫之地理，如墨瓦蠟泥加州新入匿爲一島抑爲大陸之未能遽定；北冰洋之以四大島排滿，等等；皆顯具十六世紀比利時地圖學派之色彩。然尙未能指出該派地圖中之某張的爲利氏所用之藍本，因而疑利氏乃參合麥克托 Mercator, 1512-1594，奧提力阿斯，普蘭息阿斯 Plancius, 1552-1622 諸家之圖寫之；且其所畫海水波紋細緻，乃具意大利地圖家法。<sup>90</sup>這樣從考究地圖而得的論斷，亦尙得一部份史料的佐證。萬曆二十八年十二月利氏所獻與皇帝的貢品內有萬國圖誌一冊。據金尼各的中華傳教記<sup>91</sup>，這即是奧提力阿斯的輿圖彙編<sup>92</sup>；其中有各家所繪的地圖五十三圖<sup>93</sup>。至於意大利地圖家法，則利氏本

是意大利人，况他亦得用魯瑟利 Ruscelli (卒1566) 的地圖<sup>94</sup>。關於十六世紀意大利派或比利時派的地圖<sup>95</sup>，可惜我現今都未能得而將與利氏的地圖細校。

但利氏之不能死抄任何一張西洋人所爲之世界地圖，乃是甚容易理會之事。當時西洋式的兩半球合圖，全是兩美洲在左而歐亞二洲在右之圖。要爲中國人製世界圖，則兩美洲自應在亞洲之東；於是須自圖之西邊移到東邊來。利氏既要表現地是圓的，不是方的，則不可用麥克托氏的經緯平行的投影，而只可用奧提力阿斯的橢圓形投影；然在橢圓投影圖中，左右兩邊的移動，就要把地的形狀改變了不少。這是不能死抄的緣故一。况世界地圖中中國要佔一部分，而當時地圖學家對於中國地理，甚不了了，其中的重要錯誤，利氏自當依照中國圖籍，改正過來。對於西洋之部，他若繪錯誤了<sup>96</sup>，當時的中國人不易看得出來；但中國之部若繪得不對，則將全功盡廢。這是他不能死抄的緣故二。

他序裏說：「訂其舊譯之謬，與其度數之失。」我想這些訂正的工作，多是關於中國之部。當時歐洲繪地圖者多誤解馬哥孛羅游記而沿分亞洲東陸爲北契丹而南中

國；而其地理之誤，至有以應帝亞之安義江<sup>97</sup>流入廣州灣者<sup>98</sup>。像這樣的錯誤，自必改正。其實關於中國之部，利氏之圖不僅較當時其他歐人所繪的為佳，而且即較中國舊圖亦有勝處。我取當時之一統志<sup>99</sup>及廣輿圖<sup>100</sup>中之總圖來比較。若論所載地名的詳略，則利氏圖雖較廣輿圖為略，然尚較一統圖為詳。若論河嶽，則利圖較二圖都更詳。譬如：運河及贛水在二圖上都沒有；利氏親身走過這兩條水道，而在他的圖上，這兩條水幾乎要和江，淮一樣的鮮明。至於度數的問題，則當時歐人為中國所姑定者，差得甚遠。即就北京的緯度而論，歐人通常放在五十度。在萬曆十二年八月初十日信內，他已不肯承認這個數目，故猜中國與關外之分，在四十四度與四十五度左右。十三年九月二十八日他有函<sup>101</sup>寄羅馬耶穌會總監，中云：「竇欲以中國地圖奉寄，然苦未能定北京之緯線。」在二十三年他到南昌時，他測得南昌的緯線為二十九度<sup>102</sup>。再過一年他推算自南昌北至北京之路程約走一月，日走二十二邁；更從此而斷北京不應在四十度以北<sup>103</sup>。二十六年他到北京後，果就證明北京的緯度為四十<sup>104</sup>。在肇慶本的山海輿地圖內，他把北京放在

何度，惜不可得而見；我想那也許在四十四度四十五度左右。但在南京本的山海輿地全圖內，北京一定是已放在四十度；不必待北京本之坤輿萬國全圖然後來改正。然自二十八年到三十年，他又多測量了幾個地方的經緯<sup>105</sup>，且多有參考中國圖籍的機會，自然對各地經緯之推算更較準確些。至於中國以外的地方，如西域，他所繪的亦錯誤得厲害。焉耆，車師，土魯蕃，各地名，乃放在撒馬兒罕之西南，而哈密，于闐在其南。且整個西域畫得太狹了，而今之康，藏幾乎無處可放得下<sup>106</sup>。諸如此類的毛病，大約是由西洋人所繪的地圖既太草率，不可從，而他所用的漢文圖籍，又語焉不詳。

利氏又說：李本的六幅地圖原翻二刻而外，又有教徒某別製八幅而更大的世界地圖。在別的地方<sup>107</sup>，利氏又說：「吾等教徒李保祿 Paolo Li 所刻更大的八幅」，可見這位天主教徒姓李而教名為保祿。試問：這位李君的歷史如何？利氏別有一段文字<sup>108</sup>詳述此君入教之經過：

「此時入教者有一要人，既是貴士，復深於世故，尤熟於三教<sup>109</sup>。此人於錦衣衛 (Chingwei) 有世襲之祿，其父曾為長官焉。

彼於今雖無官守，然數年前固曾爲一兵官往朝鮮禦倭。皇帝賜彼以重產於湖廣，世免其稅。彼湖廣人也，然生長於北京，今與其母，妻，及二子，居焉。

「此君溺於邪教，積習頗深。且精於壬課，星命，堪輿，擇吉，諸術；其名甚著，趨之者甚衆。將謂其僞乎？然有時亦頗有驗，故只可告以此乃惡魔所爲，且論以奉事惡魔之害。於是如夢初醒，幡然棄暗。學習既畢，遂於萬曆三十年八月初六日，卽宗徒瑪竇節日，受洗禮。此君姓李。吾人呼之曰保祿。」

繼續着，又述如何保祿藏書甚富；乃揀出其凡不爲天主教所准許者，如星卜等書，共三箱，焚之；如何帶引其全家，母，妻，子，僕，婢，都入教；如何好對衆宣揚諸神甫之美德；如何說到自己得救之事，好像就說不完。可見他對天主教十分熱心。利氏且覺其有時太熱了，故反未能收全效。接着，又附譯了他的入教志願書一文。在這文裏：他自說當時年四十三歲<sup>110</sup>，又說他原名「Insci。」

這樣拉丁字母所拼成的漢名：頗叫我爲難，幸而中山博士所引朝鮮李晔光芝峰類說中有云：「按其國人利瑪竇李應誠者亦俱有山海輿地全圖。」這「李應誠」三字中，有二字與李保祿原名之音相近，我故疑「誠」字乃「試」

字之誤<sup>111</sup>。若作「李應試」則與拉丁二字三音，完全相符。更幸而明史<sup>112</sup>之李如松傳及朝鮮傳中皆偶道及李應試。據說：萬曆二十年十二月 1593 皇帝派李如松提督薊，遼，保定，山東，諸軍，到朝鮮。當時中國所派往與日本將領談判之沈惟敬回到軍前說款。如松叱惟敬儉邪，欲斬之，參謀李應試曰：「藉惟敬給倭封，而陰襲之，奇計也。」朝鮮戰事數年未了，萬曆二十五年 1597 皇帝又派邢玠爲兵部尙書，總督薊，遼，保定軍務，經略禦倭。玠到王京，「召參軍李應試問計，應試請問廟廷主畫云何。玠曰：陽戰陰和，陽勦陰撫，政府八字密畫，無泄也。應試曰：然則易耳。」於是替玠出幾個主意，玠皆照辦。從這裏看得李應試大概是個多謀好言之人。後來過了一年，豐臣秀吉死，日本退兵，朝鮮亂平。中國班師行賞的時候，李應試大概可得點好處，也許正如利氏所記的；但我尙未能於別的書中檢出<sup>113</sup>。然這已足以佐證李應試卽刻利氏世界地圖之李保祿。可惜他所刻那八幅的地圖，現今還未聞有人發見。

以下所引的幾條，都是出於萬曆三十三年 1605 利氏的函件中：

「前所寄奉之世界地圖，不知已收到否。此圖印於北京，今已傳行中國，甚爲人所喜。近日中國人著作中多善稱吾人，及吾人所作之事。」（正二月間寄羅馬友人）<sup>114</sup>

「世界大地圖已在北京兩次印矣。去年貴州（Queicho）巡撫以此圖爲一書，儼若托勒密（Tolomeo）<sup>115</sup>之地理。此君雖未曾與賈相識，然對吾人頗加善稱；在中國此項美觀之作，自吾人始也。彼並以其書寄來北京相贈。」（三月二十二日寄羅馬友人）<sup>116</sup>

「二年前寄回之世界地圖今已重印，不只十次。此中國人前此所未見者也，吾人頗得善譽焉。」（三月二十三日寄本籍族人）<sup>117</sup>

「數年前曾在北京所印之漢文世界地圖寄奉。其文既爲漢文，恐無人爲君譯；不過供一看而已。然此圖在此則爲吾人造益不淺。印而重印，過十次矣。今求購之者尙多。」（三月二十三日寄羅馬友人）<sup>118</sup>

「從此類世界地圖，日晷儀，地球儀，量天尺，及他物，凡賈所製及所教者，賈竟得世界最大數學家之名。」（三月二十五日寄羅馬友人）<sup>119</sup>

「世界地圖彼等前此所未聞且未夢見者也。今則到處通行，重印過十次矣。貴人名士，且作文相讚，印於圖中。」

「有巡撫十五行省<sup>120</sup>之一者素未與賈相識；縮小此圖而刻之於一書中。圖中原有國土山水之名，奇物之解釋，又說明，及序跋，彼則皆移入書中。彼自爲一佳序亦其書，願以此作爲有裨實用。繼自設問：利瑪竇博士夷人也，何能辦此？。稍發揮數語，即自爲結論曰：凡會居中國二十年者，不可仍以夷人視之。中國

人自大其國之心理如此。」（六月十一日寄羅馬友人）<sup>121</sup>

在這幾條中，我們可注意者兩點。一則貴州巡撫所刻之圖。一則重刻重印次數的問題。請先討論後者。

利瑪竇的函件中，行文頗多疵累。這大約是因百忙中抽時間來寫信，故不暇修飾。或也因其寢饋於漢文既久，遂把西文荒疏了。就上六條中，他所用的「世界地圖」Mappamondo 這個名辭，實含有兩種意義：一則泛指他所繪之地圖，一則特指其圖之某本；我們須注意將此二義分開，毋使混淆。有時這竟不易辦到。又他所動之詞「印」或「重印」stampato, ristampato 二字，亦含有兩種意思：一則「刻印」之意，是每印一次輒新刻一版；一則「刷印」之意，是一版可以數次付刷。以上六條中，第二條裏說在北京已印兩次那一句話，頗可深味。我想他這裏所用的「世界地圖」一詞，乃具泛指之義，而所謂北京兩次印者，我們可據而猜：時到萬曆三十三年三月底，還沒有李應試本之八幅地圖<sup>122</sup>。兩次印者，殆是兩次刻印之義：李之藻刻一次，刻工儉刻一次。至於第三，第四，兩條中之世界地圖，那當是特指北京李之藻本，或刻工本，二者之一<sup>123</sup>，但帶着又說此圖已重

印至十次以上，我想這是指刷印十次以上，不是說重刻十次以上。因為此圖既是北京本，則當成於三十年秋間，或其後。從那時候，到寫信的時候，不及二年，如何外省便取其本而翻刻或改刻至十次以上？這於理論上非不可能，但利氏只告訴我們貴州巡撫在三十二年所為者那一次，其餘何以不說<sup>124</sup>？故我以為與其說新刻十次以上，不如說刷印十次以上。裴神甫說<sup>125</sup>：在萬曆三十三年時利氏數其地圖已有十種以上的板本。我恐怕這是把特指的地圖誤解作泛指的地圖，把「刷印」之「印」誤解作「刻印」之「印」了。

據上引各函件中之第二第六兩條：萬曆三十二年時有素未與利氏相識之貴州巡撫以世界地圖一本縮印於一書內。他所用的是世界地圖的那一本呢？參合諸條來看，好像北京二本中的一本。利氏的入華記錄<sup>126</sup>中亦記及此事，然頗有出入。我們須注意記錄所記的一段乃緊接着記南京吳中明本那一段<sup>127</sup>之後：

「貴州巡撫 Chochi 者，利神甫在廣東時已與相識。此君竟於貴州得此本世界地圖之一。彼遂縮小其圖以為一書；並依利神甫之分世界為五州而亦以五部分列各國，繫注辭焉。」

「卷首有彼所撰之大序一篇，對於圖及其原編者頗稱善。此君

著述甚多，為中國大學者之一；此序可視為大有助於吾等所為之事也。」

看了這一段，我們就覺得三個問題。（一）此 Chochi 者究姓甚名誰？（二）前於函件中好像所用的是北京本，此段所指的地圖乃似是南京本，究是何本？（三）前於函件中貴州巡撫與利氏並無一面之交，這裏何說：在廣東時早已相識？

第一個問題很容易解決。萬曆三十二年誰在貴州做巡撫，是不難查的。那是鼎鼎大名的郭子章<sup>128</sup>。這位郭巡撫號青螺。利氏殆把「螺」字的拉丁拼音忘記寫下，故稿裏的 Chochi 只是等於「郭青」二字。

說起來，好奇怪，所謂萬斯同的明史稿<sup>129</sup>中本有郭子章傳，不知王鴻緒的明史稿及明史何故乃刪去，不為郭氏立傳。此君字相奎，號青螺，又自號蠶衣生，泰和人。隆慶辛未<sup>1571</sup>進士，由建寧推官，遷廣東潮州知府<sup>130</sup>，又累遷至福建左布政使，萬曆二十七年<sup>1599</sup>巡撫貴州，二十八年佐總督李化龍平了播州楊應龍之亂，越年又平定皮林苗亂，功與平播等。三十五年陳情終養，疏九上，許之。叙軍功，晉官銜至兵部尚書，蔭孫世襲錦

衣衛指揮同知。他在黔八年，習知民隱，獎拔士類，凡所設施，頗垂利澤。黔人感他的恩德，為建生祠七所，又立建德祠將他和諸葛亮，關羽並祀。四十年1012卒，年七十。<sup>131</sup>可見他是能吏，又有武功。至於他的著作，我們試檢千頃堂書目<sup>132</sup>。見有：

- |           |          |          |
|-----------|----------|----------|
| 蠶衣生易解十五卷  | 詩傳書例四帙   | 聖門人物志十二卷 |
| 童蒙初告六卷    | 聖旨日記五卷   | 黔中止權記一卷  |
| 西南三征紀一卷   | 郡縣釋名十六卷  | 古今郡國名類三卷 |
| 豫章大記一百六十卷 | 注豫章古今記一卷 | 豫章新記八卷   |
| 廣豫章災祥記六卷  | 吉志補二十卷   | 潮中雜記十二卷  |
| 四賢潮語四卷    | 黔記六十卷    | 黔小志一卷    |
| 阿育王山志十卷   | 官釋十卷     | 泉史十二卷    |
| 劍記一卷      | 馬記一卷     | 撫黔公移四卷   |
| 輿國縣四賢傳一卷  | 蠶衣生書目二卷  | 諺語七卷     |
| 諺語七卷      | 識語六卷     | 識語二卷     |
| 諧語七卷      | 識語二卷     | 識論四卷     |
| 疾慧編二卷     | 枝幹釋七卷    | 校定天玉經七卷  |
| 黔類十八卷     | 牛禁集五卷    | 老子解二卷    |
| 閩草十六卷     | 留草十卷     | 蜀草十四卷    |
| 浙草十六卷     | 晉草十卷     | 楚草十三卷    |
| 閩藩草九卷     | 家草八卷     | 黔草三十七卷   |
| 養草七卷      | 苦草六卷     | 傳草三十四卷   |
| 撫黔奏疏十六卷   | 豫章詩話六卷   | 續豫章詩話十二卷 |

千頃堂書目的準確性，不是完全靠得住的。其書名卷數之誤姑不論，在這單子裏，我們知道，至少漏了<sup>133</sup>：

- |          |        |         |
|----------|--------|---------|
| 四書頗解二十四卷 | 書程類編十卷 | 撫關則例志二卷 |
| 黔中平播始末三卷 | 鄉賢傳補   | 白下記三卷   |
| 瓜儀志十卷    | 粵草十卷   |         |

不必再求其他，這已足以證明利氏說他著作甚多之不誣了。

在這二單子裏，我只擬試檢其粵草，黔草，潮中雜記，及蠶衣生書目四種。然僅能得看國立北平圖書館所藏之黔草。幸而這裏<sup>134</sup>就有：

「山海輿地全圖序

予讀周禮：職方氏掌天下之圖，辨邦國，都鄙，四夷，八蠻，百越，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與財用，辨九州之國，使同貫利。以為宇內之地，窮於斯矣。既閱河圖括地象，則云：夏禹所治九州四海，內地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若八極之廣，東西二億三萬三千里，南北二億三萬一千五百里。山海經所載禹九州道里與括地象同，而海外四經，大荒四經，意者即八極之廣也。騶衍以為儒者所謂中國者，於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禹序九州之中國，名曰赤縣神州，中國外如赤縣神州者九，乃名九州，有大瀛海環其外，實天地之際焉。其說蓋出於括地象及山海經，而馬遷乃謂闕大不經。張騫窮河源，惡視崑崙，桓寬，王充，議其迂怪虛妄，發惑諸侯。比晉太康汲冢竹書出穆天

子傳載穆王襄崑崙之丘，游軒轅之宮，勒石王母之山，紀跡玄圃之上，然後知騶子之語，似非不經，而馬遷所云，張騫未睹者，原非烏有。故郭璞云竹書潛出於千載，正以作徵於今日，其知言乎。雖然，猶以書證書也。不謂四千載後太西國利生持山海輿地全圖入中國，爲騶子忠臣也。則以人證書也。非若竹書之托空言也。利生之圖說曰：天有南北二極，地亦有之，天分三百六十六度，地亦同之，故有天球，有地球，有經線，有緯線，地之東西南北各一週九萬里，地之厚二萬八千六百餘丈「里」，上下四旁，皆生齒所居，渾淪一球，原無上下。此則中國千古以來未聞之說者，而暗與括地象，山海經，合，豈非騶子一確證耶？予因其圖大，不便觀覽「覽」，乃規而小之爲冊，而圖中細說分注於左。或曰：利生外夷人也，其圖，其說，未必一一與天地吻合，而子胡厯厯於茲？郭子曰：不然，郭子能言少皞官名，仲尼聞而學之，既而告人曰，天子失官，學在四夷。介葛盧聞牛鳴而知其爲三犧，左氏紀之於傳。凡左，何心，而吾輩便生藩籬，不令利生爲今日之鄰，介耶？且利居中國久。夫夷而中國也，則中國之矣。

在這序裏，我們不僅可注意其可與利氏相佐證之言，而且更宜注意其序之標題，及序裏所含世界地圖之名稱。那就可見郭氏所用的，不是北京本之坤輿萬國全圖，而是南京本之山海輿地全圖了。這就解決了第二問題。

至於第三問題，那更容易解決。我們須記得前邊所引的函件，乃寫於萬曆三十三年中。入華記錄乃於萬曆三

十六年纔開始寫。也許在這三年之間，利氏有機會知道他和郭青螺會在廣東會過。不過人多時久，在寫信時未記得而已。

我們試計爲利氏刊刻世界地圖之人：刻工和李應試不計外，有兩個部官，一個知府，一個道臺，兩個巡撫。世界地圖的光榮若要登峯造極，那須得大明皇帝，也來湊熱鬧。果然：

「今年年初，有以世界大地圖獻皇帝者。皇帝欲印多本。然原板已不在京，而副板已毀。於是有旨召寶，命寶印若干本。諸太監既知寶無版可印，則大懼，恐皇帝不肯信也，寶告以如得一月期限，願別刻一更佳之本以應。諸太監具以覆奏。然皇帝不欲使寶破費，乃命彼等依照原樣，在宮中刻板。既就，印本遂滿全宮。」

「此與吾等之事甚有益。圖中多處載吾人之名，各說明後，寶輒鈐以我會圖章，諸名士序中輒稱揚吾人，及吾等事業，此皆皇帝及諸皇子所得而讀者也。吾等雖不得與彼交一語，蓋太監而外，宮外人均不得與彼相見，然彼既能讀圖中所有關於吾等之事，我聖教及我國風俗，或將於一日召吾等而加問焉。」

「凡天主教徒及友人皆以此事爲喜，且望得佳果焉。又昔者在此圖尙未通行之前，淺陋之人以爲中國得天下之半，且因其不識地理測量，遂以中國之局居大地一角爲嫌；吾人恐皇帝亦將不樂觀中國在此圖中所佔位置之小。今可無此慮矣。天主至可讚



謝。」

這是萬曆三十六年七月十三日利氏寄羅馬耶穌會總監信<sup>135</sup>內所寫的。在入華記錄<sup>136</sup>內，他寫得更詳細點：

「一日皇帝有旨召吾等，甚急。利瑪竇及龐迪我（Diego de Pantoja, 1571-1618）二神甫既至靈臺諸太監<sup>137</sup>住所，見掌印太監及其他近侍等，頗甚張皇。皇帝自內廷下諭，令備六幅世界地圖絹本十二付，蓋指昔李我存在京所印之本。此圖利神甫所製，每付共六幅，幅寬如肘之長，高過其倍，印就，裝裱之如紙窗，繫其邊以帶，使可舒合，置於室中。圖中有利瑪竇神甫之名，太監之給役內廷者，或指以示皇帝，故命就利神甫取圖也。」

「諸神甫曾以世界地圖多付贈太監若干人。此中不知何人竟以一付添繪彩色，而獻之於皇帝。皇帝見此佳製，繁列衆國，廣載異俗，中國人前此所未見者也，則大悅；故欲多圖，殆擬以分賜皇太子及其他親族者也。」

「諸神甫未曾以此圖獻皇帝，且亦未嘗欲他人爲之，蓋深恐皇帝或將誤會圖中中國所佔地位之小，而以爲吾等有意侮辱中國也。中國人素以爲中國佔天下之大半，中國士人且多謂昔等縮中國，伸外邦，而引以爲憾者矣。然皇帝固自聰明，彼知此圖所繪者實得世界各地大小之真，非有意輕視中國也。」

「此本地圖曾兩度刻於北京，二本盡相同。一本爲李我存所刻。李回籍時已將版片帶去。又一本乃刻工等所刻，印之以求售，所賣印本頗多，且得善價。然北京大雨之年此本版片適在一舊屋中，夜中屋塌，壓斃工人二，且毀其板焉。諸太監聞此，知

不能應皇帝命，則又疑吾等言妄，既遣四人至吾等住所再詢，復派人至刻工處取零碎版片之尙存留者，以爲證。

「吾人之天主教徒李保祿曾刻八幅而更大之地圖。吾等亦遣取此版至。然諸太監不敢以此本獻皇帝。皇帝所指索者非此本，而兩本中之注釋亦間有不同也。彼等不知所爲，躊躇不決者兩三日。吾等乃告以願得一月期限，自費別刻一更佳之地圖，吾等意欲於圖中多加若干更有益於天主教之宣傳也。諸太監聞此，甚喜，卽具以所聞奏覆。然皇帝雅不欲多擾吾等，遂命就舊有之板，補刻以成六幅之世界地圖，此事旋即辦妥；其後宮內所需之地圖，卽在宮內印之。」

「人尙多有謗詆此地圖者，不信，或不肯信，其內容之真實，此亦圖中之宣揚天主教而攻異端有以致之也。然在此時乃得皇帝重視此圖，誠可慶幸。且圖既長留宮中，吾人可望皇帝或太子或皇室他人，他日或欲知聖法而垂詢焉。舍此，吾儕無與彼等通語之機會也。又彼等既見中國與衆國相較如是其小，或亦將稍殺其驕豪之氣，而願與外邦論交矣。」

函和記錄內所說的，微有出入。然所差的不甚重要，姑按下不提。我們現時要討論者，有兩點。（一）這二段所暗示給我們李應試本世界地圖刻成之時代。（二）皇帝刻本本身的問題。

關於李應試的刻本，我們前邊猜的是應在萬曆三十三年三月之後。現在看來，又必在三十六年以前。試問這兩年餘的期限還可縮短否？要辦這個，我們須先回頭再

看利瑪竇所爲關於李之藻本，刻工本，和李應試本，三本之記述。他曾說：「於是在北京共有三本焉<sup>138</sup>。」這句話若可解作：有個時期三付版本都在北京，則我們可進而問：刻工本的版片何時壓毀？更進而考：李之藻本之板，何時離京？利氏說：刻工本的板片，毀於北京大雨之年。汾屠立神甫謂<sup>139</sup>這是指三十五年的大雨。我們到明史<sup>140</sup>神宗本紀中去查：見得三十二年秋七月庚戌27/vii/1604京師大雨壞城垣；又三十五年七月庚子31/viii/1607京師久雨。若說刻工本之版毀於三十二年之雨，則是毀於李應試尚未刻圖之前，不合於我們推測的條件；故不如接收汾氏的說法；姑信其爲三十五年七月之雨。然則李應試本之刻成當又在其前了。在萬曆三十一年中，李之藻曾奉令到福建去試士<sup>141</sup>，事畢又回北京；他的渾蓋通憲圖說即於三十二年在北京動手編著，因爲書中所較的歲差乃以萬曆甲辰爲率<sup>142</sup>，而書中設例的地所又在北京<sup>143</sup>。但在三十五年的秋天他已在浙江了，因爲通憲圖說的稿子是他從浙西帶到處州給處州知府鄭懷魁去刻的<sup>144</sup>。相度上邊所引利氏在三十三年所寫的諸函，好像之藻所刻地圖的板子，在利氏寫信的時

候，還在北京。因此我姑猜之藻帶板片回籍，乃是在三十四年左右之事；而當時李應試刻的地圖，當已刻成。至於皇帝三十六年1608的刻本，我大膽懷疑其並未刻成。不錯，利氏曾兩度說此圖刻於宮中；而且天啓癸亥1623李之藻爲艾儒略的職方外紀作序，亦說：

「萬曆辛丑1601利氏來賓，余從寮友數輩訪之。其壁間懸有大地圖，畫線分度甚悉。利氏曰：此吾西來路程也，其山川形勝土俗之詳，別有鉅冊，已藉手進大內矣。因爲余說：地以小圖處天大圖中。：余依法測驗，良然。酒悟唐人畫方分里，其術尙疎，遂爲譯以華文，刻爲萬國屏風。居久之，有瀆呈御覽者，旋奉宣索，因其版已携而南，中貴人翻刻以應。」

但利氏，李氏，都未說宮內翻刻之本，刻得如何？而且並未說他們曾看見過宮內所刻的那一本。我恐怕宮中刻板之說，只是出於諸太監口中而已。明末有個太監名叫劉若愚，是很留心於圖籍掌故的一個人，著有一部酌中志，其中的卷十八，內版經書紀略<sup>145</sup>，記內府版片頗詳。但其中亦無坤輿萬國全圖的名目。因此我更疑宮中並無刊刻此圖之事。

神宗當時曾指索此圖，也許是真的事。我疑：諸太監到末了只是摹繪若干份來供奉。歷史博物館舊藏的那本

也許即是這樣的摹繪本之一，該本的內容與李之藻本，除了幾點之外，完全相同。在其相同中，如名稱之同爲坤輿萬國全圖，各序跋之完全相同，地形及注釋之相同，皆足以證：繪本乃以李之藻本爲藍本，而摹寫的<sup>146</sup>。至其不同之最顯明者，則繪本中獨有船隻，奇魚，異獸之圖。這殆是從他處摹抄來的。西人舊圖往往有這些玩意兒，可惜我現今不能證明其從何書，或何圖中搬來的。張文憲那兩行的識語，在摹繪本中沒有。這既是他人摹繪之本，自當用不着這識語。利末亞州，約當東十二半北二十，「吳沙兒瓦蠟上」，繪本漏「吳」字。東七北十，繪本脫漏「彼多寧」。東八北九，繪本脫漏「墨力刻登」。諸如此類，可見其摹繪得頗疏忽。刻本中之海水波紋頗似摩登婦人之鬢髮，希伍德君所謂意大利人繪地圖者之家法如此，繪本乃變而爲較簡單之魚鱗式波紋，這是中國的畫法<sup>147</sup>。東五北四十之「波爾杜瓦爾」，繪本則改之爲「拂郎機」。西八（即東三百五十二）北三十三之「木島」旁有注釋云：

「木島去波爾杜瓦爾半月程。樹木茂翳，地肥美。波爾杜瓦爾人至此，焚之，八年始盡。今種葡萄，釀酒絕佳。」

繪本則盡改其「波爾杜瓦爾」爲「拂郎機」。嘉靖四十四年1565時有禮部議奏佛郎機詭託「蒲麗都家」之稱的一樁公案。<sup>148</sup>爲摹繪本者大概自賣弄聰明，要人知道拂郎機國之所在而已。從這幾點來看，好像摹繪此本之事必是中國人所自爲，非在利氏指導之下而爲之者也。然摹繪者既不改「大明海」，「大明一統」，各項，可見其必繪於明未亡之前。而地中海西齊里亞島下注云：「此島有二山，一常出大火，一常出烟，晝夜不絕」；其中有二「常」字。北亞墨利加州約當東二百八十八北二十四，有「得爾勿羅洛」；其中有「洛」字。「常」，「洛」，二字不改避光宗之諱。利瑪竇序中有「再加校閱」一語；其中「校」字不改避熹宗之諱。可見摹繪的時候，必在萬曆三十年與四十八年之間。再參考利氏所說三十六年中的事，故我敢疑這就是當時太監所摹繪的地圖。

在此文的前段，我已說過：意大利人理格君所存之繪本和歷史博物館原藏之本盡相同。理格君藏本，我疑也是萬曆三十六年時諸太監所摹繪的。諸太監說：皇帝指索坤輿萬國全圖十二份。他們對此點若未撒謊，也許他

們所摹繪以應命的地圖，不止一份了。近有李蔚那神甫作中國人的地圖學與利瑪竇一文<sup>149</sup>。其中偶道及理格君藏本。李君發見其本中之「鄱陽」僅有其名，而無其湖，且缺其西南之贛江那一條水。<sup>150</sup>因此，他疑理格君所藏之繪本乃出於萬曆十二年肇慶本之原圖，且謂當時利氏未走過贛江及鄱陽湖的水道，故不能畫上，直到萬曆二十四年之後，纔能補此遺漏，故李之藻刻本中有之云。這樣的說法好像理由很充足。但可惜李神甫未料到理格君藏本上也有萬曆三十年利瑪竇的那篇序。試問十二年的圖，如何能有三十年的序？然則鄱陽湖及贛江的脫落，也不過是萬曆三十六年時諸太監之疏忽而已。

(三)

以上所考出的世界地圖，都有利瑪竇自己的敘述為根據。現將這些列一個表，凡於年代地點不能遽定者加問號。圖之漢文名稱尙未考得者，姑稱世界地圖，或譯西文所舉之名，亦綴以問號。圖之未嘗刻者，置之於括弧中。

山海輿地圖	萬曆十二年 1584	王泮刻版	肇慶	繪贈建安王多卿
(世界圖誌?)	萬曆廿三年 1595		南昌	

山海輿地圖	萬曆廿六年 1598	趙可懷勒石	蘇州	翻王泮本
(世界圖記?)	萬曆廿四年 1596		南昌	製為王佐編
(世界地圖?)	萬曆廿四年 1596		南昌	繪得一或二本
山海輿地全圖	萬曆廿八年 1600	吳中明刻板	南京	增訂王泮本
輿地全圖	萬曆廿九年 1601?	馮應京刻板	北京?	二小圈圖等
坤輿萬國全圖	萬曆三十年 1602	李之藻刻板	北京	增訂吳中明本
坤輿萬國全圖	萬曆三十年 1602	刻工某刻板	北京	覆刻李之藻本
山海輿地全圖	萬曆卅二年 1604	郭子章刻板	貴州	縮刻吳中明本
世界地圖?	萬曆卅四年 1606?	李應試刻板	北京	增訂李之藻本
(坤輿萬國全圖)	萬曆卅六年 1608		北京	諸太監摹繪李之藻本若干份

以上原，翻，增，縮，之版本，共有八本。然此外尚有利氏所未叙及，抑或未及知之本。此中請先討論方輿勝略中的東西半球二圈圖。

這兩個圓圈皆徑長二十六公分。經線起於福島，居東半球之極右。原圖似為利氏所繪，不似是明人將他的兩半球合圖，如山海輿地圖，坤輿萬國全圖等改繪而成。當時的中國人似尙未能將橢圓形投影改繪圓形投影，可見那是外國人做的。兩半球之各國除了一條之外，全無注釋。那一條是關於如德亞，其下注云：「天主降生之國」。這可見繪圖的人是來行天主教的。方輿勝略既刻

成於萬曆三十八年 1610 則原圖之繪成當更在其前。在萬曆三十八年以前，來中國傳天主教而繪地圖之外國人，我們所知者，只有利瑪竇一人。況勝略此卷中<sup>151</sup>附有廣陵張京元一跋，中云：

「西秦子歸心中夏，謁見今上<sup>152</sup>，以其圖懸之通都，真是得未曾有。乃復殫思竭力為兩小圖，遍貽海內。解不解，在乎其人，不能強也。」

這已足以證實原圖之果出於利瑪竇了。

此圖因尺寸甚小，故所載地名，遠不如萬曆三十年坤輿萬國全圖中所有者之多。取兩圖所共有者來互校，結果，可說：雙方的譯名，什九以上都相同；可使我們猜兩圖編製的時期很相近。然譯名中亦有若干條，彼此歧異，如：

- 坤輿萬國全圖(東二十北四六) 之路得棲亞 二圈圖作路得濟亞
- 坤輿萬國全圖(東一九一南二四)之仙歐伍丁峯 二圈圖作丁峯 仙歐吳私
- 坤輿萬國全圖(東二八北五七)之玉良氏 二圈圖作禹蘭地
- 坤輿萬國全圖(東二六六南五十)之寧海 二圈圖作太平洋

這又可證這兩個本子究非同時所繪的。這既是二圈小圖，而其繪製又復離萬曆三十年甚近，我們自易疑其為馮應京所刻之二圖。況且勝略這卷裏果有應京的山海輿地全圖總序，其末段云：

「西秦先生云：神之接物，司記者受之，司明者辨之，司愛者處之；要歸事上帝為公父，聯萬國為弟兄。是乃繪此輿圖之意與？應京嘗備員職方，見其獻圖於上，倍徒掌故，乃悉其蘊，序而傳之，以屬程生百二，纂四夷奉貢種落于後，用照成賓之盛，且以資學者宏覽云。」

然這裏別有一層曲折。我們再細檢二圓圈中地名之與坤輿萬國全圖歧異者，就可見其中有很顯然的謬誤，如：

- 坤輿萬國全圖(東九北三六)之加西耶 二圈圖作加思
- 坤輿萬國全圖(東八北四十)之多勒篤 二圈圖作多勒
- 坤輿萬國全圖(東五北四十)之波爾杜瓦爾 二圈圖作度瓦爾
- 坤輿萬國全圖(東七北三七)之厄辣捺達 二圈圖作捺達

又東半球圖中分經布緯雖大體無誤，然福島之經不為三百六十而為「一十」，極右之經不為一百八十而為「一百六」。利瑪竇原圖樣，自不至有此類的錯誤，而馮應京之刻本，似亦不當如此疏忽。這已使我疑勝略之二圈圖乃翻刻馮氏的刻本。況且勝略中之山海輿地全圖總序乃與絕微同文紀中所載之輿地全圖總序，文字有異。中山教授所引的那幾句話，即不見於勝略中。可見序曾經改過。而其所以要改的原因，亦頗顯而易見。馮氏原本刻於李之藻本之前。故可有「凡三授梓；而茲刻最後乃最詳」之語。今翻刻本成於萬曆三十八年，而改訂之

序，據其中所謂「以屬程生百二」一語，及南師仲方與勝略序中

「盱眙公欲聯萬國爲弟兄，其志偉，其慮遠，而天不假之年，賈志以逝，爲有志者歎息。今幼與氏以韋布承盱眙公之面命，爰本山海輿圖，衍綴是書」

數語，似總序之改訂應作於萬曆三十五年，應京臨卒之年，是不僅在李之藻本之後，且並在李應試本之後；「最後：最詳」云云自當刪去。

唯其爲翻刻本，故多謬誤。倘更從而翻刻焉，則其謬誤當愈甚。明末清初有一部書叫做輿圖備考，全書十八卷，關中潘光祖彙輯，邗江李雲翔參訂。書前有順治七年 1650 李長庚序，崇禎癸酉 1633 宗敦一序，李雲翔序。雖有順治七年的序，然書之刻成，當在崇禎中，故於明的國號輒改行提頭。這書卷一內之纏度圖一，纏度圖二，實即翻刻方輿勝略中之二圈圖，不過把圓徑縮爲二十三公分而已。勝略本中之「度瓦爾」在備考本中沒有了。「加思」及「多勒」變爲「加思多勒」。且把「西把你亞」變作「把尔亞」。稍舉這幾條，已足以證書乃愈翻刻而愈壞。

輿圖備考目錄後有採錄書目。其中既有方輿勝略，復有利西來經緯略；好像這是二種書。書中<sup>153</sup>引了「山海輿地全圖各國經緯度略」一段，與勝略中所引者之前段相同。姑無論其是否即由勝略抄出，但其既將勝略及經緯略分列若二書，則勝略中之經緯略那一段和各國度分表是否亦翻刻他書而來，便成爲一問題。

勝略本中之「山海輿地全圖各國經緯度分略曰」那一段的末了有

「今將輿地入之書冊（度分註明不紊矣。以亞細亞居首者，中華爲主也）爰分數層；上因各大州，布國，島，山，海，江，河，以其度分；下層筆其土產，風俗，則輿地圖愈明煇焉」

數語，好像這即後面各國度分表之序。這序和表是否即從利西來經緯略抄來的？序中既有「則輿地圖愈明煇」之語，則經緯略是否亦有輿地圖？今勝略中之二圈圖是否即經緯略中所附之輿地圖？

最後的問案是很容易否決的。表中一大部之地名不見於二圈圖中。若說：表既具列經緯度數，圖可只略具形體方位，不必多載地名；但圖中現有之地名又實可嫌其太多，多得擁擠不堪。就這一點來看，已可使我們疑

圖與表之無關。且：

圖中之 路得濟亞 表作 路得棲亞

圖中之 仙歐吳私丁峯 表作 仙歐扭丁峯

圖中之 禹蘭地 表作 玉良底

出入如此，即可見圖與表並不相應了。

然則表與坤輿萬國全圖之關係如何？表有「以西把泥

亞」，「波尔杜葛尔」，「郎地那馬兒加」（東三十七北五

七）；而圖作「以西把你亞」，「波尔杜瓦尔」，「即

第那瑪尔加」。諸如此類，已可見二者譯名所用的漢字

時或不同。至於二者所注之士產風俗，如：

（坤輿萬國全圖）

（度分表）

意大利亞：此方教化王不娶，專

意大利亞：地狹而豐厚，上下

行天主教，在羅馬。歐羅巴諸

二海所圍，人民榮盛。古因羅

國皆宗之。

馬爲四方鄰國總主之部，今教

主居之，各國天主教人來往不

絕。

羅馬

羅馬：其王不娶，專行天主教。

歐羅巴諸國皆從之。

拂郎察

拂郎察：人長白，曾過地中海，伐回回，用大銃，故回回

名大銃爲「拂郎機」。我朝今

亦用之。

十三郡

十三郡：十三郡俱無君，相盟

詛，各管其地，有敵至，齊以

軍馬相扶，兵卒勇且信，臨陣

寧死，不退走。

諸厄利亞

諸厄利亞：諸厄利亞無毒蛇等

蟲，雖別處携去者，到其地，即

無毒性。

沙尔馬齊亞：兩沙尔馬齊極寒，

人衣獸皮，不露面，只露口眼。

食馬血。風俗朴實，犯竊者，即

殺之。

井巴：井巴者，不入度數。其

中數十萬人，至野而猛，不火

食，無定土，以戕害爲生，到

一國，盡食其國人，鳥，獸，

蟲，蛇，草，野不留生物。爲

利未亞之南諸國大害。

這就更可見度分表與坤輿萬國全圖之不相呼應了。

意大利亞乃是整個半島，如表其度分當云：西起，東

迄，南始，北至，各度，現在表裏僅云：北四東<sup>154</sup>三

五。如此之例甚多，不勝枚舉。好像爲表者，僅取一張

地圖，記下其地名所當之經緯，並抄錄其地名下所綴之

注語。他所用的地圖，並非坤輿萬國全圖，現已明顯。

然究爲何圖？又他是誰？他不是利瑪竇，我們很容易證明，因他表<sup>155</sup>泥羅河於北十七東五六，而將泥羅河之注綴於巴尔加：

「巴尔加：天下惟此江至大，以七口入海。其國盡年無雲雨，故國人精於天文。其江每年「一」次泛漲，地肥澤。五穀種以一收百。」

可見他並不懂得他所<sup>用</sup>之圖。其尤謬者，如：

「薩保德有七百洲，最大者，都未羅耶。其城行十日程，地產寶石，烏木。」

表既抄錄此注矣，乃又以注中之末了三字爲一地名，於是表上別出一地名「石烏木」處於北二四東五九。若是利瑪竇來做表，絕不至糊塗如此。

我曾設問：此表是否郭子章所做的？若是，則他所<sup>用</sup>的地圖乃吳中明所刻的山海輿地全圖。可惜我們現在看不見吳本之圖。但據坤輿萬國全圖，利瑪竇及李之藻二序中有「增國名數百」及「視舊業增再倍」諸語，而華記錄中亦云「較舊者大甚」，我們可信吳本之紙幅小於李之藻本，而所載地名亦遜數百。今將李之藻本中之地名，就度分表內尋之；我雖僅較歐邏巴利末亞二州，然圖之多於表者不及一打。若比較雙方之注釋，則表反

較圖爲多。由此看來，則表所據之圖不能爲吳中明本，而其圖或較李之藻本更大，故能容其繁多之注釋。表所據之圖既不爲吳中明本，則製表者非郭子章了。

我們所已知者，僅有李應試之八幅地圖，較李之藻本爲更大，而注釋亦間有不同；我們自可疑度分表所根據之圖爲李應試本；但苦無確證。唯艾儒略之職方外紀，成於天啟三年 1623。據他的自序，乃以龐迪我的遺稿增補成編。龐氏和艾氏的工作都在利氏已卒之後<sup>156</sup>，在編纂的工作中，他們自有參考利氏的世界地圖之必要。若說參考，則以理推之，當是取於最後又最詳之全圖爲多。最後最詳之全圖，據我們所考者，疑爲李應試刻本。今職方外紀中有如下的文字：

（意大利亞）地產豐厚，物力十全，四遠之人輻輳於此。舊一千一百六十六郡，其最大者曰羅馬古爲總王之都，歐邏巴諸國皆臣服焉。<sup>157</sup>

（拂郎察）中古有一聖王名類思者，惡回回佔據如德亞地，初與兵伐之，始製大銃。因其國在歐邏巴內，回回遂稱西土人爲「弗郎機」，而銃亦沿襲此名。<sup>158</sup>

（井巴）利末亞之南有一種夷狄，名曰井巴，聚衆十餘萬，極勇猛。又善用兵。無定居，以馬及駱駝乘載，遷徙所至，即食其人，及鳥獸，蟲蛇，必生命盡絕，乃轉他國。爲南方諸小國之大



這樣的紀載自以西文原書爲據。然其翻譯綴辭之斟酌，非參考李之藻本坤輿萬國全圖所能爲助，而頗似曾參考經緯度分略所根據之地圖。這只可算是旁證。可惜我們看不見李應試所刻的地圖，現只可記疑於此，留待後考。

照上面所考的，我們可疑方輿勝略這一部分，乃翻刻馮應京本之二圈圖，而綴以利西來經緯略中之度分表。

試問：其餘的文字從那兒來的？「山海輿地全圖各國經緯度分略」那一段，我已說：似是經緯略之序。經緯略中的表既非利瑪竇所爲，則這篇序，亦不應出於利氏的筆；然其中云：

「初制全圖者歐邏巴與利未亞二大州土者，俱中華之西也。伊始察西海中福島乃至西也。即以是島之外竟爲海，而如東尋地也。」

此不似不懂得西洋史地之中國人所能言。故我疑此序中之文亦出於李應試本中之新增的說明。不過其序之末一段，「今將輿地入之書冊」等語乃編經緯略者所加而已。這樣的推測若可取，則

「善爲圖者固以大邦爲主，故視大邦之左右名海，名地方也。」

若中華者，必畫歐邏巴及利未亞於其右，而南北亞墨利加于其左。不爾，各方之名者紊焉。」

數語，當亦出於利氏。原來利氏將西文原圖中之東西移易，而使大明居圖之中部，其動念在此。倘不如此，則大東洋，小東洋都要處於中國之西，豈不笑話？然則他之移易原圖，不必出於諂媚中國士人之心理，如後人所譏者。那也不過出於常識而已。

其次，山海輿地全圖解那一篇文出於那兒？這篇文頗似李之藻本坤輿萬國全圖中之第一說明。將此二文，細校其異同，我尙未敢固斷其彼此之先後。因此，我又稍到明末書中尋檢。碰巧，竟於乾坤體義<sup>160</sup>中得天地渾儀說一文，亦甚相似。旋又於三才圖會<sup>161</sup>，及圖書編<sup>162</sup>中，不僅得着類似此解之文字，而且並有世界地圖數種。於是，不僅因要知山海輿地全圖解之由來，而更因要考那幾種圖之原本的緣故，遂須先考這幾篇相似而多少不同之文。<sup>163</sup>

我們要比較者，共文五篇：簡稱之爲（一）圖解，（二）說明，（三）儀說，（四）圖會，（五）書編。這裏唯說明，我們有其原文，而知其時代；其餘則翻刻之訛漏，及編

輯者之刪改，皆足以混亂其原文。然表列其重要之異同，而細察其痕迹，尙可以窺見其血統昭穆之關係。

說明：地與海本是圓形而合爲一球居天球之中誠如鷄子黃在青內有謂地爲方者乃語其定而不移之性：

地之每一度廣二百五十里則地之東西南北各一週有九萬里實數也是南北與東西數相等而不容異也夫地厚二萬八千六百三十六里零百分之三十六：

轉而南過大浪山已見南極出地三十六度，則大浪山與中國上下相爲對待矣：

其地甚熱帶近日輪故也：此二地皆謂之正帶：

若亞細亞者南至蘇門答臘：

大約各州俱有百餘國原宜作圓球以其入圖不便不得不易圖爲平反

圈爲線：

此其大略也其詳備于圖云

圖解：地與海本是圓形而合爲一球居天球之中誠如卵黃有謂地爲方者乃語其定而不移之性：

地之每一度廣二百五十里則地之東西南北各一週有九萬里實數也

是南北與東西相等而不容異也夫地厚二萬八千六百三十六里零三

十六丈：

○○○：

其地甚熱則謂帶近日輪故也：此二地皆謂之正帶：

○○○：

今合各州萬國作二圈圖：

此其大略也其詳備于圖並後書云

備說：地與海本是圓形而合爲一球居天球之中誠如鷄子黃在青內有謂地爲方者語其德靜而不移之性：

地之每度廣二百五十里則地之東西南北各一週有九萬里實數也是南北與東西相等而不容異也夫地厚二萬八千六百三十六里零三十六丈：

轉而南過大浪峯見南極出地三十六度則大浪峯與中國上下相爲對待矣：

其地甚熱則謂熱帶近日輪故也：此二地皆謂之正帶：

○○○：

大約各州共有百餘國原宜作圓球惟其入圖不便不得不易圖爲平反

圈爲線：

此其大略也其詳則備于圖並其後書云

圖會：地與海本是圓形而全爲一球居天球之中誠如鷄子黃在青內有謂地爲方者乃語其定而不移之性：

地每度廣二百五十里則地之東西南北各一週有九萬里實數也是南北與東西數相等不異天地厚二萬八千六百三十六里零三十六丈：

轉而南過大浪山已見南極出地三十二度則大浪山與中國上下相爲對待矣：

其地甚熱帶近日輪故也：此二地皆謂之正帶：

亞細亞南至沙馬大臘：

大約各州有百餘國圓球平圈爲線：

詳見全圖茲略載以覽攷

書編：地與海本圓形而全爲一球居天球之中誠如鷄子黃在青內有謂地爲方者乃語其定不移之性：

地每度廣二百里南至北東至西各七萬二千里是南北與東西數相等而異南北于東西者無據也天地厚二萬二千九百零八里……

轉而南過大浪山已見南極出地三十六度則大浪山與中國豈不相為對待乎……

○○○……

大約皆百以上此圖本宜作圓球以其入冊籍不得不折圓為平……

○○○……

就以上所摘錄者來看，闕文若干段（我以○○○代表之），

「本是」之變為「本」，「鷄子黃在青內」之變為「卯黃」，等，皆顯然編輯者刪改竄易之迹。「天地」之為

「夫地」，「三十六度」之為「三十二度」則顯然手

民之誤。此類除外，則其餘者，可分其枝幹之派別。就

「合」與「全」之分，則圖會與書編為一系，而其餘三

者中，因最末了那一句話的比較，遂見得圖解與儀說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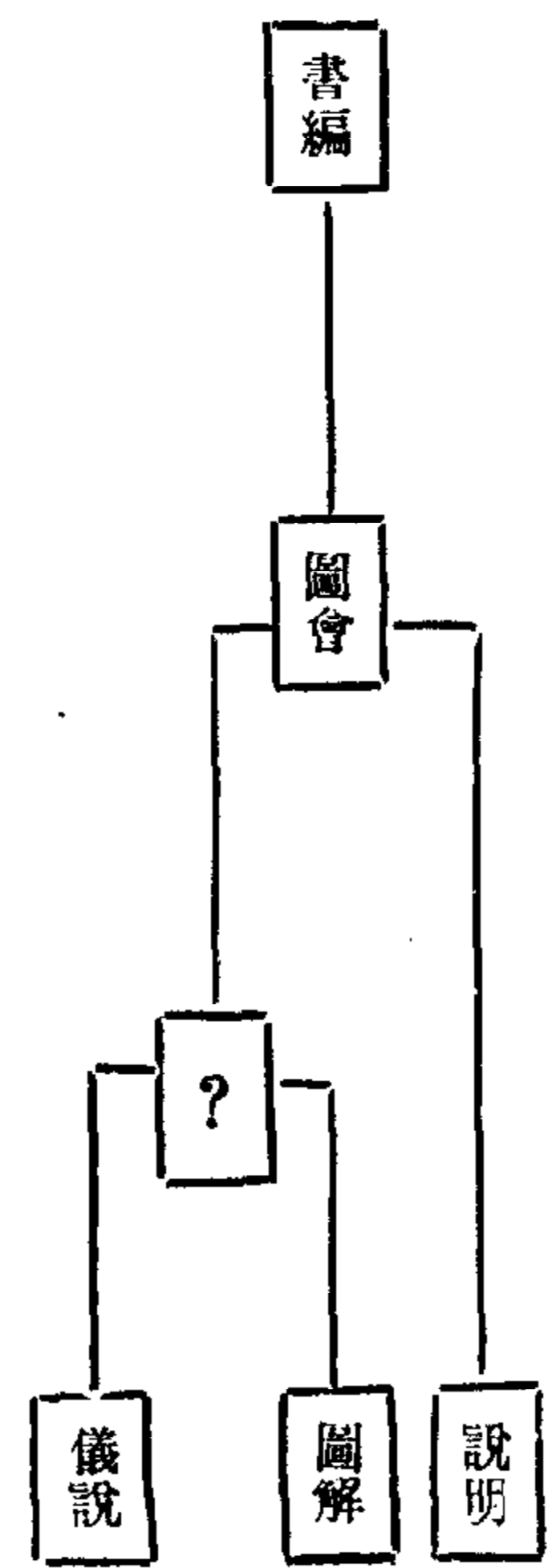
特別親近。就地一度廣若干里那幾句話來斟酌，則說

明，圖解，儀說，圖會，四者皆屬於二百五十里那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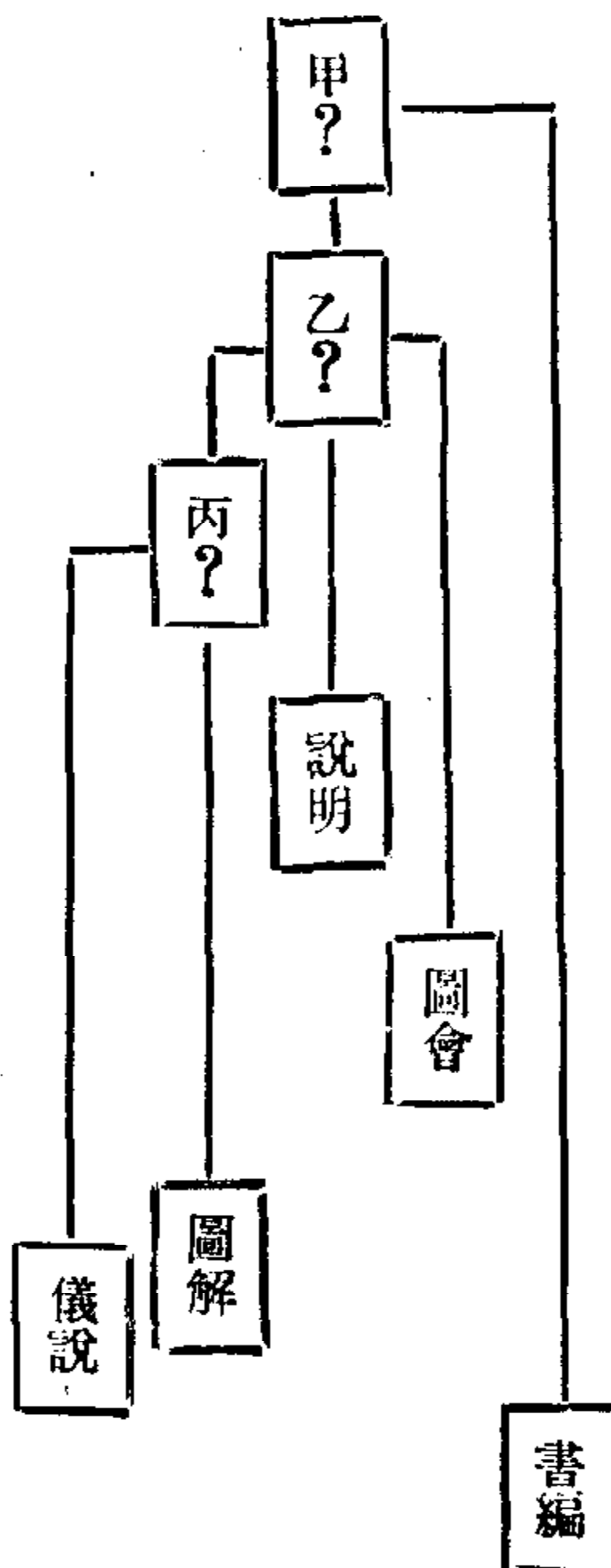
族。而這一族裏，因「零三十六丈」那一語遂把圖解，

儀說，圖會，又別為一支。這樣合縱連橫的結合，可作

一表解之：



但這樣的表，有不準確之嫌，因說明刻於萬曆壬寅1602，而圖會成於丁未1607；說明何能居圖會之後？因此，我們更須顧到三才圖會，圖書編，等書，皆是類書，其中所具材料皆綴拾於他處；於是表應改正如下：



這樣的表好比是一個方程。其中我們要求的，乃甲，乙，丙，各是甚麼？請先討論乙與丙。我疑乙是吳中明本山海輿地全圖中之文，而丙乃馮應京原本輿地全圖所附之文。乙與說明之不同中，最足注意者，為地厚的數目。利瑪竇所用的周率(π)為三又七分之一<sup>165</sup>。以周率除九萬里應得地厚二八六三六·三六里。在萬曆二十八

年時，或因誤算，或因誤認，竟以〇·三六里爲三六丈。這裏相差得〇·一六里，雖爲數無幾，然究是有誤，所以後來萬曆三十年在坤輿萬國全圖中改正了。

丙若果是馮應京原刻本地圖所附之解，則其時坤輿萬國全圖尙未出，馮氏只能就吳中明本抄錄其文，故地厚之數乃全同吳本，其後方輿勝略中之圖解，及乾坤體義中之儀說，皆抄錄而刪易此文，刪改得不同，故圖解與儀說亦彼此微異共若干條，不僅如上邊五文異同表中所具者而已。馮氏原刻本中，我疑還有別的圖樣及文字；而此中「並其後書云」後，別有一文，論「地球比九重天之星遠且大幾何」；其文亦上得自吳中明本之地圖，而下爲乾坤體義及方輿勝略所取，亦刪改得不同。又乾坤體義及方輿勝略中皆有徐光啟之地圖論，亦大同而小異<sup>165</sup>。此論爲贊同利氏之說而作，自不能載於吳中明本之地圖上，因徐氏先已見吳本之圖，而後知有利先生，而後在南京與相識<sup>167</sup>。我疑徐氏爲此論以贈利氏，利氏後更抄錄，稍加注語<sup>168</sup>，以授馮氏，而馮氏遂以與二小圈之世界地圖，兩儀玄覽圖，山海輿地全圖解等等，同付刊刻。後來方輿勝略及乾坤體義所載者，我疑是抄錄

刪易此本而成。

方輿勝略中也有吳中明的序文。我想這也有由原本到馮本，更由馮本而到勝略的可能。然其文較坤輿萬國全圖所轉錄者，微有刪節。我疑這刪節之事或是馮應京所爲，在其所刻之本中已然；或乃李鼎，程百二，輩所爲，唯在勝略中是如此；乾坤體義未引此序，故二者之間不易懸斷。

回過來再問：甲是甚麼？圖書編那一篇文名曰地球圖說。其文雖與其餘四文亦相似，然其出入較多。只就大瀛山與中國位置之比較那一段來看，已足使我疑地球圖說文字之欠修潤，乃其作成較早之表示。圖書編中在這地球圖說之前有一橢形投影的世界地圖；不計其左右外圈，得高十四寬二十七公分，圖上署曰「輿地山海全圖」。此圖之前有一短篇的輿地山海全圖叙。照圖書編的體例，每項事物前例有一叙，殆皆編者所自撰。不過這裏有幾句話，值得留心：

「然自中國及小西洋道途二萬餘里，使地止于茲，謂之有窮盡，可也。若由小西洋以達大西洋，尙隔四萬里餘，矧自大西洋以達極西，不知可以里計者，又當何如，謂之無窮盡也，非歟？」

輿地山海全圖刻得甚不佳。所載的地名，寥寥無幾。

「墨瓦蠟泥加」脫漏未了二字，而其靠南極一帶的地形，顯然翻刻得較利氏諸圖更有誤。此圖後之地球圖說似即解說此圖之文。文中明說：地周七萬二千里，而厚二萬二千九百零八里。然叙中乃有地無窮盡之意，可見撰叙者不但無地理之識，而且作文亦太疏忽了。然他又說：自中國至小西洋，二萬餘里；自小西洋至大西洋，四萬里餘；這幾句話的根據何在？陳民志之跋坤輿萬國全圖，說：利瑪竇「經行十萬里而至中國」。李之藻之序畸人十篇<sup>16)</sup>，說：「利氏浮槎九萬里而來」。利氏之貢獻土物表，自說：「路經八萬餘里，始達廣東」。<sup>17)</sup>若從輿地山海全圖叙的說法，利氏來華的路程也不過六萬餘里。記得李日華的紫桃軒雜綴<sup>17)</sup>中有類似的話，因檢出，節抄於下：

「大西國在中國西六萬里餘而遙。：自古迄今，不知有中國。至世廟末年國人利瑪竇者結十件航海漫遊，歷千餘國，經六萬里，凡六年，抵安南，而入廣東界。：余丁酉1597秋遇之豫章，與劇談，：贈之詩云：『艤海盪朝日，乘流信采霞，西來六萬里，東泛一孤槎。浮世常如寄，幽棲即是家，那堪作歸夢，春色任天涯。』<sup>172)</sup>」

當時航海尚無記里數的善法，六，八，九，十，萬里，實在都無準確把握。然當萬曆二十五年在南昌時，他只說來自六萬餘里以外。他離意大利亞，出巴爾得峽，繞利未亞，而至歐亞；再離歐亞，繞今之所謂南洋者而至廣東。這樣紆曲的海道，叫他覺得比環球一週也相差無幾。在這時候，他算得環球一週得七萬二千里，若他的路程比地周約遜萬里，則為六萬餘里。後來他把地周增至九萬里，故亦把他自己的路程增到八萬餘里。這兩項數目的膨漲，都是不幸的事。後來，聖朝破邪集中就罵利氏，艾氏，等，「詐遠」<sup>173)</sup>的文字；而清初楊光先之不得已<sup>174)</sup>中更舉湯若望 (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 1592-1666) 八萬里航海東來之說，以為攻。雖詆毀者，實多胡說，然未始非八，九，萬里路程之奇遠，有以啟其疑。至於九萬里地周之說，起於利瑪竇，乃相承不改，幾至清之中葉。這算法之錯誤，實較七萬二千里之說為甚。推其毛病，乃出於把每度二百里改為二百五十里。其實一度應為一百九十四里餘。這豈不是近於二百里之數，而離二百五十里太遠了？至於他何故而改二百里為二百五十里？我疑這是因多讀了點中國古書而

受其影響。唐書<sup>175</sup>天文志有「三百五十一里八十步而極差一度」之言。折衷而姑定每度爲二百五十里，其數尙謙。誤讀中國古書，無益而有害，如此。

地球圖說之文較坤輿萬國全圖中之說明爲早。「輿地山海全圖」之稱，顯然非南京，蘇州，肇慶，諸圖之名。六萬里路程之說，傳於南昌。輯圖書編之章潢又是南昌人。這幾端的旁證，合起來，頗使我疑輿地山海全圖及其圖說之淵源出於萬曆二十三，四，五，年間利氏在南昌所繪各本世界地圖之一。因圖書編內之橢形全圖刻得甚劣，而地球圖說之文有刪節之痕迹，且竟誤至以泥邏河亦爲五州之一，故我疑章氏只翻刻別書，不是以利氏原繪本入版。又因地圖說中有「入冊籍」一語，遂使我疑原本殆是一書，抑原繪本亦是在一冊子內，非如坤輿萬國全圖之合成一大張。原刻本之輿地山海全圖如在一書內，其書何名，惜今未能考。明末之圖籍，經過清乾隆時禁燬大厄，存者無幾，且不易得。現只可存疑，而靜待將來材料之發見。

圖書編內地球圖說之後又有南北兩半球圖。不計其度數外圈，各徑寬二十四公分。這二圖的說明云：

「此二圖即前圖也。前圖因赤道其直如繩，故總爲一圖，而五方止列其槩。此圖圓形，以南北二極分之爲二，故各圖可因地以考其詳。」

據此，我疑這南北半球圖亦是輿地山海全圖冊子內的一部分。這二圖內的地形，亦刻得不佳，地名亦有誤者。唯所載地名頗多，且過於坤輿萬國全圖所附二半球圖內所有者。

圖書編卷十六內，別有「昊天渾元圖」。據云：

「昊天渾元圖，雖古有此圖象，嘗求之，莫可親也。近傳之胡洛巴圖，須合二圖，始見其全。始西瓜中只一蒂，分作四瓣，每瓣各分作九行。總之四九三十六，乃三百六十餘度之象。然必從而四之者，因一圖難見其全，故分之爲二。如堯典以四仲分作四時，便觀察故耳。」

此文中的胡說亂道，姑置不理；且觀其圖。圖即東西兩半球之圖，各徑寬十二半公分。圖中沒有一個漢文地名，然其內外摹刻西文若干字。壞得不可辨識。圖中之地形亦如之。圖後又有九天說符一文。其中有一段云：

「近接瞿大素，謂曾游廣南，親一僧，自稱胡洛巴人，最精曆數，行大海中，惟視其日軌，不特知時，知方，且知距東西南北遠近幾何。……」

這裏所道的瞿大素即序交友論之瞿汝夔。所謂胡洛巴

僧，當即是利瑪竇。然章氏不舉其名，不云歐羅巴而云胡洛巴，不云山海輿地圖，不記得輿地山海全圖，而云吳天渾元圖，沒有漢字，而有不可辨識之西文，可見他並不識利氏；可見他之於世界地圖實不了了。輿地山海全圖得自他書。吳天渾元圖殆亦然。其書何書，現未能考。原撰者殆只從歐人某借得西文圖籍，草率摹繪其圖樣。誤至以地爲天，遑論其他？此可謂與利瑪竇所編譯的世界地圖全無關係，姑附記於此。

以上所述各種翻刻的利氏地圖，皆翻得不甚佳。然其最劣者，莫如三才圖會中之山海輿地全圖。此亦爲橢形圖，寬二十二半公分。高二十公分；翻刻得不夠扁，而太近於圓。圖中全無經緯度線，地形略具大概。海洋之名多於國名。歐洲諸國僅名佛郎察。南亞墨利加僅有食人國，而亞細亞大陸上大明及韃靼之東，狗國爲著。此圖後所附之文我於前面已說：疑出於吳中明本的地圖。現此圖之名適爲山海輿地全圖。圖中之地名雖少，然選其與輿地山海全圖中南北半球圖，及坤輿萬國全圖，有異同者，如：

(輿地)	(山海)	(坤輿)
白露海	白露海	字露海
亞蠟波海	亞蠟皮海	葛刺比海
溟宗	滄溟宗	滄溟宗
鷲哥地	鷲鷄地	鷲鷄地
盤羅它海	密羅陀海	默羅陀海
沙馬大刺	沙馬大蠟 <sup>176</sup>	蘇門答臘

雖其中不免有手民之誤，然已足以見此山海輿地全圖之時代當居南昌與北京二本之間。然則此圖或即縮翻南京吳中明本而得之者；不過縮翻的技術太劣了。吳本原樣，必不如此之壞。

利西來經緯略中是否附有翻刻李應試本之地圖？翻刻得如何？我現皆未能懸斷。至於經緯略如果會別刻而單行；我疑其有爲馮應京所編之可能。這不過以他之會刻東西兩半球圖及圖解等爲例。此外並無其他明證。就方輿勝略外夷卷首那一卷來分，張京元，程百二，徐時進，三跋，王錫爵一序，除外，其餘可分爲三部分。(一)各國度分表及其序，殆出於利西來經緯略(二)二圈圖，圖解，答地球比諸星，及徐光啟之地圓論，殆皆出於馮氏原刻之輿地全圖。(三)馮氏山海輿地全圖總序一文乃刪改原序而成。新序只言及圖，未及經緯略，故經

緯略之是否果出於馮氏之手，未可確定。

馮應京的著作，有六家詩名物疏五十四卷，月令廣義二十五卷，經世實用編二十八卷，皆見於四庫全書總目內<sup>177</sup>。此外，據盱眙縣志<sup>178</sup>尚有蓄艾集，云見乾隆志。此書殆已佚。李維楨的大泌山房集<sup>179</sup>內又曾兩次說馮氏有方輿勝覽。我怕李氏或誤記方輿勝略爲方輿勝覽。不然，則馮氏的方輿勝覽中，也許即已有輿地全圖等項。

據南師仲的方輿勝略序，好像馮應京所給與程百二的材料，並非勝略的全部，故云：「爰本山海輿圖，衍綴是書」。我頗疑全部勝略除外夷卷一之首卷而外，皆李鼎，程百二，等，掇拾地志，類書，而編成的。其與馮氏之關係，最多也不過「面命」，「指授」，而已。當時有錢希言者，著一書名戲瑕<sup>180</sup>，中有「賈籍」一條；條中云：

「近吳中官刻幾汗牛，爛用貴人千金，以馮觀察諸公言之，並是僞托者。余欲起而糾繆，聞者不勝其舌乎。」

我恐怕方輿勝略這一書，就是程百二借馮觀察之盛名而募貲刻成的。

李鼎字長卿，新建人。萬曆十六年1588舉人<sup>181</sup>。李維楨撰李長卿集序<sup>182</sup>中云：鼎有詩二卷，文十四卷，經四卷，偶譚二卷，解一卷，贅言一卷，借箸編一卷，杞說私評一卷，保泰策一卷。維楨於鼎之詩文頗致推崇。鼎殆是一個能文而未仕之人<sup>183</sup>。徐來鳳的方輿勝略引說：勝略「經始於盱眙馮公，籌畫於孝廉李長卿，而考其成則幼輿氏。」李維楨的方輿勝略序亦說：「新安程幼輿所爲方輿勝略，蓋本盱眙馮觀察指授，而與李孝廉長卿參伍之。」然今勝略各卷首葉，所列纂輯參校之人，程百二而外，尙得約三十人，而其中絕無李鼎姓氏。這豈不可怪？

那些纂輯參校之人，約有一半，尙可於各方志中得其履歷。唯獨新安程百二，我却未能於徽州府志找出其人。我疑他只是一個估人，借方輿勝略一書來謀利，或附庸於著作之林。其餘的三十人，我疑都是虛掛姓名，不會參與工作。即舉山海輿地全圖那一卷爲例，前列：嘉定唐時升，秣陵焦尊生，豫章劉一燦，新安程百二，全輯。這卷的內容，我們已瞭然；試問其何需四人來同輯？這四人中，我頗注意唐時升，因他是有名的「嘉定



四先生」之一。我檢出三易集來細閱，絕未見他之於程百二有一詩之投贈，抑一文之提及。原來，明人刻書，好侈陳姓氏，以資標榜。風氣如此，我們不必深責程氏。

至於他的世界地理之知識，我們只消看他那一篇短跋，便知其程度不在章潢之上。因此，我想到一個問題：利氏的各本世界地圖，原刻，翻刻，刷印，傳佈，如彼之多，當時中國人對於這一套新的地理知識，究竟了解得幾何？我想：與利氏相熟而爲他刻圖的人，如吳中明，馮應京，李之藻，等，也許曾有一知。好奇務得而翻刻者，如王圻，章潢，程百二，之流，恐怕還不及半解<sup>184</sup>。至於收藏傳觀之人，我恐怕其所得者更少，甚至果如利氏所云有誤會圖意而有微言者，李維楨就可爲這樣的一個例。

我初看方輿勝略時見卷首有叙，前署：「大泌山人李維楨本寧甫撰」；其文佔二葉又一行，而後署曰「萬曆三十八年，庚戌歲，閏月，南洲朱謀埠題」。細閱其文，覺得末一段的文氣不佳：

「抑余嘗觀司馬傳，驕衍作迂怪之談，列中國名山，大川，廣

谷，禽獸，水土所殖，物類所珍，因而推之，及海外。勤勞亦足傳矣。」

更細察之，乃疑這裏應是兩篇序。李序草書，闕其第二葉以後；朱文行書，闕其第三葉以前。更疑此中有弊病，亟取大泌山房集校之。集中果有其序之文<sup>185</sup>而末段云：

「抑余嘗觀司馬傳。驕衍作迂怪之談，列中國名山，大川，廣谷，禽獸，水土所殖，物類所珍，因而推之，及海外，人所不睹；謂中國於天下，八十一分之一耳；王公大人奇其言而尊事之。頃有化外人利西泰爲山海圖，狹小中國，略與衍同。而馮野胎稱之，無乃弔詭之過歟？第所云：神之接物，司記者受之，司明者辨之，司受者廣之<sup>186</sup>，實襲衍仁義，節儉，君臣上下，六親施始<sup>187</sup>之說，要以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今都抑之外夷篇，以尊中國；較諸言雖不軌，有牛，鼎，意者，何可同年語也。」

原來他老先生以利氏地圖之「狹小中國」，不慊於懷。以他閱歷之深，學問之博，猶如此，其他可知。

怪不得：利氏地圖雖繼續印刷至明以後；雖繼利氏而編譯世界地圖者，尚有龐迪我<sup>188</sup>，艾儒略<sup>189</sup>，湯若望<sup>190</sup>，南懷仁 (Ferdinand Verbiest, 1623-1688)<sup>191</sup>，蔣友仁 (Michel Benoist, 1715-1774)<sup>192</sup>，等，然中國士大夫尙有不了了於世界地理之基本知識者。偶檢光緒甲午1894

上海順成書局所石印之中外地輿圖說集成，中有萬國輿圖一卷，光緒丙戌 1886 新會陳兆桐所繪。前有袁祖志序云：「余初聞地球之說而疑之，及：歷游泰西各國：始歎西人之不我欺也。」陳氏譯繪天下五大洲方圖，既為麥克托投影，則地之左右移置，甚為易事；乃不知改繪南北阿美利駕洲於亞細亞洲之東。陳氏之序及凡例自謂其所為者，中國向所未有。然試問：「亞細亞」，「歐羅巴」，二名，誰始譯之？這是肇慶本山海輿地圖之後的三百零二年。魚未得而筌已忘。可歎。

(注)

- 1 適園叢書本 6/3a。
- 2 民國乙卯 1915 仁和王存善排印本，史部，葉 25b。
- 3 大正三年 1914 頁 98。
- 4 第四十一葉應居第四十葉之前。
- 5 陳援庵先生(垣)跋所校本謂：「篇末又有今相國吳公，今太僕李公之文。吳宗達以崇禎三年六月相。李之藻以崇禎三年十一月卒。此篇蓋作於宗達入閣後，之藻未卒前，崇禎三年秋冬之間也。」陳先生偶誤以吳宗達當吳道南(道南於萬曆三十七年二月以禮部右侍郎署部事。三十八年八月薨去。四十一年九月入閣。四十五年七月薨去，卒。見明史本傳，宰輔表，七卿表。)而中山校本之行蹟無兩「今」字，故其說未可遽定。鄙見行蹟中顯現撰著時代者有「大宗伯徐公玄扈」一詞。徐光啓於崇禎三年六月陞禮部尙書，五年五月

入閣，見增訂徐文定公集(民國二十二年上海徐家匯排印本)中之年譜，行實，奏疏等。然 Rob. Streit, *Bibliotheca Missionum* (Veröffentlichungen des Internationalen Institute für Missionswissenschaftlichen Forschung, 1929), B.V, p. 701 謂艾氏有利瑪竇行略，1620 印於北京。是當泰昌元年抑天啓元年。此錄若無誤，則其書必與今所見之二本不同。

- 6 Maurice Courant, *Catalogue des Livres Chinois, etc.* (Paris, 1902) t. I, nos. 1014, 1015, 1016/1。
- 7 歷史地理卷二十六號三，四；卷二十九號三，五；卷三十號一；1915, 1917。
- 8 燕京學報，專號之七。
- 9 *De Christiana Expeditione apud Sinas suscepta ab Societate Jesu. Ex P. Mathews Ricci commentariis libri V* (Augsburg, 1615)：翻版，1616, 1617, 1623, 1684。德譯，1617。西班牙譯，1621。法譯，1616, 1617, 1618。意譯，1620。上見 Streit, *op. cit.*, V, 716, 717。我所用者，乃燕京大學圖書館所藏 1615 原本。
- 10 我此文中凡翻譯西名多從標準漢譯外國人名地名表(民國十三年，商務印書館)。附註西文不用括弧。其原有通行漢名者，則綴西文於括弧中。衆所共知之西名，及利瑪竇地圖上所用之譯名，不綴西文。
- 11 *Opere storiche del P. Matteo Ricci, S. I., edite a cura del Comitato per le Opere Nazionali, con prolegomeni, note e tavole dal P. Pietro Tacchi Venturi S. I.; Vol. I, I Commentari della Cina* (Macerata, 1911); Vol. II, *Le Lettere dalla Cina* (Macerata, 1913)。

- 12 卷二十號九，民國十二年。
- 13 第四五至四七期，二十二年七月二十五至八月二十五。
- 14 J. F. Baddley, "Father Matteo Ricci's Chinese World-maps, 1584—1608", *The Geographical Journal*, Vol. L, no. 4, Oct. 1917, pp. 254—270. F. Heawood, "The Relationship of the Ricci Maps," *G. J.*, Vol. L, no. 4, Oct. 1917, pp. 271—276; Lionel Giles, "Translations of the Chinese World Map of Father Ricci", *G. J.*, Vol. LII, no. 6, Dec. 1918, pp. 367—385; Vol. LIII, no. 1 Jan. 1919, pp. 19—30。
- 15 東京，昭和三年 1928 第十三輯。
- 16 Onoranze Nazionali al P. Matteo Ricci apostolo e geografo della China (1610—1910—1911), Atti e memorie del Convegno di Geografi-Orientalisti tenuto in Macerata il 25, 27 Settembre 1910, Macerata [1911], p. 187。
- 17 Augustin Bernard, *La Mappemonde Ricci du Musée Historique de Pékin* (Collection de la Politique de Pékin), 1928.
- 18 坤輿萬國全圖，自序。
- 19 同上。
- 20 同上，說明。
- 21 *Admiranda regni Sinesis*. 利瑪竇全集 II/417, n. 2. Louis Pfi-ster, *Notices biographiques et bibliographiques sur les Jésuites de l'ancienne mission de Chine* (Variétés Sinologiques, No. 59, Chang-Hai, 1932), I/14. Henri Bernard, *Aux Portes de la Chine, Les Missionnaires du Seizième Siècle, 1514—1583* (Tientsin, 1933), 206-207。
- 22 Bernard, *Aux Portes*, etc., 206—207。全集 II/36—49。此函於三十餘年前纔發見。並得漢文之中國地圖一張。參 Streit, *op. cit.*, IV/530; Baddley, *op. loc.*, 265。此圖是否即利氏八月十日之函，抑乃後繪之圖？其圖據云乃嘉靖三十四年十月中所刻者，Oct.-Nov., 1555, 參 Giles, *op. loc.*, 383。近聞羅馬新發見利氏於 1588 所撰一文譯注中國地圖一張。見 *Le Bulletin Catholique de Pékin*, Oct. 1935, p. 549。
- 23 見坤輿萬國全圖，四、五、二幅之半。量天尺，詳參 Vincent T. Harlow, *Voyages of great Pioneers* (Oxford, 1929), facing p. xxxvi 之圖。
- 24 此時格理新曆尚未行於東方。參 Bernard, *Aux Portes*, etc., 167。
- 25 Macao, 13/ii/1583, al P. Martino de Fornari, 全集 II/27-32。
- 26 參 Pierre Hoang [黃伯謙], *Catalogue des Éclipses de Soleil, et de Lune*, etc., (Variétés Sinologiques, no. 56, Chang-Hai, 1925), 87, 145. Bernard, *Le Frère Bento de Coes chez les Musulman de la Haute Asie* (Tientsin, 1934), 33 謂利氏以萬曆十一年四月十六日之月蝕算澳門之經線。然此次月蝕乃在利氏作函之後。
- 27 他以 10/ix/1583 至盛慶。我尚未考定這所用的是儒略曆，抑格理曆。故未以明曆譯之。
- 28 全集 II/38。
- 29 全集 I/141—143。
- 30 利氏蓋合二直隸，十三布政司而言。
- 31 30/xi/1584, 全集 II/51。
- 32 Pp. 182—183。
- 33 當時金氏未指明以前基督教曾深入中國，故云。

- 34 全集 I/134。
- 35 光緒二年 1876 重刻本 16/39b-40a 引萬曆志。過庭訓，分省人物攷（天啓刻本）51/74 與府志大略相同。
- 36 Francesco Cabral, Macao, 5/xii/1584 al Alessandro Valignano, 全集 II/430。
- 37 全集 I/134 後之影片。
- 38 萬曆十三年十月初四日 24/xi/1585 利氏有函寄羅馬云：「地圖在中國屢印不絕。」全集 II/74。
- 39 萬曆十三年十一月十九日 28/xii/1585 范禮安神甫有函寄羅馬耶穌會總監，附寄此世界地圖二張，並請以其一獻教皇。全集 II/53。
- 40 *De Christiana Expeditione, etc.*, p. 183。
- 41 L'Abbé Huc, *Christianity in China, Tartary and Tibet* (London, 1857), Vol. II, p. 68. 此書原本法文，昔曾閱過，今一時未能得其本。
- 42 道光甲申 1824 重刻直隸南雄州志 3/20a。同知王應麟，萬曆十五年 1587 任，後陞鎮江知府。光緒丁丑 1877 漳州府志 29/42b。「應麟字仁卿……庚辰 1580 進士，授深陽令……調南雄郡丞，署郡篆……壬辰 1592 擢潤州【即鎮江府】守。歷遷四川參政，再擢右方伯……辛亥 1611 擢江西方伯……癸丑 1613 拜京尹……已復巡南畿……秩滿乞歸……」
- 43 吳廷燮，明督撫年表（鉛印本）4/102b 引神宗實錄：萬曆二十一年七月癸丑，山西左布政陸萬垓巡撫江西……二十六年八月甲寅……告病許之。
- 44 明史（五洲同文局影殿本）102/9a 諸王表：建安康懿王多儺，萬曆元年 1573 薨，二十九年薨。
- 45 全集 I/265。
- 46 陳援庵先生，從教外典籍所見明末清初之天主教（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刊卷八號一，民國二十三年）益一紙筆存本。我記得，圖書集成，交誼典中亦有之。
- 47 *La Mappemonde, etc.*, p. 30
- 48 全集 II/216。
- 49 全集 II/226。
- 50 *Governatore di questa città*。按利氏常以此辭稱知府，而全集 I/269 又云其人姓王 *Guan*。檢乾隆五十四年 1789 南昌府志 30/21b，見萬曆二十一至二十六年之間，鄱縣人，進士，王佐，任南昌知府，殆即其人。
- 51 裴神甫之刻本表中亦有此。然除了利氏有即將刊印之言以外，別無他證。
- 52 全集 II/126, n. 3, "Il Mappamondo, cui attendeva in quest'anno 1596, fu quello pubblicato nel 1598-1599", 這是指南京本。然他應把 "1598-1599" 改為 "1599", 因他於全集 I/317, n. 2 中已知南京本不刻於 1598, 而刻於 1599。其實連這一個年，還不甚對。那本圖乃刻於二十八年，見下。
- 53 艾撰行蹟謂王忠銘。檢八十九種明代傳記綜合引得（引得二十四）知忠銘是弘誨字。弘誨廣東安定人。隆慶戊辰 1568 進士。萬曆十七年 1589 任南京禮部尚書。旋罷。二十六年再起，以考滿入京。幾入相矣，有阻之者；終南京禮部尚書。有尙友堂稿，又天池草。墨朱國楨，湧幢小品（天啓三年刻本）26/21b-22a，千頃堂書目 23/57b。
- 54 明督撫年表 4/31 引實錄：萬曆二十二年十一月乙亥操江趙可懷兵

- 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巡撫應天。：二十六年七月丁亥陞趙可懷工部左侍郎。
- 55 民國二十二年吳縣志 29/1a 引乾隆吳縣志謂：明時巡撫多駐節句容；蘇州但設行臺；至萬曆時始常川駐蘇。據利氏此處所述，則萬曆二十六年時尚未移節也。
- 56 全集 I/286 原文作南京，殆筆誤而已。應麟由南雄同知陞鎮江知府見上注 42。玉沙殆是應麟號，見艾撰行蹟。
- 57 趙可懷陞工部左侍郎在二十六年七月，見上注 54。大約利瑪竇於二十七年南回時，趙已去，故誤以為趙陞官即在二十七年。
- 58 明督撫年表 5/15b 引實錄：萬曆二十九年四月辛卯趙可懷兵部侍郎巡撫湖廣，提督軍務。三十二年二月辛卯趙可懷九載給由，陞兵部尙書，巡撫如故。
- 59 嘉慶二十一年 1816 修本，146/35b。何出光等關台法鑿錄（萬曆二十五年序刻本）18/15a 云可懷字德仲。並云隆慶四年由刑部主事改廣西道御史，五年巡按山西，陞陝西僉事，累陞兵部侍郎。通志引巴縣志謂可懷由應天巡撫，調撫保定，陝西，福建，有時代倒置之誤。可懷撫福建在萬曆十年至十三年；其撫陝西在萬曆十七年，十八年；見明督撫年表，4/130b—131a 3/29b。其撫保定不見年表中。
- 60 21/5a。
- 61 116/17a。
- 62 全集 I/301-304。
- 63 道光三年 1823 序本，130/39a。
- 64 30/21b-22b。
- 65 Raddley, *op. loc.*, p. 262 把利氏的南北路程看錯了，故把利氏看見蘇州拓本的時候放在 1599 陽曆二月。
- 66 玉簡齋叢書本 65a。
- 67 全集 I/317。
- 68 徽州府志（道光七年 1827 本）12/2/59a。分省人物攷 37/57b-58a。
- 69 305/9a。
- 70 天學初函本。
- 71 艾氏撰行蹟中云：「大司徒」，那是用中明卒後贈官之稱。
- 72 參上注 52。
- 73 黃伯祿，正教奉褒（光緒三十年 1904 上海慈母堂第三次排印本）4b-5a。
- 74 237/7b-9b。
- 75 明史 305/9b 宦官陳奉傳內云：「十大罪」。
- 76 全集 I/391-393。
- 77 此殆解「西泰子」及「利子」等稱中之「子」字。
- 78 明史 21/3b 神宗紀：萬曆二十九年三月，武昌民變，殺陳奉參隨六人。
- 79 裴神甫疑此二圖乃刻於楚中，且云殆以吳左海刻本為據，此說我不敢從。
- 80 日本內閣文庫漢書目錄 p. 268：絕微同文紀，現存一卷，明龐迪我等撰。明版。
- 81 文選樓叢書本 32/1b-5b。杭州府志（民國壬戌 1922 盧永祥序，鉛印本）卷四十七有李之藻傳，即以疇人傳為據。
- 82 與辨學遺牘，利先生行蹟，共排印一冊中。
- 83 全集 I/394-395。
- 84 近某君著利瑪竇年譜初稿（磐石雜誌卷三期八，九），以「林開秀」

三字回譯此拉丁譯名；注云：「見坤輿萬國全圖考」。既未云此考何人所撰，復未指見於何書。我稍檢尋後，得之於張宗芳君之利瑪竇坤輿萬國全圖考（河北第一博物館半月刊 46-48, 50-55 諸期）中。張君以日人和田清君介紹英人巴，希，二氏之文（東洋學報，卷八頁 148-158，大正十四年 1925）為據，而誤譯和田氏所轉錄之拉丁名也。年譜初稿中又有「胡作豪」，亦云見坤輿萬國全圖考。然張君考中固有吳左海，而無胡作豪。再事尋檢，乃得之於唐碧，利瑪竇坤輿萬國全圖考（石印本）即譯和田氏文也。吳中明，吳左海，Uzohai（利氏），Huzohai（巴，和田），胡作豪（唐）；其變如此。而某君注出處之法，尤不可為訓。

倫敦本亦是此本，唯曾經挖改而後印耳。此外，利瑪竇全集後附有 Giovanni Vacca 教授所編的利氏著作目錄，中謂羅馬，意國圖書館亦有此本，存三幅。又謂巴黎，法國圖書館亦藏有此本，見 *Con-tant* 目錄。我依檢此目錄，不獲。凡此諸本中我疑也許有刻工偷刻之本參雜其中。非將各藏本子細比較，恐不易辨出，影印的圖樣不足以辨此。刻工之版毀於萬曆中，而倫敦藏本印於明後，故其本殆出李氏原版之經挖改者。宜用此本以別其餘。

倫敦本與瓦第剛本同出於一版乃翟理斯君證明的。瓦第剛本與日本京都本相同，我乃從比較二本之影本而姑定之者。至於這三本之大小，惜各家所量的不相同。瓦第剛本 179 x 69 cm，倫敦本 179.9 x 64.2 cm。然巴氏（Baddley, *op. loc.*, p. 264）謂倫敦本之高度量得不準確，且疑瓦第剛本之寬乃並邊而量者。京都本，據歷史地理 7/93 為日尺 5.6 x 2.5，是為 169.6 x 75.7 cm。然又云縮小寸五分之一附卷首。我取其卷首所附者，量而計之，則原圖為 164 x 61.5 cm。嗚呼取尺量物之不易，如此！

87 「過紙」二字不知何意。如可作刊刻印刷解，則張文燾即刻工。在這裏可見世界地圖果是為利氏揚名于士大夫間之工具。翟氏英譯此序，失却此意，且云：「諸大先生深賞利氏地圖，而勸他留住京師。這是譯錯了。」

89 這自是指肇慶，南京，諸刻本。翟氏英譯乃以為李氏少年時所自為之圖，蓋誤。翟氏摘譯李本中之文字，為工甚勤。然時不免誤譯。不暇枚舉。

90 Baddley, *op. loc.*, p. 261; Heawood, *op. loc.*, pp. 272, 276; Giles, *op. loc.*, LIII/28

91 *De Christiana Expeditione*, etc., p. 400

92 Abraham Ortelius, *Theatrum orbis terrarum*, Antwerp, 1570; cf. Baddley, *op. loc.*, p. 260

93 *Encyclopedia Britannica* (11th.ed.), Vol. 17, p. 646

94 全集 I/470 o Bernard, *La Mappemonde*, etc., p. 90

95 我在北平找 Santarem, *Atlas composé de Mappemondes*, etc. (Paris, 1842-1853); Nordenskiöld, *Facsimile Atlas* (Stockholm, 1889); Coote, *Remarkable Maps*, etc., (Amsterdam, 1894-1897) 等舊圖書，皆未能得。僅能於其他書中見所附載者數小圖，如

86 Mercator's Chart of the World (1569), *Encyclopedia Britannica*, XVII/647; Plancius' map (1594), Ernest Scott, *A Short History of Australia* (Oxford, 1930), facing p. 4; Ortelius Map of 1569, Harlow, *op. cit.*, facing p. 144; of 1570, *The Time's Survey Atlas* (London, 1922), Pl. 1. 等。圖皆過小，僅見大略而已。其實很有錯誤。翟氏 p. 378 說：「歐洲之部遠遜於中國之部。」這是很公道的話。

- 97 印度之恒河。此從利譯。
- 98 Bernard, *Le Frère, etc.*, 30—31。
- 99 大明一統志，我用燕京大學圖書館所藏的天順五年1461本，又嘉靖己未1559歸仁齋重刊本。
- 100 萬曆己卯1579重刊本。
- 101 20/x/1585，全集 II/60。
- 102 全集 II/172。
- 103 全集 II/217-218。
- 104 全集 I/296。Bernard, *Le Frère, etc.*, 35。
- 105 Bernard, *Le Frère, etc.*, 35。
- 106 參 Giles, *op. loc.*, 353。
- 107 全集 I/578。
- 108 全集 I/441ff。
- 109 此殆指當時頗流行之三函教。參利氏之天主實義(天學初函本) 55a—56b。
- 110 據此則彼生於嘉靖三十九年1560。又據 Streit, *op. cit.*, V/739 所具 Kirwitzer 28/xi/1620 函中節目，李氏殆卒於萬曆末年。此如無誤，則得年六十一也。李既奉教其熱則當時諸神甫寄回歐洲之信必常道及其人，惜余未能遍檢。Athanasius Kircherus, *China Monumentis* (Amstelredam, 1667) p. 114 前之利瑪竇，徐光啓合圖，所注名誤徐保祿為 Ly Paulus，是乃與李保祿混矣。此圖翻印者甚多。
- 111 我未能得芝峯類說而閱之，故不知這是原書之誤，抑歷史地理之誤。據朝鮮圖書題解(大正八年1919朝鮮總督府印) 441，此書二十卷，光海君六年1613成。又按九州帝國大學圖書館目錄(昭和七年1932) 887，此書近有大正四年1915朝鮮古書刊行會之朝鮮群書大系續輯本，又大正五，六，年1916—1917朝鮮研究會青柳綱之原文和譯對照本。
- 112 238/11b, 320/15b, 20a。
- 113 在宋應昌，經略復國要編(民國十九年，國學圖書館影印明刻本) 5/15b, 42a, 43a 等處亦道及李應試。然只足以見其於二十一年在朝鮮亦被派帶有五百兵丁。
- 114 Feb. 1605 al P. Ludovico a Roma, 全集 II/25b。
- 115 西洋第二世紀地理學大師 Ptolemy。
- 116 9/v/1605 al P. Fabio de Fobj a Roma, 全集 II/265。
- 117 10/v/1605 a Messer Giovanni Battista Ricci a Macerata, 全集 II/272。
- 118 10/v/1605 al P. Girolamo Costa a Roma, 全集 II/277。
- 119 12/v/1605 al P. Giovanni Alvarez a Roma, 全集 II/285。
- 120 參上注 39。
- 121 26/vii/1605 al P. Giulio e Girolama Alaleoni a Roma, 全集 II/296—297。
- 122 利氏說李之藻本時附帶着說李應試本；然並未說應試本成於何時。
- 123 汾屠立神甫在利氏全集 II/272, n. 1 中以第三函中所道之地圖為指南京吳左海本。然三，四，兩函同作於一日，口氣復相似；合而觀之，則其同指北京本無疑。
- 124 所引諸函中唯第六函似可解作重刻十次。然其前段之世界地圖似泛指，而後段又特指一本，可見其行文之病。故我以為應與第三，第四，二函參看而得其解。
- 125 Bernard, *La Mappemonde, etc.*, p. 30。

- 126 全集 I/317°
- 127 參上注 67°
- 128 明督撫年表 5/87a-88b 引神宗實錄：萬曆二十七年三月丁亥。郭子章右副都御史巡撫貴州。：三十五年七月丁巳，貴州巡撫郭子章告病，許之。
- 129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抄本 333/17ff°
- 130 子章爲潮州知府在萬曆十年至十四年之間 1582-1586，見潮州府志（乾隆二十七年 1762 本）31/32b°
- 131 以上，萬氏明史稿以外，並參乾隆貴州通志 19/12, 41/44-47°，泰和縣志（光緒四年 1878 本）17/35°
- 132 1/9a, 35a; 3/8a, 44b; 5/9b, 11b, 12a; 6/2a; 7/14a, 30a, 44a; 8/22b; 9/1b, 25a, 25b, 29b; 10/8a, 31a, 52a; 12/24b; 13/17b, 33b; 15/11a; 16/9b; 15a; 24/6a, 6b; 30/15b; 32/4b°
- 133 泰和縣志 22/19b, 20a, 22b, 24a, 24b, 26a, 52a°
- 134 續衣生點草（萬曆刻本）11/35b-37a°
- 135 22/viii/1608 al P. Claudio Acquaviva a Roma, 全集 II/363-364°
- 136 全集 I/577-579°
- 137 原云 eunuchi del Collegio del Matematico。此當是羅薩天曆星算之內官也。參劉若愚，酌中志（海山仙館叢書本）16/32a°
- 138 參上注 3°
- 139 全集 I/578, n. 4 汾氏據利氏 8/iii/1608 寄羅馬耶穌會總監信內有去年大雨之語。
- 140 21/5a, 6b°
- 141 渾蓋通憲圖說（燕京大學圖書館藏日本舊抄本），鄭懷魁序。天學初函本中闕此序及車大任序。
- 142 天學初函本，上，29a°
- 143 下，40b°
- 144 鄭懷魁序。
- 145 海山仙館叢書內有酌中志。內版經書記略又單刻在松鄰叢書內。可惜我未得繪本之尺寸。據東方雜誌影圖後之說明云：「寬三尺，高六尺」。此尺如爲營造尺則是 192 x 96 cm。不知道是如何量的。我疑繪本和李之藻刻本大小相同。
- 146 參圖書編（一百二十七卷，明章潢撰，萬曆四十一年 1613 萬向烈序，天啓癸亥 1623 岳元聲序，自序）29/40a°
- 147 參張維華，明史佛郎機呂宋和關意大里亞四傳注釋，頁 59°
- 148 A. B. Duvigneau, "Cartographie chinoise, a propos de Matthieu Ricci," *Le Bulletin Catholique de Pékin*, 22 ème année, pp. 258-263, 304-310, 430-434, 482-488, Mai-Septembre, 1935. (近又重印於法文北京政聞報中)。這篇文多半是爲批評裴神甫對於利瑪竇的地圖學有過讚之嫌。然文中殊鮮發明，裴神甫將於輔仁大學所將出版之 *Monumenta Serica* 中有 "La évolution de la cartographie scientifique de la Chine et des pays voisins", 一文。此中也許有答辨之辭。聞此雜誌已付印，但尙未出版，故我未得見。
- 149 Duvigneau, *op. loc.*, 380-381。關於鄒陽湖及贛江之遺漏，歷史博物館藏本與理格君藏本相同。
- 150 12b-13a°
- 151 此所謂「謁見今上」者，與王應麟撰碑記（正教奉褒 6b），艾氏撰行蹟中所謂「召見便殿」者，殆皆傳聞之誤。據利氏全集，彼未得見神宗也。
- 152 1/33a°
- 153



- 154 25a.「離福島以西」中之「西」字，顯爲「東」字之誤。
- 155 31b。
- 156 李之藻序云：「而是時利已即世。龐，熊，二友留京，奉旨繙譯。」天學初函本 2/15b。
- 157 2/14b。
- 158 3/9b。
- 159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文津閣四庫全書本。
- 160 三才圖會（共一百六卷，明王圻撰，萬曆丁未 1607 自序，己酉 1609 周孔教序），地理類，1/1b-5a。
- 161 29/34b-35b。
- 162 此文之見於他書者當尙多。輿圖備攷則抄方輿勝略。方以智，通雅（光緒庚戌 1880 桐城方氏重刻本）11/12b 殆出於三才圖會。魏源，海國圖志（光緒二年 1876 重刻本）74/1a-4a 殆直接或間接出於坤輿萬國全圖。此類茲不具論。
- 163 文後段復有三十六度之語，故知此爲誤字而已。
- 164 幾何原本（天學初函本）5/1/9a。就西洋而論，托勒密之後一千四百餘年；就中國而論，劉徽之後一千三百餘年；此乃開創事的。
- 165 此文增訂徐文定公全集中未收。方輿勝略，外夷，首卷，11a-12b。乾坤體義，卷中 13b-16b。體義本中竄入論地球大於月球前後二段，又頗有訛字，幾不可讀。然以勝略校之，則原文可復得。乾坤體義，據艾撰行蹟，爲利瑪竇與李之藻所同譯以行世。然其書無李之藻序跋，又不具年月。而既以「太史」稱徐光啓，則當編於甲辰 1604 之後。當時李氏於數學已有深詣，何不改正其文中數理之乖舛？此不能使我無疑。參張文虎，舒藝室雜著甲編（覆瓿集本）卷下 26a。將來如得機會能將巴黎所藏之刊本（*Conrant, op. cit.*）
- 166 11/40-41）與四庫本細較，當再爲文論之。
- 167 參上注 70，徐跋二十五言。
- 168 乾坤體義本有注云：「地形之圓乃歐邏巴諸儒千年定論，非竇創爲是說。」
- 169 天學初函本。
- 170 正教奉褒 4b。
- 171 有正書局影印明刻本，1/25a-26a。
- 172 此詩，任光印，張汝霖，之澳門紀略（筆記小說大觀本）下，19a 亦引之，微不同，而九萬里則變爲六萬里。中山教授之利瑪竇傳中亦引此詩，其不同者更甚，且亦作九萬里。我想詩舊作六萬里，當無疑。且李氏之恬致堂集（明刻本）5/12 雖亦竄易詩中數字，其作六萬里如故。
- 173 聖朝破邪集（八卷，明徐昌治輯，成於崇禎中；日本安政乙卯 1855 翻明刻本）3/33a, 37a。
- 174 民國十八年南京中社影印本，下卷 73b-74a。
- 175 31/10b。參李之藻，坤輿萬國全圖序。
- 176 此不在圖中，而在其後之文中。
- 177 上海大東書局石印本，16/3b, 67/2a, 83/1b。我只檢閱了月令廣義及經世實用編，二書。廣義 1/44b 曾引「利瑪竇山海全圖」一條，然無資考證。廣義編得不佳，且多雜迷信之說，我疑其乃戴任所爲，非馮氏原書也。
- 178 光緒二十九年 1903 重校本，12/4a。
- 179 明刻本，13/26b-29b，拘幽書草序，17/45b-46b，繫世與言序。
- 180 借月山房叢書本，3/24a。
- 181 南昌府志 39/15a, 61/36b。

- 182 大泌山房集 12/23b-24b。
- 183 我只得見偶譚一卷，在寶顏堂秘笈中；皆聯語，頗佳。
- 184 劉獻廷，廣陽雜記（畿輔叢書本）25/3b云：曾見三悟書，托名姚廣孝撰。其中悟穴一書乃堪輿家言，而附合地圓經緯度之說。此當是明末書。我想這類書中也許翻有利氏圖，然未暇尋檢。
- 185 15/1a·2a。
- 186 馮應京，山海輿地全圖總序作：「司愛者處之」。天主實義，下，42b作：「司愛欲焉」。
- 187 史記 74/2b：「要其歸，必止乎仁義，節儉，君臣上下，六親之施。始也，濫耳。」自司馬貞已將斷句讀誤。
- 188 Pfister, *op. cit.*, I/73。職方外紀，李序，艾序；據云其圖未刻，然京紳有傳寫者。祁承燾，澹生堂書目（紹興先正遺書本）統志類，有龐迪我，海外輿圖全說二卷。
- 189 天學初函本而外，福建重刻本（Courant, *op. cit.*, I/94），又守山閣叢書，墨海金壺，邊防輿地叢書，等本。
- 190 不得已，I, 66a。Bernard, *La Mappemonde*, etc., 12-13。Alfons Vaih, *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 (Veröffentlichungen des Rheinischen Museums in Köln, 1933), 367, no. 21。
- 191 坤輿全圖，近有天津工商學院翻印本。東洋歷史參考圖證，第十三輯，no. 1033，縮影原刻東半球。坤輿圖說，有順治間刻本，又指海本。參 Pfister, *op. cit.*, I/355; II, "Addenda et Corrigenda", 31。Henri Cordier, *L'Imprimerie Sino-Européenne en Chine* (Paris, 1901), cf. Paul Pelliot 之批評。BFFEO, Vol. III (1903), p. 115。Bernard, *La Mappemonde*, etc., 13。
- 192 坤輿全圖。地球圖說一卷（文選樓叢書本）。Pfister, *op. cit.*, II/817, 820-821: "Add. et Corr.", 42。魚循，易餘齋錄（木犀軒叢書本）6/2b。
- 一九三五，十二月二十八日燕大學生罷課之第十九日

# 利瑪竇對中國地理學之貢獻及其影響

陳觀勝

明朝的末葉，中國境內忽然發生一個很可紀念的現象，就是當時的社會對於西洋地理有很濃厚的注意和興趣。即看當時人士對利瑪竇世界地圖之熱心歡迎就可以證明出來<sup>1</sup>。爲什麼當時有這種趨向呢？照我們看，大概有三大原因：（一）自明正德十二年（西曆一五一七）以後，西洋諸國如葡萄牙西班牙荷蘭等國的人民，繼續到中國來。他們的目的在來中國求貿易。這些外國商人的行爲，從許多方面看，也不能說是恰當的。因爲他們常用威嚇與武力以求達到他們通商的目的。在這種狀況之下，自然而然就會使一般中國人對他們的來意與動機，方法和手段，發生了不能避免的疑問，同時也喜歡知道他們自來國的國情。（二）當時耶穌會教士在中國，有利瑪竇，艾儒略，龐迪我，湯若望，南懷仁等人，這些人對於當時的科學知識和技術，都有相當之認識和介紹。他們不僅是爲中國介紹最新的天文數學和地理學，同時也介紹許多許多關於他們祖國的事實情況。當時社會人士很願意對西洋各國作深一層的認識。這般

傳教士，對他們的好奇和需要，有積極的幫助。這個恰巧的機會來到，國內講述外國地理的書就應運而生了。

（三）耶穌會諸教士們爲要達到傳教的目的，覺得他們先要得到當時學者的敬意；同時，他們深知中國人對學問的崇拜，所以就利用這種崇拜學問的心理，從介紹科學入手，以期達到他們傳教的目的。

當時出版的地圖和地理書，最早的就是利瑪竇的世界地圖。這地圖對中國社會真算是一件開荒介紹品，是中國人歷來所未見過的東西，現在我們把這地圖的內容，細論一下。

我們先把利氏自撰的圖解說明，抄錄在這裏：

地與海本是圓形，而合爲一球，居天球之中，誠如鷄子黃在青內。有謂地爲方者，乃語其定而不移之性，非語其形體也。天既包地，則彼此相應。故天有南北二極，地亦有之。天分三百六十度，地亦同之。天中有赤道，自赤道而南二十三度半爲南道；赤道而北二十三度半爲北道。按中國在北道之北，日行赤道則晝夜平；行南道則晝短；行北道則晝長。故天球有晝夜平圈列於中，晝短晝長二圈列於南北，以著日行之界；地球亦設三圈對於下焉。但天包地外爲甚大，其度廣；地處天中爲甚小，其度狹；

此其差異者耳。查得直行北方者每路二百五十里，覺北極出高一  
度，南極入低一度；直行南方者，每路二百五十里，覺北極入低一  
度，南極出高一度，則不特審地形果圓，而並徵地之每一度廣二  
百五十里，則地之東西南北各一週有九萬里實數也。是南北與東  
西數相等而不容異也。夫地厚二萬八千六百三十六里零百分里之  
三十六分，上下四旁皆生齒所居，渾淪一球，原無上下。蓋在天  
之內，何瞻非天？總六合內，凡足所佇即爲下，凡首所向即爲  
上，其專以所居分上下者未然也。且予自大西洋浮海入中國，  
至晝夜平線，已見南北二極，皆在平地，略無高低；道轉而南過  
大浪山，已見南極出地三十六度，則大浪山與中國上下相爲對待  
矣。而吾彼時只仰天在上，未視之在下也。故謂地形圓，而週圍  
皆生齒者，信然矣。以天勢分山海，自北而南爲五帶：一在晝長  
晝短二圈之間，其地甚熱，帶近日輪故也。二在北極圈之內，三  
在南極圈之內，此二處地居甚冷，帶遠日輪故也。四在北極晝長  
二圈之間，五在南極晝短二圈之間，此二地皆謂之正帶，不甚冷  
熱，日輪不遠不近故也。又以地勢分輿地爲五大州：曰歐邏巴，曰  
利未亞，曰亞細亞，曰南北亞墨利加，曰墨瓦蠟泥加。若歐邏巴  
者，南至地中海，北至歐蘭的亞及水海，東至大乃河墨何的湖大  
海<sup>2</sup>西至大西洋。若利未亞者，南至大浪山，北至地中海，東至  
西紅海仙勞冷祖島，西至河摺亞諾滄<sup>3</sup>，即此州只以聖地之下微路  
與亞細亞相聯，其餘全爲四海所圍。若亞細亞者，南至蘇門答臘<sup>4</sup>  
宋等島，北至新曾白臘及北海，東至日本島大明海，西至大乃河墨  
何的湖大海西紅海小西洋<sup>4</sup>。若亞墨利加者，全爲四海所圍，南北  
以微地相聯。若墨瓦蠟泥加者，盡在南方惟見南極出地，而北極恒  
藏焉。其界未審何如，故未敢訂之；惟其北邊與大小爪哇及墨瓦

蠟呢峽爲境也。其各州之界，當以五色別之，令其便覽。各國繁  
夥難悉，大約各州俱有百餘國。原宜作圓球，以其入圖不便，不  
得不易圓爲平，反圍爲線耳。欲知其形，必須相合連東西二海爲  
一片可也。其經緯線本宜每度畫之，今且惟每十度爲一方，以免  
雜亂，依是可分置各國于其所。東西緯線數天下之長，自晝夜平  
線爲中而起，上數至北極，下數至南極。南北經線，數天下之  
寬，自福島起爲一十度，至三百六十度復相接焉。試如察得南京  
離中線以上三十二度，離福島以東一百廿八度，則安之於其所也。  
凡地在中線以上，主北極則實爲北方；凡在中線以下則實爲南  
方焉。釋氏謂中國在南瞻部洲，並計須彌山出入地數，其繆可知  
也。又用緯線以著各極出地幾何，蓋地離晝夜平線度數，與極出  
地度數相等；但在南方則著南極出地之數，在北方則著北極出地  
之數也。故視京師隔中線以北四十度，則知京師北極高四十度  
也；視大浪山隔中線以南三十六度，則知大浪山南極高三十六度  
也。凡同緯之地其極出地數同，則四季寒暑同態焉；若兩處離中  
線度數相同但一離于南一離于北，其四季并晝夜刻數均同，惟時  
相反，此之夏爲彼之冬耳。其長晝長夜，離中線愈遠，則其長愈  
多，余爲式以記于圖邊。每五度其晝夜長何如，則西東上下隔中  
線數一則皆可通用焉。用經線以定兩處相離幾何辰也。蓋日輪一  
日作一週則每辰行三十度；而兩處相離三十度，並謂差一辰。故  
視女直離福島一百四十度，而緬甸離一百一十度，則明女直于緬  
甸差一辰，而凡女直爲卯時，緬方爲寅時也。其餘倣是焉，設差  
六辰則兩處晝夜相反焉。如所離中線度數又同而差南北則兩地人  
對足底反行。故南京離中線以北三十二度離福島一百二十八度，  
而南亞墨利加之瑪八作離中線以南三十二度離福島三百又零八

度，則南京於瑪八作人相對反足底行矣。從此可曉同經線處並同辰，而同時見日月蝕矣。此其大略也，其詳則備于圖云。

利瑪竇撰

地圖上還有好些論及天文和日曆的地方，但因為這些材料與現在的總題沒有多大的關係，故不贅論。對於五洲各國的情形，圖上亦有附註描寫，雖然不很詳細，但是很值得我們注意的。我們先看關於歐羅巴洲的那一段，然後再把其餘的四大洲——利未亞，南北亞墨利加，亞細亞，墨瓦蠟泥加先後加以述說與批評。

I 歐羅巴洲：按利瑪竇的地圖，此洲共有三十餘國，重要的佛郎机，(Portugal)；以西把尼亞，(Spain)；佛郎察 (France)；諸厄利亞，(England)；入爾馬尼亞，(Germany)；意大利亞，(Italy)；沒斯箇末突，(Muscovite-Kingdom)；蘇亦齊 (Sweden)；諾爾勿入亞 (Norway)；厄勒齊亞 (Greece)；羅馬尼亞，(Roumania)；波羅尼亞 (Poland) 等國。洲之西南北皆海，冰海，(Arctic Ocean) 波的海 (Baltic Sea) 在北；大西洋 (Atlantic) 在西；地中海 (Mediterranean Sea) 墨何的湖 (Sea of Azov)，大海 (Black Sea) 在南。意大利亞南的西齊里亞 (Sicily) 有大

火山，晝夜不滅。歐洲土地甚肥沃，產五穀百菓，所製葡萄酒美酒很享盛名，地藏五金，海中有琥珀。人民多信奉天主教，喜歡研究天文性理諸學。此洲商業也很發達，商人踪跡遍寰宇。但在這描述裏面，利氏同時說了幾件很怪的事情。如講地中海時，他說這海有一種怪魚，魚若貼在船後，船就不能駛動。又說歐洲北方有個矮人國，人民不過一尺高，五歲就生子，八歲就老了。以上是利氏講歐洲的大略，現在為了方便讀者起見，我們不妨把利氏原文抄錄如下：

(歐羅巴洲)：此歐羅巴有三十餘國，皆用前王政法，一切異端不從，而獨崇奉天主教。凡官有三品，其上主與教化；其次判理俗事；其下專治兵戎。土產五穀，五金，百果；酒以葡萄酒為之。工皆精巧。天文性理，無不通曉。俗敦實，重五倫。物業甚盛，君臣康富；四時與外國相通，客商遊遍天下。去中國八萬里，自古不通，今相通近七十餘載云。<sup>5</sup>

關於歐洲幾個地方，附註也有點描寫。<sup>6</sup>

(A, 地中海)：此海有一種咽机那魚，長尺許，周身皆刺，而有大力，若貼船後雖順風不能動。海濱產蠟里于樹，其木不畏火，可為屯寨。<sup>7</sup>

(B, 諸厄利亞，按即英國)：諸厄利亞無毒蛇等虫，雖別處携去者，到其地即無毒性。<sup>8</sup>

(C, 意大利亞, 按即意大利國) 「此方教化王不娶, 專行天主之教在邏馬國。歐羅巴諸國皆宗之。」

(D, 西齊里亞, 按即西西利島) 「此島有二山, 一常出大火, 一常出烟, 晝夜不絕。」

(E, 入爾馬尼亞, 按即德國) 「入爾馬尼亞諸國, 共一國王, 非世及者, 七國之王子中, 常共推一賢者為之。」

「入爾馬尼亞海出琥珀, 生石上, 如石乳, 然多在海濱, 金色者為上, 藍次之, 赤最下。」

(F, 矮人國?) 「國人男女長止尺餘, 五歲生子, 八歲而老。常為鸚鵡所食, 其人穴居以避, 每候夏三月出窺其卵云。以羊為騎。」

利未亞洲：利氏關於利未亞的描寫，不甚詳細。他說北方有大山大河：大山指亞大臘山 (Atlas Mts.)，高的被人稱為天柱。大河指埃及的尼羅河 (Nile River)。因為這尼羅河每年泛漲一次，灌溉河邊兩岸流域至數十里之多，所以埃及就成為非洲最富饒的耕地。此洲雨水不多。人民色黑。有一處地方的土人，男女皆裸體，僅掩其口。還有一處，土人睡時不會做夢。洲中怪禽獸很多，有一種還可出香汗，歐洲人往往設法來攫取這汗作為香料之用。

以下是利氏原文：

(利未亞洲 按即亞非利加洲) 「利未亞最多虎豹獅子禽獸之類，有貓出汗極香，以石拭汗收香，歐羅巴多用之。」

(A, 尼羅河 按即尼羅河) 「天下惟此江至大，以七口入海，其國盡年無雲雨，故國人精於天文。其江每年次泛漲，地甚肥澤，如糞其田，故國人種之五穀以一收百，國稱富饒。」

「中有七百洲，最大者未羅郭有城沿河名門菲 (按即 Memphis) 此城為天下極大，城行十日程，地產寶石烏木。」

(B, 亞大臘山 按即亞德拉斯山) 「天下惟此山至高，四時天晴，無風雲雨雪；即有，皆在半山，下望之不見頂，土人呼為天柱云。其人寐而無夢，此最奇。」

(C, 亞察那入?) 「亞察那入，其人色帶青，背背瘦體，惟掩其口，或以布，或以葉掩之，如我輩閉藏陰陽者然，一大異也，惟食時僅一露口耳。」

(D, 鐵島?) 「此島無水泉，惟一大樹，葉恒不落。每日沒，即有雲抱之，日出即散。土人于樹根挖一池，雲降成水，人畜皆資焉。」

(E, 馬拿莫?) 「馬拿莫有獸，首似馬，額上有角，皮極厚，偏身皆鱗，其足尾如牛。」

(F, 大浪山角 按即好望角) 佛郎幾商曾駕船過此海，望見鸚鵡地而未就船。」

(G, 木島?) 「木島去波爾杜瓦爾半月程，樹木茂翳，地肥美。波爾杜瓦爾人至此焚之，八年始盡，今種葡萄酒絕佳。」

(H, 研麻蠟?) 「此地俱近日，故國人身盡黧黑，不服衣

裳，髮皆捲短，土不產鐵，而產金，銀，象牙，犀角，寶貝之類。

南北亞墨利加洲：利氏說，此洲的國家人民風俗還未經詳細的審定，所以關於這洲的各種情形，他不能多加描寫。但講南亞墨利加洲那一部份有些值得我們注意的材料。按利氏圖，此洲南部有孛露 (Peru)；智里 (Chile)；伯西兒 (Brazil)；金加西蠟 (Castilia Deloro)；坡巴牙那 (Popayan)；巴大溫 (Patagonia) 等國。洲內礦業頗富，以金銀礦為最多。有蘇木，巴爾沙樹，菓蔬等品。土人文化未開，以結繩記事。有的不作房屋，鑿穴而居；有些還好吃人肉，但專吃男人，不吃女人。又有一處的主人差不多身高一丈。亞墨利加洲北部的人民，多數以漁獵為生，深居山內；他們平時互相爭殺，吃魚和蛇，蟻，蜘蛛等虫，以獸皮作衣服穿。

以下是利氏的原文：

(南北亞墨利加洲) 南北亞墨利加并墨瓦蠟泥加，自古無人知有此處。惟一百年前，歐邏巴人乘船至其海邊之地方知。然其地潤而人蠻猾。迄今未詳審地內各國人俗。

(北亞墨利加) 自農地至花地，其方總名曰甘那托兒。然各國有本名。其人醇善，異方人至其國者，雅能厚待。大約以皮為裘，以魚為業。其山內餘人，平年相殺戰奪，惟食蛇蟻蜘蛛等虫。

(A, 墨是可) 墨是可地產各色鳥羽，人輯以為畫，山水人物，皆妙。

(B, 冰海之島) 此處寒凍極甚，海水成冰，國人以車馬度之，鑿開水穴，多取大魚。因其地不生五穀，即以魚肉充飢，以魚油點燈，以魚骨造房屋舟車。

(南亞墨利加) 南亞墨利加，今分為五邦，一曰孛露，以孛露河為名；二曰金加西蠟，以所產金銀之甚多為名；三曰坡巴牙那，以大郡為名；四曰智里，古名；五曰伯西兒，即中國所謂蘇木也。其至南又有巴大溫地方，其人長八尺，故謂之長人國。皆無文字，以結繩為治。

(A, 伯西兒 按即巴西國) 伯西兒此言蘇木。此國人不作房屋，開地為穴以居。好食人肉，但食男不食女。以鳥毛織衣。此處有獸，上半類狸，下半類猴，人足鼻耳，腹下有皮，可張可合，容其所產之子，休息其中。

此處人臥無床褥，但結繩為網，旁高，中窪，兩頭以木樁掛之，偃臥其中，行即為轎。

(B, 孛露 按即秘魯) 產香，名巴爾娑摩。樹上生油，以刀割之，油出，塗尸不敗。其刀所割處，周十二時即如故；如德亞國亦有之。

此地不知耕種，自多菓蔬，人皆仰給。

此山多銀礦。

(C, 巴大溫 按即 Patagonia) 其國人長不過一丈。男女以各色畫而為飾。

(D, 黑瓦蠟泥峽) 黑瓦蠟泥係佛郎幾國人姓名。前六十年始過此峽，并至此地，故歐羅巴士以其姓名名峽，名海，名地。

IV 亞細亞洲：按萬國全圖的內容，亞細亞的重要國家有應帝亞 (India)；葛刺比亞 (Arabia)；如德亞 (Judea)；北地 (現在的 Siberia)；韃靼 (Tartary)；女直 (即女真)；古丘茲國；日本；大明；爪哇 (Java)；蘇門答刺 (Sumatra)。重要的河流為大乃河 (Don River)；勿爾瓦河 (Volga River)；歐法蠟得河 (Euphrates River)；身毒河 (Indus River)；安義河 (Ganges River)；黃河，揚子江。洲之北部氣候非常寒冷，要用火燒化了冰才有水喝。極北的地方，一年中祇有半年可看見太陽，半年全不見太陽。南方島嶼甚多，歐亞往來的商船，多經過這些島嶼的。在這巨洲之內，物產非常豐富，五穀五金皆備，海中有各種珍珠寶石。人民多以種田打魚開礦為生。北方洲民因天氣太冷，故多以獸皮為衣禦寒；南方如應帝亞等國的人民，則因地近赤道，多數不穿衣服；但有一處，人民却以魚皮為衣。房屋有很多種，韃靼國的人，則以車為室，隨時遷移；舊港的人，則在浮筏上，蓋木屋而居。關於各處的風俗，北地有一種土人，

不埋死者，祇用鐵鏈把尸骸掛在樹上。這些人還有一個更奇怪的習慣，就是父母年紀老時，他們的兒子就把他們殺食。因為做兒子的，寧願把父母的肉吃了，藏在自己的肚子裏，而不願意把他們棄在荒山，任鳥獸的啄食。還有一種人，專門在夜裏作事的；白天裏他們藏著不出來，到夜裏才起來作事。這種人長得很古怪：耳，目，鼻，都與人同，但他們的口却在腦袋上頭，而且吃蛇充飢。

這是利氏講亞細亞洲的大略。以下是他的原文：

(A, 應帝亞 按即印度) 應帝亞，總名也。中國所呼小西洋。以應多江為名，一半在安義江內，一半在安義江外。天下之寶石寶貨，自是地出。細布，金銀，椒料，木香，乳香，藥材青朱等，無所不有。故四時有西東海商在此交易。人生黑色，弱順，其南方少穿衣。無紙，以樹葉寫書，用鐵錐當筆。其國王及其各處言語不一。以椰子為酒。五穀，惟米為多。諸國之王皆不世及，以姊妹之子為嗣；其親子給祿自贖而已。

此處有草馬良獸，不飲不食，身無定色，遇色借映為光，但不能變紅白色。

(B, 葛刺比亞 按即阿拉伯) 乳香產于此地，其樹甚小，他處則無。又產一藥名也爾刺，塗尸不敗。

(C, 如德亞之死海) 此海無所產，名為死海，然水性常浮，人溺其中不沉。



如德亞。天主降生於是地，故人謂之聖土。

(D, 女人國?) 舊有此國，亦有男子，但多生男即殺之，今亦爲男子所併，徒存其名耳。

(E, 北高海) 按即裏海。此水甚浩蕩，不通大海，故疑爲海，爲湖。然其水鹹，則姑謂之海。

(F, 忽魯謨斯) 按即Ormus。忽魯謨斯，地無草木，其牛羊駝馬，皆食海乾魚。山連五色，皆鹽也，取之鑊爲器皿之類，食物就用而不必加鹽。產珍珠，寶石，龍涎。

(G, 北地) 按即現在之西伯利亞。兩沙爾馬齊極寒，人衣獸皮，不露面，只露口眼。食馬血。風俗朴實，犯竊者即殺之。

此國死者不埋，但以鐵鏈掛其尸于樹林。

人身牛足。水曰瓠觚河，夏秋水厚二尺，春冬水澈底。常燒器消水，乃得飲。

其人夜遊晝隱，身剝鹿皮爲衣；耳，目，鼻與人同，而口在頂上，噉鹿及蛇。

此國俗；父母已老，子自殺之而食其肉，以此爲恤雙親之苦勞，而葬之于已腹，不忍棄之于山。

地嚴寒，水出大魚，又多黑白黃貂鼠，其人最勇。

上下濕，多霧氣而寒。人尙勇，不爲奸竊。

其人甚長而衣短，只有猪，無別畜。人輕捷，一跳三丈。又能浮水，履水浸腰，與陸走不異。

地多積雪，人騎木而行，以防坑陷。捕貂爲業，衣魚皮。

(H, 韃靼) 按即Tartary。韃靼地方甚廣，自東海至西海皆

是。種類不一，大概習非，以盜爲業。無城郭，無定居，駕房屋于車上，以便移居。

其人鬚首，披皮爲衣。不鞍而騎，善射，遇人輒殺，而生食其肉。其國三面皆室韋。

(I, 古丘茲國?) 古丘茲國，元嘗分建諸王于此。

(J, 奴兒干都司?) 奴兒干都司，皆女直(即女真)地，元爲胡里改，今設一百十四衛二十所。其分地未詳。

(K, 關於北水海中之島，有這樣的描寫)，此地之北極者，半年有日光，半年無日光，故以魚油點燈代日。寒凍極甚，人難到此，所以地之人物未審何如。

此處潮水甚急，天雖極冷，而水不及凝凍。

(L, 朝鮮) 朝鮮乃箕子封國。漢唐皆中國郡邑。今爲朝貢屬國之首。古有三韓，穢貊，渤海，悉直，靉洛，扶餘，新羅，百濟，耽羅等國，今皆併入。

(M, 日本) 日本乃海內一大島。長三千二百里，寬不過六百里。今有六十六州，各有國主，俗尙強力，雖有總王，而權常在強臣。其民多習武，少習文，土產銀，鐵，好漆。其王生子，年三十，以王讓之。其國大抵不重寶石，只重金銀，及古器。

(N, 大明國) 按即中國。大明聲名文物之盛，自十五度至四十二度皆是。其餘四海朝貢之國甚多。此總圖略載嶽，瀆，省，道，大略；餘詳統志，省志，不能殫述。

(O, 關於南洋群島，萬國全圖亦有說及) 大泥出極大之鳥，名爲尼基，有翅不能飛，其足如馬，行最速，馬不能及；

羽可爲盛饗，膽亦厚大，可爲杯。李露國尤多。」

「舊港地扼諸蕃之會，商舶合湊，富饒。其民沿海架筏，蓋屋而居，覆以椰葉，移則起樁而行。其土沃，倍於他壤。有尼白樹酒，比椰酒更佳。倭國如占城，大泥等，皆有之。」

「此處海島甚多，船甚難行。其地出檀香，丁香，金銀香，安息香，蘇木，胡椒，片腦。」

「滿刺加（即 Malacca）地常有飛龍繞樹，龍身不過四五尺，人常射之。」

「此地名爲新入匯（按即 New Guinea）因其勢貌利未亞入匯相同。歐羅巴人近方至此，故未審；或爲一片相連地方，或爲一島。」

「爪哇（按即 Java）元兵曾到擒其王，其地通商船極多，甚富饒。金，銀，珠寶，琺瑯，瑪瑙，犀角，象牙，木香等俱有。」

「此島（按即蘇門答刺）古名大波巴那<sup>11</sup>，周圍共四千里，有七王君之。土產金子，象牙，香品甚多。」

（P，于闐 按即 Khotan）「于闐東積石，又東爲流沙。人行無跡，故往返皆迷，聚骸以識道。無水草，多熱風。」

從以上的描寫，我們可以看出萬國全圖的內容未免有好些神話與傳說。像圖中對於歐洲矮人國，亞洲之北地，南亞墨利加之伯西兒之記載，大概都是神話傳說一流的東西。然而我們不能因這種的缺點而詬病萬國全圖。因爲這一類的缺點，並不是利瑪竇一個人憑空造出

來的，而是當時普通社會所構成的。那時代，正是西歐科學開化之時，科學之智識還是很粗淺的，它的勢力還是很薄弱，就是說，它的勢力還不能夠打破當時社會一切普遍的神話與迷信。

但是，我們不要因這些不要緊的毛病而忘記了萬國全圖重要的貢獻。倘若我們把地圖中的附註仔細的研究一下，我們就可以了然這地圖實在是一個把西洋地理學介紹到中國來的先鋒，現在我想把這萬國全圖所貢獻給當時的中國的新地理智識，一一述之。

（一）實地測量：在中國地理學的歷史上，用近代新科學的方法和儀器來做實地測量的第一人恐怕就是利瑪竇。他沒到中國以前，對實地測量已經發生了興趣，所以他在航行中，沿路都測量當地應在的經緯線度，和注意赤道中觀望南北極與平地比較的現象。到中國後，他繼續做這種地方經緯考查的工作；他利用窺看月蝕以求當地應攔在地圖何方。他這樣把所得到的測量結果，和經緯的意義公開發表，以供給國內學者之參用，實是一個重要的貢獻。因爲當時中國地理界雖然略知國內大城的方位，但他們不知確定這些地方的經緯度數。西洋地

理界早已採用經緯度數來指定一個地方的位置，所以他們地圖上各處的地位與各地的互相關係，使人一看，瞭如指掌。利氏在圖內就把這經緯線的意義與用法介紹給中國地理界。他說：『……其經緯線本宜每度畫之，今且惟每十度為一方，以免雜亂，依是可分置各國于其所。東西緯線，數天下之長，自晝夜平線為中而起，上數至北極，下數至南極。南北經線，數天下之寬，自福鳥起為一十度，至三百六十度復相接焉。試如察得南京離中線以上三十二度，離福鳥以東一百廿八度，則安之於其所也。凡地在中線以上主北極，則實為北方，凡在中線以下則實為南方焉。』試看利氏測量地方所得的經緯度數，與現在那地方的經緯度數互相比較後的相符性，就可知道利氏這個貢獻是怎樣的要緊了。

地名	利氏緯線	利氏經線	現在緯線	現在經線
北京	四〇	一一一	四〇	一一六
南京	三二	一一〇	三二	一一九
大同	四〇	一〇五	四〇	一一三
廣州	二二	一〇六	二三	一一三
杭州	三〇	一一三	三〇	一一〇
西安	三六	九九	三四	一〇九
太原	三七	一〇四	三八	一一三

濟南 三七 一一一 三七 一一七 12

(二)地名的譯定：利氏世界地圖第二個重要貢獻，我個人以為是利氏關於地名，海名，和其他地理學專用名詞首次用中文加以審定；所以後來的地理學者得以採做沿用，一直到現在，還依樣的沿用不止。這可以算是中國地理名詞無形中得以統一，並且還省却許多地理學者重複的工作。以下的表，可以證明利氏當時譯定了多少的地理名，以供後人不斷的沿用：

利氏地圖	殷祖英 世界地理	董文，高松岑 外國地理	王鍾麒 世界地理
亞細亞	亞細亞	全上	全上
歐羅巴	歐羅巴	全上	全上
亞非利加	阿非利加	全上	全上
亞墨利加	亞墨利加	全上	全上
地中海	地中海	全上	全上
泥羅河	泥羅河	全上	全上
羅馬尼亞	羅馬尼亞	全上	全上
羅馬	羅馬	全上	全上
那波里	那波里	全上	全上
古巴	古巴	全上	全上
牙買加	牙買加	全上	全上
加拿大	加拿大	全上	全上
南北極	南北極	全上	全上

北極圈	北極圈	全上	全上
地球	地球	全上	全上
經緯線	經緯線	全上	全上
冰洋	冰洋	全上	全上
大西洋	大西洋	全上	全上
赤道	赤道	全上	全上

(二) 歐洲地理學界當時最近的發現：在歐洲歷史上，十五與十六世紀常被稱為探險的時期。因為這兩世紀，正是歐洲航海家屢次冒險去尋找新大陸的時候。這種探險的趨向，大概有兩個重要動機；一是經濟的，一是宗教的。經濟的原因是這樣：在五大洲之中，歐洲是最小的；因為它地窄人多，本洲自己不能出產足量的物品，所以在在仰給于外來品。例如絲，香料，金，銀，藥，綿花，寶石等物，在當時亞細亞出產的最多，歐洲人須仰求于亞洲。當時的歐亞交通還算不壞，有海陸兩條路線可走，商人多半是意大利亞與亞刺伯人，所以歐亞間的貿易，不難溝通。在十五世紀末葉，土耳其國慢慢併吞小亞細亞諸國，後來它又把兩條通商的路線阻塞了，使西歐無法去買他們所需要的東方物品。因此，西歐人民，當然努力去探求一條新的路線。其次，恰巧這時

候，基督教正要往外發展。從歷史的立場上看，基督教可說是一個最要往外發展的宗教；它常常要進行它的宣傳的工作。到了十五世紀，歐洲各國可以說是完全基督教化了。南歐的回教徒，在這時也都被趕走了。基督教的傳教士，也適逢其會的加入當時那種探險的工作，到新的地方去宣傳他們的教義<sup>13</sup>。在這個探尋新大陸期內，葡萄牙，西班牙，荷蘭，英國先後分頭派他們的航海家出去求新地域。經過一百多年的時間，南北亞墨利加洲，非洲南半部，及大海中的很多的島國，都被這些冒險家先後發現了。所以利瑪竇能把這些最近發現的地方，都列入圖上，而再加上大略的說明。

(四) 世界地圖的認識：中國到那個時代為止，沒有產生過一個具體的全世界地圖。雖有憑空捏造的，並不是一種具有科學根據的材料。同時，中國學者雖然聽過中國之外還有旁的國，但究竟不知道它們位在中國的何方，風土文物又如何。利瑪竇鑒於當時中國社會對世界地理學知識的缺乏，便趁機會把當時天下萬國的方域情況，文物，風俗，盡量的介紹過來，使中國社會大開眼光，了然中國和外國在地理上的關係，大陸和海洋的關係。

(五)五大洲的觀念：利瑪竇對這點在萬國全圖內說得很清楚。以下是他的說明。『……以地勢分與地爲五大洲，曰歐羅巴，曰利未亞，曰亞細亞，曰南北亞墨利加，曰墨瓦蠟泥加。若歐羅巴者，南至地中海，北至臥蘭的亞及水海，東至大乃河墨何的湖大海，西至大西洋。若利未亞者，南至大浪山，北至地中海，東至西紅海，仙勞冷祖島，西至河摺亞諾滄。……若亞細亞者，南至蘇門答臘呂宋等島，北至新曾白臘及北海，東至日本島大明海，西至大乃河墨何的湖大海，西紅海小西洋。若亞墨利加者，全爲四海所圍，南北以微地相聯。若墨瓦蠟泥加者，……其界未審何如，故未敢訂之。』

(六)地球圓說：關於地球的形體是圓的一說，利氏用自己的經驗來證明。他說：『……且予自大西浮海入中國，至晝夜平線，已見南北二極皆在平地，略無高低。道轉而南過大浪山，已見南極出地三十六度，則大浪山與中國上下相爲對待矣。而吾彼時只仰天在上，未視之在下也，故謂地形圓，而週圍皆生齒者，信然矣。』同時他在地圖上也畫了幾個小圖，來形容他的說法。

(七)地帶的分法：萬國全圖還有一點可注意的，就是

那段關於世界地帶的描寫。以下就是利氏解釋五帶的那一段。『……以天勢分山海，自南而北爲五帶。一在畫長畫短二圈之間，其地甚熱，帶近日輪故也。二在北極圈之內，三在南極圈之內，此二處地居甚冷，帶遠日輪故也。四在北極畫長二圈之間，五在南極畫短二圈之間，此二地皆謂之正帶，不甚冷熱，日輪不遠不近故也。』

以上就是利氏地圖所介紹與中國社會知道的西洋地理智識。然而，講到這裏，我們不能不指出利氏地圖有兩個很重要的毛病。第一，就是利氏論經緯線每度里數多少之錯誤。利氏最後算定謂每度爲二百五十里。但實際上每度祇有一百九十四里餘。這個錯誤的原因，洪煨蓮先生在本期所發表的考利瑪竇的世界地圖一文中已經提到了。第二便是利氏所承認的宇宙論之錯誤。圖上的說明中有謂『日輪一日作一週』。在大圖西北邊角，利氏又畫成兩個小圖來形容日蝕和月蝕的定律；而兩圖所表示的，地球位居宇宙中間，日月都是環繞地球而走的。這一個日月繞地運行的宇宙論，是羅馬帝國時代一個著名的天文地理學者托臘米 (Ptolemy) 所創說的。在托氏以前

四百多年，有一位希臘天文家亞力斯打格斯（Aristarchus）曾發表過地球繞日之論<sup>14</sup>，但一直就沒有人肯相信他，而托臘米的日繞地球說却獨霸於中世紀的科學講壇。一直到了十五世紀才有一個人開始重新作翻案的說法，這個人便是波蘭國的卡貝尼卡斯（Copernicus 一四七三—一五四三）。卡氏對托氏的宇宙論嚴加批評，並舉出很多的證據來闡明他所擁護的宇宙論。按卡氏的說法，地球和其他的星球皆環繞太陽而行，居宇宙的中間者不是地球而是太陽。卡氏當時深知他這個宇宙論一出，是不會受那些篤信聖經的天主教徒所歡迎的；所以他生前沒有怎樣公開發表過，而於臨死時，才把他的傑作，星環行律（De Revolutionibus Orbium Coelestium）囑咐他一個門生去付印。這書出版時間是在一五四三年<sup>15</sup>。很奇怪的，就是利瑪竇雖則生在卡氏之後，但他的宇宙論則仍不出托氏之門。利氏本人的訓練，仍囿於當時天主教徒以地球為宇宙中心之成見，不信卡氏的地繞日行說，所以他未有把歐洲當時最新發明的宇宙論及早介紹給中國。不過我們也不必深怪利氏，就是歐洲自身，直至大半個世紀過了，加里利奧（Galileo）從他自創的精

密的望遠鏡證明確定地繞日行之說時，還受時代不斷地痛詆為狂言妄說呢。

上面已經說明利氏地圖和所附帶着那一套地理智識的大略了。現在我們要問，這個世界地圖對中國當時和後來的地理學研究上有怎樣的影響？當時智識界的一部份對這圖會表示過怎樣的態度？洪煊蓮先生本期發表的利瑪竇的世界地圖一文已經很詳細地，很充分地告訴我們以那時的真相。按洪先生所考得的史料，我們知道利氏大概無論到什麼地方，都有畫世界地圖贈送與人，和應承給人畫圖的事實。這些得他送圖或得他答應畫圖的人差不多都是當地的達官顯宦。在肇慶時，按察司副使王泮會將利氏贈他的圖付刻多份來轉送友人。在那時，中國人得觀那樣新式的世界地圖還是第一次。而且看見的又不止王泮一人，可知世界地圖那時已經引起不少人的注意了。後來應天巡撫趙可懷從利氏在南雄相識過的同知後來做鎮江知府的王應麟那裏得見利氏的世界地圖，便生奇慕，立刻在蘇州把地圖摹鑄石上紀念。最可笑的，趙氏刻石時，並不道及畫圖的是利瑪竇；及趙氏把這地圖的拓本送給南京王忠銘尙書時，王氏忽然記起利

神甫也曾讓他看過一個類似的地圖；王氏於是對利氏說中國早已有人發表過他所介紹的地圖了。

趙可懷勒石的前後，利氏圖在南昌也許有過一次以上的摹刻和編製。不過這種工作的遺跡不甚明顯，因而影響考據的線索不大分明。然而利氏逗留南昌三年以上的時間，中間一度曾把交友論和世界圖誌獻與建安王多燯是段真事；可惜這本世界圖誌至今還不知下落。

到了南京，利氏巧識吏部主事吳中明，以吳氏的賞識，利氏的科學介紹工作立刻交了好運。吳氏請利氏把廣東刻本的地圖重加修訂；既增大篇幅，復添譯注釋。吳氏把這個修訂好的圖延巧工去刻，自己又賣力氣去寫一篇序文；又將此圖置衙門中，任人參觀，欲印者不禁。因此，這圖當時便風行起來，賞識者的範圍也因之增大，就是澳門日本等處，也有人收到這些印本。

不過利氏到底要到北京來才算還了他的心願。頭一回的不得志使他折回，他在南京逗留了些日子他還是要入京。到京三日後，他有貢獻上皇帝，貢物之中有萬國圖誌一冊。他在北京久居後結識了不少當時的權貴，而最熱心幫忙他做學問介紹工作的，李之藻而外有馮應京。

馮應京是當朝的重要人物，由戶部主事擢湖廣僉事，因太監陳奉案落難，由武昌被解到京下獄。入獄前利氏去見他，其後就成了很相契的摯友。世界輿地二小圖就是馮氏所刻的。從政治上說，馮氏的地位雖已失掉，然而以他人格之偉大，政績的賢明，大為人心所歸。從學問的立場看，這位「學求有用，不事空言」的怪傑實有影響於利氏西學之介紹不少。刻書，作序，刻圖而外，馮氏且進一步而研究利氏所介紹的宗教。馮氏的聲望既不凡，則其文章對當時的化力自屬不淺了。

李之藻是一個本來有地理癖的才士，他年青時曾對中國本國地理下過一番用功的研究，做過十五行省的圖誌。以他這樣的志趣，得遇利瑪竇這樣一個有世界地理學識的人，正像魚之得水，無往非樂矣。李氏既得投所好，交所知，遂「勤事此學」。大概他對這個千載一時的機會不肯放過，對這套珍寶似的新地理學有作大規模介紹的計劃。所以他「先着手之事」則為「重刻世界地圖」。他既以這個地理研究為他公務之餘一件新消遣事業，又以他官居高位而交遊衆廣，則他的刻印地圖當然成爲那時一段絕好新聞了。據利氏本人的敘述，李本的

圖樣較以前所刻的又增大些，內容又『更有所增益』。利氏之序文，於介紹地圖而外，對數理及諸星均有所解釋；李氏和他的朋友都有撰序。這樣一來，不只李氏本人將圖『遍贈其友』，『他人亦有送紙來印者』，鬧的『合之不下數千本』還不夠，因而惹起刻工『私梓一版』，乘機圖利。這樣還不足以應四方的需求，天主教徒李應試的版刻遂應命而生<sup>16</sup>。

現在我們討論李氏的原序：

李氏在這圖的序文上說什麼呢？他說，世界地圖有些記載與中國舊地理書的記載有互相彷彿的地方，如利氏所謂地是圓的，彷彿蔡邕釋周髀所說『天地各中高外下』，又如渾天儀注說：『地如鷄子中黃孤居天內』等語。關於各處晝長夜短之說，他謂元人之書已經記載這道理了。然而李之藻自己也覺這萬國全圖和它的說明，有幾件是中國人向來不知道的。例如關於地海相附，地球上各處都有居民，他覺得是件很新異的事。他說『惟謂海水附地，共作圓形，而周圍俱有生齒，頗爲創聞可駭。』同時李之藻覺得利氏將地形截畫南北半球是中國從所未見的畫圖新花樣。他說『別有南北半球之圖橫剖

赤道，直以極星所當爲中，而以東西上下爲邊，附刻左方，其式亦所創見』。李之藻雖然說萬國全圖的內容有些地方彷彿中國古書的記載，又也會指出元人曾經做過地勢測量的工作，但他亦深知這些記載和工作的缺點頗多，遠比不上西洋人那種用科學測量與實地觀察所得到的材料那樣確實可靠。所以他覺得利氏的地圖是很有價值的。他深敬西洋人『梯山航河，到處求測』，基於自身觀察實驗來做學問的那種精神。他很佩服利氏之爲人，又曾瀏覽過利氏自歐洲帶來的天文地理書籍，自然也聽見過利氏本人和其國人的『遠遊』經驗。他覺得利氏的學問是有所本的。他說：『西秦子汎海，躬經赤道之下，平望南北二極，又南至大浪山，而見南極之高出地至三十六度。古人測景會有如是之遠者乎？其人恬澹無營，類有道者，所言定應不妄。又其國多好遠遊，而會習于象緯之學，梯山航海，到處求測，蹤逾章亥，算絕撓隸。所携彼國圖籍，玩之最爲精備。夫亦奚得無聖作明述焉者！異人異書，世不易遶……』。由此可知李氏對利氏之敬仰，和對新科學之崇拜程度爲何如了。

從以上的情形，我們不能不承認利氏圖在當時當地的



影響勢力很不算小。從利氏所認識的朋友起，而當時的天主教徒，而當時的學者，而當時的政官，甚至於當時的皇帝，都曾直接或間接地知道他所講的世界地理奇聞，和他畫作的世界地圖形樣。他們不祇多增世界地理的知識，同時對於本國的地域概況，和中國在世界地理上的地位，與乎對鄰邦的關係，都比從前作更深一層的認識。現在我們要問，利氏圖究竟爲什麼有這樣的勢力呢？我們在上文已提到幾樣環境的原因，說利瑪竇之來中國適逢其會。然而我們不要忽略利氏個人人格和他不斷的努力，有以使他的圖能夠在當代風行一時。他以一個傳教士出身，有他的宗教事業要做；但無論他怎樣忙，他不肯錯過一個可以介紹學問與中國人知道的機會。他於每次被人延請講學或畫圖時，都不以拒絕；無論他怎樣不能立即應請，他總是盡力找時間去幹的。故此我們順着利氏在中國經行的足跡，在在都可以找出他作地理學介紹的痕迹。如澳門，肇慶，南雄，南昌，句容，南京至北京——當時的京師——都有。還有當注意的是，利氏一方面努力於把西洋的新地理知識教人，同時也努力於自身對中國學問的研究。因爲他對漢學有相

當的注意，他明白中國的需要更深。他有不自私的精神，所以他的工作是使人佩服的。他自身既是一個精細的人，又受過相當的科學訓練，故此他每次畫一個圖，都在那裏力求進步。對於以前的錯漏，他勤事改正；對於以前未知而後來發現的見識，他力求增添。因爲他抱着一個這樣認真做學問的態度，我們不難明白他的成功不是偶然的。

很不幸的，利氏的影響，到了清初便大受打擊而中斷了。我們試看下列幾項證明便知道：

康熙癸亥年（西曆一六八三）陸次雲<sup>17</sup>著了八紘譯史。陸次雲大概是也曾見過利瑪竇及後來耶穌會教士所著的地理書的。因爲這八紘譯史講外國那一部份，完全是抄襲艾儒略的職方外紀，或職方外紀的副抄本或片段。陸氏書中的錯誤也很多，特別是論諸國地位那一段。陸氏並且也不用五洲之說，他分外國做三部份，一是西部，即歐羅巴，一是南部，即亞非利加，一是北部，即亞墨利加。此中的描寫也不以洲爲本位。所以他講亞細亞北部之後忽然插入南亞墨利加之字露，而不說明字露是在亞細亞洲之外。總之，這八紘譯史的著者雖然好像看見過

利氏和其他教士們的地理書，但他完全不明瞭書中內容，以致不會利用書中的材料。四庫全書總目錄批評陸氏書曾直說『是書專錄荒外諸國古事，皆採撫史傳，複見不鮮；近事多據瀛涯勝覽職方外紀諸書，亦多傳聞失實。……後附譯史紀餘四卷，……亦皆耳剽之談，不為確據。……』<sup>18</sup>

利氏地圖雖流行于一時，但不久就不受學者的注意了，所以後來有些著地理書的人簡直沒有利用利氏所介紹的材料。像顧炎武那樣學問淵博的人，他就沒有利用世界地圖。他的天下郡國利病書裏頭講佛郎機國時說『佛郎機國在爪哇南，古無可考，……素不通中國，正德十二年駕大舶突至廣州澳門，銃聲如雷，以進貢請封為名……先年潛遣火者亞三假充滿刺加國遣禮使臣，風飄到澳，往來窺伺熟我道途，略買小兒，烹而食之。』<sup>19</sup>從這一段，我們可知顧炎武自己不會看過利氏的地圖。倘若看過，他也許還是覺得它不可靠；要不然，他那會說佛郎機國是在爪哇國南呢。

隨後出版的還有好些地理書，內容很顯然的表明著者沒有用過或沒有看過利瑪竇的作品。例如圖理琛的異域

錄；陳倫炯的海國聞見錄；印光任，張汝霖的澳門記略等書，均屬此類。異域錄是在康熙五十四年寫成，雍正元年出版的。圖理琛是一個滿州正黃旗人，康熙五十一年出使土爾扈特<sup>20</sup>路程經過喀兒喀，(Kiakhta)；厄爾庫，(Irkutsk)；伊聶謝柏興，(Yeniseisk)；蘇爾呼忒柏興，(Surgut)；薩馬爾斯科，(Samarovskoe)；托波兒城，(Tobolsk)；圖敏，(Tumen)；素里喀穆斯科，(Solikamsk)；喀山，(Kazan)；西穆必爾斯科，(Sibirsk)；薩拉托付，(Saratov)；<sup>21</sup>然後到土爾扈特國，<sup>22</sup>五十四年回北京後才作異域錄，記錄他的出使時沿途的經驗。他說在俄國之西北有下述的國家。（見下表）從方向的立場看，這些國家實在俄國的西南。假如他看過利氏地圖的話，他一定知道俄國幅員之大小，和知道西歐諸國，那幾國是在俄國之西北，那幾國是在他的正西，那幾國是在他的西南，就不會把方向弄錯。再有，他寫西歐諸國的名時，一個也不採用利氏地圖的稱謂。証如下表：

異域錄	萬國全圖
雅爾馬尼牙	入爾馬尼亞
宜斯巴尼牙	以西把尼亞

賀爾斯寄  
付蘭楚斯  
宜大里牙  
布魯斯奇  
昂假爾斯奇  
○  
請厄利亞<sup>23</sup>

從這兩方面的證明，我個人相信圖氏是沒有見過利氏地圖的。

還有一本後出的地理書，也可以證明作者沒有受過利氏世界地圖影響的。這就是陳倫炯氏的海國聞見錄。

海國聞見錄是在雍正時代作成的，著者的父親曾在廣東福建臺灣做過官，著者自己也常跟着父親到沿海各省，並且曾和該處的商人與航海家常談話。從這些商人和航海家的口中，倫炯得到很多關於外國的消息。後來他把他所聽見的話，和他親眼所看過的事情，寫成這部海國聞見錄。<sup>24</sup>陳氏在書中亦畫了一個世界地圖，而這個世界地圖完全不加入南北亞墨利加洲的。至於他提及歐洲國家的名時，是用英機黎<sup>25</sup>當英國，那嗎<sup>26</sup>當羅馬，是班牙<sup>27</sup>當西班牙，烏鬼國<sup>28</sup>當亞非利加洲，這都不是利氏地圖所用的名字。

以上所提到的幾個例，證明了那個時候作地理書的人，往往不用利氏所介紹的新地理智識。同時，朝廷中

的幾個翰林學士，也開始對利瑪竇本人的來歷，和他作品，大加攻擊而不留餘地。

雍正乾隆時期，翰林學士們正在那兒搜集材料來作皇朝文獻通考，四庫全書總目，明史，大清一統志，皇朝通典，廣東通志等書。假如我們想知道當時中國最有學問的學者對利瑪竇的批評，不難在這些書籍中找出來。這些批評，幾乎都是否認利瑪竇的貢獻與影響的。

例如明史中有一段謂「其說荒渺莫考」<sup>29</sup>。又有一段說「……萬曆九年利瑪竇始汎海九萬里抵廣州之香山澳，其教遂沾染中土，至二十九年入京，……自稱大西洋人。禮部言，會典止有西洋瑣里國，無大西洋，其真偽不可知。……且其所貢天主及天主母圖，既屬不經，而所攜又有神仙骨諸物，夫既稱神仙，自能飛昇，安得有骨，則唐韓愈所謂凶穢之餘，不宜入宮禁者也」<sup>30</sup>。

至於皇朝文獻通考的批評還要比這個厲害。它說「……至意達里亞人所稱天下為五大洲，蓋沿於戰國鄒衍禪海之說。第敢以中土為五洲之一，又名曰亞細亞，而據其所稱第五洲曰墨瓦蠟泥加洲者，乃以其臣墨瓦蘭輾轉經年，忽得海峽方千餘里，因首開此區，故名之曰墨瓦蘭

泥加洲。夫以千餘里之地，名之爲一洲，而以中國數萬里之地爲一洲，以矛刺盾，妄謬不攻自破矣！又其所自述彼國風土，物情，政教，反有非中華所及者，雖荒遠狃獠，水土奇異，人性質樸，似或有之；而即彼所稱五洲之說，語涉誕誑，則諸如此類，亦疑爲勦說虛言，故其語之太過者，今俱刊而不紀云。」<sup>31</sup>

根據這類的話，我們無疑地可以斷定這些書的作者或編者，或直接間接地參閱過利氏地圖。然而他們因爲本着一種自囿的成見，不甘下苦工去把它當作真正學問那樣去研究，故此對這圖和附說裏的智識，未能徹底認識清楚。所以他們自己對當時世界各國的描寫，不免弄出許多可以避免的錯誤。舉例說吧：

明史<sup>32</sup>，大清一統志<sup>33</sup>，廣東通志<sup>34</sup>都說「佛郎機近滿刺加」。明史<sup>35</sup>，大清一統志<sup>36</sup>都說「佛郎機產犀象信佛教」。最有趣的就是大清一統志，竟把大海的名字和地位弄得使人看了莫明其妙。有一段說「南渤利<sup>37</sup>境西北有山甚高，曰帽山，山西大海則西洋」<sup>38</sup>這就是說西洋在印度洋附近。但在別一段，又說西洋是在西南海中<sup>39</sup>，又說蘇門答刺<sup>40</sup>爪哇<sup>41</sup>，佛郎機<sup>42</sup>，荷蘭<sup>43</sup>，亦在

這西南海中。但大清一統志的編者，無疑地知道有利氏其人，和他的地圖。因爲書裏有一段說，「……萬曆九年有利瑪竇者始汎海抵廣州之香川嶼；二十九年入於京師……」又說「……瑪竇有萬國全圖，其大略言天下有五大洲。……」又說「……據利瑪竇南懷仁等所記，歐邏巴洲之地共七十餘國……」<sup>44</sup>

以上的幾項都是證明利氏的影響到了清初便受打擊而中斷了。現在我們就要問，爲什麼在那個時候利瑪竇的貢獻差不多完全被人忽略呢？按我們現在的眼光看，這裏頭大約有兩種原因，一是屬乎時勢的，一是屬乎人的。時勢的原因可分爲兩部：第一，因爲十八世紀中，中國與外國的關係正是相安無事的時候，國家的力量都集中在用在統一本國的領土與整理文化上；恰巧在朝又有兩位聰明英哲的皇帝，所以在這一百多年中，中國的文化放着奇燦的光彩；而且邊疆諸國，如安南，緬甸，朝鮮等，都來進貢。在這種昇平景象當中，中國學者容易抱一種自負的態度，以爲中國在學術教化方面甲於世界各國，便以爲他邦絕對不會有什麼文化學術足以貢獻給中國的。其次，在這時期，耶穌會教士已經不像從前

那樣受龍恩寵待了。因而他們爲朝廷裏所任的使命大爲減少，很自然的，他們的勢力也沒有像從前那樣的廣被遐邇了。並且從那個「禮節爭端」(Rites Controversy)之後，各處的排耶穌教運動也紛紛而起，那種壓迫傳教士的舉動，也屢屢發生<sup>45</sup>，在這種情形之下，中國學者不大願意或不敢公然參看耶穌教士所寫的書，結果自然使教士們漸漸的失了他們的勢力。

在這種時勢的大勢力以外，還有幾個比較具體的，接近的關於人的原因。現在且把這些原因敘述如下：

第一，是利氏的死：利氏活時，常常畫圖，無形中推廣地圖流行的範圍，同時也可以就人就地解釋地圖的意義，隨時改正人家對圖誤會之處。但他一死後，雖有同會的天主教神甫可以繼續做這種工作，但總難比得上利氏親作親爲那般有效而引人注意了，故此萬國全圖的使命，因利氏之死而告一段落。

第二，是地圖和附帶着那一套的地理智識未能深入民間：我們知道，當時看見過利氏地圖的人，多半是士大夫階級和他們的朋友。利氏本人傳授地圖的一個目的，也是想先行獲取這些地位較重的人的信心，而由他們去

推廣傳播的。以時間論，以學問的專門性質論，我們可以猜想地圖當時並沒有普遍地流行到民間去，說不到像民間小說神話那樣的家喻戶曉。在這種情形之下，地圖當然很難長久地支持它的命運。倘如世界地圖能夠如三國志水滸傳西遊記那樣普遍地深入社會的各層階級去，我們相信它後來的影響定不致那樣慘傷的。

第三，而又最重要原因的是當時的中國社會人士還沒有接受西洋科學之相當資格。利氏地圖雖然也曾幸而在上層階級中名噪一時，但能領會到地圖和附帶着那一套的地理智識是可貴而值得研究的，恐怕只有吳中明李之藻馮應京這幾個人。其他大多數的人，大約視地圖爲一件新鮮的玩藝兒，當它做奢侈品看；他們對於地圖的內容也許還是不求甚解的。因爲中國當時科學訓練未開，弄得文人學士中，對利氏地圖大加申斥指爲謬道的也不乏人。例如李維楨就嫌利氏把中國範圍畫的太狹小；又嫌他不把中國地位放在世界當中而不滿意他。這就可見當時一部份看地圖的人，還沒有理會得地圖的意義和牠的用處。因爲這個緣故，一部份的文人學士沒有利用地圖所介紹的地理智識去作深一層的學問研究。

第四，是地圖與天主教的關係：從科學的立場看，世界地圖完全是一個學術品，本來不應該有什麼宗教的意味的。但利氏於傳授地圖時，情不自禁地也會表揚過天主爲世界萬象生靈所依歸的暗示，又每每把耶穌會的圖章印在圖邊。猜他的用意，是要引起社會對耶穌會的注意。天主教是一個洋教，不奉洋教的人，或對洋教有偏見的人不喜歡洋教會的東西，不是奇怪的事情。何況天主教在當時既被士大夫們所痛斥，地圖當然也不能逃脫因帶宗教色彩而被人惡斥的命運了。

第五，是後來翻刻地圖者之胡說亂道：當利氏還活着的時候，對時人刻地圖的錯誤，他還可以指正。但他死後，一些圖利的商估們陸續所翻刻的圖中錯漏就漸漸堆積起來了。翻刻者又往往偷抄旁人的圖，雜引旁人的書，胡說論是，翻刻愈多而錯誤更多。如三才圖考，圖書編的內容，與利氏地圖原文之不同者，不勝枚舉。還可痛的，有些人於偷抄翻刻時，往往好借盛名互資標榜<sup>46</sup>，這種僞放空信，不負責任的刻書，往往使閱者不知究竟書出何人，圖出誰手。利氏地圖後來被社會人士所忽略恐怕這是一個重要的原因吧。

總觀以上的情形，我們不能否認利瑪竇所貢獻與中國地理學上新智識的質與量是同樣重要的。他的介紹工作實在是一種先鋒創業式的。我們一般對歷史有興趣的人，應該視這個地圖爲一種很寶貝很有價值的歷史遺蹟。但可惜清朝盛時，在朝得勢的學者，對世界地理學識遠不及耶穌會教士們：而他們又不肯學人之長，舍己之短，一味自是。而且當時國內的情況，又不讓西洋科學有相當發展和普及的機會。因此利氏圖說不能獲得充分的注意和敬仰，難怪這樣一個重要的介紹品不久也就被人遺忘了。結果，中國地理科學在康熙乾隆時期弄得沒有相當的進步。道光之後，中國和外國的關係具體化起來，影響到地理科學忽然又被重視而發達起來了。幾部講世界地理的重要書籍如林則徐的四洲志，魏源的海國圖志，徐繼畲的瀛寰志略等書，都在這時期陸續出版。不過，我們要明白，這個趨向的原動力，不是利瑪竇等人的工作影響使然，而是轟動全國的鴉片戰役的催促，當時中外貿易關係擴增的迫成，與及當時基督教士的教育工作之注重，有以致之。

註

- 1 看這篇文章講利氏影響那一段，和 Augustin, 【應作 Henri】Bernard, *La Mappemonde Ricci, Pekin, 1928:7ff*; 與 Louis Pfister, *Notices Biographiques et Bibliographiques sur les Jesuites de l'ancienne mission de Chine, 1552-1773*, Changhai, 1932, vol I, p. 39.
- 2 歐蘭的亞即現在的格陵蘭 (Greenland) 。大乃河 (Tanais) 即現在的頓河 (Don River) 。黑海的湖 (Lake Maeotis) 即現在的亞速海 (Sea of Azov) 大海即現在的黑海。大乃河與黑海的湖是羅馬帝國時代通用的名詞，(參看 William R. Shepherd, *Historical Atlas*, New York, 1929, p. 35)
- 3 仙勞冷祖島 (St. Laurentius Is.) 即現在的馬達加斯加島 (Madagascar) 。大浪山 (Cape of Storms) 即現在的好望角 (Cape of Good Hope) 。河攔亞諾滄，余疑是 Oceano, 即海之意。關於這點，可參看，Carlton J.H. Hayes, *A Political and Cultural History of Modern Europe*, N.Y., 1935, vol. I, pp. 66-67.
- 4 新會白臘就是 Nova Zembla.
- 5 這段關於歐洲的描寫，未免有誇大處。講宗教那一句，並且不全對，因為此時歐洲基督教的新教運動已經開始了。天主教座，發生了搖動，如英荷德等國不像作者所說的「獨崇奉天主教上帝聖教」了。地中海：英國、矮人國的描寫，近乎神話傳說之類，本無考。其餘的描述大抵較近事實。
- 7 這火山指埃得納峯 (Mt. Etna)
- 8 關於貓出香汗的事，乍聞之，難以教人相信，但事實已證明其說確乎不謬。在非洲有一種貓叫做 African Civet (Viverra Civetta)，身體內有幾個腺可出香汗，貓尾端又有兩囊，香水流貯其中。人要取水時，就可以用一把特製木刀向囊裏把香水舀出來，大概一星期可舀兩次。(看 *Illustrated London News*, Dec. 21, 1935. p. 1126.
- 9 亞細亞北部在那時還是一個無名地，很少外人到過，所以這段關於北地的描寫，自然也不能脫掉神話的意味。
- 10 尼基烏就是 emu.
- 11 利氏說蘇門答剌古名大波巴那，錯也。大波巴那 (Taprobana) 則指現在的錫蘭島。
- 12 利氏經線度數與現在經線度數不同的原因，大概是因他測量日月之蝕，計時不甚準確；抑以里計度，數復有誤，所致。
- 13 Hayes, *Op. cit.*, pp. 67ff
- 14 James H. Breasted, *Ancient Times, a History of the Ancient World*, Boston, 1916, p. 469
- 15 Edward M. Hulme, *The Renaissance, The Protestant Revolution and the Catholic Reformation in Continental Europe*, New York, 1915, pp 131-132.
- 16 本期洪煊蓮先生的考利瑪竇的世界地圖 *passim*.
- 17 陸次雲是錢塘人，康熙時召試鴻博，未遇；後來任江陰知縣，他的縣政辦得很好，還會作很好的詩。見中國名人大辭典，p. 1115。
- 18 四庫全書總目錄，78/6 b
- 19 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 119/53 ab
- 20 見圖理琛異域錄，提要，1 a
- 21 Phillips' *Student's Atlas*, Map 25. Shepherd, *Historical Atlas*,

22	pp. 138-139. 按 <u>圖理琛</u> 所經過的路程而猜，我疑 <u>土爾扈特</u> 是 <u>Hi Haji Terkhan</u> 。即現在俄國的 <u>阿斯達拉干</u> <u>Astrakhan</u> 。土爾扈特與 <u>Terkhan</u> 的音有點相同。(參看 <u>Shepherd</u> . <i>Op. cit.</i> , p. 92.)	35	明史，325/10 a
23	<u>圖理琛異域錄</u> 2/12 b	36	<u>大清一統志</u> ，424之20/1 a
24	<u>陳倫炯</u> ， <u>海國聞見錄</u> ，序頁十以下。	37	我不知道 <u>南渤利</u> 究竟是指南洋那一個地方。按 <u>魏源海國圖志</u> 卷三中的一個地圖， <u>南渤利</u> 大概是指 <u>蘇門答刺</u> ，因為 <u>蘇門答刺</u> 的古名便是 <u>婆利</u> 。
25	全上，1/34 b	38	<u>大清一統志</u> ，424之12/1 a
26	全上，1/33 b	39	全上，423之11/1 a
27	全上，1/33 a	40	全上，424之11/1 a
28	全上，1/31 b	41	全上，424之12/1 a
29	明史，326/8 a	42	全上，424之20/1 a
30	明史，326/8 a	43	全上，423之2/1 a
31	皇朝文獻通攷，298/4 a	44	全上，423之4/1 a
32	明史，325/8 b	45	<u>Kenneth S. Latourette</u> , <i>A History of Christian Missions in China</i> N. Y. 1929, chap. IX <i>passim</i> .
33	<u>大清一統志</u> ，424之20/1 a	46	本期 <u>洪煊蓮</u> 先生的 <u>考利瑪竇的世界地圖</u> ， <i>passim</i> .
34	<u>陳昌齊</u> ， <u>廣東通志</u> ，330/49 b		



# 利瑪竇傳

(原文見歷史地理卷二十六號三，四。又續編見卷二十九號三，五；卷三十號一。)

美國美以美會傳教士有李佳白者 (Dr. Gilbert Reid) 久居於上海，號其堂曰尚賢堂，頗通中西政教事理。曾著中外聖賢事蹟叢談一書 (西曆一九零八年上海發行)，中國人中選孔子，朱子，清康熙帝及曾國藩四人，西洋人中選馬可波羅 (Marco Polo)，利瑪竇 (Matteo Ricci)，戈登 (Gordon) 及蒲安仁 (美國駐華公使 Anson Burlingame) 四人，爲作評傳。其紀利瑪竇事多據西籍，似未留意於中國史料。今予根據漢文史料，旁參日本書籍，以傳利瑪竇之一生。苟於東西交通史上稍有裨補，則大幸已。

自明嘉靖三十一年 (西曆一五五二年) 中國耶穌會衆所謂『泰西聖人範濟各沙未爾』 (St. Francis Xavier) 客死於距廣東不遠之南海之上川島後，約三十年，而生於義大利馬西勒太 (Macerata) 之利瑪竇抵當時西洋人在中國唯一根據地之澳門，時萬曆八年 (西曆一五八零年) 也。利氏時年二十九，其生年恰當沙未爾之死年——一五五二。

中村久次郎著 周一良譯

尋至廣東肇慶府，時兩廣總督駐焉，受總督郭應聘等之款遇頗厚。遂築室而居，宣傳天主教。利氏有傳教內地之意，乃赴廣東省北部之韶州府。利氏初着僧服，至萬曆十九年始改儒服。後又至韶州府東之南雄州，是處爲士人所敬愛。留南雄州數年，遂入江西省，至臨江南昌二府。其游南昌府也，建安王嘗賓禮之。

自萬曆二十年日本豐臣秀吉征朝鮮後，神宗恐日本軍之侵入中國，召諸大臣至宮中議軍國事。時有一達官與利氏相親善，欲偕赴北京，利氏之得自廣東入江西者以此。途中曾遇破船之厄，幸免於難，然此後二人遂不復如前之相得。蓋當時明與日本交兵，達官恐與外國人同行之被嫌疑，遂不偕至北京，抵南京即留利氏焉。然前此南京未嘗居留洋人，故利氏亦不能久居，重返南昌。利氏得安堵於南昌府，其信仰學術獲得南昌人士之注意，且受知於建安王等，疑其名漸達於宮廷即由是也。利氏遂入北京，卒以明日之戰事未了，利氏竟被誤解爲日本人，不得已復南下，從事於浙江省方面之布教事

業。既而又至南京，時豐臣秀吉已死，日本諸將皆離朝鮮返國，於是大安明人之心，而南京士人亦無復挾疑於利氏者，始獲安居，與士人相交往焉。利氏往來南京蘇州間，布教之外，兼盡力於新學之介紹，益得明人之信任。萬曆二十七年建立一會堂於南京，利氏居於南京正陽門外之西營中，見清張庚國朝書徵錄卷中焦秉貞條。

自是利氏名望漸高，萬曆二十八年許之入京，遂與西班牙人龐迪我 (Didace de Pantoja) 等八人携貢品出發，途中有中官馬堂 (西洋人稱 Mathan) 等爲之斡旋，於西曆一六零一年 (萬曆二十九年) 正月四日再入北京。晉謁神宗，上書自稱『大西洋國人』，述其履歷，並獻天主圖像一幅，天主母圖像二幅，天主經二本，珍珠鑲嵌十字架一座，報時自鳴鐘二架，萬國圖誌一冊，西琴一張等，神宗嘉納之。

時禮部官吏中有以明會典無大西洋國名，而疑利氏之言者，且謂既在中國二十年，則不能視爲遠人來貢。又以爲所貢天主像等皆屬不經，指斥其所携『神仙骨諸物』云：

『夫既稱神仙，自能飛昇，安得有骨？則唐韓愈所謂凶穢之

餘，不宜入宮禁者也。』(明史外國傳意大利亞條)

而排斥之。然神宗嘉其遠來，賜以邸宅等，遇之甚優渥。且許建立天主堂及譯經布教，又使從事於測量算術書表之著述，及天文器械之製造。朝廷公卿以下重其人，皆與之交，利氏安焉，遂留而不去。

利氏之賜第在北京城西南部之宣武門——一名承順門——內之東，天主堂則在其第之左。此即今宣武門內南堂之起源，今南堂之壯麗建築乃經同治元年 (西曆一八六二年) 大修理者也。

由是西洋耶穌會士踵至，分別布教於各省，而萬曆三十四年來華之義大利人熊三拔 (Sabatino de Uffis) 則居北京助利氏布教。利氏之事業日有進益，而竟於三十八年 (西曆一六一零年) 三月十八日病死，享年五十九，上下莫不悼之。尋以四月二十三日賜墓地於北京城西部之阜成門——一名平則門——外，且建堂宇以祀天主。是年十月葬焉，神宗勅使臨之。順天府屬京兆人王慶麟以素與利氏友善，特爲撰碑文，載在正教奉褒上卷，爲中文叙利氏經歷之簡明者。

利氏墳墓在阜成門外二華里溝村滕公柵欄兒，今法國

人稱之爲 Chalaui，蓋柵欄兒 (Cha-lan-eh) 之訛，俗稱云石門，法人天主教會經營之醫院在焉。利瑪竇而外，又有湯若望 (日耳曼人 Jean Adam Schall von Bell) 南懷仁 (比利時人 Ferdinand Verbest) 及其他耶穌會士之墳墓，故頗著名。庚子之亂，義和拳匪徒曾攻掠其地。宸垣識略卷十三記利氏之墓云：

嘉興觀，在阜成門稍北，而西北通白石橋。歐羅巴修士利瑪竇墓在白石橋西。

帝京景物略卷五西城外之部在『利瑪竇』題目之下，有下列之記事：

（上略）越庚戌（萬曆三十八年），瑪竇卒。詔以陪臣禮，葬阜成門外二里，嘉興觀之右。其坎封也異中國，封下方而上圓，方若臺地，圍若斷木。後虛堂六角，所供縱橫十字文。後垣不瑣篆而旋紋：脊紋螭之岐其尾，肩紋蝶之矯其鬚，旁紋象之卷其鼻也。垣之四隅石也，杵若塔若焉。附左而葬者，其友鄧玉函（日耳曼人約納司特倫司）。

以上乃根據左列諸書所述利瑪竇傳之大要也。

明史外國傳 正教奉褒 帝京景物略

Johann Baptista du Halde: Ausführliche Beschreibung des Chinesischen Reichs und der grossen Tartarey.

Ljungstedt: An historical sketch of the Portuguese settlement in China.

Robert C. Jenkins: The Jesuits in China

以下更分節略叙其事業及感化影響。

（一）宗教，道德附利氏之漢文

利氏耶穌會士，其天職固在布教，而成績亦頗可觀。利氏不唯具耶穌會士所共有之熱烈的宗教信仰，且修道篤實，妙知入鄉從鄉之意。如其初來中國之着僧衣，後乃改儒服；如鑽研漢文經典，熟習中國語言，以接近中國上下流之社會皆是。其於儒佛二教則『力排釋氏』（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利瑪竇撰辨學遺蹟提要中語），『以附會儒理，使人猝不可攻較』（同利氏撰畸人十篇提要語）。又常『習見儒書，因緣假借，以文其說』（同利氏撰二十五言提要語）。且多剽竊佛書文句，取其意而變幻之。與佛家爭辨，而善遇儒家，皆可謂得布教於中國人之妙諦者也。又如采用中國式之姓名——利瑪竇，以及用『西泰』或『西太』字樣，開西洋人在中國取漢名之先河，亦其一例。利氏在所著天主實義中，附會六經中上帝之說，以合於天主；取論語『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及中庸『施諸

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諸語，與福音所謂金言者相比附；且似承認中國人之崇拜祖先者然，不得不謂為初期布教之妙法矣。然此畢竟為權宜之計，以基督教之本義嚴密觀之，利氏之從權乃功過相半。利氏歿後反對之者甚多，成西洋傳教士間之大問題，遂至仰待羅馬教皇之裁決焉。詳見前舉 Jenkins 之中國之耶穌會士一書，茲不贅。利氏又力求接近儒家之說，使儒者抱好感，例之最著者，至使五雜俎之作者謝肇淛稱：「其人通文理，儒雅與中國無別。……余甚喜其說為近於儒，而勸世較為親切」云。

利氏以漢文所著之耶穌教書有天主實義，二十五言，畸人十篇，辨學選牘。四庫全書利氏乾坤體義提要云：「利瑪竇兼通中西之文，故所著書皆華字華語，不煩譯釋」。不唯此也，且云：「其言宏肆博辨，頗足動聽」（畸人十篇提要語）焉。

利氏關於道德之著作，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西教部有：

「交友論一卷，明利瑪竇撰。萬曆己亥（即二十七年）利瑪竇遊南昌，與建安王論友道，因著是編以獻。」

雖被稱為「醇駁參半」，然中國人姑不論，日本學者且

不少參考引用其友道論者焉。如：

「利瑪竇曰：友也為貧之財，為弱之力，為病之藥焉。是的亞之俗，多得友者，稱之謂富也。嗟夫，言哉言也。余謂其切磋之輔，而能使己之德義進修以躋，則友是善之府也，亦非富而何？」

（藤原明遠著盈進齋隨筆卷三言論部交道）

「友道甚重

聖經賢傳中，於朋友之際，蓋悉矣。太西人利瑪竇，著友論曰：友也者，為貧之財，為弱之力，為病之藥焉。是的亞俗，多得友者，稱之謂富，予最愛此語，竊謂足補聖經賢傳之所無」云云。（細川潤次郎著吾園隨筆上卷）

四庫全書交友論提要末云：

「王肯堂鬱岡齋筆塵曰：利君遺余交友論一編，有味哉，其言之也。使其素熟於中土語言文字，當不止是，乃稍刪潤著於篇；則此書為肯堂所點竄矣。」

是利氏雖頗嫻漢語漢文，自中國學者觀之，猶多未愜，此亦理所當然也。

要之，利氏留華三十一年中，遺留最大之成功及感化者，厥為宗教方面。如徐光啓一家成為最熱誠之信徒，盡力於不少可紀念之布教事業。雖然，釋氏之徒姑不論，儒家之非難天主教，即比較公平之四庫提要之撰者，其在天學初函提要中比較西學之長短猶云：「其短

則在於崇奉天主以炫惑人心。蓋中國人自古以來受儒家思想之薰陶，思想上之排外的精神殆成第二天性焉。當時儒佛兩家與利氏等天主教徒之辨爭，見翻刻本關邪集，關邪管見錄，關邪論諸書。

(二) 測量，天文，算學

利氏為布教之方便，而與中國之知識階級——尤其學士大夫——相交游，當時明之士人最佩服於利氏者，乃其測量天文算學曆法之新知識。測算方面於中法之外西法之興起者，實利氏之功也。利氏此方面著述之最著者為幾何原本十三卷。四庫全書測量法義提要中言及此書云：

自是之後，凡學算者，必先熟習其書。如釋某法之義，遇有與幾何原本相同者，第註曰見幾何原本某卷某節，不復更舉其言。惟幾何原本所不能及者，始解之。

於幾何原本提要中亦稱贊其內容，末云：『其文句最為顯明，以是弁冕西術，不為過矣』。梅氏叢書輯要卷十一方程論敘云：『近代惟西洋幾何原本一書詳言立法之故，最為精深，其所用籌算亦最簡便』。此幾何原本即譯歐几里得之書而成者也。

幾何原本外，利氏又著乾坤體義一書，四庫提要謂：

『則皆前人所未發，……是以御製數理精蘊多採其說而用之。』

此外測量法義一卷，測量異同一卷，勾股義一卷，渾蓋通憲圖說，圓容較義，同文算指前編二卷，通編八卷等，其著者或為徐光啓，或為李之藻，實皆利氏譯授者也。明史天文志論贊利氏云：

『明萬曆間，西洋人利瑪竇等入中國。精于天文曆算之學，發微闡奧，運算制器，前此未有也。』

清阮元疇人傳卷四十四附錄近世西洋人，首舉利瑪竇，以利氏東來為『西法入中國之始』，解說其新說頗詳。其論贊云：

『自利瑪竇入中國，西人接踵而至。其於天學，皆有所得。採而用之，此禮失求野之義也，而徐光啓至謂利氏為今日之義和云云。』

清代有名算學家如吳江王錫闡，宣城梅文鼎，皆學所謂西法者之長，而至精妙。曆數之學專尊西法之江永之弟子中，至有『恒曲護西人之短』者焉（國朝先正事略卷三十四錢竹汀先生事略）。

江永門下之最著者為錢大昕，戴震，兩家皆以曆算名，亦兼通中西二法之結果，不可謂非利氏之遺澤。利

氏曆算之學當時公認為新說，因樹屋書影卷一列舉萬曆癸酉（元年）以後天下有名學者及藝術家中，有「徐上海光啓利西士瑪竇之曆法」語，可以知之。

日本享保時代「譯者注：清康熙五十五年至雍正十三年，西曆一七一六至一七三五。」之建部賢弘作新寫譯文曆算全書敘云：

迨朱明氏，西洋李瑪竇，以天學風靡一世。故弇州王子（世貞）有言，迨後世加詳者此技也，知言哉。

亦贊利氏之學。

利氏之徒以曆算暨其他科學的新知識，接近中國士大夫，利用之求布教之方便，西政叢書敘文云：

一利徐以來，西學始入中國，大率以天算格致為傳教之梯徑。

已道破之矣。

本節之末，請一述明人之出利氏門下者。李之藻，徐光啓，李天經三人最著，傳見疇人傳卷三十一三十二。其論贊云：

西人書器之行于中土也，李之藻薦之于前，徐光啓，李天經，譯之于後。是三家者，皆習於西人，亟欲明其術而惟恐失之者也（李之藻論贊）。自利氏東來，得其天文數學之傳者，徐光

啓為最深。」（徐光啓論贊）

國朝先正事略卷三十三梅定九先生事略中，述清朝曆算進步之由來，謂：「崇禎朝徐李測驗改憲之功不可沒也」，即歸功於利氏之譯授新學。不唯此也，徐光啓之故鄉上海徐家匯，亦可視為利氏間接影響，而值注意。徐家匯在上海西二里，乃徐氏塋地。又有法國天主教堂，宗教學校，圖書館，博物館，及有名之氣象台；是皆利氏以徐光啓為介而遺留於東洋之善舉也。西洋人呼此處曰 Ni-ka-wei，即徐家匯之上海音。

要之，明清人之所好於利瑪竇者，端在本節所記之西洋新知識，四庫全書天學初函提要中稱：

西學所長在測算，（李）之藻等傳其測算之術，原不失為節取。

遂至有利氏學之名焉（參看清張爾岐蒿庵閒話卷一）。

### （三）地理

利氏授諸明人之其他新知識為地理學。上述之乾坤體義，即兼講天文學與地理學者也。初傳地圖說，及初上地球全圖於明廷者，亦為利氏；其坤輿萬國全圖，本會「日本歷史地理學會」曾翻刻之，有名於世，茲不贅言。

不惟當時之中國人受利氏影響，即如職方外紀一書——明治維新前日本人奉爲傳授世界地理新知識之名著，雖是義大利人艾儒略所撰，實則本於利氏與艾氏之友龐迪我奉神宗命所作地球全圖（利氏獻於神宗者）之說明書。艾儒略依據其書，更潤色增補之，非盡自作，四庫全書此書提要言之詳矣。當時中國人雖不好西說，如四庫全書天學初函提要中，對其書理編九種中有關天主教者明示排斥之意，而采錄職方外紀且推尊之者，蓋以廣異聞也。

#### （四）西洋畫

利氏更有意外之貢獻，即傳中國人以西洋畫之新趣味是。利氏獻天主像及天主母像於神宗；已如上述。此像似不准作宮中御物，而與其他畫像俱供祀於北京宣武門內之天主堂。帝京景物略卷四：

天主堂：堂在宣武門內，東城隅。大西洋奉耶穌教者利瑪竇自歐羅巴國航海九萬里，入中國。神宗命給廩賜第此耶，耶左建天主堂。堂製狹長，上如覆幔，傍綺疏，藻繪詭異，其國藻也。供耶穌像其上，畫像也；望之如塑，貌三十許人，左手把渾天圖，右叉指；若方論說次，指所說者。鬚眉，駢者如怒，揚者如喜。耳隆其輪，鼻隆其準，目容如矚，口容有聲，中國畫繪事所

不及也。可以見中國人之如何驚異於西洋畫。清張庚國朝畫徵錄卷中學西洋畫法之焦秉貞等條云：

白學村桑者（張庚別號）曰：明時有利瑪竇者，西洋歐羅巴人，通中國語。來南都，居正陽門西營中。畫其教主（和刻本刪其教主三字），作婦人抱一小兒，爲天主像（和刻又刪爲天主像四字），神氣圓滿，采色鮮麗可愛。嘗曰：中國祇能畫陽面，故無凹凸。吾國兼畫陰陽，故四面皆圓滿也。凡人正面則明，而側處即暗；染其暗處稍黑，斯正面明者顯而凸矣。焦氏得其意而變通之，然非雅賞也，好古者所不取也。

可知利氏之西洋新畫風被於明清畫家之影響爲何如矣。

又清袁棟書隱叢說：

畫家佈置屋宇桌椅等，例用側筆以取勢，西洋畫專用正筆。用側筆者，其形平而偏，故有二面而四面具。用正筆者，其形直而尖，故有一面而四面具。在陰陽向背處，以細筆皴出點影，令人閉一目觀之，層層透徹，悠然深遠。而向外楹柱，宛承日光，瓶盞等物，又俱回澁可喜也；其法視古爲獨出征裁矣。畫鑿云：尉遲乙僧外國人，作佛像，用色沈着，堆起絹素。今所傳者，乃歐羅巴人利瑪竇所遺，畫像有坳突，室屋有明暗也。甚矣西洋之巧也，然豈獨一畫事哉。

比之畫徵錄，更傾倒於利氏傳來之西洋畫焉。此外如無聲詩史卷七所謂利氏携來之西域畫，小山畫譜，池北偶

談，簷曝雜記等所見西洋畫之趣味，復初齋詩所載洋畫  
詞二篇，俱足以窺明清人之欽服於利氏傳來之西洋畫  
也。

文晁畫談亦引畫徵錄之言，論泰西畫法。此又利氏西  
洋畫影響之波及日本者。清汪啟淑水曹清暇錄卷四曰：

天主堂，在阜成門內東隅。西洋人奉耶穌者，明利瑪竇自  
巴國航海九萬里，入中原。萬曆間，賜第於此居之。堂中佛像，  
用油所繪，遠望如生；器皿頗光怪陸離。

亦示吾人以利氏與中國之西洋畫之關係也。

### (五) 音樂

利瑪竇朝明神宗，獻所謂西琴者一張，其所著畸人十  
篇二卷中附西琴曲意一卷，八章為始傳明人以純西洋式之  
音樂趣味者。但音樂非利氏本旨，故僅存曲意，以其旨  
有與十篇之本論相發明者，乃附錄之耳。

### (六) 自鳴鐘

自鳴鐘亦利氏始傳於明人，略與利氏同時之謝肇淛所  
著五雜俎卷二云：

西僧利瑪竇有自鳴鐘，中設機關，每過一時輒鳴；如是經  
歲，無頃刻差訛也，亦神矣。今占候家，時多不正。至於選擇吉  
時作事，臨期但以臆斷耳。烈日中尚有圭表可測，陰夜之時，所

憑者漏也；而漏已不正矣，況於山村中，無漏可考哉。故知興作  
及推祿命者，十八九不得其真也。余於辛亥春，得一子；夜半大  
風雪中，禁漏無聲，行人斷絕，安能定其為何時。余固不信祿命  
者，付之而已。

其對自鳴鐘之觀察可謂頗得要領。尤可注意者，影響所  
及，可因此而打破祿命迷信之說也。然泊如蓮敝著寂照  
堂谷響集，第一之「元順帝宮漏條」贊美順帝自製宮  
漏，謂「神工巧思，千古一人而已」。且云「近代外國  
利瑪竇有自鳴鐘，亦其遺意也」。是則誤解利氏所傳自  
鳴鐘矣。

### (七) 利氏與中國人之交際

利氏與明人之交際，前已略略言及，而下列諸詩，更  
可見利氏之與明文士相交游及其被敬慕之一斑。

#### 贈利西泰

李贊

逍遙下北溟，迤邐向南征。利利標名姓，仙山紀  
水程。回頭十萬里，舉目九重城。觀國之光未，中  
天日正明。」（李氏文集卷十八。李氏焚書卷六）

#### 贈利瑪竇

李日華

雲海蕩落日，君猶此外家。西程九萬里，東泛八  
年槎。獨潔尊天主，精微別歲差。昭昭奇器數，元



本浩無涯。」

### 過利西秦墓

譚元春

「來從絕域老長安，分得城西土一棺。斫地呼天心自苦，挾山超海事非難。私將禮樂攻人短，別有聰明用物殘。行盡松楸中國大，不教奇骨任荒寒。」

### 贈西國諸子

葉向高

「天地信無垠，小智安足擬，爰有西方人，來自八萬里。言慕中華風，深契吾儒理，著書多格言，結交皆賢士。淑詭良不矜，熙攘乃所鄙。聖化被九壤，殊方表同軌。拘儒徒管窺，達觀自一視，我亦與之遊，冷然得深旨。」

以上諸人中，李贊字卓吾，上述二書外，又著有藏書六十八卷，頗有名。葉向高乃萬曆時代之名相，為神宗所推重。利氏得此輩名流之贈詩，被稱為「結交皆賢士，……我亦與之游，冷然得深旨，」知其與明人之交際關係固非淺矣。

### (八)利氏與日本

凡日本人之言天主教及西洋新學奇器之傳入日本者，殆皆不及利氏。萬曆中日構兵時，利氏被誤解為日本

人，不得安居於南京，木下真弘著豐太閣征外新史第一

天文十九年條云：

「明東南地方，聞我軍大興，人心洶洶，士民奔走道路，邊將乃聚艦要港徵兵自備。疑有間牒，檢覈吳服者，至歐羅巴人利瑪竇亦為見拋。」（支那雜報西藏教聖史，近事叢說，帝京景物略）

而塚田大峰著隨意錄卷二曰：

「倭語謂疊扇為加波保利，是蝙蝠之倭名，蓋以其形似焉名也。異邦素無疊扇，而今有之，倣我方之製也。明馮時可蓬窓續錄云：聚頭扇即摺疊扇，實於東，永樂間盛行于國。東坡云，高麗白松扇，展之廣尺餘，合之只兩指，倭人所製。余至京有外國道人利瑪竇，贈予倭扇四柄云云。又明陸深隨筆同焉。然則明世初行疊扇也。」

惜乎被誤認為日本人之利瑪竇，與贈蓬窓續錄作者以倭扇事二者之間有何關係，今不得而詳焉。

明治以前之日本人中，喜西洋文物與不喜者，其於利氏固毀譽不一，然以山崎闇齋派之學者，西洋文物非其所好之谷秦山，其秦山集卷二十八戊己錄云：

「利瑪竇萬國圖，好看。」

所見可謂公平。又如太田錦城梧窓漫筆拾遺中因利瑪竇事而述基督教之傳入中國及大秦事；松岡恕庵之箴言卷上云：

「附於船底而行之アヤカシ魚，日本謂之小判魚，利瑪竇坤與全圖作咽機那魚。」

皆直接間接被利氏影響者也。關於明版五雜俎及日本翻刻本之異同，桂川仲良之桂林漫錄已指摘孟子攜帶船覆溺奇說之有無一條，據平敬道天秩園隨筆卷五利瑪竇條：

「天主教之事爲如何今無人知之，唐本【指明版】五雜俎稍稍言之，而不詳。和刊【日本刊本】雜俎則省去此事。以事見今事言要言玄【？】，記之於此。其人集卷十二引續耳談云……」

知關於利氏傳播天主教事日本版五雜俎與明版有異同，蓋在天主教禁書令嚴行時代，翻刻本中之刪去此條亦意中事也（惜草此稿時不暇校內閣文庫所藏明刊本及日本刊本）。杞憂道人輯闢邪管見錄卷下所收護法資治論，即收五雜俎中有利利氏及天主教之文。

### （九）利氏與朝鮮人

與明朝有特別關係之朝鮮人中，自當傳有利氏事迹。然今僅得朴趾源燕巖集卷二續集銅蘭涉筆中：

「前明萬曆九年，西洋人利瑪竇入中國；留北京二十九年，中國無信之者。獨力主其曆法者，徐光啓一人。遂爲萬歲曆法之朝宗。則萬曆紀年，乃利瑪竇入中國之兆。」

一條，及據蓬窗續錄之說，而考證明代摺扇乃模仿朝鮮扇，朝鮮扇出於日本一條。且言「中國人無信之者」，未得其實，姑附錄於此云爾。

### （十）利氏之姓名

關於利氏之漢名，近藤正齋好書故事卷七十七書籍二十七禁書四之末謂爲明人交際酬對之便，因隨中國之風俗上姓而下名；且省略其語音，以便中國人之稱呼。清薛福成出使英法義比四國日記卷三：

「西人多以姓氏行，余略諱之矣。亦有以姓繫名後者，如前明萬曆年間，意大利國人利瑪竇以傳教至中國。西人之顯名於中國者，自利瑪竇始。按瑪竇其名也，彼於其名去一稽字，而以冠於姓之上。名在前而姓在後，西人用此例者頗多。」

其說更簡明。

然利氏又號「西秦」及「西太山人」，見帝京景物略，

李氏文集，藥房偶記等。普通寫作「利瑪竇」，或作

「利瑪竇」（護法資治論），或作「李瑪竇」（新寫譯本曆算

全書享保十八年正月建部發弘毅），或作「西秦之利瑪竇」（明良

洪範續卷三），或作「利鳴竇」（文會雜記卷二上）；此等異字

名稱，別無深意。然錢希言於猗園稱之爲「利夷」，釋

行元於非揚篇謂「利艾等夷人」，則皆反對天主教者所加

之惡稱矣。關於利瑪竇作奇異之傳說者，爲新井白石。

白石之西洋紀聞乃記與羅馬人問答之雜話，其下卷曰：

問大明萬曆年間始信天主教之大西洋人利瑪竇事，不知所答。再問之，答云我尚未詳其事。

按：如範濟各沙未爾者，自昔至今，凡大西人之來此，無不說其事。據明季諸儒之言，則凡大西之人應無不知利子者，而云未詳，是不可解。後見新刻大藏之關邪集，謂利子生於香山附近之僻鄉，載其事迹亦詳。

如利子，生於香山附近地。其人穎悟，西去就學。終返中土，始倡其教。

縉紳書生爲其所惑，謂大西之人通中華聲音，熟讀三教之書，其說有與吾儒合者。實則彼既係東土之人，大西人之不之知亦不足怪矣。

白石不惟於西洋紀聞載此奇語，其跋采覽異言之書異言後文中亦有下列之記事：

歐羅巴人未聞有利子之氏者也，美竊怪焉。嗣後適得金蘭鐘始振開邪論於新增大藏函中，因知竇本生於廣東旁近海島間，北學於中國者，實非西方人。

以白石之學而謂利瑪竇爲中國人，頗可注意。何由而致如此之誤解，由上文已可窺知，而據尾張人牧墨仙所著一宵話卷二，知此種誤解之發生，亦由於利瑪竇之姓氏云。其文曰：

天文生

明萬曆中，泰西有名利瑪竇者來朝，論天文學，自是天學一變而益精；明史及天學諸書皆載其事。然有謂此利瑪竇實非泰西人，泰西無所謂利氏；又有謂乃朱崖人者（蓋白石先生聞之於泰西之人），然而姓氏之事要不足爲證耳。意者豈由但氏之事而致誤會乎？明萬曆初年，學生但氏游於南海之朱崖，邂逅李生王生。二人皆古今英才，尤精天學，於是日夜從學。歸京及第時，對策數通，其末策即論天文。

牧墨仙於上文之外，更有下列註文以辨利氏之爲西洋人：

據明史利瑪竇義大利國人。龍華民，華方濟，艾如略，熊三拔皆同。：來自西洋，雖唐人謂摩人亦甘拜下風之學者也。此名猶呼小野妹子之爲藤原高爾。

以利瑪竇之姓名比之蘇因高，是也。

### (十一) 義大利與中國

請言義大利與中國之關係，以結此文。今日中國與義大利之關係，較與英俄德美法等國爲淺，而義大利在中國之勢力亦出諸國下。然最近世以前，中義之關係遠較此等諸國爲深，義大利人之著名於中國者甚多。古代中國與所謂大秦之交通不能即認爲中義之交通關係，姑不論。元代來華西洋人中，最著名之馬可波羅即義大利

人，此外尚有蒙特·柯維諾等傳教士數人自義來華。迨明末清初，則利瑪竇外，若龐迪我，熊三拔，龍華民，陽瑪諾，王豐肅，艾儒略，畢方濟，置雅各，陸若漢，利類思，潘國光，閔明我，李方西，畢嘉，殷鐸澤，潘國良等，皆義大利人。布教之外，兼以天文，地理，數學，醫學，自然科學，砲術，繪畫等新知識新技能顯名，甚至有登高位者。而義大利以外之西洋人，惟有名於明清之際之日耳曼人湯若望，比利時人南懷仁等數人而已。清雍正以後，一般西洋人咸少著名於中國者，不獨義大利而已。道咸以後中國開口通商，而義人活躍於中國者終不及其他各國，蓋人才之盛衰固有定乎？

前草利瑪竇傳多有不備處，今撰此以訂正增補之。首當舉出者，關於利氏之新史料——西極耶穌會士艾儒略述之「大西西泰利先生行蹟」是也。此為法國巴黎國立圖書館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所藏寫本，東京帝國大學文科大學助教授文學士齋藤清太郎君留歐時傳寫來者。余獲觀齋藤君所藏諸耶穌會士史料，併得其俞允，轉載其全文而附以解說。此行蹟之作者艾儒略為繼利瑪竇而來華，亦居於北京之義大利人 Julius Aleni，其記

述當可為典據。文中並言及豐太閣朝鮮之役，亦足備參考也。

「大西西泰利先生行蹟，西極耶穌會士艾儒略述。西泰利先生瑪竇者，大西西歐洲（按萬國全圖天下總分五大洲，其在中國最西者謂歐羅巴。）意大利亞國人也（歐羅巴洲名邦三十餘，其最南屬教宗所轄者謂意大利亞，其地度風俗工產詳見職方外紀）。其父居官，母有懿德，奉天主（即天地萬物之真主）甚虔；其受業之師孟尼閣者名賢也。利子得其賢親及師，從幼見聞，俱合正道。且穎異聰敏，十餘歲時，即有志密修。父以科第期之，冀紹其家聲，送到羅馬京都，就名師，習諸學之蘊奧。僅習三年，欲遂修道夙懷，不願婚娶名利，求入耶穌經會，時年已十九矣。因致書於父，具言此意。父驟聞未之許也，欲往羅馬阻之。此起程，忽得病，不果往。稍愈，又欲行，又病而回。如是者三，父迺翻然悟曰，是殆天主所默眷，欲使其傳道于四方者與；吾安可使功名一途，加諸欽崇天主上乎。遂復書，具述屢往屢病之緣，諄諄加勉。利子入會，既于文科理科，無不卓然。復于道科，日精月進。歷考七次，至撒實耳鐸德之尊品（大西諸科之詳載拙述西學凡與彌撒祭義書中）。嗣後立志航海，欲傳聖教于東方。遂請命會長，面辭教宗於天主降生後一千五百七十七年。閱數國，迺至大西海濱名邦波耳都瓦耳者；利子入見其王，王歎之厚。航海東來，歷怒濤狂沙掠人之國，不災不害。次年至小西泊丹，為開示所學。又次年為萬曆辛巳，始抵廣東香山，制臺陳公文峰（諱瑞，閩福州人）（以下缺十六字）移文澳門，請大西司教者並治事之官，同商澳事。司教者耶穌會士羅子（諱明鑒，號復

初)代赴其招，事畢而歸。越明年癸未，利子始同羅子入端州(即今肇慶府)。新制臺郭公，並太守王公(諱潘，浙紹興人)甚喜款留，遂築室以居。利子間制地圖渾天儀地球考時器惜時之具，以贈當道，皆奇而喜，方知利子爲有德多聞高士也。利子素有謙德，以異邦甫居斯地，未免有侮，利子不較也。一日有踰後垣而盜其柴，家人與爭，利子命讓其柴曰，吾烏可以微物而與人競，且其來或爲貧也。躬負柴，就垣邊送之，其人慙謝而去。其居端州幾十載，初時言語未通，苦心學習。按圖畫人物，借人指點，漸曉語言，旁通文字，至如六經子史等篇，無不盡暢其義，始稍著書，發明聖教。日惟懇懇泣下，默禱天主，啓迪人心，端其信嚮，朝夕不輟，且多方誘掖，欲人人識認天地大主萬民之大父母也。時有鍾銘仁，黃明沙者，粵中有志之士也，慕利氏之天學，時依從之。端有一鄉人，夜過荒塚地，爲魔所惑，忽發顛狂。其父母延僧道巫覡之流，祈禱百端，俱無效。時有告其父曰，大西有利先生，崇奉天主正教，能驅魔立應，盍往誠求之。其懇祈利子，利子至其家，見諸魔像符籙，諭之曰，是皆邪覺之招也，悉取燬之。因代誦經，籲祈天主。且取自佩之聖匣付之，病遂立愈，自是一家之人無一不欽崇聖教。有居官梁姓者，過壯無子。利子命入聖堂，代爲祈求，因連舉二子，遂並二子奉教焉。其後，司馬節齋劉公開府端州，知利子欲進內地以廣宣其教，遂移文韶州府，命于南華寺居停。利子請附城西河官地，建天主堂棲止焉。其端州舊堂，則劉公取爲生祠，薄酬價于利子，利子力辭不受，劉公愈高之。姑蘇羅太素者(諱汝襲)，大宗伯文懿公之長子也，適過曹溪，聞利子名，因訪焉。談論間深相契合，遂願從遊，勸利子服儒服。時有同會郭子仰鳳者(名居

靜)，偕利子處。一日劇盜強人，剽劫貨物。當道嚴捕，賊黨下重獄。利子復哀矜之，力言諸當道，釋其獄，人咸服利子之德云。太素既歸交利子，遂掄揚利子之學于縉紳間，利子因請曰，公亦有所求乎？太素曰，吾年四十三，吾內四十有二，尙未有子，先生能爲我祈求天主乎？利子因代爲密禱，是年即生一男，今名式毅者也。利子此時嘗將中國四書譯以西文，寄回本國，國人讀而悅之。以爲中邦經書，其能認大原不迷其主者乎。至今孔孟之訓，遠播遐方者，皆利子力也。厥後，偶到南雄府，時大京兆王公玉沙(諱應麟，閩漳人)適官南雄，一見利子，深相愛慕。而少司馬石公者，適就任之京，亦敬愛利子，遂携利子之南都。到贛州十八灘，渡滄險惡，從行有溺者，利子雖無恙，心甚悲之，不禁淚下。比抵南都，未逢知己，殊爲悵然。一夜夢入一宮殿，莊嚴宏敞，有金扁額額其上。醒而自思曰，是殆天主所默示者乎！今日雖鬱鬱于此，聖教終有興起之日也。乃舍南都而轉江右焉。時暫僦邸舍以居，適有醫官王繼樓者，過視利子德容，心竊異之，遂延至家館利子。醫官入告中丞陸仲鶴公，邀見甚喜，談論數日。利子因傳舍記之學，順逆皆誦之法，公益相敬愛。一日請觀大西奇物，其中彩石一枚，目「日？」上映光，五彩爛然。公把玩不忍去手，利子因以獻公。公堅辭不受，徐謂利子曰：此寶今長在先生處矣。利子問故。公曰：先生此寶非賢者不送，然爲賢者，必不受；故曰，長在先生處也。遂留駐利子于洪州，而同會蘇子瞻清(諱如漢)羅子懷中(諱若望)等，亦自大西至，偕之共處焉。一日，上謁建安王，王禮賓之，設禮款甚。王乃離席，握手而言曰：凡有德行之士，吾未嘗不交且敬之。西邦爲道義之鄉，願聞交有道何如。利子退而著交有論，獻

【上四字衍？】交友論，獻之于王。越二十六年戊戌，王太宗伯忠銘者（粵南海人），素聞利子名，將入京，欲携偕往。過韶州，遂郭子仰鳳共到豫章，借利子之京師。而韶州聖堂 則後來會士麥子立修（諱安東）石子鎮予（諱芳栖）龍子精華（諱華民）先後居之。利子向在端州時，畫有坤輿圖一幅，爲心堂趙公所得；公喜而勒之石，且加辯【弁？】語焉，然而尙未知利子也。是時趙公方開府姑蘇，而王宗伯偕利子至南都。趙公饋禮物，並輿圖以獻。王公奇之，示利子。因作書復趙公曰，向所畫坤輿圖之人今在茲矣。趙公喜出望外，即具車徒，邀利子，相得甚歡。利子出天主像，俾趙公瞻仰。趙公曰，是不可褻觀也；遂于常拜天之處，設高臺香燭，稽首而敬禮焉。乃顧謂利子曰，是像非常，眞爲天地萬物之大主矣。嗣後遍請當道諸君，回【同？】爲瞻仰。且留利子，談論旬餘不倦。而王公不能待已先行矣，趙公始命衙官護送利子之淮。利子到京師，適關白倡亂，朝鮮多事，未有求見之機，復同郭子南回。時冬月河凍，暫留郭子于山東，獨回蘇州；與故人瞿太素之南都。時王大宗伯正官南都，而大司徒趙公，大司徒張公，少司徒王公，少宗伯葉公（即相國文忠，公時爲少宗伯）者群慕利子名，皆投刺通謁，迭爲賓主。理學名儒李公心齋，禮科都諫祝公石林者，尤深相契合，雅有留駐意。而郭子始自山東回，相與共謀築室矣。適戶部劉公斗墟者，見利子。問曰，聞子欲卜宅居此，信乎？利子曰，然。公曰，昔於洪武間嘗備數椽，不意爲覺所據，吾子若不懼覺，甘心售子，毋論直也。利子曰，吾自少奉天地眞主，受庇良多，況天主聖像爲覺所極畏者，覺害不必慮也。遂偕劉子往觀，殊愜意，乃捐資買之。是日，于廳事立臺，奉天主聖像其中。又以聖水灑淨一室，夜同

郭子及鍾念江等居之，覺絕無影響。次日，相知諸公過訪問安，見其帖然無恙【恙？】，俱詫爲奇。他日劉公會諸縉紳，論及此事曰，吾昔構此居，其子堪輿尙趨避之術，備極詳審，何以人不能居而覺居焉。今乃知邪不勝正，而堪輿擇日之俱誕也。毋亦此室將爲至人居，故天主命覺守之，不容他【人？】處此爾。越數時，太史王公順庵者，博學多聞士也，尙未知利子東來意，然素有志于度數曆法之學，欲往從利子，乃先遣門下士張養默者就利子受業。張子故好學，久習利子，始知其東來意，實欲奉揚天主聖教，固不屑【以？】曆數諸學見長也。厥後，張子于渾儀度數之學既有通曉，始喟然歎曰，彼釋氏之言天地也，則云一須彌山，而日月遶其前後，日在前爲晝，在背爲夜。其言日月蝕也，則云羅漢以右手掩日而日蝕，以左手掩月而月蝕。其言地也，則云須彌山四面分四大部州而中國居其南。夫天地之可形像測者，而創爲如是不經之談；況夫不可測度者，其空幻虛謬又可知也。今利子之言天地也，則有測驗可徵；毫髮不爽。則【即？】其粗可知其精，向【而？】聖教與釋教，孰正孰邪，孰眞孰僞，其必有辨之者矣。後之論者，多以張子之言爲準。大司徒吳公左海者（諱中明，歛縣人），亦交利子。見坤輿圖而悅之。因請利子，更爲攷詳。出吏部公帑，重梓以廣其傳，且序辨焉。溫陵卓吾李公，時在南都，過訪利子。談論間，深識天學之爲眞，因賦詩爲贈，具載焚書篇中。又汝南李公素以道學稱，然崇奉釋氏甚篤，門下多有從之者。一日，與諸公論道，多揚釋氏，而抑孔孟。時劉公斗墟在坐，瞿然曰，吾子素學孔孟者也，今以佞佛而駕孔孟之上何也？不如大西利子奉天主眞教，航海遠來，其言多與孔孟合，又明辨釋氏之不正。李公于是始知有利，乃往邀焉。時有僧

三槐者，已先在坐。而利子偕溫太素至，三槐岸然居上，利子以謙承之。三槐乃問利子曰，聞吾子知天文之學，有諸？利子曰，頗識其略。三槐曰，子之攷日月也，或上天看日月乎，抑日月下而與心目接乎？利子曰，非我上天，亦非日月下也；我存日月之像于心，照此像可知日月矣。三槐欣然曰，若此則子能造日月于心矣，何人不可以造天地乎？利子答曰，是不然。有日月矣，而我見之；因所見而生是像于心，非無日月而我自能造日月也。譬之鏡然，懸之空中，物成照焉，即天地日月亦入照矣。然必先有物而後照有像，非無其物而鏡自能造其物也。衆人稱善，三槐理風不能對。時諸公復辨論心性善惡，反復不一，利子默不答，或謂利子未悉其義也。利子集合衆論，具言人性爲至善之主所賦，寧復有不善者乎？且砒萬物一體之說，人噴噴深賞。其言備載實義篇中，茲不具詳。

萬曆二十八年庚子，遂與同會順陽（諱迪我）者，以禮科文引躬詣闕廷，貢獻方物，稍効芹曝之私。諸當道款接如禮，而山東開府心同劉公者，閱諸貢物，倍加優待。乃越黃河抵臨清，適督稅內官馬堂邀功攔阻。悉將貢物奏章自行上進，奉旨趨取赴京。利子始偕伴八人同入燕都，獻天主聖像，聖母聖像，天主經典，自鳴鐘大小二具，鐵絃琴，萬國圖等物。皇上欣念遠來，召見便殿，垂簾以觀，命內官習學西琴，問西來曲意，利子始譯入章以進。復蒙賜問大布教旨及民風國政等事。于時欽賜官職，設饌三朝宴勞，利子等固辭榮爵，受慶餼。上受聖像于御前，置自鳴鐘于几，復命畫工繪圖進覽。時大宗伯蔡公者，以屬夷貢獻必由本部，而利子乃從內官進，不無以此爲嫌。利子因述馬堂強留邀功之意，公始釋然。循舊例，留利子于夷館中。利子以族人浮

海東來，觀光上國，原住中華二十餘年，頗識文字，于「與」？他夷來賓爲名利者不同，乃具疏請命。或兩京，或吳越，乞賜安插。禮部並爲覆題，未蒙報可。而內官出諭利子曰，幸勿固辭，主上方垂意，若固辭，則上心茲不喜也。于是禮部趙公邦靖周旋其間，利子始安京師，偕龐子儼以居。至其日用所需，則取給于光祿，遵上命也。趙公後因他事去官，利子暗焉，對而爲之泣。趙公曰，吾僚友咸以冷情視，吾子獨爲我相知之深也，其異世俗交乎？嗣後趙公歸里，虔祀利子所著實義一部，朝夕拜奉，以證不忘。

相國沈公蛟門（諱一貫）時爲醴且饋資斧焉。而大宗伯馮公琢庵（諱琦）屢叩利子所學，深相印可，遂大有「志？」于天主正道。時求所譯經，復命速譯其餘。且數上疏，排空幻之流，欲以章明聖教；竟資志以歿，惜哉。于是相國文忠葉公，太宰李公，司馬趙公，少司寇王公，少宗伯祝公，僉都察閻馮公（諱應京），都諫曹公（諱子林），大參吳公，龔公，鄒水我存李公（諱之藻），相與質疑送難，著而成天學實義，而僉憲馮公令速梓以傳。利子以文藻未敷，未敢輕許。馮公曰，譬如垂死之人，急須藥療之，如必待包裹裝飾，其人已不可起矣。斯文爲救世神藥，烏可緩也。于是二十五言梓行世，馮公兩爲文弁其首。厥後諸書行世，人心漸明。大宗伯文憲徐先生（諱光啓），吳淞上海人，博學多才，欲透到生死大事，惜儒者未道其詳。諸凡禪學玄學及三教等學，無不拜名師。然于生死事，竟無着落，心終不安。萬曆庚子（二十八年）到南京，見利子而略通其旨。回家得一奇夢，如見圓堂中設有三臺，一有像，二無像；蓋天主預默啓以三位一體降生妙義，然尙未知其解也。癸卯（萬曆三十一年）臘月，又

到南都，入天主堂，訪論天學，至暮不忍去。乃求實義詳略諸書于邸中讀之，達旦不寐，立志受教。羅子與講解經旨，覺十戒無難守，獨不娶妻，「妾？」一歎為難。蓋先生獨有一子，而未得孫，意欲納側室以廣嗣也。利子不許曰，有子無子，一憑天命，烏可以此犯誠。先生躊躇久之，毅然堅決曰，嗣可無，誠斷不可犯，惟聽天主所賜。遂欣欣受洗，守誠甚堅。天主鑒其精誠，越年即得孫矣。至今諸孫遠膝下，迨曾玄奉教濟濟到堂如層簾然，愈知天主福善不獨于其身後也。

中州都會原有教堂，乃如德亞國所傳天主教。適其教中艾孝孫「？」計偕入京，造訪利子。利子請天主經典大全一部，係如德亞之原文，並翻譯太西文字示之。艾君誦讀其文，深喜而拜焉。艾之同袍張君同訪利子，謂汴梁昔有一教，名為十字教，以奉天主為主張。孝廉亦其奉教之後裔也，奈百年來多不得其傳者。利子以所佩十字聖架示之。張君一見，不禁淚下。是後利子遣從者黃明沙，馳書訪其實，果如二君之言，但不得其初來傳之詳耳。是後張君選關中教諭，時有從大西到關中鄂本篤者，亦耶穌會士也，夙聞東方禮儀文物之邦，人皆奉天地主為宗。以為與天主聖教正符，欲得其實。陸行三年，經狂沙掠人之國，歷盡艱苦，徑到關中。乃知所聞之國即中國也。利子聞而遣人訪之，值其篤病。一見同會者，望外喜溢，遂安然去世矣。利子住京師凡十年，交遊益廣，著述亦多。時與諸名公論天學，旁及度數。因著時人十篇，及與徐宗伯玄扈所譯幾何原本測量等書，與李固卿我存所譯同文算指渾蓋通憲乾坤體義等書，俱已行世。自是四方有道之士，多致意請問，利子率手自裁答。時又為寓中國諸西士之長，即答諸會士書札，亦無「不？」縷縷長言之，而利子不倦也。利子生平

樂于接引，所稱明鏡不辭，屢照清流，無憚惠風者，利子有焉。故每日除自躬瞻禮，存想省察，誦經，諸工外，「皆？」談道著書之候，而門有過訪，又亟倒屣出迎。且時患頭風，雖伏枕呻吟，一聞問道者至，即欣然延接，悉忘其苦，客退呻吟如此矣。於是從教日廣，多喜與利子相親，利子率諄諄樂告之。即或有貧且賤者，利子亦作平等規「觀？」，其接見顏色，與見大賓無異也。

比庚戌歲（萬曆三十八年）上計名公，及省試孝廉，輪蹄相錯于門。而利子俱一一披示，各懷其所懷。加以新到會士熊子有綱（諱三拔）費子揆一（諱奇規）初未習中國語言文字，利子又時與之指陳，殫其心力。遇大齋之期，雖日只一餐，而應接不暇，亦不得安然享之。且持齋甚嚴，絕不用非時飲食。諸會同居者，皆以利子春秋漸高，何以應接內外都無倦色，不可謂非天主默祐簡閱之身也。大僕我存李公久習利子，服其器識，凡有所行，多與相商；覺從利子之言則順，間有不從者，後必有悔也。厥後李公患病，京邸無家眷，利子朝夕床第間躬為調護。時病篤，已立遺書，請利子主之。利子力勸其立志奉教於生死之際，公幡然受洗；且奉百金，為聖堂用；賴天主寵祐而疾頓痊。

利子累積勞瘁，因躬自得病，首日即謂諸會士曰，茲吾去世之期也；遂依教中善終諸規，一一行之。而諸奉教者，先後往候，利子無「不？」喜容相接，且加慰勉焉。又時仰祈天主垂祐中華，俾人人盡識聖教，得沾洪恩。復念皇上體恤柔遠，懷恩報答涓埃；惟望大「天？」主福祐默啓，得以闡揚大教，此病中倦倦致意也。越數日，利子臨終再告解請領聖體，同會鐸德依禮捧之至寢，利子奮力強起，投地叩拜不已。同會以病篤，寬其安寢；利子竟不



敢纖毫褻越焉。有頃忽閉目，如有所思，而已安然座【坐？】逝矣，時萬曆庚戌年（三十八年）四月也。

大僕李公經其喪事，市堅木爲棺，會士阻之不得。匠人欲速其工，愼天災而體變。李公曰，勿亟也，子第加功焉，吾知利子雖百日不壞矣，越兩日始就木。前後諸縉紳奉弔者，无不極口稱贊。

先是，利子數月前嘗致書于郭子仰鳳，未有云，此吾盡頭之書，從此無書，永言別矣。及利子初病時，諸會士請其遺囑。利子曰，吾去後，開吾笥視之，具見之矣。至是開笥，果見遺囑，中事理種種畢陳。至諸名公往來書啓，去者去，留者留，無不先爲經理。蓋利子甫病即已無力及此，是必數月之前，預爲整頓，始知早識其善終之期。若夫利子一生至德，未易盡述，茲略提其一二。夫人萬善之根在默與上主神接，利子常默默對越，以沾神力。且每晨默道數時，所得上主默啓者，即下筆記之，以不忘主祐，漸而成帙。至今諸會士多喜熟玩，領其訓誨，即備略讀之，亦時醒悟也。默道後虔行彌撒禮，切祈所懷，務沾主祐。又每日讀經贊稱天主七次，昕夕嚴審其私，毫不自恕。薊北天寒，臥不重褥，時用木枕。至所被之衣，不請更易亦不問。蓋其心惟道德是樂，故輕肉身而粗視之耳。其初傳教于中華也，未免多有艱阻。利子以謙忍，以寬俟，不以順事而做，不以逆境而屈。或有面相獎贊者，則兩頰爲赤，目注于地。以故彼都人士咸相敬，願時時親炙焉。至于待諸會士，尤極溫良。其在洪州時，一會士與之調自鳴鐘，蓋將以獻大廷者；忽誤破其機，會士憂形于色。利子詢知其故，怡然曰，無傷也。若無此進御，則別覓其他可也，何憂焉。故人盡服其德量。會士之入中華者多，利子取六經諸書，爲之講解。適熊子有綱講畢，熊子稱謝，利子遜不敢居，且

曰，如講解不到處，並日常過疵，幸甚恕我，以此爲謝可矣。熊子感其真切，不禁泣下。至有志學之【者？】，離家相從，或俗念復萌，就利子求解。利子一耳提之，亦無【不？】冰消霧釋者。利子向入中邦，諸昆仲亦有在本國羅瑪者，時寄家書回，並不及他事，只勸其修德行善仰答天主而已。諸兄弟感慕利子之意，自後書至，必頂禮而開讀焉。

利子歿後，中朝諸公議欲上請葬地，而隴子順陽，熊子有綱，始具疏奏請，命下禮部題覆。相國吳公（諱道南）適以少宗伯署部事，遂偕正卿林公（諱茂槐，福清人）員外郎洪公（諱世俊）主政韓公（諱萬象）具言其慕義遠來，勤學明理，著述有稱，伏乞收葬等情，上報可。于是吳公下牒京兆黃公（諱吉士）有籍沒楊內官私創二里溝佛寺，房屋三十八間，地基二十畝，畀葬利子，並爲闢熊諸子泰奉天主焚修祝釐之所，京兆玉沙王公立石爲文以記之。時內官言于相國葉文忠曰，諸遠方來賓者，從古皆無賜葬，何獨厚于利子。文忠曰，子見從古來賓，其道德學問，有一如利子者乎？姑毋論其他，即其所譯幾何原本一書，即宜欽賜葬地矣。

自利子歿，人多有畫其像而景仰之者。太僕李公繪其像于聖堂左，而瞿太素夫人則請利子像爲聖牌，且珍藏其手書，以爲至寶。厥後張誠（閩晉江人）者，聖名喇克爾，奉教至虔，爲衆所仰，天啓癸亥三年從父孝廉張夏居（名賡，聖名瑪竇）掌教中州。臨終時，忽見天主聖容，審判其生平，尙加詞責。適宗徒聖瑪竇與利子共現天主臺前，爲之懇祈天主，許登化光天焉。爾時頓顛，具爲父言之，乃安然而逝。此亦利子之靈，介天主側爲中國祈求之一驗云。

向利子未歿時，見有道行之機，且爲熙朝曆法歲久而差，禮部具疏薦利子及龐子同修，旨報可。利子以道之廣傳及朝家重典俱未可一人獨任，因寄書本國，招一二同志，多携西書同譯。儒略始借二三友朋如畢子今梁（諱方濟）史子建修（諱百度）等，浮海遠來，而利子是年歿矣。然雖不及一面，亦躬造燕京，瞻拜賜墳，感熙朝之仁厚也。於戲，利子挾天學東來，矢志宣揚正教凡三十年，余不敏略次先友行蹟，以待後之君子有志而願知者。」

以上艾儒略撰大西西泰利先生行蹟之全文也，此外齋藤助教授又藏『澹齋居士子環張維樞撰』之『大西西泰利子傳』，乃根據艾氏之文，而加節略者，茲不復載，僅就艾文加以解說。艾氏文『意大里亞國人也』一語，可引N. Trigault氏所著 *Histoire de l'Expedition Chrestienne au Royaume de la Chine* (Paris, 1617) 頁七之文注之，其文云：

“Le P. Mathieu Riccius Italien est né à Marcerata en la Marche d' Ancoue, de Maison noble, l'an 1552 le sixieme jour d' Octobre...”

謂『其受業之師孟厄者名賢也』，據 Trigault 書同頁，乃耶蘇會士 Nicolas Beninegin。艾氏又云利氏父『以科第期之』，亦與 Trigault 謂其父欲使之習法學（頁七）者同。『利子入會，既于文理科無不卓然』，

所謂文科者，即艾儒略西學凡第一章歐邏巴諸國條所謂學業六科中之第一科勒鐸理加，文學之意。理科者，即第二科之斐錄所費亞，哲學之意；以下所稱之道科即西學凡之第三科徒錄目亞——神學之意也。

『歷考七次，至撒責耳鐸德之尊品』，撒責耳鐸德者，乃艾儒略彌撒祭義卷上品級第五所云：

『七試取錄，乃爲撒責耳鐸德。始司彌撒大祭，講經傳道，授人聖水聖體，代耶穌爲萬民祈禱解罪者也。』

即含有祭司，長老，或監督之義之 Sacerdotes 之譯音也。『大西海濱各邦波耳都瓦耳』云者，即葡萄牙。『香山』之『澳』當是『澳』字之誤寫。利瑪竇譯四書爲西文，寄送本國，『至今孔孟之訓遠播遐方者皆利子力也』云云一節，乃近世中國文物波及世界之一事實，且爲東洋影響於西洋思想道德之先聲，尤可注意。

賓禮利子之建安王，亦見於葡萄牙人 Semedo 之 *The History of China* (London, 1655)，作 Kien Gam Yam。茲於利氏獻王之交友論尚須一敘。如前文所稱，此文對中日學界皆有特殊影響，明吳從先小憲別記卷三采錄之，而寬文十年日本刻本乃刪去。恰如日本刻本五雜俎

之删除利瑪竇條，皆拘於嚴禁耶穌教時之國法也。然德川時代之寫本，往往有鈔錄交友論者，有寬延四年敍文之唐本類書考卷上即載有寶顏堂秘笈廣集中之『友論』一卷明利瑪竇』，內閣文庫亦藏一本。去年三月書肆文求堂東京市本鄉一丁目之漢籍目錄附錄中，有『利瑪竇友論』，附記之以備參考。

明代友論之單行刊本，至少有二種，即閩中欽一堂本（內閣文庫藏本）及朱廷策校本（文求堂漢籍目錄大正五年三月刊行）是。互明清兩代，叢書收之者，前文所記小憲別記之外，尚有山林經濟籍（明屠本峻編，內閣文庫本及東京高等師範學校圖書館藏本）之族訓第四，廣百川學海庚集，說郛續之第三十，堅瓠秘集，及寶顏堂秘笈廣集等第五種。寶顏堂秘笈之編者陳繼儒序朱廷策校本友論云：『此書真可補宋穆劉孝標之未備』。以爲後漢朱穆論友道之絕交論，南朝梁劉峻（字孝標）之廣絕交論二文皆不之及。徐氏筆精卷八亦謂利子交友論『尤切中人情』。閩中欽一堂刊本友論有明馮應京瞿汝夔二人序文，皆盛贊稱之，瞿氏且自署名爲友人云。是皆利氏友論見重於中國人之事實也。

友論之影響於日本人中，除前文所記藤原明遠及細川潤次郎外，新井白石雖當德川時代嚴禁天主教時，其答朝鮮副使之質問猶稱利氏交友論收於百川學海說郛等書（江闕筆談）。土岐政孝纂述之學藝叢談（明治十三年刊）第六編，亦從堅瓠廣集卷之一引用收錄之。

茲更述利氏之坤輿萬國圖。釋圓通佛國曆象編卷三取圖中諸國島嶼之位置，與佛教地理說相比較，辨論其異同。澁川春海則本於利氏之圖，縮畫一圓地球，以便於習地理之用，可謂善利用利氏之圖者（參考大日本教育資料九卷天文地理，天文後學春永子謹誌之澁川春海傳）。又春海傳『歐羅巴利瑪竇所著之坤輿萬國橫圖』語下子注云：『乃畫屏六幅』，當與本會翻刻流傳之原本相同也。又絕徼同文紀卷三明馮應京輿地全圖總序云：

『西秦子輿圖凡三授梓，遞增國土，而茲刻最後，乃最詳。』

知利氏萬國輿圖至少有三種刊本，且絕徼同文紀卷三又明言萬國二圓圖及兩儀玄覽圖爲利氏作。惜二圖止餘序文，不得見原圖，爲可憾耳。要之，利氏所製地圖有數種也。

關於艾氏文中『利子到京師，適關白倡亂，朝鮮多事，

未有朝見之機」一節，「朝鮮多事」自指豐臣秀吉文祿年間朝鮮之役，前文已言之。Semedo之 *The History of that Great and Renowned Monarchy of China* (1655) 頁一七七亦云貪婪之宦官因不能得利氏之貢品，而妨害其進見，謂：「今日本軍攻朝鮮，中國亦將被侵，不宜為外國異人奏請於天子」！所記亦與「未有朝見之機」之言相符合也。

齋藤助教授又藏萬曆四十四年七月「具揭龐迪義熊三拔等揭將利瑪竇等入貢居住等項緣由逐一開具於後」一文書，中有「一解招倭番海鬼」一條。蓋以利瑪竇等乃由廣東入中國，適當東南海邊多事之秋，遂被誤解為與倭寇同耳，亦足以見當時明人因倭寇故而一般人疑懼之心理也。

又聖朝破邪集（一名明朝破邪集，又名破邪集，安政二年翻刻，有水戶烈公撰書之序文）卷四許大受之聖朝佐關自敘之一關誑世條，關於利氏之來廣東，引議處倭會疏：

「其浙江福建廣東三省住居倭國之人，不論歲月久近，有罪無罪，但有歸志，詔令跟附差去使客船隻回還。則順逆之分明，華夷之防定。」

諸語，亦認利氏與日本人有關係者也。

次為利氏赴京入宮時事，艾文云：

「利子始偕伴八人，同入燕都，獻天主聖像，聖母聖像，天主經典，自鳴鐘大小二具，鐵絃琴，萬國圖等物。皇上欣念遠來，召見便殿，垂簾以觀云云。」

其他中國方面史料莫不記利子謁見神宗事，然據Semedo中國史第四章（頁一八三以下）所記利氏等諸耶穌教士入居北京之始，則利氏等雖被召入宮，似未嘗得見神宗。今譯其一節如下：

「一千六百零一年一月四日，諸耶穌教士入北京，受款待，召入宮中，一宦官接待之。繼而彼等整理貢品，明日宦官備盛儀運之宮中，獻於帝，帝嘉納焉。帝贊美天主像與聖母像，感歎於鐵絃琴，即使宦官習其技。帝又欽服於時鐘之新奇精巧，命耶穌教士入宮運轉機械。於是彼等遽入宮，許入第二室，（第三第四室非宦官及宿直禁兵不得入）太監承上命頗優遇彼等。留宮中三日，或運轉所獻時鐘，或授四宦官以時鐘之使用法，或應宦官之質問，而告以歐洲諸國之國俗民情，其後宦官皆奏之於帝。於是皇帝益喜耶穌教士之言行，欲親召見，然以古來無皇帝召見外國人之例，遂不果。惟使畫彼等肖像，以察其容貌，終未得引見云。」

關於利氏及其後客死北京之天主教士之墳墓，Henri Cordier: *Bibliotheca Sinica* (第一卷頁四九六以下) 亦記述之，而附以圖，利子之墓居其首焉。神宗賜利氏葬地事為反對耶穌教者所最不滿，如南京禮部侍郎沈淮於萬曆四十

四年十二月上『參遠夷三疏』，取賜利氏葬地事與永樂六年客死北京之渤泥王蒙賜墓建祠事相比較：謂當時渤泥臣民如以詣墓王墓爲口實，因緣入北京而散佈京省，成祖決不能漠視；今賜利氏墓地於北京城西後，西洋人不惟定居，且陸續有相繼入京者。他日恐有不測之患，故奏請速依律處斷王豐肅（意大利人Alphonsus Vagnoni）等。

（參考聖朝破邪集卷一）

利子之本國固是意大利，然以其初來抵廣東香山嶼也，遂有謂之爲香山人者，或以爲生於香山嶼附近小國（參考新井白石西洋紀開卷下，及白石遺文卷上書采覽遺言後）。又有謂爲廣東西毘牛人者（參考司馬江漢春波樓筆記，毘牛即Pope）。甚至稱『呂宋夷利瑪竇一派』（聖朝破邪集卷二所收崇禎十年十一月福建巡海道告示），謂爲呂宋人，謬亦甚已。蓋以其自印度方面來中國，遂誤解爲毘牛人；謂之爲呂宋人者，因西班牙人佔有呂宋，而推測利瑪竇爲自呂宋殖民地來華之西班牙人之徒類，遂斷爲呂宋人也。與上文所云因倭寇而疑利氏相同，乃西力東漸之初一種社會的恐懼，亦未嘗不可認爲神經衰弱者之妄想也。

斥邪漫筆斥邪二筆之著者深慨隱士——即釋超然——

謂利氏等『明爲西洋之喇嘛僧』，『喇嘛』兩字旁用『マ』注其音，似是羅馬僧之意矣。然其書凡 Rome 皆以『囉瑪』或『邏瑪』字寫之，無用『喇嘛』二字之例，則超然所云喇嘛僧之『喇嘛』非意大利之 Rome，而爲喇嘛教僧之義。西洋無喇嘛，一謬也；誤解利氏爲喇嘛，二謬也，一語而兩錯焉。

此外天野信景所著鹽尻卷四云：

『梵僧以幻術誑人乃其國俗。：耶蘇之利瑪竇雖云西僧，要亦同類。』

雖非明言利氏即梵僧——印度人，然文政時仙台之古梁禪師於所著南屏燕語（有文政九年自序，明治廿一年刊）述印度風俗云：

『晝夜勤學，尤爲竺土之風俗。：幼童多聰明，往往一度聆教即能領解，唐義淨三藏渡梵時親見之云。其時有名伐倒者，尤號早慧，後世利瑪竇等之於天學亦爾。一行禪師之天文曆數亦全出梵學。』

是以利氏爲印度人，當時世界地理知識雖云淺薄，其誤解亦何甚也？

利氏於『西泰』及『西太山人』二別號外，亦用『清泰』字，（明虞淳熙天主實義殺生辨）前文已言之。利氏又自

號「大西域山人」，世人因稱之爲「利山人」，自友論之署名及序文等知之。至「利公」「利先生」等稱，則與「利夷」「夷人利瑪竇」相反，乃對利氏表示善意之稱呼也。

關於利氏之容貌有下列記載：

「其人紫髯碧眼，顏如桃花。年五十餘，如二三十歲人。」

堅瓠秘集卷四，及澳門紀略卷上官守篇

「利瑪竇，字泰西，大西洋人。虬髯碧眼，聲若巨鐘。」

縣志富賢部

記王豐肅之容貌者云：

「面紅白，眉白長，眼深，鼻尖，鬚髮黃色。」

一，明吳爾成會審王豐肅等犯一案

記艾儒略之容貌者云：

「其人，碧眼虬髯。」

俱能傳西洋天主教士容貌之真者也。其目西洋人爲「紫

髯碧眼」「碧眼虬髯」，使吾人聯想及唐岑參胡笳歌送顏

真卿使赴河隴詩「君不聞胡笳聲最悲，紫髯綠眼胡人吹」

之句，及高僧傳記達摩云：「眼紺青色，稱碧眼胡僧」。

蓋碧眼，紫髯，虬髯，鬚髯等形容之詞，乃自來中國人

加之於胡人或梵僧者；利氏既具如此之面貌，其被目爲

胡僧或梵僧亦理所宜然矣。如堅瓠秘集卷四云：

「瑪竇不復作歸計，以天地爲階閭，死生爲準幻；較之達摩流沙之來，抑又奇矣。」

逕以利氏與達摩併論焉。

關於稱贊利氏之詞，前文已及之，茲更增補一二。疇人傳卷四十四利瑪竇傳，謂徐光啟等稱利氏爲「今日之義和」。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六子部天文算法類一總論云：

「洛下閎以後，利瑪竇以前，變化不一。」

以利氏劃天文算法學之新時代焉。又康熙帝欽定曆象考成提要云：

「案推步之術，古法無徵，所可考者，漢太初術以下，至明大統術而已。自利瑪竇入中國測驗漸密，而辨爭亦逐日而起。」

亦以利氏爲漢武帝時作太初曆之洛下閎後第一人。清張

爾歧蒿庵閒話卷一云：

「時憲曆法，西洋人湯若望立，即利氏學也。利氏入中國，同至者數人，湯其一也。」

至立利氏學之名。清梅文鼎梅氏叢書輯要卷六十二操縵卮言中明史天文志論云：

「明萬曆間，西洋人利瑪竇等入中國，精于天文曆算之學，發

微聞奧，前此未嘗有也。」

皆稱揚利氏之最至者。若錢大昕潛研堂文集卷十七雜著一策問部述回回泰西曆法云：

「然九執未行於唐，而利瑪竇諸人，獨行於近代；意其術實有可補中土之所未備者乎？」

可謂最公平之論。京都學者服部天游所著蘇門文鈔附錄放言，其中孔子賢堯舜條論中國人之偏於媚古而貶抑後世及公人之弊，因舉後人優於古人之例，即謂：「利瑪竇之天文審於義和」云。

此外清陳庚煥著陳揚閣文錄（又名揚閣初稿）卷二地毬考云：

「地毬之有圖，始明萬曆中西士利瑪竇南懷仁所進也。」

劉猷庭廣陽雜紀卷二云：

「如地圓之說，直到利氏東來，而始知之。」

皆記事實，同時亦為贊揚之詞。但誤清初來華之南懷仁為明代人耳。

利氏與西洋書法之關係，前文亦已稍稍言及，清魯駿宋元以來畫人姓氏錄卷廿九四賓利部云：

「明 利瑪竇

利瑪竇，西洋歐羅巴國人，通中國語。來南都，居正陽門西營

中。畫其教主，作婦人抱一小兒，為天主像，神氣圓滿，采色鮮麗可愛。嘗曰，中國祇能畫其陽面，故無凹凸；吾國兼畫陰陽，故四面皆圓滿也。

凡人正面則明，而側處即暗。染其暗處稍黑，斯正面明者，顯而凸矣。」

引用張庚國朝畫徵錄卷中焦秉貞條之文，惟純以畫家目利氏，頗可注意，故錄於此。又清裕一道人編宋元以來書史紀略（寫本）卷六記利氏，與魯書同，而有節略。中國人關於利瑪竇之詩，茲又得一首。雖無新貢獻，以其為尤侗得意之外國竹枝詞之一，故介紹之：

「歐羅巴

天主堂開天籟齊，鐘鳴琴響自高低。阜成門外玫瑰發，杯酒還澆利泰西。利瑪竇始入中國，賜葬阜成門外二里溝，曰利泰西墓。天主堂有自鳴鐘，鐵琴，地球等器。國中玫瑰花最貴，取蒸為露，可當香藥。昭明叢書甲集，龍威秘書第九集，及藝海珠塵竹集等。

此詩題目曰歐羅巴，而一誦其內容，直是詠利氏也。

利氏留華之費用由本國支給，而中國人不之知，頗有引以為疑者。明沈瓚近事叢殘卷三曰：

「利瑪竇者，西洋國人也。……飲食居室交遊等費，亦不少。而不見缺乏，人以此異之。」

朝鮮人所記之利瑪竇，又見於李粹光芝峰類說卷二外國之部，及卷十九金密之部。介紹利氏天主教義，交友論之主旨，及自鳴鐘。其關於地圖一節頗可注意，文曰：

萬曆癸卯，余忝副提學時，赴京回還使李光庭權情以歐羅巴國輿地圖一件六幅，送于本館，蓋得於京師也。見其圖，甚精巧，於西域特詳。以至中國地方，暨我東八道，日本六十州，地理遠近大小，纖悉無遺。所謂歐羅巴國，在西域最絕遠，去中國八萬里，自古不通中國，至大明，始再入貢。他圖乃其國使臣馮寶賣所為，而未端作序文記之。其文雅馴，與我國之文不異，始信書同文，為可貴也。按其國人利瑪竇，李應誠者，亦俱有山海輿地全圖，王沂三才圖會等書，頗採用其說。

文中萬曆癸卯即三十一年，而所謂歐羅巴輿地圖一件六幅者，當即前述分畫六幅之坤輿萬國全圖。而稱歐羅巴地圖者，蓋因當時朝鮮人缺乏地理知識，惟記憶最珍奇詳盡之歐羅巴洲，故以稱此圖耳。

以上所述，初就艾儒略所撰傳文為之解說，中間與傳文或即或離，終乃全離傳文，拉雜敘述，支離滅裂，讀者諒焉！苟能因此傳所記，得窺利氏事略及以利氏為主之東西交通史之一節，且獲得最近世以前中日學者關於世界歷史地理知識之資料，則著者之大幸矣。

擱筆之前，當感謝以珍藏文書見假之齋藤助教授，其所藏明末清初耶穌教會之文書，除本篇已介紹之大西

泰利先生行蹟外，猶有

- (一) 大西利泰西子傳 濬齊居士于環張維樞撰
- (二) 交有「友？」論 (但有序文，本文缺)
- (三) 熙朝崇正集目錄
- (四) 崇禎三年西洋住澳勸義報効耶穌教掌教臣陸若漢等奏文
- (五) 萬曆四十四年龐迪義熊三拔等開陳文
- (六) 利類思及不得已辨
- (七) 思及艾先生行蹟 李嗣玄德望撰
- (八) 思及艾先生語錄 李嗣玄摘述
- (九) 艾先生行蹟 不完本
- (十) 太僧天主教門都僧皇晒喇喇第五明師呈書
- (十一) 萬曆四十七年出土泉郡南邑西山古聖架碑式
- (十二) 徐光啓曆法改修上書
- (十三) 南懷仁行略
- (十四) 康熙四十七年調查耶穌會士姓名表，並天主教會堂支那分布表

又載利氏事蹟之漢籍書目，近藤正齋好書故事 卷七四書籍二四禁書一內凡舉三十一部，以德川時代之人，其博覽有足欽服者，此外如

- 絕微同文紀 (內閣文庫藏本)
- 二十五言 (同上)
- 祇教紀原 (東京帝國大學圖書館藏本 中國哲學文學研究室藏本)
- 求己堂叢書祇書 (中村久四郎藏本)

俱足參考也。



# 漢代以前中國人的世界觀念與域外交通的故事

顧頡剛  
童書業

在世界交通未大開的時候，一地的人類往往就把他們所居住的地方看作世界，這在地球上的民族差不多都是這樣的。所以印度人有印度的世界，日本人有日本的世界，希臘人有希臘的世界，羅馬人有羅馬的世界，歐洲中世紀人也有所謂中世紀的世界；直至最近幾十年來，歐洲人編纂世界史的還往往把遠東一隅屏諸世界之外，可見這種狹隘的觀念確是世界上最上人類的通病。說起我們中國的疆界來，在地理上本來就是一個獨立的區域：往西面去有高山，往北面去有大沙漠，往東南兩面去又是大海，四邊的牆壁這樣森嚴，怎不使人不信在中國以外還有什麼很大的世界！

在春秋以前，中國的內部到處都是獨立的國家和部落。所謂華夏文明只限於現在的河南，陝西，山東，山西，河北的幾省裏；這個區域就是當時所謂的『中國』，在這個區域以外的就是他們所稱的『蠻方』，這蠻方在

那時的中國人觀念裏，已經是很遠，不必十分理會的所在了。

最古的人實在是把海看做世界的邊際的，所以有『四海』和『海內』的名稱。（在山海經裏四面都有海，這種觀念實是在承受皇古人的理想。）尚書君奭篇說：

海隅出日罔不率俾。（從鄭讀。）

立政篇也說：

方行天下，至於海表，罔有不服。

這證明了西方的周國人把海邊看做天邊。詩商頌說：

相土烈烈，海外有截。（長發）

這證明了東方的商國（宋國）人也把『海外有截』看做不世的盛業。左傳裏記齊桓公去伐楚國，楚王派人對他說：

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僖四年）

齊國在山東，楚國在湖北和河南，已經是『風馬牛不相

及」的了。齊桓公所到的楚國境界還是在河南的中部，從山東北部到河南中部，已經有「南海」、「北海」之別了，那時的天下是何等的小？（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太山而小天下，這個天下確是春秋時人觀念裏的天下）

周朝人把宇宙看做是禹所平定的，所以當時有「禹蹟」的名稱，如云：

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書立政）

豐水東注，維禹之績（蹟）。（詩文王有聲）

天命多辟，設都于禹之績。（詩殷武）

丕顯朕皇祖受天命，窳宅禹蹟（蹟）。（秦公優銘）

這「禹蹟」是廣被當時的天下的。他們又以為禹曾把天下分做九個區域，就是所謂「九州」。楚辭天問說：

伯禹腹孫，夫何以變化？……洪泉極深，何以窺（填）之？地

方九則，何以墳之？……九州安錯？川谷何滂？

這是說禹把洪水填平了以後，在地上造成了九州，給後來的人居住。古金文上記着說：

康虞成唐（湯），……再受天命，……成有九州，虞禹之堵。

（齊侯鐘銘）

這是說成湯受了天命，便享有了禹的九州，住在禹的地。方。九州就指湯的天下。這九州又名「九有」，「九

圍」。詩商頌云：

方命厥后，奄有九有。（玄鳥）

湯降不遲，聖敬日濟，……帝命式于九圍。（長發）

武王（湯）載旆，……九有有截。（全上）

逸周書嘗麥解也說，「蚩尤乃逐帝，爭于涿鹿之河，九隅無遺」（逸周書雖不甚可靠，但這段話似還保存着原始神話的意義）。

這「九隅」與「九有」、「九圍」互相發明。九州既可名為九有（圍），九圍，九隅，可見就是九方（東，南，西，北，東南，西南，東北，西北，中央）的別稱，這「九州」實在是個很空泛的名稱。

自春秋迄戰國各大國努力開闢土地的結果，把中國越推越遠，把天下也越放越大，於是中國人的世界觀念便換了個樣子。就在那時，有一種具體的地方制度的九州出來；記載這種理想制度的書籍比較可靠的是呂氏春秋，我們且把它的話鈔出來看看：

河漢之間為豫州，周也；兩河之間為冀州，晉也；河濟之間為兗州，衛也；東方為青州，齊也；泗上為徐州，魯也；東南為揚州，越也；南方為荊州，楚也；西方為雍州，秦也；北方為幽州，燕也。（有始覽）

看了這段話，九州制度出來的背景很是顯明，可以不待繁言而自喻了。越爲揚州，燕爲幽州，是字的聲轉；楚爲荊州，是沿用舊名；秦爲雍州，是因雍爲秦都（晉公靈銘有「口攻離都」的話，指晉襄公敗秦的事，「雍都」與「雍州」更是一音之轉）；齊爲青州，是因齊在東方，東方色青，以青州名齊是五行說盛行後的玩意兒（五行說的起源地即在齊）；這種州名決不是春秋以前所能有的。這個九州的疆域包括現在河南，山西，山東，江蘇，浙江，湖北，湖南，江西，安徽，陝西，甘肅，河北，遼寧一帶的地方，比殷周時的「中國」放大了一倍有餘了。九州的州名除見於呂氏春秋的以外，還有梁州，見於禹貢；并州，見於周官和逸周書的職方解；營州，見於爾雅釋地。禹貢說「華陽黑水惟梁州」，梁州就是指現在陝西南部和四川一帶的地域。職方說「東北曰幽州，河內曰冀州，正北曰并州」，并州是指現在河北山西之間一帶的地方（并州的州名似是暗射中山國的）。爾雅說「齊曰營州」，則營州就是青州的變名。拿梁州并州的地域來補呂氏春秋九州的疆域，便添出了北部一隅同四川一省，這個疆域已經差不多有宋明的中國領土的四分之三了。

四極有實在地點，這種觀念在戰國以前人是沒有的。楚辭裏所保存的較早神話對於四方的觀念還是很渺茫，我們且看看招魂和大招兩篇書裏所說的四方的情形：

魂兮歸來，東方不可以託些！長人千仞，惟魂是索些！十日代出，流金鑠石些！……

魂兮歸來，南方不可以止些！雕題黑齒，得人肉以祀，以其骨爲醢些！蝮蛇秦秦，封狐千里些！雄虺九首，往來儵忽，吞人以益其心些！……

魂兮歸來，西方之害，流沙千里些！旋入雷淵，靡散而不可止些！幸而得脫，其外曠宇些！赤蠹如象，玄蠶若蜺些！五穀不生，藟菅是食些！其土爛人，求水無所得些！彷徨無所倚，廣大無所極些！……

魂兮歸來，北方不可以止些！增冰峨峨，飛雪千里些！……  
(招魂)

東有大海，灑水泔泔只！蠖龍並流，上下悠悠只！霧雨淫淫，白皓膠只！魂乎無東，湯谷宗寥只！

魂乎無南，南有炎火千里，蝮蛇噬只！山林險隘，虎豹蜿只！蠭蠆短狐，王虺審只！魂乎無南，鹹傷躬只！

魂乎無西，西方流沙，滌洋洋只！豕首縱目，被髮鬢只！長爪踞牙，談笑狂只！魂乎無西，多害傷只！

魂乎無北，北有寒山，遠龍薺只！代水不可涉，深不可測只！天白顛顛，寒凝凝只！魂乎無往，盈北極只！(大招)

他們看四方真都是螭魅罔兩的世界。說到東方，是淞水  
漉漉，螭龍上下，有七百丈長的長人要把人的魂靈索了  
去（注注：『七尺曰初』），有十個太陽接連着出來，連金  
石都會被融化了。說到南方，是炎火千里，有雕畫了頭  
額，塗黑了牙齒的人要把人肉當做祭品，把人的骨頭做  
成了醬，又有毒蛇長着九個腦袋，往來的找人當點心。  
說到西方，是流沙千里，有像象一般大的紅色的螞蟻，  
有像壺一般大的黑色的蜂，又有長着豬的腦袋，直的眼  
睛，披着頭髮，伸着長的手爪，露着鋒利的牙齒的怪人  
住在那裏。說到北方，是增（層）冰峨峨，有寒山，又有  
紅色的連龍（燭龍）在那裏，那地方連天都會凍得發白。  
像這種地方當然同天上地下一樣，不是人類所能居住的  
了。

戰國晚年以來交通大開，一般人的地理智識進步了，  
於是就有一種『四極』的觀念出來。所謂『四極』，就  
是在當時的世界裏東南西北四方各尋出一個最遠的地點  
作為那一方的極。這種『四極』說有許多不同的說法，  
這是因為各時代各地各人觀念不一樣的緣故。最早的四

極說似乎要推孟子所記舜罪四凶的地點。孟子萬章篇載  
萬章說：

舜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殺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今本堯典刪此文。）

流放凶人當然在最遠的地方，所謂『投諸四裔以禦魑魅』，用近代的話說起來，就是『發配極邊充軍』；可見這四個所在是極遠的地方了。但是幽州就是燕，在現在河北省的北部；崇山，據舊說在湖南一帶；三危，禹貢列在雍州，當也不出現在陝西甘肅兩省的地面；羽山，禹貢列在徐州，據舊說在現在海州一帶；這個四極的地點都在中國，實在並不甚遠。（禮記王制說，『西不盡流沙，南不盡衡山，東不盡東海，北不盡恒山』，是與孟子差不多的四極觀念）

呂氏春秋為欲篇記着第二種四極：

北至大夏，南至北戶，西至三危，東至扶木。

大夏在現在山西北部一帶，北戶據舊說在現在安南北部（？），扶木就是扶桑，在遼東一帶，這個四極除大夏三危外，比孟子的四極遠了：因為當時的地域觀念又擴張了！（楚辭大招篇說，『北至幽陵，南交趾只，西薄羊腸，東窮海（？）只』；淮南子主術訓說，『南至交趾，北至幽都，東至暘谷，

西至三危；大戴禮記五帝德說，北至于幽陵，南至于交趾，西濟于流沙，東至于蟠木；是同呂氏春秋一樣的四極觀念）

在禹貢裏，我們看見第三種四極：

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

『朔南暨』者，朔亦至于流沙，南亦至于海也（禹貢導

黑水，……入于南海，可證）。流沙是指西北方的大沙漠。

史記始皇本紀載始皇琅邪碑說：『皇帝之德，存定四極。……六合之內，皇帝之士，西涉流沙，南盡北戶，

東有東海，北過大夏，人迹所至，無不臣者』。又載始

皇使將軍蒙恬北擊胡，略取河南地；發諸嘗逋亡人等略

取陸梁地，爲桂林，象郡，南海；又西北斥逐匈奴，自

榆中，並河以東，屬之陰山；這才真能北至流沙，南至

南海。所以禹貢所載的四極實在是秦始皇的四極啊！

在堯典裏，我們看見了第四種四極：

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申命羲叔，宅南交。……分

命和仲，宅西，曰昧谷。……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

這個嵎夷就是朝鮮（與禹貢嵎夷不同），南交就是交趾，西就

是西域，朔方就是漢武帝所立的朔方郡（在今河套）。這

個四極是漢武帝的四極（說見顧剛所著從地理上證今本堯典爲漢

人作，本刊第二卷第五期），在儒家的四極說中要算是最遠的一種了！

爾雅是一部拉雜抄成的書，釋地篇中有『四極，四荒，四海』等名目，其文云：

東至於泰遠，西至於邠國，南至於濮鈇，北至於祝栗，謂之

四極。

瓠竹，北戶，西王母，日下，謂之四荒。

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

邠齊州以南戴日爲丹穴，北戴斗極爲空桐，東至日所出爲太

平，西至日所入爲大蒙。

爾雅裏的四極說，我們費了好多的考據功夫，到底摸不

着它的頭腦。秦遠，邠國，濮鈇，祝栗，郭注只說了句

很含糊的話，『皆四方極遠之國』。邢疏說『秦遠，邠

國，濮鈇，祝栗，此四方極遠之國名也』。依舊是莫明

其妙。據邵晉涵說濮鈇就是百濮，則在今四川雲南一帶

地；祝栗是涿鹿的轉音，則在今察哈爾；秦遠邠國連邵

晉涵也不知道實在是什麼地方了。瓠竹就是孤竹，在今

河北盧龍縣熱河朝陽縣一帶地方；西王母更是神話裏的

名字（說詳下）；日下也不知究竟在那裏。至夷狄戎蠻則都

是些泛名，並無實指。空桐本是西方的地名，大約在今

甘肅東部，它把它搬到北方去，不知派在什麼所在；大蒙就是蒙汜，與丹穴同是神話裏的地名；太平也不知在何處。這四極，四荒，四海等，更看不出究竟是那個最遠。這篇書中弄到有四種四極說，無非是雜鈔的結果罷了。

以上所述『九州』、『四極』的觀念，大致還是依據實際地理智識建立的。此外戰國秦漢人還有一種但憑想像而建立的世界觀念，代表這種世界觀念最完整的說法便是鄒衍的『大九州』說。

鄒衍是齊國人，大約生於耶穌紀元前三四世紀。齊國人因為住在海邊，所以很能說『海話』，莊子逍遙遊篇說的大鵬的寓言就是引的『齊諧』。齊諧說，鵬飛往南冥時，它在水面上一拍就是三千里，它在雲中盤旋一下就是九萬里，一飛就要六個月歇一歇。這真是孟子上所說的『齊東野語』了！鄒衍的著述，史記上說有十餘萬言，可惜都失傳了，只有在史記上的一篇小傳裏的還保存下來。這篇傳裏說他是喜歡從小物推到極大的，譬如看見一杯水，就可把它放大，放大，放成了一個海。他

會從當世推到極古，從中國推到極遠。從當世推到極古的一項，現在暫時不談（說見顧剛所著五德終始說下的政治和歷史）。從中國推到極遠的一項，史記上記他：

先列中國名山大川通谷，禽獸水土所殖，物類所珍；因而推之，及海外，人之所不能睹。

這似乎就是山海經的來源。山海經五藏山經所記就是『中國名山大川通谷，禽獸水土所殖，物類所珍』；海外經以下所記就是『海外人之所不能睹』。（山海經是不是全出鄒衍，這當然是有問題的，這問題當然不是現在所能解決。）史記上又記他：

以為儒者所謂中國者，於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國名曰赤縣神州；赤縣神州內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為州數。中國外如赤縣神州者九，乃所謂九州也；於是有裊海環之，人民禽獸莫能相通者，如一區中者，乃為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環其外，天地之際焉。

這種大九州說分明是從禹的九州推了兩次推出來的。照他說來，禹的九州裏的一州僅僅占着全世界的七百二十九分之一了。這種世界觀念真不能不說是一種很大胆的猜想！

鄒衍的大九州的州名，在史記裏我們除了赤縣神州一名以外，便不能知道什麼；但在淮南子裏還記着很整齊

的一套大九州的州名。地形訓說：

東南神州，曰農土；正南次州，曰沃土；西南戎州，曰滔土；正西兗州，曰井土；正中冀州，曰中土；西北台州，曰肥土；正北洮州，曰成土；東北薄州，曰隱土；正東陽州，曰申土。

這是否就是鄒衍『大九州』說裏的『中九州』的州名呢？假若是的話，則我們可以說，他們所以把神州——

中國——放在東南者，是因為他們知道東南兩面有海（禪海）的緣故；他們所想像的西北海不知在那裏哩！『

小九州』中有冀州，『中九州』中也有；小九州中的冀州在北面，中九州中的冀州却在中土，這是什麼道理呢？這個原因，我們放在下面再談。洮州的洮，分明就是河洮的洮（濟）字；原來中九州裏也有洮水哩！薄州的薄也就是毫字；台州的台恐怕即是邵字，邵是西北方的

一個國名（詩生民『即有邵家室』）；小九州裏的東北和西北的兩個地名，也可以做中九州的州名，這是雜湊到什麼

程度？至陽州之名，大約是因近太陽而立，或許就是陽谷的化身。兗州之名，大約是曉之變（『曉』一作『曉』）。

在緯書的河圖括地象裏也記着一種九州說。它道：

東南神州，曰農土；正南印州，曰深土；西南戎州，曰滔土；

正西兗州，曰井土；正中冀州，曰白土；西北柱州，曰肥土；北方玄州，曰成土；東北成州，曰隱土；正東揚州，曰信土。（後

漢書張衡傳注引

這與淮南子不同的，除農土，深土，揚州，信土，或因字形字聲字義的相近而傳誤外；至印州，白土，柱州，玄州，咸州，似乎都是有意義的改變。正南所以作印（印）州者，因四川有邛水也。冀州所以曰白土者，因禹貢冀州『厥土惟白壤』也。西北所以作柱州者，因崑崙為天中柱也。正北所以作玄州者，因北方色黑也。東北所以作咸州者，因日出湯谷浴乎咸池也。

河圖括地象裏還有一段記載說：

崑崙之墟下洞含石，赤縣之州是為中則，東南神州，正南印州，西南戎州，正西兗州，正中冀州，西北括州，正北濟州，東北薄州，正東陽州。（初學記引）

赤縣神州本來是一個整個的名字，它把它腰斬了，拿赤縣之州作為中則（則就是曉，天問說『地方九則』。在這裏實在是拿赤縣同縣圃合二了，他們是把崑崙山看做天地的中央的），拿神州作為東南的州。括州當是柱州的形誤，濟州就是洮州的今文（或作營州，則大九州說又偷取了小九州說裏的一個州名），薄州陽州也還保存着淮南子裏的州名；但是九州已變成十

州了。

此外我們在周官賈疏裏還能看見兩個大九州的州名。

賈疏道：

自神農以上有大九州，桂州，迎州，神州之等；至黃帝以來，德不及遠，惟於神州之內分爲九州。

這桂州、迎州，據馬培棠先生說，桂州即桂州之形誤，迎州爲印州之筆增（淮南九州之前身後影，本刊第三卷第五期）。則這兩個新出的州名仍舊不能算數。

緯書的龍魚河圖裏還有兩個洲名：

玄洲在北海中，地方三千里，去南岸十萬里。

流洲在兩海中，地方三千里。（太平御覽五十九及三百四十四引）

這玄洲是否就是『北方玄州』的玄州呢？流洲則確是個新出的洲（州）名，大約就是流沙的化身罷？（十洲記也有這兩個洲名，當是取於此書，而改變其意義。）

王充論衡說：

鄒衍之書言天下有九州，禹貢之土，所謂九州也，禹貢九州，所謂一州也，若禹貢以上者九焉。禹貢九州，方今天下九州也，（案：這是王充拿禹貢九州比較鄒衍九州的話，不是鄒衍書中有禹貢。史記『禹貢九州』作『儒者所謂中國』，『禹之序九州』，可證）在東南隅，名曰赤縣神州。復更有八州，每一州者

四海環之，名曰稗海；九州之外更有瀛海。（案：王充實未見鄒衍的書，這裏敘述拿史記對勘，有誤！）此言詭異，聞者驚駭，然亦不能實然否，相隨觀讀，諷述以談，故虛實之事竝傳世間，真偽不別也；世人惑焉，是以難論。

這段話與史記所記的稍有出入，大致還相合。看他說赤縣神州在東南隅，可見淮南子裏所記九州的州名，就是鄒衍的九州說。王充是不大信有這種九州的人，他接着根據山海經和淮南子地形訓來打破這種九州說。（但王充對鄒衍的大世界觀念是大致承認的，說見下）但他說：

淮南王劉安召術士伍被左吳之輩充滿宮殿，作道術之書，論天下之事，地形之篇道異類之物，外國之怪，列三十五國之異，不言更有九州。（談天篇）

這真是奇怪了！淮南子地形訓裏明明記載着鄒衍的九州說（至少『東南神州』一語是王充所承認的鄒子之說），怎說『不言更有九州』呢？這不是今本淮南子曾經後人的竄亂，便是王充讀書太粗心了。（此節請參看補遺）

我們順便把大（中）九州說裏的冀州來源談一談：在墨子裏我們看見一種奇怪的冀州，兼愛篇說：

古者禹治天下：西爲西河漁，……北爲防原派，……以利燕代胡貉與西河之民。東方漏之陸，……以樅東土之水，以利冀州之民。南爲江漢淮汝，……以利荆楚干越與南夷之民。



這個冀州是東土的代稱。到了後來，這個冀州一面變成禹貢裏的冀州，遷到北方去（這個原因很複雜，容另論）；一面竟變做中國的代稱了。楚辭九歌云：

覽冀州兮有餘，橫四海兮焉窮？（雲中君）

淮南子覽冥訓說：

往古之時，四極廢，九州裂，……於是女媧……斷鼈足以立四極，殺黑龍以濟冀州，……蒼天補，四極正，淫水涸，冀州平。

（注：『冀，九州中，謂今四海之內。』）

拿四海四極同冀州對舉，這冀州當然是指中國。（呂氏春

秋本味篇說，『高泉之山，其上有湧泉焉，冀州之原』，注，『冀州在中央』。逸周書嘗麥解說，『是威厥邑，無類于冀州』。這冀州也是中國的代稱。）

這個中國的冀州，後來一面在儒家的傳說裏變做豫州的代稱，如穀梁傳桓五年說：

鄭，同姓之國也，在乎冀州。

鄭在豫州，怎說在冀州呢？楊士勛疏云：

冀州者，天下之中州。

那末這個冀州實在是豫州了。另一方面則為鄒衍一派人所取，作為中九州中的一州，但是仍以『中土』屬之。

冀州之外還有一個齊州，也是中國的代稱。例如爾雅

所說：

距齊州以南戴日爲丹穴，北戴斗極爲空桐，東至日所出爲太陽，西至日所入爲大蒙。

偽列子湯問篇也說：

湯又問曰，『四海之外奚有？』革曰，『猶齊州也』。湯曰，『汝奚以實之？』革曰，『朕東行至營，人民猶是也，問營之東，復猶營也；西行至幽，人民猶是也，問幽之西，復猶幽也；朕以是知四海四荒四極之不異是也』。（按此一段全用爾雅）

吳楚之國，有大木焉，其名爲檉，碧樹而冬生，實丹而味酸，食其皮汁已憤厥之疾，齊州珍之。

禹之治水土也，迷而失塗，謬之一國，濱北海之北，不知距齊州幾千萬里。

這個齊州就是指全中國而言。（湯問篇又有中州之名，即是

齊州。）黃帝篇又說：

黃帝……晝寢而夢，遊於華胥氏之國。華胥氏之國在兪州之西，台州之北，不知斯齊國幾千萬里。

齊國就是齊州，也就是中國。（周穆王篇也說，『四海之「齊」，謂中央之國』。史記封禪書說：

齊所以爲齊，以天齊也。

索隱云，『顧氏案解道彪齊記云，「臨菑城南有天齊泉，五泉並出，有異於常，言如天之腹臍也」。』『天

齊』就是天的腹臍，齊之所以爲齊又是以天齊，則齊當然是中國了（以上略大劉盼遂先生齊州即中國解，本刊第一卷第五期）。這分明是東方人的觀念。爾雅釋言：

殷，齊，中也。

殷齊都是東方的大邦，又都是文化之區，在東方人看來，自然可爲天下之中了。（爾雅釋地把岱岳看做中央，也是這種觀念的表現）。齊州之名是起於東方的，冀州（指代表東土和中國的冀州）之名大約也起於東方。冀州齊州或是一名之變，所以大九州說裏有了冀州，就不要齊州了。

『大九州說』的起來，據我們的推測，大約有四項來源：第一是『四海』的觀念。一般人都叫『四海』，但是實際上只有東南兩海，這不叫人懷疑中國到西北海之濱還有很大的地方嗎？第二是航海事業的發展。戰國時燕齊一帶航海事業很發達，當然有發見海外島嶼的事，那時又有所謂『三神山』的傳說（敘述見下），『大九州說』的成立至少要受到一些這一方面的影響。第三是『小九州說』的擴張。這一點在上面已提過了。第四是哲學家玄妙一派的宇宙觀念。莊子上說，『計四海之在天地之間也，不似壘空之在大澤乎？計中國之在海內，不似稊米

之在太倉乎？』（秋水）這種充其量的猜想，竟把四海與中國想得極小，『大九州說』似乎受到了這種大宇宙觀的影響而建立的。

『大九州說』以外，同時還有一種『大四極說』來同『大九州說』配對。天問裏開始問道：

東西南北，其修孰多？南北順蹙，其衍幾何？

這是對於四極究竟有多少大的疑問。第一個答復這個問題的是山海經。五臧山經篇末記着道：

禹曰，……天地之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出水之山者八千里，受水者八千里。

這個里數還不大，不夠分配大九州。呂氏春秋有始覽也記着道：

凡四海之內，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水道八千里，受水者亦八千里。

原來山經裏所記的東西南北的里數只是四海之內的里數（這比王制裏所說『四海之內方三千里』，皋陶謨所說『彌成五服，至于五千』的里數已大到了好幾倍），不是天地之間的里數，山經的作者記錯了。至於天地之東西南北的里數到底有多少呢？有始覽又說：

凡四極之內，東西五億有九萬七千里，南北亦五億有九萬七千里。

四極之內的里數要比四海之內的里數大到二十幾倍呢！

海外東經又說道：

帝命豎亥步自東極至于西極，五億十選（郭注：選，萬也）九千八百步。……一曰禹令豎亥，一曰五億十萬九千八百步。

這裏五億下有十萬，則這個「億」不是「十萬曰億」的「億」了；如是「萬萬曰億」的「億」，則自東極至于西極的里數要比自東海至于西海的里數大到四十九倍多，就是有一百三十八萬九千一百九十四里弱，這種數字真要把人駭昏了！

大概是這些數目字報得太大了些罷？出於漢初的淮南子在地形訓裏便改作：

禹乃使太章步自東極至于西極，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使豎亥步自北極至于南極，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

可是步走這樣的里數，若不是太章豎亥們有着神性的人物，也就辦不到了。緯書河圖括地象又載一說道：

極廣長南北二億三萬一千五百里，東西二億三萬三千里。（據宋本周禮疏引文）

這是本淮南子之說而少變其文。

自從天地和四海和四極有了實在的里數以後，於是統治天下的古帝王的疆域也便有了實在的里數了。春秋命歷序上記着說：

皇神農始立地形，甄度四海遠近，山川林藪所至，東西九十萬里，南北八十一萬里。（太平御覽七十八引）

河圖括地象說：

夏禹所治四海內地，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出水者八千里，受水者八千里。（藝文類聚引，這是根據的呂氏春秋等書的文字）

這樣大的疆域除了皇神農夏禹們能享有外，後世帝王除了元代以外似乎沒有能仰攀他們的了。

出於晉代的竹書紀年上還有一條駭死人的記載，它說：

穆王（周穆王）東征天下二億二千五百里，西征億有九萬里，南征億有七百三里，北征二億七千里。（開元占經引）

這除了一個劬斗就是十萬八千里的孫行者，和「甄度四海遠近」的皇神農，以及「步自東極至于西極」「步自北極至于南極」的太章豎亥之外，也恐怕只有周穆王纔能做出這樣偉大的遊歷事業來了！

這「大四極」的觀念是怎樣來的呢？我們以為有兩個

來源：第一便是『大九州說』的暗示。第二是天文學上的計算。我們在這裏順便把戰國秦漢間天文學進步的情形約略說一說。

我們知道古來的人看天是圓的，地是方的，這種說法在古書上證據不知道有多少，例如天問說：

圓則九重，孰營度之（天）？……地方九則，何以墳之（地）？

淮南子說：

天道曰圓，地道曰方。（天文訓）

周髀算經說：

方屬地，圓屬天，天圓地方。（卷上）

這本是很自然的觀察。戰國以來，天文學進步，便有人懷疑地方說的了。大戴禮記曾子天圓篇記：

單居離問於曾子曰，『天圓而地方者，誠有之乎？』曾子曰，

『離而問之云乎？』單居離曰，『弟子不察，此以敢問也。』曾子

曰，『天之所生上首，地之所生下首，上首之謂圓，下首之謂

方，如誠天圓而地方，則是四角之不掩也。……』

這當然不是曾子們的說話。這是戰國秦漢間儒家受到了天文學的影響以後，爲舊說彌縫的解釋。但即此可見那時候天文學的進步，和它勢力的廣被。

周髀算經這部書，從前人多認爲周公所作，這當然是

不可信的。但這部書究竟出於什麼時候，也無法斷定。

近人錢琢如先生（寶琮）考定這書是西漢之作（說見周髀算經考，科學雜誌十四卷一期），然漢書藝文志不載此書，則其時代還以置之東漢爲宜。這部書裏雖還維持着天圓地方的說法，但是其中有幾句特別的話：

極下者其地高人所居六萬里，滂沱四隕而下。天之中央亦高四旁六萬里。

天象蓋笠，地法覆槃。

趙君卿注道：

滂沱四隕而下，如覆槃也。

（天）隨地穹隆而高，如蓋笠。

槃是種圓的東西（荀子君道篇，『槃圓而水圓，……孟方而水方』），笠也是種圓的東西，天好象蓋着的笠一樣，地好像覆着的槃一樣，都是中央高四面低的形勢。這種說法當是從實際推算來的。近人以爲這是地圓說的先驅，也頗有些理由。

周髀算經的說法叫做『蓋天說』（蓋天說也有說地是正方的，像一方棋局一樣），這種『蓋天說』大約是起於戰國秦漢間的。還有一種『渾天說』，不知起於什麼時候，據揚雄法言說漢武帝時落下閔等開始經營渾天儀，東漢時

張衡也作『渾天儀』。晉書天文志載渾天儀注道：

天如雞子，地如雞子中黃，孤居於天內。天大而地小。天裏裏有水，天地各乘氣而立，載水而行。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又中分之，則半覆地上，半繞地下；故二十八宿半見半隱。天轉如車轂之運也。

天的體渾圓像雞子，地好像雞子中的黃，孤零零的居於天中，天的一半覆在地上，一半繞在地下。這種說法比『蓋天說』更近於近世科學家的話了。所異者近世科學家把天放得更大，把地縮得更小，把地只看成天中的一粒微塵，太陽的屬員，而古代的渾天說則把地看作天的中心，太陽和星辰的主人，這一點大不同。但在古時能有這種『渾天』的說法，自然也是文化史上的一個新紀元了。

最古的人大概是把天地都看作靜的。到戰國時，呂氏春秋才記：

天道圓，……圓周復襍，無所稽留。（注：『襍猶匝，無所稽留，運不止也』。）（圓道篇）  
極星與天俱遊，而天極不動。（有始覽）

莊子也說：

天其運乎？地其處乎？（天運篇）

這是把天看作動的，地看作靜的。自後『蓋天』『渾天』等說均記天的運行。大約天動的說法是肇端於戰國時的。到了緯書裏，我們又看見地動之說。尙書考靈曜說：

地有四遊，冬至地上行北而西三萬里，夏至地下行南而東亦三萬里，春秋二分其中矣。地恒動而人不知，譬如人在大舟中，閉牖而坐，舟行而人不覺也。（太平御覽三十六引；文選張茂先勵志詩注，初學記引河圖語略同。）

此外春秋元命包，河圖括地象等書裏也有『天左旋，地右動』等話。這都是細心觀察天文的結果。

在這種天文學進步情況之下，天文家很會用算術去測量天地間的里數，在淮南子周髀算經等書裏記着這種方法很是詳細，因此我們才明白了山海經等書所記『四極』的里數的來源，它們並不全是隨意杜造的。

我們在這裏附論一則材料，王充論衡談天篇說：

極爲天中，方今天下在禹極之南，則天極北必高多民。禹貢『東漸於海，西被於流沙』，此則天地之極際也；日刺徑千里，今從東海之上會稽鄞鄞則察日之初出徑二尺，尙遠之驗也；遠則東方之地尙多。東方之地尙多，則天極之北天地廣長不復營矣。夫如是，鄒衍之言未可非，禹紀山海淮南地形未可信也。鄒衍曰，『方今天下在地東南，名赤縣神州』。天極爲天中，如方

今天下在地東南，視極當在西北；今正在北方，方今天下在極南也；以極言之，不在東南；鄒衍之言非也！如在東南，近日所出，日如出時其光宜大；今從東海上察日，及從流沙之地視日，小大同也；相去萬里，小大不變，方今天下得地之廣少矣！雒陽，九州之中也；從雒陽北顧，極正在北；東海之上去雒陽三千里，視極亦在北；推此以度，從流沙之地視極，亦必復在北焉。東海流沙，九州東西之際也，相去萬里視極猶在北者，地小居狹，未能辟離極也。日南之郡去雒陽且萬里，徒民遠者，問之，言日中之時，所居之地未能在日南也。度之復南萬里日（乃？）在日之南，是則去雒陽二萬里乃為日南也。今從雒陽地察日之去，遠近非與極同也，極為遠也；今欲北行三萬里，未能至極下也，假令之至，是則名為距極下也；以至日南五萬里；極北亦五萬里也。極北亦五萬里，極東西亦皆五萬里焉。東西十萬，南北十萬，相承百萬里。鄒衍之言天地之間有若天下者九（案此語有誤，據史記應作「有若天下者八十一」）；案周時九州，東西五千里，南北亦五千里，五五二十五，一州者二萬五千里；天下若此九之，乘二萬五千里，二十二萬五千里。如鄒衍之書，若謂之多，計度驗實反為少焉。（案鄒衍的大九州如照王充的計算法，當有二百零二萬五千里，已比王充所算出的天地間的里數大了。）

這是一段極重要的材料！王充根據了天文的學說來打破禹貢的世界觀念，並修正鄒衍的世界觀念。他說從東海之上看日初出的景象，可以知道東海之上離日尚遠，東方之地一定還多。這樣證明了大四極觀念與大九州觀

念未可非。但是鄒衍說方今天下在地的東南，然而天極為天中，如果方今天下真在地的東南，那末看起來當在西北；為什麼天極在正北方呢？即此可知方今天下實是在在天極的南面（就是在大地的正南）；鄒衍的話不對！又方今天下如在東南，則近日所出的地方，太陽出來的時候其光宜大，為什麼從東海上同從流沙之地看起來太陽來小大是一樣的呢？這樣看來，方今天下所得真正的天下的地是很少的了。而且雒陽是九州之中，從雒陽向北看，天極正在北方；東海之上離開雒陽三千里，看起來極來，也在北方；照此推測，從流沙之地看起來也當在北方了。東海同流沙相去萬里，看天極都在北方者，這是因為方今天下的地太小的緣故。又日南名為「日南」，其實並不能真在日之南，推測過去，應該再向南一萬里，才是真正的「日南」；那就是從雒陽向南二萬里才到太陽的南面。再姑且假定從雒陽北行三萬里可到天極之下，那末就是從天極之下到「日南」（真正的「日南」）有五萬里遠。再拿這個天極以南的里數去推測天極以北的里數，假定它是一樣，那末把極北和極南的里數合起來就有十萬里。再拿這個數目去推測天極的東西的

里數，也假定它是十萬里；十萬里同十萬里乘一乘，共有一百萬里；這是假定的四極之間的里數。照鄒衍的九州說算起來，天地之間只有二十一萬五千里（這個數目實在是錯的）；所以鄒衍的天下觀念名為廣大，實際測度起來，實在還太小哩！在這一段話裏我們可以看出當時人推算天下里數的一種方法。

除了『大九州』、『大四極』的說法以外，在山海經裏還記着許多奇怪的國名。例如海外南經有：結匈國，羽民國，厭火國，豸國，貫匈國，交脛國，不死民，岐舌國，三首國，周饒國，焦繞國，長臂國等。海外西經有：三身國，一臂國，奇肱之國，丈夫國，女子國，白民之國，長股之國等。海外北經有：無聲之國，一目國，柔利國，深目國，無腸之國，聾耳之國，博父國，拘纓之國，跂踵國等。海外東經有：大人國，君子國，青丘國，黑齒國，玄股之國，毛民之國，勞民國等。海內南經有：伯慮國，離耳國，彫題國，北胸國，梟陽國，氏人國，開題之國，列人之國等。海內西經有：流黃，鄠氏之國等。海內北經有：犬封國，鬼國，林氏國，

蓋國，姑射國等。海內東經有：埤端，璽喚國等。大荒東經有：小人國，蒼國，司幽之國，夏州之國，蓋余之國，困民國，壘民之國，女和月母之國等。大荒南經有：卯民之國，盈民之國，蚺民之國，魍姓之國，張弘之國等。大荒西經有：淑士國，長脛之國，赤國，先民之國，沃之國，寒荒之國，壽麻之國，蓋山之國，玄人之國等。大荒北經有：胡不與之國，始州之國，儋耳之國，中壩國，賴丘國，牛黎之國等。海內經有：壑市國，汜葉國，朝雲之國，司莖之國，禺中之國，列襄之國，鹽長之國，朱卷之國，玄丘之民，大幽之國，赤脛之民，釘靈之國等。這就是史記鄒衍列傳所說『海外人之所不能睹』的地方了。但看這些國名，已可知當時人對於中國以外的世界想像是怎樣的奇怪？這類國名的組成，大部分是根據神話，如結匈國，羽民國，厭火國等，事實上決不會有這樣的國家的。但似乎也有些實際地理智識在內，例如黑齒國，彫題國當是指南方一帶的民族；釘靈之國恐怕就是匈奴屬國的丁令；埤端璽喚國或者就是敦煌（日本小川琢治說）。我們應該知道實際智識同想像夾雜在一起，這是古代民族各項學問的通例啊！

《山海經》是表現戰國秦漢人世界觀念最完全的一部書。這部書本來是有圖的，這種圖一定是奇形怪狀，同歐洲中世紀的地圖差不多；可惜遺失了，使我們看不到那時人的具體的世界觀念了。但是我們現在若照了經中所說，仍舊替它畫出一張圖來，雖不能說完全恢復舊觀，至少也可以多明白些那時人的世界觀念。可是這個工作現在還沒有人正式去做呢！

在古書上有兩個神秘的地名，這兩個地名實在包含着中國民族東西兩方域外交通的史實，那便是神仙家所盛傳的崑崙山與蓬萊山。『崑崙』這個名字最早出現於山海經同楚辭。《山海經西山經》說：

崑崙之丘，是實惟帝之下都，神陸吾司之；其神狀虎身而九尾，人面而虎爪。是神也，司天之九部，及帝之囿時。……有鳥焉，其名曰鵙鳥，是司帝之百服。……河水出焉，而南流東注于無逢；赤水出焉，而東南流注于氾天之水；洋水出焉，而西南流注于醜塗之水；黑水出焉，而西流于大野。是多怪鳥獸。

崑崙之丘是天帝在下方的都邑，有個神陸吾管着。這個所在是河水赤水洋水黑水發源的地方。《海內西經》說：

海內崑崙之墟在西北，帝之下都。崑崙之墟方八百里，高萬

仞；……面有九井，以玉爲檻；面有九門，門有開明獸守之。百神之所在；在八隅之巖，赤水之際，非仁羿莫能上罔之巖。

崑崙南淵深三百仞，開明獸身大類虎而九首皆人面，東向立崑崙上。

崑崙之墟有方八百里大，七萬尺高；每面有九個井，拿玉做着欄杆；每面又有九個門，每門有一個開明獸守着；開明獸是一種身體大到像老虎，長着九個腦袋，人的面孔的怪物。這個地方是百神所在的天宮，不是仁羿就莫要想上罔頂去。《大荒西經》說：

西海之南，流沙之濱，赤水之後，黑水之前，有大山，名曰崑崙之丘；有神，人面，虎身，有尾皆白，處之。其下有弱水之淵環之。其外有炎火之山，投物輒然。有人戴勝，虎齒，有豹尾，穴處，名曰西王母。此山萬物盡有。

這裏出來了『弱水』同『西王母』的名字。這西王母是個長着老虎的牙齒，豹的尾巴，居住在山洞裏的怪人。

西王母又見於《西山經》和《海內北經》。《西山經》說：

玉山，是西王母所居也。西王母其狀如人，豹尾，虎齒，而善嘯，蓬髮，戴勝，是司天之厲及五殘。

這西王母又住在玉山，她管着天上的厲鬼星同五殘惡辰，是個厲鬼的頭兒。《海內北經》說：

西王母梯几而戴勝杖；其南有三青鳥，爲西王母取食，在崑崙



虛北。

她仍不脫怪物的氣息。

我們應記着：在山海經裏，崑崙山是個神靈的地名，西王母是個神怪的人物。

楚辭天問裏問道：

崑崙縣（懸）圃，其居安在？增（層）城九重，其高幾里？四方之門，其誰從焉？西北辟（闕）啓，何氣通焉？

淮南子地形訓裏詳細的答覆這個問題：

禹乃以息土壤洪水，以爲名山，搆崑崙虛以下地，中有增城九重，其高萬一千里百一十四步二尺六寸；……旁有四百四十門，門開四里，里間九純，純丈五尺；旁有九井，玉橫維其西北之隅；北門開，以內不周之風；傾宮，旋室，縣圃，涼風，樊桐在崑崙闔闔之中，是其疏圃，疏圃之池浸之黃水，黃水三周復其原，是謂丹水，飲之不死。河水，……赤水，……弱水，……洋水，……凡四水者帝之神泉，以和百藥，以潤萬物。崑崙之丘或上倍之，是謂涼風之山，登之而不死；或上倍之，是謂懸圃，登之乃靈，能使風雨；或上倍之，乃維上天，登之乃神；是謂大帝之居。

崑崙虛上有層城九重，這九重的層城高有一萬一千里零一百一十四步二尺六寸；旁邊有四百四十個門，北門開着以納不周之風；傾宮旋室縣圃等統在這崑崙的闔闔之中，這是崑崙山的疏（蔬？）圃；這疏圃的池子中有黃

水，喝了能叫人不死。至由崑崙山發源的河水赤水弱水洋水四條水是天帝的神泉，天帝拿它來調和百藥，滋潤萬物的。從崑崙之丘再上去一倍的路。就是涼風之山，登了涼風之山就能不死；從涼風之山再上去一倍的路就是懸圃，登了懸圃人便靈了，便會使風喚雨；從懸圃再上去一倍的路就是上天了，登了上天，就成了神；這上天是大帝（太一——上帝）所居住的地方。

崑崙虛和懸圃等傳說，據近人徐球先生的研究，同巴比倫懸園（*Jardins suspendus*，舊譯空中花園）的傳說有很多類似之點（說見黃帝之圖與巴比倫之懸園，地學雜誌第十九年第一期）；這種傳說或許是從西方來的。（但不能因此便斷定中國民族來自西方，因為傳說本身是會走路的，例如印度也有類似大九州的世界觀念，或許中國的大九州觀念也受到印度的影響，我們豈能因此便斷定中國民族來自印度？）我們因此想起史記大宛列傳裏會說：

安息長老傳聞條支有弱水，西王母，而未嘗見。

或許弱水同西王母等傳說也是從西方傳來的罷？即此可証古代東中西亞交通之盛。山海經五藏山經所記的路線以西方爲最長，楚辭招魂也說西方「徜徉無所倚，廣大

無所極』，這都足證古代人對於西方的想像很遠。

崑崙本是個神話傳說裏的地名，西王母本是個神話傳說裏的人物，我們已在上文証明了。不料到了後來崑崙西王母都變成近西的實在的國名或地名了。禹貢說：

黑水西河惟雍州，……織皮：崑崙，析支，渠搜，西戎即叙。

這崑崙在雍州，與析支渠搜等都是雍邊西戎的一國。漢書地理志載金城郡臨羌西有崑崙山祠，馬融王肅們注禹貢便說『崑崙在臨羌西』。(釋文正義引)崑崙在中國內地的西部，這個說法就這樣成立了。

逸周書王會解說：

伊尹……爲四方令曰，……正西：崑崙，狗國，鬼親，積已，闕耳，貫胸，雕題，離丘，漆齒，請令以丹青自旄紕屬江歷龍角神龜爲獻。

雕題漆齒(黑齒)等本是南方的國名，到這裏也與崑崙狗國等湊成正西九國之數；而這些荒遠的國家對天朝居然也都有一定的貢物了。

荀子大略篇(這是荀子裏最晚出的一篇)說：

禹學於西王國。

這個『西王國』疑是『西王母』之誤(但新序亦作『西王國』)。

如不誤，則西王母的變成國名，時代大約在漢初。大戴禮記少閒篇說：

昔虞舜以天德嗣堯，……朔方幽都來服，南撫交趾，出入日月莫不率俾，西王母來獻其白瑤。

這西王母與幽都交趾等並列，確是一個國名了。(淮南子地形訓說，『西王母在流沙之瀨』，這個西王母也似一個國名或地名)爾雅釋地記：

觚竹，北戶，西王母，日下，謂之『四荒』。

西王母又被實定爲西方的『荒』了。

史記大宛列傳說：

漢使窮河源，河源出于真，其山多玉石；采來，天子(武帝)案古圖書名河所出山曰崑崙云。

崑崙山本是一個不可究詰的所在，但是自從漢使窮了河源，因爲河源所出的山多出產玉石，與傳說中的崑崙相合，於是天子便案古圖書名河所出的山爲崑崙了。天子所案的是什麼古圖書呢？我們現在知道一部是山海經，還有一部叫做禹本紀。大宛列傳贊說：

禹本紀言『河出崑崙，崑崙其高二千五百餘里，日月所相避隱爲光明也，其上有醴泉，瑤池。』今自張騫使大夏之後也，窮河源，惡睹本紀所謂崑崙者乎？故言九州山川，尙書近之矣；至禹

本紀山海經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

太史公覺得張騫們所窮的河源與禹本紀等書所記的崑崙不符，於是便對這些記載大起懷疑；連天子所定的崑崙山之名也爲他所不信。他只肯抱着一本禹貢認爲古代的真實記載，不知道真實的禹貢正從不真實的禹本紀一類書脫化而出的啊！

從漢代到魏晉，一面神話裏的崑崙山開始有了實在的地點，一面神話裏的西王母也漸漸的人化了。在史記趙世家裏記着一件故事道：

穆王（周穆王）使造父御，西巡狩，見西王母，樂之忘歸。

這是周穆王與西王母的第一次發生關係。這件故事在漢末三國時已被譙周否認了。史記索隱引他的話道：

余嘗聞之，代俗以東西陰陽所出入，宗其神謂之王父母。（東王公與西王母，東王公詳下）；或曰地名，在西域，有何據乎？

這是根據了原始的神話來打破晚出的人話的。但是出於晉代的竹書紀年同穆天子傳却對於周穆王見西王母的故事故實描寫了一番。竹書紀年記穆王：

十七年西征崑崙丘，見西王母；西王母止之，曰，有鳥鵠人。

（穆天子傳注引）

西王母來見，賓于昭宮。（全上）

原來不但周穆王西行去見過西王母，西王母也會東行來見過周穆王哩！穆天子傳記穆王：

升于崑崙之丘，以觀黃帝之宮，而封口隆之葬，以詔後世。：北升于春山之上，以望四野，：：：曰，春山之澤，清水出泉，溫和無風，飛鳥百獸之所飲食，先王所謂縣圃。：：：曰，天子五日觀于春山之上，乃爲銘述于縣圃之上，以詔後世。：：：至于西王母之邦。：：：吉日甲子，天子賓于西王母，乃執白圭玄璧以見西王母，好獻錦組百純，口組三百純，西王母再拜受之。：：：天子觴西王母于瑤池之上，西王母爲天子謠曰，：白雲在天，山陵自出，道里悠遠，山川閒之。將子無死，尙能復來？天子答之曰，：予歸東土，和治諸夏，萬民平均，吾願見汝。比及三年，將復而野。西王母又爲天子吟曰，：徂彼西土，爰居其野，虎豹爲羣，於鵠與處。嘉命不遷，我惟帝女；彼何世民，又將去子。吹笙鼓簧，中心翔翔，世民之子，唯天之望。天子遂驅升于奔山，乃絕名述于奔山之石，而樹之槐，眉曰西王母之山。

周穆王崑崙之丘也升過了，黃帝之宮也觀過了，縣圃也到過了，西王母也見過了，瑤池的酒也喝過了，不知道爲什麼沒有成仙，也沒有向西王母討些不死之藥來？西王母原來是帝女，並不是什麼「司天之厲及五殘」的怪物。她並不「善嘯」，她會唱歌。她同周穆王倆真是一往情深，一個中心翔翔，希望他復來，一個也希望三年

後再來見她；這樣的一個美麗的故事，真爲我們民族交通史上增光不少啊！可是奇怪：戰國時的魏史對於周穆王征崑崙見西王母的故事記載得這樣詳細，而山海經的作者會不知道有這件事似的，竟一字不提。連記載故事最豐富的天問裏也只泛泛的說了「穆王巧梅，夫何爲周流；環理天下，夫何索求」幾句話；天問的作者也不知道周穆王有西征崑崙和見西王母的事。魏國的史官的學問何其博，山海經和天問作者的學問又何其陋？

西方有個奇怪的山叫做崑崙，東方恰巧也有一個奇怪的山叫做蓬萊的來同它配對。蓬萊也見於山海經，海內北經說：

蓬萊山在海中。

史記封禪書記：

自齊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萊，方丈，瀛州。此三神山者，其傳在勃海中，去人不遠；患且至，則船風引而去。蓋嘗有至者，諸僊人及不死之藥皆在焉；其物禽獸盡白，而黃金銀爲宮闕。未至，望之如雲；及到，三神山反居水下，臨之，風輒引去；終莫能至云。世主莫不甘心焉。

據它說：渤海裏有三座神山，叫做蓬萊，方丈，瀛州。

這三座山上有金銀造成的宮殿，許多仙人和不死之藥都在那裏。這個地方是去人不遠的，就是可惜人坐了船去，沒有到的時候，望過去像雲彩一般，將要到時，這三座神山便沈到水底下去了，把船靠攏去，又被神風吹開，總是不能接近。所以這個地方雖說有人到過，世主也常常的派人去尋，但是不死之藥始終不能傳到中原來。

自從齊國的威王宣王和燕國的昭王開始派人到海裏去找那三神山，沒有找到。到了秦始皇統一天下，方士徐市們又去獻殷勤，說三神山是可到的，一定要帶了童男女去才能找到。於是始皇就派徐市們帶了幾千個童男女到海裏去找尋三神山；那裏知道找了幾年依舊是毫無結果。方士們又有些逃走了，引得始皇發了憤怒，把許多儒士方士都在咸陽坑了。但是後來他還是上了方士的當，爲了避死去射海神，死沒有避成，他自己倒真死了。這一場求仙的結果，弄到了一個很壞的散場。到了漢代，漢武帝不戒秦始皇的覆轍，又聽了方士的話派他們去尋蓬萊山（蓬萊山是三神山中最有名的一座，說了蓬萊山就可包括三神山了），也是沒有結果而散。但是蓬萊山這個名詞經

過方士們幾番劇烈的宣傳以後，便也變成了一個實有的地方。我們現在知道蓬萊山實在是沒有這個地方的，然而這個名詞的後面却藏着一件古代域外交通的史實。

在西方的神話傳說裏有個西王母，在東方的神話傳說裏也有一個與她配對的人，那便是東王公。神異經（神異經也是一部綜錄古代神話的書，服虔左傳注已引神異經，則此書當是魏晉以前之作）說：

東荒山中有大石室，東王公居焉，長一丈，頭髮皓白，人形，鳥面，而虎尾，戴一黑熊，左有顧望。恒與一玉女投壺，每投千二百籌；設有入不出者，天爲之嘯嘯，矯出而脫快不接者，天爲之笑。（東荒經）

西王母住在西荒的山穴中，東王公住在東荒山中的大石室裏；西王母蓬髮，如人，虎齒，豹尾，戴勝；東王公頭髮皓白，人形，鳥面，虎尾，戴一黑熊；他們倆真是天生地設的一對啊！神異經又說：

崑崙之山，……下有回室，方百丈，仙人九府治之。上有大鳥，名曰希有，南向，張左翼覆東王公，右翼覆西王母；背上小處無羽，一萬九千里。西王母歲登翼上，會東王公也。……其鳥銘曰，有鳥希有，條赤煌煌，不鳴不食，東覆東王公，西覆西王母。王母欲東，登之自通；陰陽相須，惟會益工。（中荒經）

崑崙山上有一隻大鳥名字叫做希有，它的左翼覆着東王公，右翼覆着西王母；它的身子大有一萬九千里。西王母每年上這隻鳥的翼上去一次，爲的是要到東王公那邊去，以便陰陽相會，而得到「益工」的效果；這似乎是把牛郎織女鵲橋相會的故事渲染成的。

我們要明白，周穆王與西王母相會的故事，它的背景至少有一部分就是這個東王公與西王母相會的故事啊！

總結上文，我們可以說：戰國以前中國人的世界觀念是非常狹小的，他們不大理會四邊的情形；在那時只有一種空泛的「九州」和渺茫的「四方」的世界觀念。到戰國後才有具體的「九州」和「四極」說出現，這種「九州」和「四極」所包括的世界約同宋明兩代的中國差不多大。直到戰國晚年，才產生出理想的大世界說——「大九州說」和「大四極說」與「海外三十六國」等記載——來，那是受了域外交通和哲學思想，以及天文學等的影響而成立的。古代的域外交通以東西兩方爲盛，因域外交通而構成了崑崙和蓬萊兩個神話裏的地名，更因此而反映出上古西方交通的一件大故事——周穆王西

遊的故事——來。這便是本文的簡略的結論。

讀者們讀了上面這一篇海闊天空的話，一定會發生許多疑問。第一先要質問我們這篇文章的題目只是『漢代以前中國人的世界觀念與域外交通的故事』，爲什麼不相干的瞎扯了許多漢以後的說話？我們的答復是：現在許多的先秦古書都經過漢以後人的編定，嚴格的先秦故事的敘述是不可能的。又古書裏所記先秦的故事大半殘缺不完，許多地方若不把漢代以後的記載來校補它，對勘它，便沒法看出它的時代性同整個的意義來。第二讀者們一定要質問我們這篇文章裏敘述多而考証少，許多古書古事怎能很自由地排定它的時代呢？我們的答復是：我們在寫這篇文章以前，對於文中所述各項古書古事已有大略的時代估定。這種考証的話都載在作者們的別篇文章裏，若一齊錄入本文，不是太嫌喧賓奪主了嗎？例如堯典禹貢我們都有專書專文考証它的著作時代，這兩篇書的出於秦代以後，我們是認爲無疑問的。又如晉本竹書紀年和穆天子傳，作者們不久也將有考訂的專文發表；這兩部書的成於晉代，我們也是認爲無疑問的（這兩

部書裏當然確有一部分是先秦的古文）。還有山海經楚辭等書製成的時代雖然也不甚早，但是作者們認爲它的材料大致是不很晚的（我們也有專文考証）。至於十洲記等書，則連材料也是很晚的了，『十洲』的洲名等記載一部分是從緯書等書裏雜湊來的（如支洲，流洲，瀛洲等洲名），一部分則全是杜撰，時代太晚了，作者們只好割愛。此外本文因問題聯帶的關係，敘述到範圍以外去的地方還很多，這確是沒法的事情。至於範圍以內應敘的問題和材料的遺漏，以及文中敘述的錯誤，那是因作者們的學力有限同撰稿時間短促的緣故；謹在這裏向讀者們道歉，並請讀者們指教！

二十五，三，四，轉成。

補遺：淮南子地形訓云，『九州之大純方千里；（案

淮南或取鄒衍大九州之州名作爲小九州，故王充說淮南不言大

九州。）九州之外乃有八殭，亦方千里；……凡八殭八澤之雲是雨九州。八殭之外而有八紘，亦方千里；……凡八紘之氣是出寒暑，以合八正，必以風雨。八紘之外乃有八極，……凡八極之雲是雨天下，八門之風是節寒暑，八紘八殭八澤之雲以

兩九州而和中土』。這又是一種大世界觀念。這種世界觀念共有四層：最裏一層是九州，九州之外是八殤，八殤之外是八紘，八紘之外是八極。八殤有八澤，八極有八門，八殤八澤八紘八極八門等內容的名字都是從各種書裏湊來，加上一部分杜撰而造成的。（參看高注及山海經等書自明）

三，三十，記。

### 附錄 穆天子傳疑

童書業

穆天子傳一書自古疑信者非一。清代疑古最悍之姚際恒曰，『穆天子傳本左傳「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有車轍馬迹焉」，又本史秦紀，「造父爲穆王得驥，溫驪，騂騮，騄耳之駒，西巡狩，樂而忘歸」諸說以爲之也。多用山海經語。其體制亦似起居注；起居注者，始於明德馬皇后，故知爲漢後人作』。（古今僞書考）姚氏此說頗見攻於近世。自中國民族西來說興，穆天子傳被東西學者穿鑿附會，無微不至；要皆以周穆王見西王母事証古代東西之交通。覈按其實，姚氏之說未可非也。本書最可疑之點有四，茲略論如左：

一曰，西王母之人化也。西王母在山海經中本爲一面目猙獰之怪神。至漢世司馬相如爲大人賦，尙云，『低徊陰山翔以紆曲兮，吾乃今日覩西王母，昂然白首戴勝而穴處兮，亦幸有三足鳥爲之使；必長生若此而不死兮，雖濟萬世不足以喜』。則鄙西王母之仙爲不足學也；此猶與山海經之觀念相近。自史記趙世家記周穆王『西巡狩，見西王母，樂之忘歸』，於是西王母乃與周穆王發生關係，而漸趨人化。穆傳所記穆王與西王母之唱酬，儼然賓主焉，西王母神怪之性乃爲之一洗。後世漢武內傳本之遂造爲『西王母天姿絕世』之語，陶潛詩更有『王母怡妙顏，粲然啟玉齒』之句。由怪神化而爲美人，僞史家之技亦神矣！

二曰，『膜拜』禮之晚出也。本書屢見膜拜之禮，郭璞注云，『今之胡人禮佛，舉手加頭，稱「南膜拜」者，即此類也』。是膜拜爲胡人禮佛之禮。案佛教自印度孔雀王朝阿育王後始傳至中亞一帶，其時約在中國六國將亡之時，即西元前二五九年以後；而本書之撰成時代則最遲不得過西元前二九九年（魏襄王二十年。或謂汲冢乃安釐王之墓，非！）；作者又安得知佛教之禮乎？即此一

端，已足証晉人之偽造矣！

三曰，『皇后』一名之可疑也。本書云，『天子乃命盛姬之喪視皇后之葬法』。（卷六）案尚書顧命云，『皇后憑玉几』，此皇后謂天子也；后者，爵位；皇，形容詞也；『皇后』猶言大天子也。本書之所謂皇后，則儼然秦漢以後之皇后焉。考古天子之妻稱王后，無稱皇后者；天子之妻之稱皇后，與皇帝配者也；而人王之稱皇帝始於始皇；（呂刑『皇帝』乃天帝也，本書中亦有『皇帝』，尙非天子之稱。）則本書固不能成於秦代以前矣！（又本書又以『淑人』稱天子之妃，此種『淑人』之稱亦非古。）

四曰，紀事與史漢之體例同也。案古稱天子多曰『王』，金文尚書等可以爲証。詩經雖較多稱『天子』，

然亦屢稱『王』；其稱天子蓋多因協字與韻耳。左傳國語等戰國書稱周王亦多曰『王』，罕稱『天子』者。漢世以後，始多以『天子』或『上』稱皇帝，如史記漢書記武帝事之體裁每與穆天子傳合。取武帝紀封禪書郊祀志等與穆天子傳對勘，可以發見甚多之相同點焉。此穆天子傳晚出之証之最昭著者矣！

綜上四點，吾人疑穆天子傳爲晉人雜集先秦散簡附益所成。其間固不無古代之材料，然大部分皆晉人杜撰之文；如周穆王見西王母一節，以山海經等書校之，可決爲晉人所造無疑也！

本文乃作者讀書札記一段，初非考証之專文，聊取以補白而已。若夫博引詳徵，請俟異日。



# 漢以後中國人對於世界地理知識之演進

賀昌羣

先秦之世，中國本土東面臨海，三面連大陸，環伺於海陸之地，皆爲異族所據，而華夷之別，則隱然以山系爲區分（此所謂山系，指羣山所形成之種族疆界之大別而言，非地文上所謂山脈之意）。秦以前，中國人對於世界地理之知識，多受其四周山系之天然限制，越乎此天然限制之外，則荒渺難知，故自古中國民族以爲所居之地即世界之中，「中」外之世界，往往便以想像力構成之。

秦以前如山海經穆天子傳諸書，多基於此種想像而成，或根據其自身之經驗而推演之，或由於傳說，如五藏山經中種種奇禽異獸神怪之說，海內海外經中貫匈國，一臂三目之奇肱國，一首三身之三身國，長股國等，以今視之，其虛誕本無足怪；故司馬遷書大宛傳後謂：「言九州山川，尚書近之矣，至禹本紀山海經所有怪物，余不敢信之」。然十九世紀末以來，山海經穆天子傳爲東西學人所穿鑿附會，無微不至，而此二書遂爲治上古東西交通之鴻寶矣！

東方臨海一面，亦有種種傳說，如莊子所謂尾閭，列

子所謂歸墟，抱朴子所謂沃焦，皆言百川匯海，注之不盈，因有尾閭之說（子書之真偽問題，又當別論），以及蓬島方壺爲仙家所居之說。或又謂先秦時，齊魯一帶，綰海上交通之樞紐，乃多齊東野語，然果有交通與否，則書闕有間也。始皇遣徐福事，近人頗疑其烏有，近時惟日本九州發現漢倭奴王金印一顆，爲東漢初年之物，此爲日本與中國交通最古之實證。可知先秦時即對於隔一衣帶水之扶桑三島，亦且惴惴迷離，難於捉摸，他可知矣。

自以上諸點觀之，古代對於世界地理之知識，可分爲二個系統：一爲以想像構成者，山海經穆天子傳十洲記一類書屬之；二爲史記大宛傳漢書西域傳以下官書所記，取材於曾經身歷其地者之目見耳聞。前一系統直延至清康熙開陸次雲八紘譯史，八紘荒史一類之書（此二書雖纂輯古書而成，但亦不少錄當時之傳說，信以爲真者）。

今置山海經系統之想像的世界地理知識不論，此非本文主旨，亦非愚拙所可言。請就大宛傳以下所記中古時

對於世界地理知識之演進，略而論之。

今何以首舉大宛傳？蓋漢以前第一手原史料，悉爲國家世襲史官所保管，私家不得修史，魏晉以後，此制始廢弛。大宛西南夷等傳之根據，自爲當時之官書檔案，一部分係據張騫所述，漢書西域傳則爲班勇所述也。自史記成書之時入漢書纂修之時，中國對於玉門陽關以西之世界，包括今撒馬耳干 (Samar-kand) 及俄屬土耳其斯坦，更進而西北利亞波斯小亞細亞 (Asia Minor)，以至印度，通稱爲西域。前漢時，漢人足跡僅至烏弋山離，其地即今阿富汗南部 *Ara-Chosia's Drangiana* 之地。至後漢和帝間，班超遣甘英使大秦，抵條支，臨大海未渡而還，此爲漢代人所至葱嶺以西最遠之距離。近時考證，條支國當今 *Tigris, Euphrates* 兩河下流之地，即波斯語 *Desht* 之音譯，古 *Mecene* 之地，大秦即羅馬共和國，其中心爲埃及之 *Alexandria* 城，凡希臘羅馬之地，皆謂之大秦，此爲漢代所知西方最遠之地。漢之北爲匈奴，匈奴之北，有丁零 (或作丁令丁靈，顏師古謂匈奴之別種) 與堅昆 (*Kirghiz*)。自漢初冒頓北服丁零，遂掩有其地。武帝時，匈奴放蘇武於北海，即今貝加爾湖 (*Baikal*)。按漢

時今鹹海 (*Aral*) 亦謂之北海，前者漢唐間又稱瀚海，史記霍去病傳：封狼居胥山，禪於姑衍，登臨翰海。索隱曰：「案崔浩云，北海名，羣鳥之所解羽，故云翰海。廣志 (按晉義恭撰) 在沙漠北」。史記匈奴傳集解如淳曰：「翰海北海名」。魏書蠕蠕傳舊唐書鐵勒傳新唐書回鶻傳，皆稱此爲北海 (翰與瀚同)，而唐時又稱此爲俱輪泊，見新唐書室韋傳。今之瀚海，則指蒙古戈壁而言。此爲漢代史籍中所知最北之地。南方則迄於日南 (今安南廣平)，由日南徼外循海道以通天竺大秦，則始於東漢永寧延熹間 (公元一二〇—一六六)，見後漢書西南夷傳。此爲漢時所知世界地理之最大範圍。自此以後，直至宋以前，皆無大異，惟關於西域南海之知識，時代愈後，愈較詳密正確。此則因商業交通及宗教之傳播有以促進之，故魏晉以後，地理學乃逐漸發達。商業一層不待多論，大抵漢時與外族之關係以武力接觸爲多，魏晉而後，西域與南海之商業交通始繁。此時交通工具皆不發達，如相傳起於黃帝或周公所作之指南車，實非後世所謂指南針 (*Magnetic Compass* 一稱南指，又稱羅盤針或針盤)，古今注諸書載曹魏博士馬鈞 (一作均) 始作指南車，殆爲

一種遊藝品。指南針之確實紀載，始見於北宋仁宗時沈括夢溪筆談，其應用於航海之正式紀載，則始見於宋徽宗宣和時朱彥萍洲可談。據近時考證，至十三世紀初，元人始西傳入亞拉伯而及於歐洲。故此時海上雖有交通，自極感困難。晉隆安三年（三九九年）法顯西行，過敦煌西之沙漠時，謂「上無飛鳥，下無走獸，遍望極目，欲求度處，則莫知所擬，惟以死人枯骨為標識耳」（法顯大唐西域記卷一窣堵利瑟那國條及卷十二罽薩且那國條，所言情形，亦略同此）。法顯由南海歸航時，又謂「大海彌漫無邊，不識東西，惟望日月星宿而進」，此亦可為魏晉隋唐間東西海陸交通，無用指南針之旁證，故表而出之。

惟地圖之學，漢以來已漸發達。漢書淮南王安傳：日夜與左吳等按輿地圖，部署兵所從入。後漢書馬援傳：前披輿地圖，見天下郡國百有六所。則漢時用兵與郡國形勢，皆有地圖之置備。地圖之精疏直接關係於地理知識之正確與否，科倫布之發見美洲，據傳蓋因得一幅古地圖之刺激，及讀馬哥孛羅之書，利瑪竇來中土，李之藻見其壁間懸一大地全圖，畫線分度甚悉，利氏曰：「此吾西來路程也」（語見職方外紀李之藻序）——漢代地圖之

樣式已不可知，惟晉書裴秀傳載裴秀作禹貢地域圖十八篇，其序有云：

今秘府既無古之地圖，又無蕭何所得，惟有漢氏輿地及括地諸雜圖，各不設分率，又不考正準望，亦不載名山大川，雖有疆形，皆不精審，不可依據。（中略）今上考禹貢，山海川流，原濕陂澤，古之九州及今之十六州，郡國縣邑，疆界鄉鄙，及古國盟會舊名，水陸經路，為地圖十八篇。制圖之體有六焉：一曰分率，所以辨廣輪之度也，二曰準望，所以正彼此之體也，三曰道里，以定所由之數也，四曰高下，五曰方邪，六曰迂直，此三者因地而制宜，所以校夷遠之險也。

裴秀所創之分率，即今縮尺，準望即今方位之義。自此以後，中國舊式繪圖，皆沿此法。今西安碑林所存劉豫阜昌七年（一一三七）之禹蹟圖，即為方格，以至清乾隆朝修四庫全書及清末楊守敬等所繪，皆沿用此法。禹蹟圖中如黃河長江曲折之狀，與現代地圖，頗多彷彿之處。

地圖之學既直接影響於地理知識之正確與否，反之，地理知識愈精審，則地圖之製作自亦愈縝密。今請進而舉一例，即中國地理學上自秦漢以來已發生之「河源」問題。黃河流域本為中國文化發祥之中心地帶，河患層出不窮，古代對於黃河，多欲窮其究竟，在理二千年來當

能獲得比較正確之知識，而自古談河源者，或以爲在新疆，或以爲在西藏，各持一說，千載莫定。禹本紀所言及山海經北山經所記，謂出於敦薨（敦煌？）水，西流注於泑澤（Top nor），已爲司馬遷班固所駁斥（史記大宛傳書後，漢書西域傳贊），可不論。張騫出使西域，言河源出鹽澤（Top nor），太史公又謂出于闐，天子案古圖書，名河所出山曰崑崙（均見大宛傳）。北魏酈道元水經注（卷二）河水條祖其說而廣之，後世多沿其說。晉書張駿傳：酒泉太守馬岌謂河源出於酒泉南山。新唐書吐谷渾傳（參閱李靖傳）載李靖與王道宗等破吐谷渾，次星宿川，達柏海上，登積石山，觀覽河源。玄奘大唐西域記序又謂河源出雪山（Himalaya）北之那婆得多池（Alavatapia 無熱池），潛行地下，出積石山即徙多河（Sita）之流，爲中國河源。又新唐書吐蕃傳：穆宗長慶元年，吐蕃遣使請盟，詔以大理卿劉元鼎爲盟會使，既盟，西觀河源，得之悶磨黎山（按吐谷渾傳云：虜曰崑崙山）。綜上考之，漢唐間關於河源之說，（1）爲今之羅布泊（史記漢書水經注），（2）爲今祁連山（晉書馬岌傳），（3）爲星宿海（新唐書吐谷渾傳。按此條考證，據萬斯同之說），（4）爲出於喜馬拉亞山

脈（大唐西域記），（5）爲崑崙山（新唐書吐蕃傳）。則河源問題，由漢歷唐，皆未嘗得其究竟。至元世祖時，復有命達實（一作篤什或都實）窮河源之事。元史地理志載達實於至元十七年至吐蕃孕甘思之西地名鄂端諾爾，鄂端譯言星宿，有水百泓，望之如列星，謂之星宿海。自此以後，黃河發源於星宿海，殆成定說。但至清乾隆四十七年，有事於河工，乃命阿彌達西溯河源，繪圖具奏，謂星宿海西南三百餘里，有阿勒坦郭勒，水色獨黃，又西有阿勒坦噶達素齊老，流泉百道，入阿勒坦郭勒，是爲黃河真源（事具欽定河源紀略，故宮影印本）。二千餘年來之河源問題，此爲最後之論。考其癥結，多在黃河源流所經之積石山與崑崙山之方位，古今無確指，問嘗合諸書所記，積石有二，崑崙有五，所指方位，各不相同，皆緣於地圖與地理之學兩不精確所致。又因黃河之源，伸出中國本土之天然界限以外，故從來史家輒以臆斷之。

魏晉以後，海陸交通漸繁，求法之僧徒與出使之官吏，每記其經行之地，著書行於世，而後中國人對於世界地理之知識，乃有實地之觀察。三國時孫吳遣中郎康

秦從事朱應使扶南 (Comptage)，梁書諸夷傳序稱其所經百數十國，著有外國傳 (亦稱吳時外國傳或康氏外國傳)，

朱應有扶南傳 (亦稱扶南上俗志，新唐書藝文志有朱應扶南異物志一卷，或即此書)，二書今皆不存；史記大宛傳注，水經

注，藝文類聚，太平御覽諸書常見稱引，近未見有專為整理者；馮譯伯希和扶南考 (在史地叢考續編中) 所輯，亦

未詳盡，此為史籍中所見正式通使南洋最古之資料。至晉隆安三年釋法顯與其同學慧景，道整，慧應，慧嵬

等，由長安發跡渡流沙，歷鄯善 (Top nor) 烏夷 (Kashar) 于闐 (Khotan) 子合 (Karghalik) 竭叉 (Kashgar)

諸國；踰葱嶺，出北印度，遍歷中印南印，渡師子國 (Seylon)，由海道還歸青州長廣郡之牢山 (今之山東勞山)，復陸行人建業 (今南京)，著佛國記 (或稱法顯傳)，

此為現存旅行記中最古之著作。法顯傳中所經之地，皆記其道里，較兩漢書記西域地名方位以距長安之遠近為標準者，當為正確 (漢唐間里之長短微異，漢一里約今四一四、五

米，唐一小里今四五四、四米，大里五四五、五米)。如漢書西域傳謂安息國 (Parthia) 去長安萬一千六百里，同傳又言大月氏國 (Indo-Scythae) 去長安萬一千六百里，西至安

息四十九日行，其里數顯然不確，積差自亦隨之而大，法顯玄奘所計，則鮮此弊。此即裴秀所謂準望，有準望而後可以定分率也。

康泰法顯等之旅行，影響於當時中國地理學者甚大。北魏太和間 (四七七—四九九) 酈道元撰水經注，即採錄

康泰法顯之書 (水經注中引魏晉間旅行記，除上舉二書外，尚有多種，今皆不傳)，此酈氏敏博過人處。魏書本傳稱其「好學

歷覽奇書」，大概指此而言，故其書較同時郭璞之注，得永其傳，至今猶為中古地理學上不朽之作，實當時對

於世界地理知識之一大進步。法顯而後，名僧大德之周遊西域諸國者踵接。偽秦弘

始六年 (四〇四) 沙門法猛結同志十五人，發長安，歷鄯善，龜茲，出于闐，踰葱嶺，入罽賓 (Kashmir) 而至印

度，以元嘉元年 (四二四) 由印度歸國。梁高僧傳卷三有傳。隋書經籍志載其遊行外國傳一卷，今不傳。北魏神

龜元年 (五一八)，復有惠生宋雲等經吐谷渾，鄯善，于闐，朱駒波 (Karghalik) 漢盤陀 (Sarikol) 諸國；越葱嶺

(Pamir) 入北印度，過乾陀羅 (Gandhara) 留烏夷 (Uddyana) 二年，正光三年 (五三二) 還洛陽，其行記現存後魏

楊銜之洛陽伽藍記卷五（本刊四卷一期有馮譯沙晚宋雲行紀箋注），水經注成書較早，未及採錄。此等佛徒記行之書，雖多載當時葱嶺東西諸國各地寺院僧侶之數額，佛教之學派儀式或傳說等，但其中所記道里山川種族風俗物產等，裨益於中國人對於世界地理之觀念，自較前代為豐富。

魏晉以降，中國本土以外之世界，東南北三面已相當明瞭，惟西面雖交通頗繁，仍未能透澈，地中海以西，皆渺茫也。此可以正史各外國傳所列國名及種族名之逐漸增多而知之。中國本土東面之世界，後漢書惟烏桓、鮮卑有傳，魏志則已增扶餘、高句麗、東沃沮、挹婁、濊、馬韓、辰韓、弁辰、倭人等傳，晉書又增肅慎、裨離、牟奴等十國。南方則秦漢之世，已隸中國版圖，秦於嶺外置桂林、象郡，兩漢時於安南、北部置交趾（河內）九真（清華？）日南（廣平？）三郡。至於與安南、東岸、林邑（Champa）南岸、扶南（Combodje）之關係，正式紀載，始於漢末三國之時。吳志（卷十五）呂岱傳：吳大帝時岱為廣州刺史，遣從南宣化，暨徼外扶南、林邑諸王各遣使奉貢。至晉書始立扶南傳，則當時與南海以西之國，已有

密切之交通。法顯傳謂從師子國（Ceylon）經海南行九十日許乃到耶婆提，近時考證，知為爪哇（Java）。梁書諸夷傳序謂康泰使扶南所經百數十國。隋書南蠻傳赤土國條載大業三年（六〇七）屯田主事常駿，虞主主事王君政等使赤土（今馬來半島之南與蘇門答臘中部以東之地）時，其王遣海舶三十艘來迎。則魏晉以後，中國人所知於南海西部者與時俱進。北面亦較前代所知為多，新唐書回鶻傳稱骨利幹晝長夜短，日入烹羊胛熟，東方已明。蓋今西伯利亞之地，五月夏至前後，實有此種情形，其地在今貝加爾湖（Baikal）唐時謂之俱輪泊或稱瀚海）之北，已較漢代人所知為遠。故漢以後六朝隋唐間，東南北三面之地，中國人所知者，逐漸擴大而詳悉。惟地中海以西之世界，殆始終未能明瞭，雖新唐書地理志謂唐之版圖，「南北如漢之盛，東不及而西過之」，此蓋就領土屬地而言，至於唐人對於西方世界極西之地理知識，殆仍未度越漢代所知之距離。唐書西域傳中極西之國如拂菻（大秦 Roman Orient）大食（條支 Arabia），漢代人已知之，但影響模糊，不如唐代清晰耳。

隋唐之際，政治宗教商業之發達，前古未有，東西海

陸交通甚盛，因而中國人對於四境以外之知識，較魏晉時地圖上許多大空白已漸有着落，故唐代地理學較前代亦最發達，地圖之製作亦較精審，規模亦較大，隋書經籍志有：

隋區宇圖志一百二十九卷

隋西域圖三卷 裴矩撰

隋諸州圖經集一百卷 郎蔚之撰

隋志又有周地圖記一百九卷，冀州圖經一卷，齊州圖經一卷，幽州圖經一卷，不著撰人，亦不知是否為當時

之作（圖經一類，魏晉間已大行，章宗源隋書經籍志考證從文選輯出

者，不下六七種）。新唐書藝文志有虞茂區宇圖一百二十八

卷，或即隋區宇圖志。按隋書（卷七十七）崔廓傳，謂大

業五年廓受詔與諸儒撰區宇圖志二百五十卷，帝不善

之，更令虞世基許善心衍為六百卷。太平御覽文部又

載：大業初，勅內史舍人豆威，起居舍人崔祖睿等，撰

區宇圖志一部五百餘卷，帝不悅意，勅學士虞士基等十

八人撰修，成一千二百卷，卷頭有圖，別造新樣，紙卷

長二尺，叙山川則卷首有山川圖，叙郡國，則卷首有郭

邑圖，其圖有山川城邑。則區宇圖志（全國地圖），當時

已有多種，以煬帝之好大喜功，自不惜屢為改易，成一千二百卷之鉅著，而所謂卷首有圖，圖後為志，可以窺其體制。隋諸州圖經集之著者郎蔚之之名茂，隋書卷六十六有傳。至裴矩西域圖於當時西域諸國所記尤詳，隋書（卷六十七）本傳謂：其時西域諸蕃多至張掖與中國交市，帝令矩掌其事，矩知帝方勤遠略，諸胡商至者，誘令言其國俗，山川險易，撰西域圖記三卷。其序言新唐書（卷一百）本傳刪之，茲節錄隋書本傳，以見當時對於外國地理撰述之大概：

皇上膺天育物，無隔華夷，率土黔黎，莫不慕化，風行所及，日入以來，職貢皆通，無遠不至。臣既因撫納，監知關市，尋討書傳，訪探胡人，或有所疑，即譯衆口，依其本國服飾儀形，王及庶人，各顯容止，即丹青模寫為西域圖記，共成三卷合四十四國，仍別造地圖，窮其要害。從西頃以去北海（按即Arctic海），縱橫所亘，將二萬里，諒由富商大賈，周遊經涉，故國之事，罔不徧知，復有幽荒遠地，卒訪難曉，不可憑虛，是以致闕。（中略）其山居之屬，非有國名，及部落小者，多亦不載。發自敦煌，至於西海（Persian Gulf），凡為三道，各有襟帶。北道伊吾（Hami），經蒲類海（Barkul）鐵勒部突厥可汗庭，度北流河水至拂菻國（Roman Orient），達於西海。其中道從高昌（Turfan）焉耆（Karashar）龜茲（Kucha）疏勒（Kashgar），度蔥嶺（Pamir），又經纒汗（Ferghana）蘇對沙那（Sutrisna）

康國 (Samarqand) 曹國 (Kebud) 何國 (Koshania) 大小安國 (Bukhara) 穆國 (Merv) 至波斯，達于西海。其南道從善子 (朱俱波 (Karphalik) 唱 (按當作竭或渴) 盤陀 (Gorband) )，度葱嶺，又經護密 (Yakhan) 吐火羅 (Tukhara) 掘世 (Ephthalites) 颯延 (Bamain) 漕國 (Jagrida) )，至北婆羅門 (North India) )，達于西海。(中略) 故知伊吾高昌鄯善並西域之門戶也，總湊敦煌，是其咽喉之地。

據此序觀之，裴矩西域圖記之範圍，實不限於葱嶺以東之地，所謂四十四國，蓋包舉地中海以東諸國而言，其內容分爲兩部，一爲各國人物之種族風俗服飾，一爲地圖，自敦煌至於地中海以東亞細亞之地，皆在其內，實爲當時一幅規模宏大之世界地圖。

裴矩序中所謂「訪採胡人」，其意亦有可說，考東西商業交通之發達，自漢以來已多正式記載，西漢史籍中，常見與胡人「通關市」之事，當時所謂「胡」，蓋單指匈奴而言，東漢以後，漸概括葱嶺以東之西域諸國，魏晉而後，則葱嶺東西之國，皆謂之胡矣。此時與西方諸國之關係，政治而外，宗教上商業上均較前代爲複雜。如涼州一帶，六朝時已爲粟特國 (Sogdiana) 商人麋聚之地 (參看魏書西域傳)；粟特之地，在今黑海沿岸，

即史記漢書之康居，故粟特文字隋唐時代甚爲盛行，幾爲當時一種國際語。輒近斯坦因因在羅布泊，伯希和在敦煌石室，均有發現；和林回鶻九姓可汗碑中，據近時考證，亦有粟特語，多記貿易之事。又隋書食貨志載，北周時河西諸郡，或用西域金銀之錢，而官不禁，可見當時東西貿易之盛，最遠之地，已及於東羅馬。洛陽伽藍記(卷三)記：「自葱嶺已至於大秦，百國千城，莫不款附。商胡販客，日奔塞下，所謂盡天地之區矣」。又卷四永明寺條記：當時佛法經象盛於洛陽，異國沙門三千餘人，西域遠者，乃至大秦國。則至隋唐間，因商業及宗教之故，中國人所知於葱嶺以西諸國之種族風俗物產等，自遠較前代加詳，因而對於地圖之範圍與對於當時世界地理之知識，亦必大異於前代矣。

自唐高宗以至玄宗朝七八十年間，印度之天文曆法醫藥藝術，皆陸續由海陸兩道輸入中國，而以陸路尤繁。高宗時李淳風作麟德曆，玄宗時僧一行作大衍曆，皆嘗參用印度曆法，爲吾國時人周知之事。天文醫藥方面，隋書經籍志載婆羅門天文曆數之書凡六種，醫藥之書凡七種。而唐之諸帝並多餌丹藥，太宗遣王玄策使中印



度時，得印度方士那羅邇娑婆以歸，製「延年藥」(參閱

新唐書西域傳上天竺國條)，同時大秦醫術亦流行中國(通典卷

一九三引杜環經行記)。蓋六朝隋唐間，西域胡人遠來中

士，大抵亦如明末清初之耶穌會士，略能挾一藝之長以

應世，尤以小乘教僧徒爲多。藝術方面，則敦煌雲岡龍

門諸石窟佛寺之建造，頗多西域藝人從事其中，茲不能

詳論矣。

隋唐與西域文明之關係，既較前代爲擴大而深切，則

當時中國人關於國外之記載，自極感興趣，使節僧徒遠

行歸來，多有所述作，是以紀行之書，殆如風起雲湧。

僅據隋書經籍志新唐書藝文志著錄，前後有四十餘種之

多，今雖失傳，但視其目，足以知隋唐間對於外國知識

之活躍，其活躍之範圍，即可占當時所知於世界地理之

大要。唐時於西方地理之新知，貢獻最大者，無過玄奘

之大唐西域記。其遊蹤之廣，學識之博，皆前所未有。

玄奘以貞觀三年(六二九)發長安，出玉門關，越莫賀延

沙漠，至伊吾，入高昌故地；翌年過阿耨尼(Karashar)

屈支(Kuchin)跋祿迦(Aksu)，越凌山(Pedal Pass)，出熱

海(Issyk-Kul)南岸，沿熱海西行至素葉水城(Tok-

bat)，復經今之土耳其斯坦阿富汗而入印度。周歷全印

度後，復越葱嶺，過法沙(Kashgar)，由斡旬迦(Kargh-

alik)瞿薩旦那(Khotan)而至納縛波(Navapa)即羅布伯

之南，經南道諸國，貞觀十九年始還長安。故西域記一

書，實爲中古時記行書中範圍廣大，內容豐富之鉅作，

位置之高，猶不限於佛教史，而於當時西域印度史地之

研究，所關尤爲重要。

西域記卷一序論有兩段記載，可以代表當時樊師遊學

西方十數年歸來後，介紹於中國之一種世界地理之新知

識。首段言日月所照有四大洲，皆在大海中，東毘提訶

洲(Purva-Videha)，南瞻部洲(Jambudvīpa)，西瞿陀尼

洲(Godhani)，北拘盧洲(Kuru)，皆爲金銀銅鐵四輪

王所統治。鐵輪王統治瞻部洲，瞻部洲有四主，南爲象

主，因其地暑濕宜象，西爲寶主，因臨海多寶，北爲馬

主，寒勁宜馬，東爲人主，和暢多人。以今推之，象

主蓋指印度南洋諸國，寶主或即波斯敘利亞等，馬主當

指中央亞細亞之土耳其民族，人主謂中國，以人口衆多

也。此種說法，固出於佛經。但在當時殆已非甚新奇之

論，魏晉間中國人已略知之，司馬貞史記大宛傳索隱引

康泰外國傳謂：「外國稱天下有三衆，中國人衆，月氏馬衆，大秦寶衆，」正與此同，惟此以印度爲中心，加一象主耳。

較樊師稍後，銜國家使命，屢使西域印度者，有李義表王玄策等二十二人。王玄策之旅行記，今皆不傳，法苑珠林中多散見其鱗爪。所撰之書，似有兩種：西域記，西國志，西域行記，西國行記，王玄策行傳，中天竺行記等，名稱各異，均見法苑珠林。馮子恆（承鈞）先生曾作王玄策事輯一文（清華學報四卷一期），考證詳贍，遠較烈維氏（Sylvain Lévi）之作爲勝。馮氏考玄策奉使或在三次以上。其中天竺行記，新唐書藝文志著錄，其餘之書，皆不錄見。唐志另有：

西域圖志六十卷（原注）高宗遣使分往康國吐火羅，訪其風俗

物產，畫圖以聞。詔使官撰次，許敬宗領之，顯慶三年上。

而法苑珠林卷一百十九（四部叢刊影明徑山寺本）載：

中天竺行記十卷

右唐朝散大夫王玄策撰。

西域志六十卷 圖畫四十卷

右此二部合成一百卷。唐朝麟德三年奉勅令百官撰。

同書卷九又云：

西國志六十卷，國家修撰，奉勅令諸學士畫圖，集在中臺，復有四十卷，從麟德三年起首，至乾封元年夏末方訖，余見王玄策具述此事。

據以上三條之記事，則唐志之西域圖志即法苑珠林之西域志或西國志，蓋一書之異稱，其材料當爲據王玄策出使所得，而勅令百官以許敬宗領撰之者也。此中即發生一問題，間接關係於王玄策出使事。法苑珠林之撰者道世，記西國志之撰修，自麟德三年迄乾封元年夏，書始成，自謂親見玄策爲之具述此事。且麟德三年之說，凡兩見，自非傳寫之訛。然考新舊唐書高宗本紀，麟德僅二年，次年正月即改元乾封，非崩逝與即位，何容一年有前後二種年號之差；又非邊遠之地，道世不應不知；且以百卷之鉅著，一年之間，安能藏事？則珠林之麟德三年必爲唐志顯慶三年之誤無疑，雖道世自謂親聞於玄策，吾人實不敢盡信，是唐志之西域圖志即珠林之西域志西國志，可以斷言。西域圖志之修纂既在顯慶三年，據馮氏引諸經集要卷一引王玄策西國行傳，唐顯慶二年勅使王玄策等往西國送袈裟，於尼婆羅（Nepal）國西南，

至顯羅渡來村」云云，定此爲王玄策奉使之第三次，

(馮氏考證第一次在太宗貞觀十七年，第二次在貞觀二十一年)，但此

次路線，明爲由吐蕃(Tibet)出泥婆羅至印度，並非由葱嶺或經西域繞道。如今無反證以證唐志西域圖志原注之不可據，則在顯慶二年以前，高宗之世，王玄策當尙有一次奉使西域或印度之事。唐志原注謂「高宗遣使分往康國吐火羅，訪其風俗物產，畫圖以聞」，此所謂遣使分往，當指玄策等而言，然法苑珠林中所引西國志或西域志之文，皆爲印度之事，並無一條言及康國或吐火羅者，當時此一帶國家，亦爲佛教國，或者佛陀之靈蹟在印度，故不齒及於此歟？或本有之而珠林未及稱引歟？不可得而知也。馮氏文中於此點似未之辨，故略附所見於此，以俟大方之教。

唐時往西域印度歸而有成書者，高宗咸亨二年沙門義淨由廣州航行至印度，武后證聖元年還洛陽，著南海寄歸內法傳四卷。晚近敦煌石室發現之慧超往五天竺殘卷，爲玄宗開元十五年沙門慧超歷中印南印西印各地，更遍遊中亞，踰葱嶺，出疏勒至焉耆，抵龜茲安西大都護府，所記多爲各地政治宗教風俗及傳聞等。今收入敦

煌石室遺書中，日本藤田豐八氏嘗爲之箋釋，有錢稻孫氏刊印本。

玄宗天寶時，尙有張綽光及悟空等四十餘人赴印度，歷四十餘年之久，所記見於大唐貞元新譯十地等經記中，多記迦濕彌羅(Kashmir)之事。

此類僧徒使節之行記，當可視爲中古時關於世界地理知識之教科書，其於中國社會之影響極大，宋以後稗官小說，如西遊記故事之演變，皆由此而來。

僧徒使節遠適西域或渡重洋之事，至唐代而極盛。唐代內因本國文化之成熟，外受西域文明之影響，政教昌明，種種學術進步甚速。玄宗開元十二年李淳風僧一行等之測定子午線，實爲天文地理學上所可特書之事。因此地圖之繪法，自亦較前代爲精審。唐書藝文志載當時撰作之地圖有九種之多，其中惟李吉甫元和郡縣圖志五十五卷今僅志存而圖已佚。凡此姑不具論，今獨舉唐代地理學上最有貢獻之學者賈耽。

賈耽字敦詩，德宗貞元九年官至尙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順宗立，進檢校司空左僕射，封魏國公。舊唐書(卷百三十八)本傳載：「耽好地理學，凡四夷之使，

及使四夷還者，必與之從容訊其山川土地之終始，是以九州之夷險，百蠻之士俗，區分指畫，備究源流。以畫關中、隴右、山南、九州等圖一軸，別錄六卷，黃河界錄四卷。貞元十七年又撰成海內華夷圖一軸及古今郡國縣道四夷述四十卷，舊唐書本傳載其獻表，節錄於下，以見二書撰述之體制：

臣弱冠之歲，好聞方言，策仕之辰，注意地理，究觀研考，垂三十年。絕域之比鄰，異蕃之習俗，梯山獻琛之路，乘舶來朝之人，咸究其源流，訪求其居處。闔閭之行賈，戎貊之遺老，莫不聽其言而撥其要，閭閻之瑣語，風謠之小說，亦收其是而芟其僞。(中略)興元元年，復奉進止，令臣修撰國圖，旋即充使魏州汴州，出鎮東洛東都，問以衆務，不遂專門，續用尙虧，憂愧彌切。近乃力竭衰病，思殫所聞見，叢於丹青，謹令工人畫海內華夷圖一軸，廣三丈，縱三丈三尺，率以一寸折成百里，別章甫左衽，奠高山大川。縮四極於織縞，分百郡於作績，宇宙雖廣，舒之不盈庭，舟車所通，覽之成在目。并撰古今郡國縣道四夷述四十卷，中國以禹貢爲首，外夷以史發源，郡縣紀其增減，藩落叙其盛衰，前地理書以黔州屬西陽，今則改入巴郡，前西戎志以安國爲安息，今改入康居。凡諸疎舛，悉從釐正。(中略)其古郡國題以墨，今州郡題以朱，今古殊文，執習簡易。臣學謝小成，才非博物，伏波之聚米，開示衆軍，贊侯之圖書，方知扼要。企冀前哲，嘗所寄心，輒罄庸陋，多慙纒繆。

海內華夷圖與古今郡國縣道四夷述二種，當爲唐代地理

學上最大之著作。新唐書(四十三下)地理志稱：天寶中玄宗問諸蕃遠近，鴻臚卿王忠嗣以西域圖對，纔十數國。今視賈耽之圖，宜乎德宗獎賜優渥，時耽已屆六七十歲之高齡矣。表中謂前代志書誤以安國爲安息。按安息(Parthia)見於漢史，其地即唐時之大食(Arabia)，今波斯阿拉伯一帶，唐時與中國商業極盛(故唐時波斯人來中土者，皆富商大賈，腰纏鉅萬，李商隱義山雜纂(唐代叢書本)中「不相稱」一條，謂屠家念經，先生不識字，老翁入娼家，窮波斯等，皆爲社會上不相稱之事，則當時波斯人必無窮者，可想而知)。唐代之安國即康居(Sogdiana)，爲昭武九姓之一，其地在今撒馬耳干(Samarqand)，賈耽以前，史傳中尙有未明瞭其地者，由此可知魏晉六朝以來，一般對於世界地理之實際知識，進步殊緩也。

海內華夷圖廣三丈，長三丈三尺，以一寸當百里，唐時，一里小程三百步(一步五尺，一尺〇·三〇五米)，大程三百六十步，則此圖爲百五十分之比尺。今西安碑林所存偽齊劉象昇七年禹蹟圖及華夷圖爲今日吾國最古之地圖，禹蹟圖標明「每方折地百里」，猶存裴秀賈耽之遺制。阜昌華夷圖下跋云：「其四方蕃夷之地，唐賈

魏公圖所載，凡數百餘國，今取其著聞者載之，則賈耽之原圖，當較此更詳。然觀阜昌華夷圖中所列四夷之名稱位置，多不甚正確，如「西域諸國」中將烏弋山離（Alexandria）魏略雖作烏弋，但不連山離，析而為烏弋，山離二名；捐毒（India）既入西域諸國，而其下復重出五天竺；師子國（Ceylon）當入天竺範圍，而反入西域。「東夷海中之國」中獺在朝鮮東部，並非海國。惟大體尚正確，究竟猶略可窺唐代地圖之面目也。

貞元間，賈耽尚撰有皇華四達記二十卷，見新唐書藝文志，書佚不傳，新唐書（四十三下）地理志載耽有入四夷路程之書，殆即皇華四達記也。地理志謂其書從邊州入四夷通譯於鴻臚者，莫不畢述。入四夷之路凡七：一營州入安東道，二登州海行入高麗渤海道，三夏州塞外通大同雲中道，四中受降城入回鶻道，五安西入西域道，六安南通天竺道，七廣州通海夷道。此七道之交通，幾遍及亞洲之地，亞洲蓋當時之世界也。地理志又謂其山川聚落，封略遠近，皆概舉其目，州縣有名。清末吳承志著唐賈耽記邊州入四夷道里考實五卷（嘉業樓劉氏刊印），僅考其三道，一為營州入安東道，二為登州海行入高

麗渤海道，其安南通天竺道，則析而為三，即安南至永昌，諸葛亮城至摩揭陀國（Magadha），及驩州至環王國水陸真臘羅越。每篇先錄原文，後加考証。此外沙畹氏於其宋雲行紀箋注中，曾將于闐之路程譯出；復在所著西突厥史料中，將焉耆至安西（Koutcha），安西至怛羅斯（Aouliata）城之路程加以考証。伯希和氏亦曾將自交趾經雲南赴印度，與自廣州經南海至印度兩道作詳細之研究，民國二十二年馮承鈞氏譯名交廣印度兩道考（商務出版）。

入宋而後，羅盤針之發明，致於實用，海上交通更為發達，宋改都汴梁，長安失其首都地位，宋之國威不振於西域，甘涼一帶，又為西夏國所阻，陸路交通頓衰。自唐以來，執海上交通之牛耳者，初為波斯人，入宋則大食人（阿拉伯人）漸取而代之。大食，唐書始有傳，古時通商，由陸路經中亞來中土，自宋仁宗天聖三年（一〇三三）乃令取海道由廣州至京師。南宋時陸路交通幾絕，大食人之來者皆由海道，故當時稱大食人為南蕃人。宋時海上交通既如此之盛，於是中國人對於南洋之知識，乃大異於前。

宋以前，東西海上交通，以南洋之西部爲盛，南洋之東部則尙爲不可知之境地。宋以後，南海航路始有東西洋之稱。元汪大淵島夷誌略蘇祿條，及毗舍耶條始見東西洋之名。明張燮東西洋考（卷五）文萊條謂：「文萊國即婆羅國（Borneo），東洋盡處，西洋所自起也」。所謂西洋者，大約指廣州海口，沿大陸海岸至馬來（Malay）半島經蘇門答臘（Sumatra），東轉Java，Bali，Timor等，更及婆羅洲（Borneo）西南海岸，皆爲古代所知。法顯由師子國（Ceylon）經南海歸航時，曾過耶婆提，近時考証，知爲Java，隋唐間又稱閩婆，訶留巴或訶陵。義淨南海寄歸內法傳中之室利佛逝（Crivijaya）即今蘇門答臘，宋明謂之三佛齊或佛齊（Sambaja），爲隋唐間結東西海道交通之樞紐。至於東折一路，指由福建海口過台灣澎湖列島而達呂宋（Luzon），或由Sulu海南下，經Mindanao島，東折抵Moluccas諸島，西經Sulu羣島，而達Boeneo，或由Luzon經Palawan而達Borneo之Brunei港。此一帶羣島，除台灣澎湖外，爲中國人所知，皆甚遲晚，大約不過宋初之時（宋史卷四八九始有勃泥國傳，即今Borneo）。蓋西洋一路，物產豐富，自來爲亞

洲文明國交通之要道，東洋一路，孤立海表也。此可觀於交趾廣州，雖距中國內地較遠，而開發頗早，福建雖近內陸，而開發反較遲。隋唐時，廣州爲西洋交通之門戶，賈耽入四夷路程，南海一道即始於廣州。宋時泉州之地位，因阿拉伯人麇集於此，海舶輻輳，廣州之地位，一度衰落，由此東洋一路，遂爲中國人所知悉。南宋時趙汝适提舉福建路市舶，著諸蕃志，於此一帶風土物產，記之甚詳，宋史外國傳實採用之；惟宋史詳事蹟而略於風土物產，趙書則詳於風土物產而略於事蹟耳。（關於諸蕃志，Hirth and Rockhill爲之譯注甚詳，近北平有翻版。關於東洋一路之交通，桑原隲藏蒲壽庚考，我國有陳裕青馮攸二種譯本，可參考）。

宋時與南洋之交通，略如上述，然宋人對於南洋地理之觀念，仍甚模糊。宋代地圖今存者，除上舉偽齊阜昌七年（當有宋紹興七年）之禹蹟圖華夷圖二種外，尙有蘇州文廟內所存淳祐七年王致遠之地理圖，以上三種而已。三種中惟阜昌華夷圖有西域南海諸國之名，但僅列其國名，未定準望，近見己未（民國八年）近人張宗祥氏，據宋本校明刊歷代地理指掌圖一卷，前有眉山蘇軾序，圖

凡四十四幅，上葉爲圖，下葉爲解說，宋本卷末有「四川成都府市西俞家印」字樣。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地理類存目一）引宋費袞梁谿漫志斷其必非東坡所作，固然，但未定爲誰氏之作。考陳振孫書錄解題謂蜀人稅禮安元符中上此書於朝廷，未及而死。則此書之著者原爲稅氏，在成都俞家刊印者也。據張宗祥氏所校明刊本中「古今華夷區域總要圖」一篇，與宋本僅差數字，而全圖山川形勢，全與阜昌華夷圖同，可知宋本亦必同出於賈耽華夷圖之底本，據此以觀宋人對於南海諸國之地理觀念，甚爲有趣。圖中將海中之蝦蟆國與温州相對，三佛齊（蘇門答臘）與泉州相對，占城（Champa）亦繪入海中與泉州相對，閩婆（Java）與漳州相對，諸如此等，將所謂西洋之島名，全置於東洋海面中，則宋人對於南洋地理之實際知識，猶模糊若此也！

元以後亞歐兩世界始接觸而爲一。成吉思汗以漠北一部落崛起，數十年間幾混一亞歐大陸之全部，元人兵力，西達波蘭，直越奧匈國境，昔日亞歐幾經挫折未通之路，元時乃得直接通使，闢漢唐以來未有之新天地。故史家以爲馬哥孛羅（Marco Polo）之遊紀，對於世界文

化史之影響，不遜於科倫布（Columbus）之西航美洲。元世祖之時，因亞拉伯天文地理曆算諸學之輸入，始作渾天圖地球儀（當時稱志理志）經緯線（參閱新元史曆志二）。而天文學家郭守敬地理學家朱思本，則又爲有元一代受亞拉伯文化影響之雙璧。至劉郁之西使，邱處機之西遊，其價值自在法顯玄奘王玄策之下也。其間因元兵之媒介，中國印刷術，紙，火藥，羅盤針，相繼傳入歐洲，開近世之世界文明，則可特書之事也。

元順帝以後，元政日衰，中原板蕩，西方突厥人興起，東羅馬帝國滅亡，波斯灣，紅海，裏海一帶之歐亞大陸通路，暫時中斷。至明成祖永樂宣德間，乃有鄭和之七下西洋，足跡至今非洲東部，明之海上霸權爲從古所未有。迨一四八六年（明憲宗成化二十二年）底亞士（Bartholo New Diaz）發見好望角，亞歐始有海上交通，此後遂有葡萄牙人西班牙人之經商南洋。至神宗萬曆間，耶穌會士相繼來中土，意大利人利瑪竇（Matteo Ricci）始傳入坤輿萬國全圖（按當時傳來之坤輿圖，尙不僅利氏所携者，余見天啓三年原刻本職方外紀，前有李之藻序，謂其時閩稅官獻地圖二幅，皆歐羅巴文字，得之海舶者，想今已不在人間矣！）天啟間，艾儒略

(Jules Aieni)復據利氏與龐迪我 (Diago de Pantoja) 舊本而撰職方外紀。清康熙間，南懷仁 (Ferdinand Verbiest) 撰坤輿圖說，圖理琛撰異域錄，利類思 (Louis Buglio) 安文思 (Gabriel de Mughalhas) 撰西方要紀。自此以來，中國人初知世界有五大洲，然當時士大夫猶疑信半參，頗多反響。至於白晉 (Jochin Bonvet) 雷孝思 (Regis) 等之奉勅測繪全國輿地而成皇輿全覽圖，奠定

此後中國輿圖之基礎，又因經度長度因緯度之弧曲而有差異，證明地形為扁圓之說，皆中國乃至世界文化史上千古之功業。及於乾隆間，亞歐交往，又復暫輟。咸同而後，海禁再開，乃復講求洋務，以至於今日吾人所認識之世界。悠悠數千年，世界乃得混而為一，人類知識之進步，蓋如其難也。



# 明代四裔書目

朱士嘉

## 引言

明代自鄭和下西洋，永樂宣德間而聲教之盛，始及于南洋及天方諸國；繼之而有瀛涯勝覽，星槎勝覽，西洋番國志之作。自利瑪竇來華，萬曆十年而世界各國之風土人情，始昭著於天下；繼之而有萬國輿圖，職方外紀之作。彼二人者於灌輸地理智識，溝通中西文化，厥功甚偉，不可以無紀也。鄭和使西洋，中外學者已討論及之，獨於利氏則尙未有所聞，聞之而未爲詳盡焉。洪師煨蓮有鑒於此，特爲禹貢半月刊編撰利瑪竇專號，徵文於余，以明代四裔書目應，或者其於利氏來華前後國人對於世界地理智識演進之迹，得以有所稽考乎？

是篇以東西南北爲分，其不專記一族，一地，或未詳所言者附後，凡得百十六種；內朝鮮人著作九種，不知名日本人著作一種，意大利人著作二種。每種首列書名，卷數，次版本，次撰人名氏，仕履，間亦附以提要。凡未見或散佚之書，各注出處，以明所本。書名，卷數，撰人，各書所載互異者亦皆分注於下，并引他書

以證其失，此體例之大要也。疏陋之譏，知所不免，大雅宏達，幸垂教焉！

## 朝鮮紀事 一卷

明鈔本，紀錄彙編本，國朝典故本，續說郛本，五朝小說本，文獻彙編本，見千頃堂書目十五。玉簡齋叢書本，附奉使朝鮮唱和集四庫全書總目五十三有著錄。

倪謙撰。謙字克謙，別號靜齋，錢塘人，徙上元。正統四年進士，十四年奉詔使朝鮮，成化十五年卒。所著猶有玉堂稿百卷，上谷稿八卷，歸田稿四十二卷，南宮稿二十卷，遼海編四卷。是書殆即其使朝鮮時所作。

高麗史 百三十九卷 四庫全書總目六十六作二卷，世系一卷，后

妃列傳一卷。

鈔本，見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六。朝鮮舊刊本，平津館鑒藏書籍記補遺，愛日精廬藏書志十四均有著錄。

高麗人鄭麟趾撰。景泰二年表進是書。凡分世家四十

六卷，志三十九卷，表二卷，列傳五十卷，目錄二卷。曝書亭集有是書跋。

朝鮮史略 六卷

述古堂書目作十卷誤。也是園藏書目三，脈望

館書目，絳雲樓書目一，讀書敏求記二，蕘圃藏書題識三，適園藏書

志四，日本訪書志六，朝鮮圖書解題均作東國史略，與千頃堂書目八

異。訪書志稱此書有明萬曆丁巳（四十五年）刻本，……改稱朝鮮史

略。又稱此書有二種，一為國別體，十二卷，……一為編年體，六

卷。

朝鮮古刊本，趙清常鈔本，校鈔本，傳鈔明刊本，

四庫全書本，成都楊氏重刊本。

各書目均不著撰人名氏，惟朝鮮圖書解題謂高麗太宗

命李詹撰。詹字少叔，號雙梅堂。日本訪書志六稱此

書有國別體十二卷，題善川柳希齡編，此本則無之，

乃明代朝鮮人所作。景泰二年進於朝。所紀始檀君

立國，為唐堯二十五年，終高麗恭讓王明太祖二十

五年。

朝鮮賦 一卷

國史經籍志二作使朝鮮賦。

明刊本，國朝典故本，精鈔本，四庫全書本，朝鮮

刊本，日本刊本，豫章叢書本。讀書敏求記二有著

錄。

董越撰。越字尙矩，寧都人。成化五年進士。官至南

京工部尙書。孝宗（弘治）即位，奉使朝鮮。有集四十

二卷。述古堂藏書目三作華越誤。澹生堂書目三又作

董樾。按樾字子亨，鄞縣人，萬曆五年進士。見光緒

鄞縣志三十七人物門，而不言其有使朝鮮事，當係別

一人，澹生堂書目誤也。

使東日錄 一卷

天一閣書目卷末，萬卷堂書目二均有著錄。惟後者

凡二見，一作董天錫撰。

董越撰。

朝鮮雜志 三卷

四庫全書總目七十八作一卷

千頃堂書目八，明史藝文志二，國史經籍志三，萬

卷堂書目二均有著錄。

錢溥撰。四庫全書總目七十八作董越撰。並謂係後人自朝鮮賦註

中錄出，偽立此名，非越又有此書。溥字原溥，明史分稿殘編作字

原博。按光緒華亭縣志十四溥弟名博，字原博，號靜庵，知前書作溥

字原博者誤，號遺庵，惟慶子。正統四年進士，授翰林

院檢討，擢左贊善。弘治元年卒，年八十一。

### 使朝鮮錄

三卷 萬卷堂書目二作使朝鮮記二卷，國學圖書館圖書

總目十四亦作二卷，國史經籍志三作一卷，與千頃堂書目八異。

嘉靖刊本，有「汪魚亭藏閣書」印。國學圖書館傳鈔本。

用卿撰。用卿字鳴治，別號雲岡，懷安人。嘉靖五年進士。十五年奉使朝鮮。三十八年避居建安，未幾卒，年六十四。所著猶有雲岡選稿廿卷，詩餘等若干卷。

### 朝鮮圖說

一卷

康熙刊本，鄭開陽雜著本，四庫全書總目七十八有著錄。

鄭若曾撰。若曾字伯魯，崑山人。事蹟詳乾隆崑新合志文苑傳。是書先圖後攷，次世紀，都邑，山川，古蹟，風俗，土產，天朝至朝鮮東界地理，本朝貢式，末附鄭忠肅公奏議一篇。

### 朝鮮志

二卷 周車所至本一作一卷。

鈔本，四庫全書本，乾隆刊本，藝海珠塵本，周車所至本。

不著撰人名氏，書中稱大明一統志，知其成于明代。全書分京都，風俗，古都，古迹，山川，樓臺六門，

略仿中國地志之體。

### 朝鮮國紀

一卷

學海類編本。四庫全書總目六十六有著錄。

黃洪憲撰。洪憲字懋中，號葵陽，秀水人。隆慶五年進士，官至少詹事掌翰林院事。萬曆十年以皇長子生，使朝鮮。二十八年卒，年六十。所著猶有易說，春秋左傳釋附，老子解蒙，莊獨契，秀水邑志，讀禮日抄 按四庫全書總目一九七有玉堂日鈔三卷 碧山學士集，皇明文憲。是書無序跋及目錄，略如紀事本末之體。

### 輜軒錄

四卷 國史經籍志三作三卷。

千頃堂書目八有著錄。

黃洪憲撰。

### 朝鮮沾化集

千頃堂書目八不著卷數。

李如松撰。如松字子茂，成梁長子。成梁自朝鮮內附。萬曆十一年，出為山西總兵官給事中。以攻倭有功，加太子太保。

### 朝鮮世紀

一卷 緯雲樓書目一作高麗世紀。也是園藏書目三作十

卷。

鈔本。讀書敏求記二有著錄。

吳明濟撰。明濟字子魚，會稽人。讀書敏求記二稱明濟於萬曆丁酉（廿五年）以客從司馬公贊畫，東援朝鮮，諮訪事蹟，撰世紀，記朝鮮始末最詳。

### 漢書朝鮮傳疏 一卷

千頃堂書目八有著錄。

邢侗撰。侗字子愿，臨邑人。萬曆二年進士。所著猶有來禽館集二十九卷。

### 朝鮮日記 三卷

千頃堂書目八有著錄。

許國撰。

### 朝鮮國三咨錄

絳雲樓書目四有著錄。

### 朝鮮日本圖說

絳雲樓書目一有著錄。

### 朝鮮國志 一卷

四庫全書總目七十八有著錄。

不著撰人名氏。明代朝鮮人所作。所存惟京都，風

俗，山川，古都，古蹟五門。

### 東藩紀行錄 一卷

千頃堂書目八有著錄。丘濬為作序。

金本清撰。本清鄞縣人，仕履未詳。

### 輜軒紀事 一卷

豫章叢書本。

姜曰廣撰。曰廣字居之，新建人。萬曆末舉進士。天啟六年奉使朝鮮，因述所見聞，編成此書。有舒曰敬序。崇禎元年稱曰廣曰燕及。事蹟詳明史本傳。

### 東國通鑑 五十六卷

印本。朝鮮圖書解題有著錄。

高麗成宗命徐居正，鄭孝恒等撰。居正字剛中，號四佳，所著有三國史節要，東文選，輿地勝覽。是書係編年體，叙新羅，高句麗，百濟諸國四百年以來史事甚悉。

### 東國通鑑提綱 十三卷

印本。朝鮮圖書解題有著錄。

朝鮮人洪汝河撰。汝河字伯源，號木齋。

### 三國史記 五十卷

印本。朝鮮圖書解題有著錄。

高麗仁宗命金富軾撰。富軾號雷川。本書卷一至十二新羅本記，卷十三至二十三高麗本記，卷二十三至二十八百濟本記，卷二十九至三十二年表，卷三十二至四十志類，卷四十一至五十列傳。

### 三國史節要 十四卷

印本。朝鮮圖書解題有著錄。

高麗仁宗命盧思慎等撰。思慎字子畔，號葆真齋。

### 東史補遺 四卷

印本。朝鮮圖書解題有著錄。

朝鮮人趙挺撰。挺字汝豪，號漢叟。

### 彙纂麗史 四十八卷

印本。朝鮮圖書解題有著錄。

朝鮮人洪汝河撰。

### 新增東國輿地勝覽 五十五卷

印本。朝鮮圖書解題有著錄。

高麗成宗命盧思慎等做大明一統志之體，撰東國輿地勝覽。卷首有圖。記載京畿以下諸道沿革，風俗，廟社，陵寢，宮闕，官府，學校，物產以及孝子烈婦之

行狀，名賢之事迹，詩人之題詠，至為詳悉。

### 東國地理誌

印本。朝鮮圖書解題有著錄。

朝鮮人韓百謙撰。百謙字明吉，號久菴。

### 日本補遺

千頃堂書目八有著錄。

張洪撰。洪字宗海，常熟人。曾奉使日本。永樂元年預修永樂大典。洪熙元年陞翰林院修撰，致仕卒，年八十有四。所著猶有四書解義，周易會通，尚書補傳，詩經正義，春秋說約，禮記總類，歷代詩選，史記要語，琴川新志，南夷書等。

### 日本考略 一卷

天一閣書目二作日本國考略。千頃堂書目八作三卷。國史經籍志三，也是國藏書目三，絳雲樓書目一並作二卷。萬卷堂書目二作四卷。

國朝典故本，文獻彙編本見千頃堂書目十五得月簪叢書本，刊本。四庫全書總目七十八，浙江採集遺書總錄戊集均有著錄

薛俊撰。俊字梓山，定海人。官至常州訓導。定海知縣鄭餘慶鑒于嘉靖倭變，起于倉卒，以致不易收拾，

爲防患未然，特命薛俊編輯此書，以供禦邊將士究覽焉。書分沿革，疆域，州郡，屬國，山川，土產，世紀，戶口，制度，風俗，朝貢，貢物，寇邊，文詞，寄語十五略。其寄語略又分天文，時令，地理等十五類。凡日語之能以中文譯出者，各將其拼音舉出，附註意義于下，如乃乃子「ナナツ」註七，效子「ヤツツ」註八之類，尙稱詳悉，總計不下四百條。惜無原文可以對照，爲美中不足耳。然四百年以前國人已知通習語言，爲明瞭敵國政治，社會，經濟狀況之必要條件，必如是而後可以知己知彼，謀所以應付之道，其弘謀卓識，固非常人所能冀及者矣。鄭若曾日本圖纂取資于是書者甚多，其寄語類雜類與是書寄語略大略相同，所異者惟多出寄語島名一門。

### 日本寄語

續說鄂本

薛俊撰。按是書實即日本考略中之寄語略一門，不知爲何人摘出，僞立此名，一若薛俊除考略外，尙有是書者。明人託名杜撰之風甚盛，即此可以知其一端。書中亦有數處，可補考略之缺，如「風」「雲」等字，

此詳彼略，固不必以僞書廢矣。

### 南粵倭商秘圖

見四庫全書總目七十八日本圖纂條。

### 日本圖纂

一卷 千頃堂書目八作日本圖考二卷。國史經籍志三條  
雲樓書目一亦作二卷。

鄭開陽雜著本。讀書敏求記二，四庫全書總目七十八均有著錄。棟亭書目二稱有龍溪王畿序，今本未見。

鄭若曾撰。據若曾自序，其書取材不外三端：（一）薛俊日本考略，（二）奉化人宋文復所示南粵倭商秘圖，（三）鄞人蔣洲，陳可願使日本後所述山川風俗情形。是書首列日本國圖二，日本入寇圖一，次日本國論，日本紀略，又次畿內部，畿外部，海曲部，驛，戶，課，鄉，風，寄語，倭好，倭船，倭刀，寇術，使倭針經圖說，國朝貢式，市舶，頒賜日本儀制，日本入貢賜宴儀制，歷代封號等類，而以宋徽宗御製跋，日本貢使詩，日本僧齋然表殿之。

### 日本考

五卷 國史經籍志三作四卷，絳雲樓書目一作日本考異四卷。

明刊本。四庫全書總目七十八，浙江採集遺書總錄

戊集均有著錄。

李言恭郝杰同撰。按郝杰四庫全書總目作郝杰。浙江採集遺書

總錄，北平圖書館善本書目二則皆作郝杰。查國朝歷科題名碑錄，（

嘉靖丙辰科）及光緒蔚州志卷八選舉志，卷十四史傳，皆有郝杰而無

郝杰之名，知四庫全書總目作郝杰者誤。言恭字惟寅，盱眙

人。岐陽武靖王文忠之裔。以萬曆二年襲封臨淮侯。

所著猶有青蓮閣集，貝葉齋集，游燕集。杰字彥輔，

蔚州人。嘉靖三十五年進士。官至南京兵部尚書。是

書于日本風俗，土音，字義，并詳著之。

東鑑五十二卷 原名吾妻鏡。第四十五卷缺。

日本刊本：（一）慶長十年（萬曆三十三年）刊本，有

兌叟跋。（二）寬永元年（天啓四年）刊本，未見，有林道春

跋。（三）寬文元年（順治十八年）刊本。未見棟亭書目

二，日本國書解題均有著錄。

不著撰人名氏。兌叟跋略謂自治承四年至文永三年八

十七載之間，凡事之可資殷鑑者，無不旁搜博采，

以爲之記。日本星野恒氏有評語，曾載史學會雜誌。

年月未詳朱竹垞曝書亭集亦有跋。

日本風土記 四卷

千頃堂書目八，明史藝文志二均有著錄。

侯繼高撰。

備倭圖記 四卷 棟亭書目二作一卷。

千頃堂書目八，明史藝文志二均有著錄。

卜大同撰。棟亭書目二作小同輯。

日本高麗圖記

世善堂藏書目上有著錄。

鄧鍾撰。鍾字道鳴，晉江人。所著猶有籌海重編十

卷。

日本受領之事 一卷

也是園藏書目三，讀書敏求記二均有著錄。

日本東夷朝貢考 一卷

四庫全書總目八十三有著錄。

張迪撰。迪字文海，華亭人。

使琉球錄 一卷 濠陽蒲丁李先生家藏目錄作琉球使略。千頃堂書

目八作二卷。

嘉靖刊本，紀錄彙編本，國朝典故本，作琉球使略五

朝小說本，同上無序跋及撰人姓氏，僅存頒賜與祭品三頁。

續說郭本 同上，文獻彙編本。見千頃堂書目十五 浙江

採集遺書總錄戊集有著錄。光緒鄞縣志五十三載陳

侃序。

陳侃高澄跋（嘉靖十三年）稱陳思齊撰。侃字應和，四明人。嘉靖初琉球國王尚真薨逝，屬國請封世子清德。

十三年仲夏，中國遣正使陳侃，副使高澄齋詔往封

為琉球國中山王。十月歸國，因綴所見聞，撰成是

書。首詔諭，嘉靖十一年八月頒賜諭，祭文，祭品；次

使事紀略，次羣書質疑，大明一統志，瀛島錄，星槎勝覽，

集事淵海，杜氏通典，使職要務，大明會典次貢物，次天妃靈

應記，次夷語。夷語一門，又分天文，地理，時令，

花木，鳥獸，宮室，器用，人物，人事，衣服，飲

食，身體，珍寶，數目，通用等類，而以夷字殿之。

夷字者日本字也，凡四十有八。日本字之見于我國載

籍者，前此似尙未聞焉。

### 琉球錄 二卷

刊本。浙江採集遺書總錄戊集有著錄。

郭士霖李際春同撰。二人于嘉靖三十一年同出使琉

球，既還，乃取陳侃書，重加編次，以成是書。

### 琉球圖說 一卷

鄭開陽雜著本。四庫全書總目七十八有著錄。

鄭若曾撰。是書首圖考，次世紀，山川，風俗，福建

使往大琉球鍼路，土產，國朝貢式。末附鄭端靖公紀

事一篇，體例一如朝鮮圖說。

### 使琉球錄 二卷

千頃堂書目八，國史經籍志三，也是園藏書目三，

浙江採集遺書總錄戊集均有著錄。

蕭從業按終雲樓書目一下注蕭從業景珍西洋番國志撰。從業臨

安人。是書乃其萬曆間出使時所撰。

### 使琉球錄 六卷

千頃堂書目八，明史藝文志二均有著錄。

謝朮撰。

### 東行百詠 八卷

千頃堂書目八有著錄。

陳循撰。循字德遵，號芳洲，泰和人。永樂十三年進

士。授翰林院修撰。曾修寰宇通志，為總裁官。又預

修三廟寶錄，五經四書，性理大全等書。所著猶有芳

洲集十卷。此書乃其謫遼東時所撰。



遼海編 四卷

明史藝文志二，國史經籍志三，世善堂藏書目錄上均有著錄。

倪謙 按世善堂藏書目錄上作倪居誤。撰。

東南夷圖說 二卷

浙江採集遺書總錄戊集作東夷圖說一卷，圖像二卷。千頃堂書目八作東夷國考一卷。嶺海異聞 一卷，

續聞 一卷

四庫全書總目七十八有著錄。

蔡汝賢撰。汝賢字用卿，華亭人。官至兵部右侍郎，致仕卒，年七十有二。所著猶有諫垣疏草，披雲彙集。

東夷攷略 一卷

鈔本，明天啟刊本，傳鈔本，清初史料四種本。

茅瑞徵撰。瑞徵字伯符，號召上愚公，歸安人。萬曆二十九年進士。所著猶有澹樸集。是書凡分女直通攷，海西女直攷，建州女直攷三門。後附遼東全圖，開鐵圖，開原控帶外夷圖，瀋陽圖二，廣寧圖，海運餉道圖，東事答問，茗上愚公傳。

東夷記 一卷

萬卷堂書目二有著錄。

東事始末 一卷

近古堂書目下，也是開藏書目四均有著錄。

東番記

世善堂藏書目錄上有著錄。

題一齋公撰，不知為何許人。

渤泥入貢記

續說鄂本。

宋濂撰。濂字景濂，其先金華潛溪人，至濂乃遷浦江。生至大三年，卒洪武十四年，年七十有二。所著猶有潛溪集四十卷，羅山集五卷，龍門子三卷，浦陽人物記二卷，翰苑集四十卷，芝園集四十卷。

百夷傳 一卷

乾隆紹興府志七十八經籍志作百國傳誤。

明鈔本，有「松石齋」「趙琦美」諸印。傳鈔本，廣說鄂本，見千頃堂書目十五。國學圖書館影印明鈔本。汪璐藏書題識一，四庫全書總目七十八均有著錄。

錢古訓撰。千頃堂書目八，明史藝文志二俱作錢思聰撰誤。古訓號堅齋，餘姚人。洪武二十九年進士，官至湖廣布政使參政。洪武廿八年緬人來貢，為百夷所困，訴之

於中國，中國乃遣古訓與李思聰往諭之，歸而編撰是書，以記其國之山川，人物，風俗，道路。百夷者，獯夷譯語對音，在雲南西南數千里。其地方萬里，景東在其東，西天古刺在其西，八百媳婦在其南，吐蕃在其北，東南則車里，西南則緬國，東北則哀牢，西北則西番，回紇。

奉使安南水程日記 一卷 千頃堂書目八，明史藝文志二俱

作安南水程日記二卷。

紀錄彙編本，文獻彙編本。見千頃堂書目十五

黃福撰。福字如錫，昌邑人。洪武中由太學生歷金吾前衛，陞刑部尚書，後改戶部尚書。永樂四年有事于安南，歸而述其經過，筆之於書。另有集十三卷。正統五年卒，年七十八。成化初，追諡忠宣。

南夷書 一卷

天一閣書目卷末，四庫全書總目七十八均有著錄。

張洪撰。洪仕履詳日本補遺條。是書乃其記載洪武初至永樂四年平定雲南各土司事。

使交錄 一卷 天一閣書目卷末作十八卷。

千頃堂書目八，明史藝文志二均有著錄。

錢溥撰。景泰三年奉使安南，貽書與其王，論郊禮甚詳。是書始其歸後所作。

使交錄

千頃堂書目八，近古堂書目下，萬卷堂書目二均有著錄。

黃諫撰。諫字廷臣，別號蘭坡，臨洮蘭州人。正統七年進士，天順初出使安南。所著猶有使南稿，蘭坡稿。

使交錄

世善堂藏書目錄上作使交集。

絳雲樓書目一有著錄。

吳伯宗撰。伯宗履歷未詳。絳雲目稱其為明初名人。

南詔事略 一卷

千頃堂書目八，天一閣書目卷末，絳雲樓書目一，四庫全書總目六十六均有著錄。

顧應祥撰。應祥字惟賢，號善溪，長興人。弘治十八年進士，十九年充輜軒使者，官至南京刑部尚書。嘉靖四十四年卒，年八十有三。所著猶有人代紀要按獻徵錄四十八作人代紀，茲從四庫。惜陰錄，明文集要，唐詩類鈔，尚書纂言，歸田詩選，備查摘錄，授時歷

法，測圓每鏡，弧矢筆術，僧窻讀易愚得，崇雅堂集。

### 使交紀行

光緒華亭縣志二十藝文門有著錄。

孫承恩撰。承恩字貞夫，號毅齋，華亭人。正德六年進士，官至禮部尚書。嘉靖初奉使安南。

### 安南傳 二卷

紀錄彙編本。

王世貞撰。世貞字元美，自號鳳洲，又號弇州山人，太倉州人。嘉靖廿六年進士，官至刑部尚書。所著猶有弇州山人四部稿一百四十四卷，續稿二百七卷。

### 越嶠書 二十卷

千頃堂書目八，明史藝文志二均作粵嶠書，也是園藏書目三作三十卷。

鈔本。四庫全書總目六十六有著錄。

李文鳳撰。文鳳字廷儀，宜山人。嘉靖十一年進士，歷雲南按察司僉事。是書所記皆安南事。

### 安南圖說 一卷

鄭開陽雜著本。四庫全書總目七十八有著錄。

鄭若曾撰。是書體例略倣朝鮮圖說，惟增疆域偽制二

門。未附鄭韶州紀略。

### 西南夷風土記 一卷

學海類編本。四庫全書總目一二八游宦餘談條謂末

附西南夷風土記廿六條，今未見。

朱孟震按世善堂藏書目錄上作朱明虹撰。孟震字秉器，新淦人。隆慶二年進士，官至右都御史，巡撫山西。所著猶有河上楮談三卷，汾上續談一卷，浣水續談一卷，游宦餘談一卷，秉器集八卷，玉筍詩談四卷。

### 西事珥 八卷

鈔本。四庫全書總目七十七，浙江採集遺書總錄戊

集均有著錄。

魏溶撰。溶字蒼水，松溪人。萬曆三十二年進士，官至右僉都御史，巡撫湖廣。所著猶有易義古象通八卷。是書卷一敘山川，地理，卷二敘風土，卷三敘時政，卷四，五敘故事，人物，卷六敘物產，卷七敘仙釋，神怪，卷八敘制馭苗蠻之始末。

### 安南圖誌 一卷

述古堂影明鈔本。

鄧鐘輯。按日本高麗圖記鄧鐘撰，不知是否亦即此人。

### 安南事宜

國朝典故本。

### 安南行記

世善堂藏書目錄上有著錄。

徐明善撰。

### 安南輯略

安徽藝文攷目錄有著錄。

江美中撰。美中婺源人。

### 滇緬紀事

明季遺事本。

鄧凱撰。

### 滇緬日記

徵訪明季遺書目有著錄。

鄧凱撰。

### 南翁夢錄 一卷

紀錄彙編本。

黎澄撰。

### 南歸紀行集

世善堂書目上有著錄。

張以寧撰。

### 入緬顛末

徵訪明季遺書目有著錄。

### 古地理西南夷補注 五卷

千頃堂書目八有著錄。

熊太撰。

### 占城國錄 一卷

世善堂藏書目錄上有著錄。

### 瀛涯勝覽 一卷

是書現有二本，一為張昇刪訂本，千頃堂書目八題作改正瀛涯勝覽。其板本之可攷者約有下列八種：

- (一)張文僖公詩文集附刊本，(二)紀錄彙編本，作瀛涯勝覽集
- (三)寶顏堂秘笈本，(四)續說郛本，缺天方國一條，與他本異。
- (五)廣百川學海本，(六)天下名山勝概記本，(七)圖書集成本，(八)國學圖書館傳鈔本。作瀛涯勝覽集刪訂本幾失原書本來面目，無足觀者。一為原本，今可攷者有：(一)紀錄彙編本，(二)國朝典故本，(三)勝朝遺事二編本，(四)

三寶征彝集本 此本不知現藏何處。

此外又有(一)鈔本，見潛生堂藏書目三。(二)百名家書本，同上(三)稗統續編本，見趙定宇書目。(四)國朝徵信叢錄本，見潛生堂藏書目十一，(五)吳方山手鈔本見汲古閣珍藏秘本書目。(六)馮承鈞校注本，民國廿四年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是書係就各本互勘，文句有不同者于原文下注出，讀者得此可以窺見原書之真面目。

紅雨樓題跋，四庫全書總目七十八，均有著錄。

馬歡撰。按張昇刪定本，大都皆作馬觀，四庫目同。惟各原本自序皆題馬歡，知刪訂本誤。兌溫達 J. J. I. Duyvendak 教授曾著重再訂的馬歡書 Ma Huan, re-examined, Amsterdam, 1933. 對於此名，有所攷釋。潛生堂藏書目三又作馬汝欽，不知是否即歡。歡

字宗道，會稽人，履歷未詳。是書卷首附馬歡紀行詩。據歡自序，書成于永樂十四年。所記多鄭和出使時事，關於諸蕃者凡廿國：據馮承鈞校注本(一)占城國，(二)爪哇國，(三)舊港國，原目暹羅次第三舊港次第四。(四)暹羅國，原次第三。(五)滿刺加國，原誤滿葛刺國。(六)啞魯國，(七)蘇門答 原作哈，從吳本改。按吳本即勝朝遺事本。刺國，(八)那孤兒國，士嘉按勝朝遺事本作那姑兒。

(九)黎代國，士嘉按續說本本黎伐。(十)南淳里國，

(十一)錫蘭國，原次第十三。士嘉按勝朝遺事本作錫蘭國，又檢本書錫蘭國後有裸形國一條，目錄缺。(十二)小葛蘭國，原誤葛蘭，次第十四。士嘉按勝朝遺事本「蘭」作「闌」。(十三)柯枝國，原次第十五。(十四)古里國，原次第十六。(十五)溜山國，原次第十一。士嘉按續說本本溜山牒幹。(十六)祖法兒國，原次第十七。(十七)阿丹國，原次第十九。(十八)榜葛刺國，原次第十二。(十九)忽魯謨斯國，原作忽爾沒斯，次第十八。(廿)天方國，士嘉按續說本本缺，四庫目亦缺。各載其疆域，道里，風俗，物產，大抵為明史外國傳所本。

### 星槎勝覽 四卷

世善堂藏書目錄謂即大西洋記，作一卷。國史經籍志三，也是國藏書目三，絳雲樓書目一均作一卷。

紀錄彙編本，古今說海本，歷代小史本，百名家書本，稗統本，見趙定宇書目。舊鈔本，見汲古閣珍藏秘本書目。格致叢書本，國學圖書館傳鈔本，借月山房彙鈔本，後又易名深古齋重鈔，種數較此本少。學海類編本。

費信撰。信字公曉，按千頃堂書目八作公曉崑山人。乾隆

崑山新陽合志二十四有傳。信自永樂宣德間從鄭和使西洋者凡四次，經歷諸蕃，曰占城國，曰靈山，曰崑崙山，曰賓童龍國，曰真臘國，曰暹羅國，曰假馬里丁，曰交關山，曰爪哇國，曰舊港，曰重迦羅，曰吉里地悶。以上卷一曰滿刺加國，曰麻逸凍，曰彭坑，曰東西竺，曰龍牙門，曰龍牙加貌，曰九州山，曰阿魯國，曰淡洋。以上卷二曰蘇門答刺國，曰花面國王，按學海類編本作花而國王誤。曰龍涎嶼，曰翠藍嶼，曰錫蘭山國，曰瀝山洋國，曰大葛蘭國，曰小葛蘭國，曰柯枝國，曰古里國。以上卷三曰榜葛刺國，曰卜刺哇國，曰竹步國，曰木骨都束國，曰阿丹國，曰刺撒國，曰佐法兒國，曰忽魯謨斯國，曰天方國。以上卷四，據古今說海本。歷覽風土人物之宜，采輯圖寫成秩，名曰星槎勝覽。按千頃堂書目八尚有星槎勝覽前集一卷，後集一卷，上虞羅氏曾依天一閣明抄本影印。國朝典故本，羅以智校本，廣州中山大學覆刻天一閣本均作二卷，疑卽此書。其目次與四卷本異，如占城國下接賓童龍國，原作寶童龍國四卷本接靈山。又琉球國，三島國，渤泥國，荔枝國四國亦爲四卷本所缺。其書體例先略述經

歷所見，後附以詩，蓋別一書也。

西洋蕃國志 天一閣書目卷末作西洋國志。

鈔本。未見四庫全書總目七十八，讀書敏求記二，知聖道齋讀書跋一均有著錄。

鞏珍撰。按得月樓書目作胡文定撰。珍應天人，仕履未詳。

永樂初副鄭和下西洋，往還三年，所歷諸番，曰占城，曰爪哇，曰暹羅，曰舊港，曰啞嚕，曰滿刺加，曰蘇門答刺，曰那姑兒，曰黎代，曰喃勃里，曰留山，曰榜葛刺，曰錫蘭山，曰小葛蘭，曰阿枝，曰古里，曰祖法兒，曰忽魯謨斯，曰阿丹，曰天方，凡廿國。與馬歡所歷諸蕃同。所至無不詢其國之山川，疆域，人物，風俗，物產。是書卽其歸後所作，成于宣德九年，明史外國傳亦多本之。

西域行程記 千頃堂書目八作三卷，明史藝文志二，國史經籍志三均作二卷。

明鈔本，學海類編本。作使西域記 汪沆小眠齋讀書日札有著錄。

陳誠撰。汪沆小眠齋讀書日札稱與李暹同撰。惟本書序略稱有李達者與誠同使西域。達疑卽暹之誤。誠字子魯，吉水人，洪

武甲戌進士，仕至吏部驗封司員外事蹟詳順治吉安府志卷

十九列傳二。永樂中使西域，歷哈烈，撒馬兒罕，俺都

淮，八答商，失迭里迷，沙鹿海牙，寒藍，渴石，馬

哈麻，火州，柳城，土魯番，鹽澤，哈密，達失干，

卜花兒罕等十六國按本書叙略作十七國，而土魯番後一條上缺

數字，殆即所缺之國名。歸而略述諸國之風土，人情，撰

行程記一卷。禹貢二卷三四期據北平圖書館藏明鄭端簡公（曉）

抄本轉載，計西域行程記一卷，西域蕃國志一卷，附錄題跋一卷。

海語 三卷 也是園藏書目三，絳雲樓書目一均作一卷。天一閣書目

卷末作二卷。

鈔本，寶顏堂秘笈本，四庫全書本，道光間吳蘭

修刊本，學津討原本，嶺南遺書本，紛欣閣叢書

本。

黃衷撰。衷字子和，別號鐵橋病叟，南海人。弘治九

年進士。官至兵部右侍郎，正德初除戶部，卒年八

十。所著猶有架洲文集十卷，詩集十卷，奏議十卷，

皆行于世。黃衷自序嘉靖十五年謂「余自屏居簡出，

山翁海客，時復過從，有談海國之事者則記之。」又

黃希錫跋萬曆十二年謂「偶一番僧，隨王入貢，經道

吾羊，公延而禮之，令譯者詢彼曰風俗，曰物產，

証以時事，斷以獨見，遂援筆紀之成帙。」知是書

係採摭傳聞，編掇而成者。凡分四類，三卷，卷一曰

風俗，凡暹羅滿刺加二目；卷二曰物產，凡廿九目；

卷三曰畏途，凡五目；曰物怪，凡八目。書中別有

附注，乃其族子學準所增加。

### 前聞記

紀錄彙編本，國朝典故本。

祝允明撰。允明字希哲，號枝山，又號枝指生，長洲

人。正統四年進士。嘉靖五年卒，年六十有七。所著

猶有祝子通若干卷，祝子罪知，祝子雜，蠶衣一卷，

浮物一卷，成化間蘇材小纂，野記，語怪，悟怪四

編，江海蠶渠記一卷，金石契一卷，興寧志五卷，祝

氏集略三十卷。又有金縷，醉紅，窺簾，暢哉，擲

果，拂絃，期期等集。

### 使西日記 一卷

天一閣書目卷末，四庫全書總目六十四均有著錄。

都穆撰。穆字玄敬，吳縣人。弘治十二年進士。嘉靖

四年卒，年六十七。所著猶有壬午功臣別錄一卷，壬

午功臣爵賞錄一卷，金雅琳琅二十卷，吳下塚墓遺文三卷，寓意編一卷，聽雨紀談一卷，都氏鐵網珊瑚廿卷，談纂二卷，南濠居士詩話按獻徵錄七十二作南濠詩話南濠文拔，玉壺冰，南濠詩略，文略，賓話，史外，類鈔，周易攷異。

西洋朝貢典錄 三卷千頃堂書目八作二卷。國史經籍志三作一卷。

鈔本。別下齋叢書本，借月山房彙抄本，中有缺文指海本，粵雅堂叢書本。讀書敏求記二，四庫全書總目七十八有著錄。

黃省曾撰。省曾字勉之，別號五嶽山人，吳縣人。嘉靖十年舉人。明史文苑傳附見文徵明傳中。所著猶有五岳山人集三十八卷，輿地經，老子玉略諸書。是書記西洋諸國朝貢之事，凡二十有三國，篇後各附論斷。卷一為占城國，真臘國，爪哇國，三佛齊國，滿刺加國，淳泥國，蘇祿國，彭亨國，琉球國。卷二為暹羅國，阿魯國，蘇門答刺國，南淳里國，溜山國，錫蘭山國，榜葛刺國。卷三為小葛蘭國，柯枝國，古里國，祖法兒國，忽魯謨斯國，阿丹國，天方國。其

書「乃撫譯人之言，若星槎按即星槎勝覽瀛涯按即瀛涯勝覽按此二字不知何意諸編而成。據黃省曾自序正德十五年四庫稱其尚有孫允伽趙開美二跋。惟各本俱缺。孫跋見讀書敏求記校證二。

### 坤輿萬國輿圖

北平歷史博物館摹繪本。其他版本詳洪師煨蓮考利瑪竇的世界地圖。

意大利利瑪竇撰。有自序。

殊域周咨錄 廿四卷國史經籍志三，顧祖禹古今方輿書目均作殊域咨錄。

鈔本，萬曆刊本，北平圖書館藏，存一至八卷。民國十九年故宮博物院圖書館重印本。

嚴從簡簡千頃堂書目八作「謙」誤撰。從簡字紹峯，嘉禾人。是書記述凡與中國通貢之國三十八，以東南西北為分。卷一朝鮮。卷二至三日本。卷四琉球。卷五至六安南。卷七占城。卷八真臘，暹羅，滿刺加，爪哇，三佛齊，渤泥，瑣里古里。卷九蘇門答刺，錫蘭，蘇祿，麻刺，忽魯謨斯，佛郎機，雲南，百夷。卷十吐蕃。卷十一拂菻，榜葛刺，默德那，天方國。



卷十二哈密。卷十三土魯番。卷十四赤斤，蒙古，安定阿端，曲先，罕東，火州。卷十五撒馬兒罕，亦力把力，于闐，哈烈。卷十六至廿二韃靼。卷廿三元良哈。卷廿四女直。

### 東西洋攷 十二卷

明萬曆刊本，有「汪魚亭藏閱書」印。四庫全書本，惜陰軒叢書本。福建藝文志三十三，浙江採集遺書總錄戊集均有著錄。

張燮撰。燮字紹和，龍溪人。萬曆二十二年舉人。是書卷一至四爲西洋列國攷，以交趾，占城，暹羅，下港，柬埔寨，大泥，舊港，麻六甲，啞齊，彭亨，柔佛丁，機宜思，吉港，文郎，馬神，暹悶按目錄作「池悶」，茲從本書改正。諸國屬之。卷五東洋列國攷，以呂宋，蘇祿，貓里務，沙瑤，吶囉，美洛居，文萊，雞籠，淡水諸國屬之。卷六外紀攷，以日本，紅毛番諸國屬之，卷七稅餉攷。卷八舟師攷。卷九稅璫考。按本書此門次第八卷，舟師攷次第九卷，目錄倒置。卷十，十一

藝文攷。卷十二逸事攷。

### 職方外紀 五卷卷首一卷

世善堂藏書目錄作四卷。澹生堂藏

書目五作二卷。

鈔本，見郁松年宜深堂書目四庫全書本，天學初函本，明刊本，墨海金壺本，守山閣叢書本，外藩輿地叢書本。

意大利艾儒略撰。是書即約略增補利瑪竇萬國圖志而成，所紀皆異域風土物產，較其他地理書範圍尤廣。

其叙次卷首爲萬國全圖，五大洲總圖。卷一爲亞細亞總說，韃而韃，回回，印第亞，莫臥爾，百爾西亞度爾格，如德亞，則意蘭，蘇門答刺，爪哇，渤泥，呂宋，馬路古，地中海諸島。卷二爲歐邏巴總說，以西把尼亞，拂郎察，意大利亞，亞勒瑪尼亞，法蘭得斯，按「斯」墨海金壺本作「所」誤。波羅尼亞，翁加里亞，按墨海金壺本缺「亞」字。大泥亞諸國；厄勒祭亞，莫斯科未亞，地中海諸島，西北海諸島。卷三爲利未亞總說，厄入多，馬邏可，弗沙亞非利加，奴米弟亞，亞昆心域，馬拿莫大巴者，西爾得，工鄂，井巴，福島，聖多默島，意勒納島，聖老楞佐島。卷四爲亞墨利加總說。南亞墨利加，孛露，伯西爾，智加，金加西蠟，北亞墨利加，墨是可花地，新拂郎察，拔革老，農地，既

未蠟，按「既」墨海金壺本作「寄」新亞比倫，加里伏爾尼亞，西北諸蠻方，亞墨利加諸島。墨瓦蠟尼加總說。卷五為四海總說，海名，海島，海族，海產，海狀，海船，海道。是書天學初函本，有艾儒略序并李之藻，楊廷筠，瞿式穀，許胥臣諸序，墨海金壺本僅有艾自序，餘缺。又卷二有歐羅巴圖，卷三有利未亞圖，卷四有亞墨利加圖。墨海金壺本則皆列諸卷首，體例未為允洽。總之凡欲研究艾氏之書者，要當以天學初函本為依据。

### 星槎萬里錄

世善堂藏書目錄上有著錄。

李蟠峰撰。

### 海外諸夷志 一卷

棟亭書目二有著錄。

### 海外遊記

安徽藝文攷目錄有著錄。

汪仲宏撰。仲宏休寧人。

### 夷俗攷 一卷

鈔本，說郛本，寶顏堂秘笈本，續百川學海本。

方鳳撰。鳳字時鳴，崑山人。正德三年進士，後拜御史。所著猶有矯亭存稿十八卷，續稿八卷。

### 夷俗記 一卷

卷九

世善堂藏書目錄作夷俗攷。棟亭書目二作夷俗系二

明刊本，寶顏堂秘笈本，續說郛本，廣百川學海本。四庫全書總目七十八有著錄。

蕭大亨撰。大亨字夏卿，號岳峯，泰安人。嘉靖四十年進士，官至兵部尚書。是書專紀鞑靼風俗，分匹配，生育，分家，治姦，治盜，聽訟，葬埋，崇佛，待賓，尊師，耕獵，食用，帽衣，敬上，禁忌，牧養，習尚，教戰，戰陳，貢市，二十類。

### 明女直志 一卷

述古堂藏書目三作明女真志。

鈔本。見述古堂藏書目三。也是園藏書目三有著錄。

### 北虜風俗 一卷

述古堂藏書目三作北虜風俗攷

鈔本。見述古堂藏書目三。絳雲樓書目四有著錄。

### 北虜事蹟 一卷

絳雲樓書目四有著錄。

王瓊撰。

### 北虜紀略 一卷

廣百川學海本。

汪道昆撰。

### 異域志 一卷

夷門廣牘本。四庫全書總目七十八有著錄。

不著撰人。千頃堂書目八作寧獻王權撰。四庫稱其書出于

依託。所論諸國風俗，物產，土地，語甚簡略，頗與

金銑所列異域圖志相似，無足採錄。

### 異域圖志 一卷

四庫全書總目七十八，浙江採集遺書總錄戊集，知

聖道齋讀書跋一均有著錄。

不著撰人名氏。後有明廣信府知府金銑序。其書係摭

拾諸史及諸小說而成，頗多疏舛。

### 皇明四夷攷 二卷

吾學編本，民國二十二年國學文庫重印本。

鄭曉撰。曉字窒甫，海鹽人。生弘治十二年，卒嘉靖

四十五年。是書所記自安南以迄韃靼凡九十一國，分

上下兩卷。上卷安南，兀良哈，朝鮮，琉球，女直，

三佛齊，占城，日本，真臘，暹羅，蘇門答刺，爪

哇。下卷古俚，渤泥，滿刺加，榜葛刺，錫蘭山，蘇

祿，柯枝，祖法兒，溜山，南泥里，梨伐，哈密，赤斤蒙古，安定阿端，曲先，罕東，撒馬兒罕，天方，迭里迷，渴石，養夷，達失干，卜花兒，土魯番，黑婁，鹽澤，哈烈，默德那，俺都淮，八刺黑，于闐，火州，別失八里，魯陳，沙鹿海牙，賽藍，哈失哈力，亦力把力，阿丹，白葛達，國學文庫重印本「達」誤作「達」阿哇，瑣里，西洋瑣里，彭亨，百花，婆羅，阿魯，小葛蘭，拂蘇，古里班卒，呂宋，合貓里，碟里，打回，日羅夏治，忽魯母恩，忽魯謨斯，甘巴里，麻林，古麻刺，沼納樸兒，加異勒，黑葛達，敏真誠，八答黑商，覽邦，大刺札，討來思，吃力麻兒，失刺思，納失者罕，淡巴，甘把里，白松虎兒，答兒密，阿速，沙哈魯，西蕃，韃靼。余所見吾學編本女直篇附黏紙條，上書「四夷攷女直傳要抽燬」等字。其旁有「馥」字朱印，蓋為檢閱官所加，則此書在清代已目為禁書之一，禁書總目有著錄而竟能流傳至今，無稍損毀，亦云幸矣。

### 九夷古事 一卷

千頃堂書目八有著錄。

趙鈇 按「鈇」獻徵錄六十三作「鈇」撰。鈇字子舉，一字鼎卿，別號八柱野人，桐城人。嘉靖廿三年進士，官至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生正德七年，卒隆慶三年，年五十有八。所著猶有古今原始，無聞堂藁，鷓林子等書。

### 四夷攷

明萬曆刊本，民國廿三年國學文庫重印本

葉向高撰。向高字進卿，號臺山，福清人。萬曆十一年進士，官至東閣大學士，明史有傳。所著猶有說類六十二卷。是書凡分十二攷，一朝鮮攷，二日本攷，三安南攷，四女直攷，五朵顏三衛攷，六哈密攷赤斤蒙古安定阿端曲先罕東罕東左沙州七西番攷，八土魯番攷，九北虜攷，十鹽政攷，十一屯政攷，十二京營兵制攷。每類後各附斷語。

### 象胥錄

明刊本。

茅瑞徵撰。是書所記諸蕃事，迄萬曆間，頗足以補鄭曉皇明四夷攷之遺。

### 咸賓錄

八卷 國史經籍志三作四卷。

明萬曆刊本，明鈔本，舊鈔本，四庫全書本，豫章叢書本。

羅曰耿撰。曰耿字尚之，南昌人。萬曆十三年舉人。所著猶有雅餘集八卷。是書記列國之事，以東西南北為分。卷一為北虜志，韃靼兀良哈。卷二為東夷志，朝鮮，女直，日本，琉球。卷三，四，五為西夷志，哈密，高昌，土魯番，魯陳，天竺，婆羅，撒馬兒罕，亦力把力，佛祿，蘇門答刺，于闐，祖法兒，覽邦，哈烈，天方，默德那，古里，溜山，阿丹，南巫里，白虎松兒，阿速，乞力麻兒，牒幹，黑葛達，黑婁，哈失哈力，阿隆，麻林，加異勒，敏真誠，八答黑商，須文達那，大刺札，失刺思，納失者罕，瑣里，西洋瑣里，吐蕃。卷六，七，八為南夷志，安南，占城，真臘，瓜哇，按「瓜」當係「爪」之誤。三佛齊，暹羅，柯枝，討來思，沙哈魯，投和，百花，答兒密，淡巴，滿刺加，錫蘭山，忽魯謨斯，啞魯，大暎南，小暎南，亦思把罕，甘把里，小葛蘭，古里班卒，呂宋，合貓里，碟里，打回，日羅夏治，賓童龍，交攔山，刺撒，彭亨，渤泥，古麻刺，蘇祿。南中諸夷，

曲靖，鶴慶，金齒，緬甸，八百媳婦，木邦，老撾，播州，黎州，建昌，松潘，貴南，羅羅，狻猊，狻猊，仲家，宋家，蔡家，龍家，五溪，三江，黎人，蜆人，馬人，獠人，獠人，獠人，獠人。此條豫章叢書本缺。

### 四夷廣記

千頃堂書目八有著錄。

慎懋賞撰。

### 四夷館攷

二卷 述古堂書目作十卷誤。

明鈔本，民國十三年東方學會排印本。

不著撰人名氏。書分上下二卷。上卷爲韃靼館，兀良哈，回回館，撒馬兒罕，天方，土魯番，占城，日本，爪哇，真臘，滿刺加，西番館。下卷爲高昌館，哈密，安定阿端，曲先，罕東，魯陳，亦力把力，黑婁，百夷館，孟養，孟定，南甸，于崖，隴川，威遠，灣甸，鎮康，大侯，芒市，景東，鶴慶，者樂甸，緬甸館，西天館，八百館，老撾，車里，孟良，暹羅館。

### 四譯蕃書

知聖道齋書目二有著錄。

### 譯語

紀錄彙編本。

尹耕撰。耕字子莘，蔚州衛人。嘉靖十一年進士。所著猶有朔野集，塞語十一篇，兩鎮三關志，九宮私記。

### 耽羅志

一卷

朝鮮刊本，北平圖書館善本書目二有著錄。

### 瀛蟲錄

二卷 萬卷堂書目二作一卷。

千頃堂書目八，澹生堂藏書目四有著錄。作瀛蟲錄。

陳清撰。

### 停驂錄

一卷 續停驂錄 一卷

稗統本，見續定宇書目。明史藝文志二，國史經籍志三均有著錄。

陸深撰。

### 瀛槎談苑

十二卷

鈔本。

天一閣書目卷末題釣瀛子撰，不知何人。

### 肅鎮華夷志

四卷

明萬曆刊本。

李應魁撰。

華夷譯語 一卷 也是園藏書目作二卷。

鈔本，見述古堂書目。涵芬樓秘笈第四輯影洪武十二年經廠本，日本東洋文庫本。萬卷堂書目二，讀書敏求記二均有著錄。

不著撰人名氏。是書凡分天文，地理，時令，花木，

鳥獸，宮室，器用，衣服，人物，飲食，珍寶，人事，聲色，數目，身體，方隅，通用十七類。前有凡例六則。

大理入貢錄

世善堂藏書目錄上有著錄

周邦政撰。邦政錢塘人。

# 方輿勝畧提要

李晉華

上

方輿勝畧十八卷明程百二撰。附韃靼兀良哈傳一卷程百二撰；朝鮮，女直，日本，琉球傳一卷李蒙撰；哈

密，高昌，土魯番，魯陳，撒馬兒罕，天竺，婆羅

門，亦力把力，佛森，蘇門答刺，于闐，默德那，

天方，祖法兒，覽邦，哈烈，古里，溜山，阿丹，

南巫里，白松虎兒，阿速，乞力麻兒，黑葛達，黑

婁，哈失哈力，呵哇，麻林，加異勒，敏真誠，八

答黑商，火刺札，蘇文達那，失刺思，納失者罕，

瑣里，西洋瑣里傳一卷孫光胤撰；吐番傳一卷鄭

本烈撰；安南，占城，真臘，爪哇，三佛齊，暹

羅，柯枝，討來思，沙哈魯，百花，淡巴，錫蘭

山，滿刺加，忽魯謨斯，啞魯，大俱喃，小俱喃，

亦思把罕，甘把里，小葛蘭，古里，班卒，呂宋，

合猫里，碟里，打回，日羅夏治，賓童龍，交攔

山，刺撒，彭亨，渤泥，蘇祿，古麻刺傳一卷胡邦

直撰；南中，猛密，木邦，老撾，播州，建昌，貴

南諸夷，羅羅，乾佬，祥橫，仲家，宋家，蔡家，

龍家，五溪諸夷，三江諸夷，黎人，馬人，猓人，

獠人，獠人，獠人傳一卷吳來鳳撰。

程百二字幼輿，安徽新安縣人。其書勒成年月，據篇

首朱謀瑋序署萬曆三十八年，焦竑序署萬曆己酉（三十七

年），則在萬曆三十年以後無疑。朱謀瑋序其書謂：『本

于盱眙馮觀察（應京）之指授，與孝廉李長卿之參伍，沿

一統志易蕪爲雅，以新續故』。焦竑序亦云：『一統志

義例猥繁，紀載無法，觀者病之，程君刪繁就簡，勒爲

一篇』，其書似不失爲簡潔者。今讀之，乃大不然，徒

見其粗疎而不簡，蕪雜而不雅，朱焦之言失之矣。

有明一代無良史，而于輿地之學，尤少研精者，故二

百餘年間無一完善之地理志，洪武初曾命儒士魏俊民等

修大明志，其書今不傳，然觀實錄所記爲編類天下州郡

地理形勢，及降附始末，則亦考輿地之沿革耳，未能包

羅萬有也。他如大明清類天文分野之書，則按星次分配

當時郡縣，兼述古今建置沿革；寰宇通衢書則類載天下

驛程，俱簡而無當。至永樂中有命夏原吉等纂修天下郡縣志之舉，又以其時方有事于營建北京，未克成書。景泰中命陳循等修寰宇通志，書成頒行；至英宗復辟，再命李賢等重修，天順五年書成奏進，賜名大明一統志，即今所傳之本也。

查輿地之書，出自官撰者，自唐李吉甫之元和郡縣志始。至宋有王存等之元豐九域志，元則有岳璘等之大元一統志，惟岳璘等之書最稱繁博，永樂大典各韻中尙能見其斷章片辭，想其書至明初未亡也。至景泰天順兩朝修志，仍本元一統志之義例，故亦沿用其名。然當景泰中修志，陳循，高穀等預其事，既非史才，又屬草創，未能完善。天順初重修，纂修職官，多仍舊貫，亦未見改善，如以箕子所封之朝鮮爲在永平境，以唐之臨洺爲漢縣，顧炎武已糾其謬矣。其他紕謬處，不易縷述。惟以其爲一代職方所繫，闕之則無以見前後之因革，故至今仍得並傳于世。

私家地志稍足述者，有桂萼之輿圖記叙二卷。其書于嘉靖八年六月奏進，計輿地圖十有七，每圖附以叙記，略具兵馬錢糧之總數。然叙記乃圖說之類，安能詳晰鋪

叙，故並府州縣衛之名亦不具列，所述利病又多敷衍之詞。當時世宗降諭云：『覽圖叙明白切要，具見體國經濟至意，圖本留覽，還寫副本留內閣』。可知世宗亦無識者。明史桂萼傳稱其所進禹貢圖，輿地圖說，有裨君德時政，不知何謂？厥後羅洪先有廣輿地圖四卷，洪先于嘉靖十八年拜左贊善，明年帝有疾，疏請朝皇太子于文華殿，帝怒切責放歸。史稱其歸家考圖觀史，自天文地志，禮樂典章，河渠邊塞，戰陣攻守，下逮陰陽算數，靡不精究，則其書必在其歸田後所作。蓋據桂萼之書而廣之者，顧名思義，可以想見。再後張天復著皇輿考十二卷，其自序云：『文襄桂公（萼）輿地圖志宮諭念菴羅公（洪先）廣輿圖，司馬許公（論）九邊論，詞約而事該，故往往引三家之說，冠于篇端』。其大意在規明一統志之失，但貪列人物，依然挂一漏萬。至若四至八到，郡縣沿革，皆略而不詳，未爲善本。參見四庫提要地理類存目

茲查方輿勝略一書，大意亦以病一統志之繁博，而刪繁就簡，故其卷帙較一統志僅十之三四，又以一統志載郡縣沿革，而不及賦稅軍馬之數，故于兩京十三省均略



叙兵馬錢穀之數。然兵馬錢穀之數，時有盈縮，將以何年爲準？使以當年之數著之，將何以舉一以概其餘？

每府之下，不叙其建置沿革，不叙其四至八到，其名旣無由考，並其方位亦無由辨，僅曰其域某，其星某，豈不失之疏略？府如此，州縣亦如此，殆類兩京十三省府州縣表，何以成爲輿地之書？

一統志記名勝古蹟，必詳叙其何時建置，何以得名，並載騷人墨客最著之題詠。今其書旣名方輿勝略，應于名勝古蹟，特別留意，而乃遠遜于一統志所記，已乖其旨矣。

歷代人物，旣云以道德文章爛然在人耳目者記之，則陸機，陸雲，名共喧于洛邑，豈非吳郡可稱之人物乎？何以不見于蘇州府之下？記物產旣云擇其有關係者，則松江之蓴菜鱸魚，非擅盛名之地產乎？何以又不見松江府之下？是亦失之粗疎矣。

四夷風土殊異，略而載之，以見皇風柔遠。然記西北諸夷者，永樂中有陳誠等之奉使西域行程記，記西洋諸番者，有費信之星槎勝覽，馬歡之瀛涯勝覽，鞏珍之西洋番國志等書，程書附外夷六卷，特轉述以上諸書耳，

並無精采，徒亂其體例。

河議，海運，海防，邊防，鹽政諸端，兼采諸家議論。然明代關於九邊及江防海防之論議甚多，著爲圖說亦多可考，程氏所采論議旣無以見其大，又無以擇其要，亂雜無章，亦無足稱。

明代弘治以前，官私所修輿地書附圖者惟洪武京城圖志，其餘大率有志無圖。自弘治十四年五月命南北直隸及十三布政司各繪進地理圖，以備御覽（見孝宗實錄），嗣後桂萼羅洪先輩爲書亦知附圖矣。程書稍可稱者，爲兩京十三省九邊黃河四夷俱有圖說，雖不甚明晰，尙便于閱覽。要之其書雖欲糾一統志之失，並無覓見，其所取材，全依據桂萼之輿圖叙記，羅洪先之廣輿圖記，許論之九邊論，及張天復之皇輿考諸書，精采處旣不能兼而有之；而諸書之病處則仍其舊，無所取裁。查正德間，國子監博士廖世昭著志略十六卷，四庫提要云：『其書前載周禮職方氏九州全文，其後每省爲一圖，而終以四夷，各略載其沿革山川人物古蹟土產，舛譌闕略，殊無可觀；其四夷一卷，傳聞附會，尤多失真，地志中之最劣者也』。其所云云，乃與程書之病處完全相合，意者

程氏之書即本之于廖氏志略，而割裂一統志之文入之而成者，亦未可知也。

啟慎問，侯官曹學佺撰輿地名勝志一百九十三卷，學佺因逆閹所排，罷官居家數十年，欲仿釋道二氏之藏書而修儒藏，采擷四庫書，因類分輯，有諸未就，其博洽可知。而詩文尤爲當時閩中領袖，錢謙益列朝詩集盛稱之，至許爲明詩人之第一，其所著輿地名勝志宜乎卓異一代。然四庫提要亦稱其「雜採而成，頗無倫次，時亦舛譌，又多不著出典，未爲善本」。以學佺之識力，所著書尙如此，無怪前此諸志書之粗疎猥雜無當也。輿地之學，信乎難矣。

千頃堂書目載：馮如京方輿勝覽若干卷，程百二方輿勝覽若干卷，江方度方輿勝略十八卷，誤以程百二爲江方度，又以程書本于馮應京之指授，故誤馮與程同有方輿勝覽，又誤應京爲如京，可知黃虞稷著千頃堂書目時，未見其書，故一誤再誤。此書流傳甚少，今不易見（當係列入禁書之故），其版式似爲明末刻本，清初重印者，苟以備參考，亦自有其價值也。

下

程氏方輿勝略外夷傳尙附有山海輿地全圖，未刊行。圖爲利瑪竇所作，附有圖說。盱眙馮應京，新安吳中明，上海徐光啟，廣陵張京元，及新安程百二均有序。利瑪竇（Matteo Ricci）爲意大利之耶穌會教士，于明萬曆中來中國。明史意大利傳云：

「意大利亞居大西洋中，自古不通中國。萬曆時，其國人利瑪竇至京師，爲萬國全圖，言天下有五大洲，第一曰亞細亞洲，中凡百餘國，而中國居其一；第二曰歐羅巴洲，中凡七十餘國，而意大利亞居其一；第三曰利未亞洲，亦百餘國；第四曰亞墨利加洲，地更大，以境地相連，分爲南北二洲；最後得墨瓦臘泥加洲爲第五，而域中大地盡矣。其說荒渺莫考，然其國人充斥中土，則其地固有之，不可誣也。大都歐羅巴諸國，悉奉天主耶穌教，而耶穌生于如德亞，其國在亞細亞洲之中，西行教于歐羅巴，其始生在漢哀帝元壽二年庚申，閱一千五百八十一年，至萬曆九年，利瑪竇始汎海九萬里，抵廣州之香山澳，其教遂沾染中土。至二十九年入京師，中官馬堂以其方物進獻，自稱大西洋人，禮部言：『會典止有西洋瑣里國，無大西洋，其真僞不可知；又寄居二十年（萬曆九年至二十九年），方行進貢，則與遠方慕義特來獻琛者不同；且其所貢天主及天主母圖，既屬不經，而所攜又有神仙骨諸物，夫既稱神仙，自能飛昇，安得有骨？則唐錄愈所謂「凶穢之餘，不宜入宮禁」者也。況此等方物，未經臣部詳驗，徑行進獻，則內臣混進之非，與臣等濶職之罪，俱有不容辭者；及奉旨送部，乃不赴部審譯，而私寓僧舍，臣等不知其何意？但

諸番朝貢，例有回賜，其使臣必有宴饗，乞給賜冠帶還國，勿令潛居兩京，與中國人交往，別生事端，不報。八月又言：「臣等議令利瑪竇還國，候命五月，未賜給音。毋怪乎遠人之鬱病而思歸也。察其情詞懇切，真有不願尙方錫予，惟欲山棲野宿之意，譬之禽鹿久羈，愈思長林豐草，人情固然，乞速爲頒賜，遣赴江西諸處，聽其深山邃谷，寄跡怡老，亦不報。已而帝嘉其遠來，假館授餐，給賜優厚，公卿以下重其人，咸與晉接，瑪竇安之，遂留居不去。以三十八年四月卒于京，賜葬西郭外。」

### 尤侗外國傳歐邏巴傳云：

萬曆中有大西洋人利瑪竇，齎獻天主像，自鳴鐘，鐵琴，地球等器，皆巧異，神宗大悅，敕光祿日給饌餼。瑪竇聰慧，通中國典籍，著交友論，山海輿地全圖。嘗游南京，禮部侍郎沈淮奏逐之，曰：「訪聞海利瑪竇本佛郎機人，其王豐肅原名巴里狼雷，先年同黨，詐行天主教于呂宋間，奪之，改號大西洋云。久之病卒，賜葬阜城門外二里溝，曰利泰西墓。」

綜合兩傳觀之，利瑪竇事蹟甚詳。明廷禮臣所上數疏，一則曰利瑪竇五大洲之說，荒謬莫考；再則曰會典所載止有西洋瑣里，無大西洋；又曰耶穌生于亞細亞洲，西行教于歐羅巴，其始生在漢哀帝元壽二年庚申（西曆紀元始於漢平帝元始元年辛酉）；而沈淮疏復謂利瑪竇爲佛郎機人，均無識之言。蓋明代西洋諸國，入中國朝貢，多爲鄭和七使西洋所招徠，海外山川風土則本其時所記，後

修會典據以載入，鄭和未經之地，無由備載，即疑天壤間無其地，何其陋也！其他不足辯。明史修于清初，尤侗等即當時館臣，亦不能稍有辨正，可知其時猶囿于見聞也。

### 清四裔攷云：

利瑪竇言天下有五大洲：一曰亞細亞洲，自中國至日本，按南西域等國是也。二曰歐羅巴洲，南至地中海，北至北海，東至阿比海，西至大西洋，即利瑪竇所生本國是也。三曰利未亞洲，南至大瀝山，北至地中海，東至西紅海，西至阿則亞諾海是也。四曰亞墨利加洲，地分南北，中有一峽相連，峽南曰南亞墨利加，南起墨瓦蠟泥海峽，北至加納達；峽北曰北亞墨利加，南起加納達，北至北海，東盡福海是也。五曰墨瓦蠟泥加洲，相傳歐羅巴屬之；伊西巴尼亞國王念地爲圓體，西往可以東歸，命其臣墨瓦蘭者往訪，沿亞墨利加東偏，展轉經年，忽得海峽，亘千餘里，以墨瓦蘭首開此區，遂即其名命曰墨瓦蠟泥加也。」

此言五大洲疆域較詳，其界說雖不盡確當，要亦今日五大洲之椎輪也。

考利氏山海輿地全圖解，謂地球包于天球之中，地厚爲二萬八千六百三十六里零三十六丈，地面以大勢分山海，自北而南爲五帶。又以地勢分輿地爲五大洲，合各州萬國作二圓圖（即東西兩半球），畫東西緯綫以數天下之

長，畫南北經綫以數天下之寬，以廣二百五十里爲一度，每十度爲一方，由是各州萬國位于何方何度，可按圖而索。各國經緯度分既明，凡國之大小，或居于南北，或于西東，言其度分，即能辨之矣。

中國未與西方文明接觸以前，曰「天下」，曰「九州」，其實均不出中國境，遑論世界有五大洲無從而知；即地形爲圓球，有南北二極之分，中國位于何方何度，亦茫然罔覺。自航海術進步之後，西方人好遠遊，好探險，以其所考察測驗著爲世界各國之圖志，然後各州萬國雖地大物博，可指諸掌上矣。當耶蘇會士入中國之時，以其學傳之中國人，不特使國人振聵發聲，亦中國智識界開一新紀元也。

利氏又論天有九重，星有六等，使有人在第六重天上視地，必不能見等語，不盡可憑。然所定各州萬國經緯度分，大致不謬。科學進步，與日俱增，欲爲先知先覺已難矣，豈當望其必盡美盡善哉。

自利瑪竇入中國後，相繼東來者有王豐肅，陽瑪諾，龐迪我，龍華民，畢方濟，艾儒略，熊三拔，鄧玉函諸人，大都爲聰明特達之士，志在行教，不求祿利，其精

通書算，善製火器，則于當時國家大有裨益焉。是以天啟崇禎間，東北用兵，數召澳中人入都，令將士學習，其人亦爲盡力。崇禎時曆法益疎乖，禮部尙書徐光啟請令其徒羅雅谷湯若望等，以其國新法相參較，開局纂修曆書，其法視大統曆爲密，識者有取焉。他如天學初函等書，尤爲當時天算之學之津梁也。

耶蘇會士中通天算之學者甚多，然能兼精輿地之學者亦不多見。今所知者惟利瑪竇之著萬國輿圖，艾儒略之著坤輿圖說及職方外紀，亦不知有無傳本，意者利氏之萬國輿圖即附于程幼輿方輿勝略外夷傳中之山海輿地全圖也。

本文係述方輿勝略提要，但下篇附述利瑪竇山海輿地全圖，拉雜甚多，似與本文不稱。惟本文原爲利瑪竇專號而作，故于利氏有關材料，述之不厭其詳，有未當處，尙乞高明正之！

# 方輿勝略中各國度分表之校訂

陳觀勝

這校訂包含四種工作：一是把程百二等所刻方輿勝略外夷卷中度分表所列各國名，與李之藻本利氏坤輿萬國

全圖縮影所列各國地名互作對照比較。若兩處地名相同者，在萬國全圖項下加以（レ）號；其在勝略表內有而在萬國圖所無者，則在萬國項下以（無）字記下；若兩處地名相異者則在各該項下依原名記下。經過這番對照整理後，發現名字相同者居多。其異者有單字之異，如勝略中之別蒙突，與萬國之別蒙突是。有地名長短之異者，如勝略中之亞私達蘭，與萬國中之亞私大達蘭是。有勝略中有而萬國所無者，如勝略中之井巴則萬國所無。有萬國有之瑪兒大和莫大未亞等為勝略所無。更奇怪的是萬國裏地方風俗文物之附注文字之一部份，或地名和附注連接之文字，勝略居然以為是國名，如萬國圖中描注埃及泥羅河沿岸一個城名叫門非（Memphis）時，有這樣的附注，說：「……有城沿河名門非，此城為天下極大，城，行十日程。地產寶石烏木」。勝略則以石烏木是一個地名。又如萬國中附注丹麥國時這樣說：「大泥

亞即第那瑪爾加」。而勝略則將這條附注分作兩個地名；一為大泥亞，一為郎地那馬兒加。

第二項工作是將勝略表內所列各地的經度分改為現在天文地理學家通用的經度分。勝略表內所記的經度分所根據的零度起點為非洲西北之福島，（Fortunate Islands），而現在經度零度起點則在英國東南部的格林威治（Greenwich），二者相差為十八度。又按勝略表內以福島為零度起點算，是不分東西，而純以在福島東一至三百六十度算的。但照現時的算法，則經度有東西之分。遂譯之法，先將週度三百六十度分作東西各為一百八十度。按格林威治在福島之東，若以週半之 $180^{\circ}$ 度為東經算，則現時之東經 $180^{\circ}$ 度即在福島東 $198^{\circ}$ 度。故勝略地名凡在 $198^{\circ}$ 度內者，概屬東經線。凡在 $198^{\circ}$ 度以上者，悉屬西經線。東經的算法，是從舊經線數內減去福島與格林威治之距離十八度，就得現行正確的東經度。如羅馬本在福島東 $34^{\circ}30'$ ，遂譯之，則用 $34^{\circ}30'$ 減去福島距羅馬在東經 $16^{\circ}30'$ 。

$$34^{\circ}30' - 18^{\circ} = 16^{\circ}30'$$

西經算法，則用倒數倒減方法，得其確位：

如南亞墨利加洲之利馬，在福島東292度，以292度減去198度為94度，此94度即西經末段倒數的數目。但西經總數為180度。故再以180度倒減西經末段之94度，即得該地在西經86度的正數。其他各地經度可類推。

$$292\text{度} - 198\text{度} = 94\text{度}$$

$$180\text{度} - 94\text{度} = 86\text{度}$$

第三項工作即將各地漢名加以推認，遂譯為現行的英名。幸而這些地方的大半，到現在為止，在中國地理書中，或通用指示地名習慣上，仍沿襲向來的名字。如古巴，羅馬，加拿大，不難推認其為 Cuba, Rome, Canada。又有些譯意的地名，如：福島，在歐洲中世紀地理文獻中稱 Fortunate Islands, 即指非洲西北部之 Canary Islands; 綠峯島之為 Cape Verde Islands, 和黑峯之為 Cape Negro, 也不難認出。又有些由字音和經緯度的指示以推測其名其地即今之何地何名的。如以西把泥亞即西班牙之土名 Hispania, 不難認為 Spain, 又如入爾馬尼亞，為德國 Germania 即 Germany。如巴爾德峽在赤道北35度西

經8度；按之地圖，赤道北36度西經5度為 Strait of Gibraltar。又如在福島東278度與赤道北37度有地名哥沙的，查 Mercators Chart 中，福島東285度赤道北30度有地名 Cossal. 是則漢名之哥沙似應作哥沙才對。像這樣漢名本身被人訛抄訛傳的也有幾處。

第四項工作是以勝略表中經緯線與現在經緯線比較。這比較的根據圖籍，一為劍橋近世史地圖集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Atlas) 一為舍潑得氏歷史圖集 (Shepherd, Historical Atlas)。這兩處的圖都有很清晰的經緯度可查，故此我根據英文地名來找一個地方，則該地方的經緯線活現眼前。不過在推認地名的時候，我也曾借助過好幾個十六，十七世紀的地圖；可惜這些所得的地圖，都沒有把經緯線畫上，却又有那地的英文名字。不想到我要作兩時代各地經緯線度數的比較時，在這些有經緯線的地圖上偏又不能找着這些地方。關於這點，另有附注說明，這裏不必再說。

至於查得的經緯線度數，我分別列在表上，讀者一看，便知勝略地度表所列各地經緯度數和近世科學進步後再經測量過的各地經緯線度數的互相消長為何如了。

歐 邏 巴 洲

方與勝略外夷卷地度表				校正經度	申與萬國全圖	現代英文地名	現代訂正經緯線度	
地名	緯度 赤道以北	經度 (福島爲 ○°)	(格林威 治爲○°)	地名	緯度		經度	
以西把泥亞	42°	10°	8°W	以西把泥亞	SPAIN	36°-44°N	9°W-4°E <sup>1</sup>	
波爾杜葛爾	40°	5°	13°W	波爾杜瓦爾	PORTUGAL	37°-42°N	2°-5°W	
曷利擦	43°	5°	13°W	✓	GALICIA	43°N	8°W	
多勒篤	42°	9°	9°W	✓	TOLEDO	38°N	6°W	
加西耶	38°	9°	9°W	✓	CASTILIA	38°-40°N	2°-6°W	
厄辣捺達	37°	7°	11°W	✓	GRANADA	37°N	4°W	
俺大魯西亞	42°30'	11°	7°W	✓	ANDALUSIA	38°N	6°W	
葛答籠亞	28°30'	13°	5°W	✓	CATALONIA	42°N	2°E	
曷刺瓊	41°	14°	4°W	✓	ARAGON	41°N	2°E-2°W	
巴爾德峽	35°	10°	8°W	✓	ST.OFGIBALTAR	36°N	5°W	
馬岳里革	38°	17°	1°W	✓	MAJORCA	38°N	2°E	
米諾里革	38°	18°30'	30'E	✓	MINORCA	40°N	4°E	
拂耶察	45°	15°	3°W	✓	FRANCE	43°-50°N	5°W-5°E	
那勿蠟	46°	13°	5°W	✓	NAVARRRE	42°N	2°W	
迷施葛亞	45°	14°	4°W	✓	.....	.....	.....	
多羅薩	43°	16°	2°W	✓	TOULOUSE	44°N	1°E	
曷計答尼亞	44°	17°	1°W	✓	AQUITANIA	45°N	0°	
利昂	45°30'	15°	3°W	✓	LYONS	46°N	5°E	
羅尺刺	47°	15°	3°W	✓	ROCHELLE	46°N	1°W	
路德棲亞	46°	19°	1°E	✓	.....	.....	.....	
際西里亞	43°	73°	55°E	際爾西里亞	MARSEILLES	43°N	5°E	
瓦斯工	50°	19°	1°E	✓	.....	.....	.....	
意大里亞	42°	35°	17°E	✓	ITALY	37°-46°N	9°-18°E	
羅馬	42°	34°30'	16°30'E	✓	ROME	42°N	12°E	
沙勿牙	43°	30°	12°E	✓	SAVOY	44°N	6°E	
別蒙突	43°	31°	13°E	別蒙突	PIEDMONT	45°N	8°E	
勿縛茶	45°	31°	13°E	✓	VENETIA	46°N	12°E	
那波里	40°30'	37°	19°E	✓	NAPLES	41°N	14°E	
步爾牙	41°	38°	20°E	✓	PUGLIA <sup>2</sup>	.....	.....	
葛辣比	40°	40°	22°E	✓	CALABRIA	38°N	16°E	
麻勒葛	43°	35°	17°E	✓	.....	.....	.....	
西齊里亞	37°	40°	22°E	✓	SICILY	37°N	14°E	
哥爾西克	40°	29°	11°E	✓	CORSICA	42°N	9°E	
隆拔勒地亞	45°	29°30'	11°30'E	✓	LOMBARDIA	44°N	8°E	

赫爾勿斐亞	46°	28°	10°E	✓	HELVETIA	47°N	8°E
蘇亦微亞	47°	26°	8°E	✓	SWITZERLAND	47°N	8°E
十三郡	45°	25°	7°E	(是蘇國的 附注文字)			
突爾蜚諾	44°	24°	6°E	✓	DAUPHINY	44°N	4°E
拂郎澆泥亞	49°	27°	9°E	✓	FRANCONIA	50°N	10°E
波爾臥尼	50°	21°	3°E	✓	BOULOGNE	51°N	2°E
百爾入革	52°	23°	5°E	✓	BRUGES	51°N	3°E
非里西亞	51°	28°	10°E	✓	FRIESLAND	50°N	6°E
帕襪利亞	49°	30°	12°E	✓	BAVARIA	48°N	12°E
虎西亞	51°	29°	11°E	✓	.....	.....	.....
物斯法略	53°	26°	8°E	✓	WESTPHALIA	50°N	8°E
諳厄利亞	54°	15°	3°W	✓	ANGLIA(ENGLAND)	50°-58°N	2°E-10°W
娑林日	52°	15°	3°W	(娑疑是娑)	PLYMOUTH	50°N	4°W
喜百泥亞	55°	13°	5°W	✓	IRELAND	52°-55°N	6°-10°W
思可齊亞	55°	12°	6°W	✓	SCOTLAND	55°-58°N	2°-7°W
則闌地	54°	23°	5°E	✓	.....	.....	.....
颯闌地	54°30	25°	7°E	✓	HOLLAND	50°-54°N	2°-7°E
肥良地亞	53°	30°	12°E	✓	FLANDERS	50°N	2°E
耶地那馬兒加	57°	30°	12°E	第那瑪爾加	DENMARK	50°-53°N	8°-15°E
玉良底	57°	28°	10°E	玉良底	JUTLAND	55°N	10°E
大泥亞	58°	30°	12°E	✓	DENMARK	50°-53°N	8°-15°E
入爾馬尼亞	50°	38°	20°E	入爾馬尼亞	GERMANY	45°-55°N	5°-20°E
沙瓊尼亞	53°	34°	16°E	沙瓊泥亞	SAXONIA	50°N	- 12°E
瓊利亞	48°	41°	23°E	✓	SILESIA	50°N	16°E
波亦米亞	50°	34°	16°E	✓	BOHEMIA	48°N	12°E
奧失突利亞	48°	35°	17°E	✓	AUSTRIA	46°N	14°-16°E
大努混河江	50°	41°	23°E	大努混河江	DANUBE RIVER <sup>3</sup>	.....	.....
翁阿利亞	49°	43°	25°E	✓	HUNGARY	45°-50°N	15°-25°E
突浪西爾襪泥亞	49°	43°	25°E	突浪西爾襪 尼亞	TRANSYLVANIA	45°N	20°E
大爾馬齊亞	46°	35°	17°E	✓	DALMATIA	40°N	15°E
班諾泥	45°	40°	22°E	班諾尼	BOSNIA(?)	45°N	17°E
步爾葛利亞	44°	42°	24°E	✓	BULGARIA	43°N	25°E
馬則多泥亞	43°	44°	26°E	✓	MACEDONIA	42°N	24°E
厄勒齊亞	40°	46°	28°E	✓	GREECE	36°-40°N	20°-25°E
莫勒亞	36°	48°	30°E	✓	MOREA	37°N	23°E
甘的亞	34°	51°	33°E	✓	CANDIA	35°N	25°E
瀾白亞	38°	51°	33°E	✓	.....	.....	.....



蘭彼禮	43°	50°	32°E	✓	LAMBOLI <sup>2</sup>	.....	.....
羅馬泥亞	44°	49°	31°E	✓	ROUMANIA	44°N	24°E
波羅泥亞	50°	45°	27°E	✓	POLAND	50°N	20°-25°E
墨亞泥亞	50°	50°	32°E	✓	MORAVIA	46°N	16°E
魯西亞	52°	52°	34°E	✓	RUSSIA	45°-80°N	20°-70°E
波多里亞	52°	55°	37°E	✓	PODALIA	45°N	28°E
臥爾丁然	55°	48°	30°E	✓	.....	.....	.....
契利末牙	53°	57°	39°E	✓	ZEUERA <sup>2</sup>	.....	.....
古馬泥	52°	59°	41°E	✓	CUMANI	45°-48°N	40°-45°E
瓦茶里亞	48°	62°	44°E	✓	.....	.....	.....
臥的亞	58°	35°	17°E	✓	GOTIA	56°-60°N	15°-17°E
蘇亦齊	65°	32°	14°E	✓	SWEDEN	55°-80°N	10°-30°E
蠟皮亞	64°	30°	12°E	✓	LAPPIA(LAPLAND)	68°N	25°-35°E
勿匿爾湖	62°	28°	10°E	✓	LAKE WENER	50°N	10°E
斯那非泥亞	66°	23°	5°E	✓	SCRIFINIA <sup>2</sup>	.....	.....
非馬那亞	66°	17°	1°W	✓	FIN MARCHIA	70°N	25°E
羅多里	63°	20°	2°E	✓	.....	.....	.....
諾爾物入亞	63°	17°	1°W	✓	NORWAY	58°-67°N	5°-15°E
蘇亦齊界	65°	40°	22°E	✓	SWEDEN	.....	.....
沸泥剛突	70°	34°	16°E	沸你刪突	FINLINDIA (?)	62°N	25°E
北葛謎亞	68°	26°	8°E	比葛謎亞	.....	.....	.....
都力	66°	8°	10°W	✓	.....	.....	.....
臥蘭的亞大州	75°	1°	17°W	✓	GRONLANDIX	60°-80°N	20°-70°W
					(GREENLAND)	.....	.....
匿霧峯	78°	1°	17°W	✓	.....	.....	.....
納峯	78°	353°	25°W	✓	.....	.....	.....
沙得	76°	352°	26°W	✓	.....	.....	.....
何令	72°	354°	24°W	✓	.....	.....	.....
佛多爾河	72°	353°	25°W	✓	.....	.....	.....
斯可何爾丁	73°	343°	35°W	✓	.....	.....	.....
寒河	76°	345°	33°W	✓	.....	.....	.....
飛私得島	72°	347°	31°W	✓	.....	.....	.....
甘峯	68°	347°	31°W	✓	.....	.....	.....
香峯	68°	342°	36°W	✓	.....	.....	.....
依加里亞島	61°	3°	15°W	✓	ICELAND	68°N	15°-23°W
加臥亦勿	77°	17°	1°W	✓	.....	.....	.....
新曾白麗	79°	46°	28°E	新曾白麗	NOVA ZEMBLA	70°N	50°E
祈勿刺	75°	49°	31°E	✓	.....	.....	.....
莫西那	75°	46°	28°E	✓	.....	.....	.....

松杞法	81°	36°	18°E	✓	.....	.....	.....
勿耳瓦	76°	41°	23°E	✓	.....	.....	.....
露的刺斯	75°	45°	27°E	✓	.....	.....	.....
諾爾京	73°	40°	22°E	✓	.....	.....	.....
葛勒施葛	68°	41°	23°E	✓	.....	.....	.....
禮勿泥亞	63°	48°	30°E	✓	LIVONIA	56°N	24°E
孛瀾生	57°	50°	32°E	✓	.....	.....	.....
葛爾葛波利	64°	51°	33°E	✓	.....	.....	.....
諾勿瓦的亞	64°	53°	35°E	✓	NOUOGARDIA	59°N	31°E
各勒利亞	62°	58°	40°E	✓	CORELIA	62°N	30°E
縛羅得沒	64°	58°	40°E	✓	VOLOGDA	59°N	40°E
瓦耶尾可	64°	54°	36°E	✓	.....	.....	.....
縛羅得抹爾	63°	69°	51°E	✓	.....	.....	.....
勿欽	60°	67°	49°E	✓	.....	.....	.....
沒斯個未突	57°	65°	47°E	✓	MUSCOVITE	45°-80°N	20°-70°E
					(RUSSIA)		
迷色朶	57°	63°	45°E	✓	.....	.....	.....
勒贊	56°	60°	42°E	✓	.....	.....	.....
彌色曷爾迷	51°	74°	56°E	✓	.....	.....	.....
孟日力里亞	48°	75°	57°E	孟日力里亞	MINGRELIA	40°N	40°E
伯帝兀爾那	47°	73°	55°E	✓	.....	.....	.....
蓋大期	50°	70°	52°E	✓	CATTACHI <sup>2</sup>	.....	.....
額索各答耶	53°	76°	58°E	✓	ABKHASIA	44°N	42°E
加巴爾地亞	56°	71°	53°E	✓	CABARDI <sup>2</sup>	.....	.....
麥兒吐雅	55°	76°	58°E	麥兒吐雅	.....	.....	.....
南幹牙	56°	78°	60°E	✓	.....	.....	.....
大乃河	58°	75°	57°E	✓	TANAIS (DON RIVER)	.....	.....
一目國	48°	80°	62°E	✓	.....	.....	.....
女人國	44°	74°	56°E	✓	.....	.....	.....
兀贊耶	57°	79°	61°E	✓	.....	.....	.....
亞私大蠟甘	35°	82°	64°E	✓	ASTRAKHAN	46°N	48°E
葛爾莫奇	52°	85°	67°E	✓	.....	.....	.....
公多辣	64°	74°	56°E	✓	KONDORI <sup>2</sup>	.....	.....
杜亦擊	63°	71°	53°E	✓	.....	.....	.....
莫奕	64°	76°	58°E	✓	.....	.....	.....
合多蠟	68°	78°	56°E	✓	.....	.....	.....
木島	34°	352°	26°W	✓	.....	.....	.....
鐵島	30°	358°	20°W	✓	.....	.....	.....

第三世島	35°	348°	30°W	.....	.....	.....	.....
鶴島	37°	346°	32°W	.....	.....	.....	.....
(無)	.....	.....	.....	瑪兒大	MALTA	36°N	14°E
(無)	.....	.....	.....	莫大未亞	MOLDAVIA	45°N	25°E
(無)	.....	.....	.....	亞爾百泥亞	ALBANIA	40°-45°N	20°E
(無)	.....	.....	.....	比薩齊何	BYZANTIUM	41°N	29°E
(無)	.....	.....	.....	傅羅答	.....	.....	.....

北 亞 墨 利 加 洲

夜父國	83°	.....	.....	✓	.....	.....	.....
流瓦	75°	214°	164°W	流鬼	.....	.....	.....
亞泥俺國	60°	225°	153°W	✓	ANIAN	60°N	180°-200°E
水湖峯	59°	213°	165°W	✓	.....	.....	.....
平地坡	56°	215°	163°W	✓	.....	.....	.....
白吳爾	60°	234°	144°W	✓	.....	.....	.....
沙兒倍	58°	243°	135°W	✓	.....	.....	.....
亞沙	57°	249°	129°W	✓	.....	.....	.....
何皮六河	65°	263°	115°W	✓	.....	.....	.....
孟多齊峯	47°	218°	160°W	✓	.....	.....	.....
都茶那	50°	224°	154°W	✓	TUCHANE	45°N	195°E
祈未蠟	47°	229°	149°W	✓	QUIVIRA	40°N	195°E
雪山	45°	221°	157°W	✓	.....	.....	.....
私樹林	45°	237°	141°W	✓	.....	.....	.....
多籠	49°	242°	136°W	✓	TOLM	45°N	220°-230°E
支古訝	39°	240°	138°W	✓	CICUIC	30°N	220°E
第瓦施	37°	242°	136°W	✓	TIGUEX	40°N	220°E
止會	36°	244°	134°W	✓	.....	.....	.....
弟克屬	33°	248°	130°W	✓	DE CRUZ	30°N	225°E
曠山	29°	251°	127°W	✓	.....	.....	.....
亦安農峯	28°	250°	128°W	(是曠山之 別名)	.....	.....	.....
角利弗爾聶	25°	254°	124°W	✓	CALIFORNIA	23°-35°N	110°-120°W
十字山尾	23°	257°	121°W	✓	.....	.....	.....
多朶德亞國	38°	251°	127°W	✓	TONTONTEAC	40°N	230°E
多朶德亞河	39°	253°	125°W	✓	TONTONTEAC RIVER	.....	.....
亞沙河	44°	254°	124°W	✓	AXA RIVER	40°N	225°E
多兒美	49°	258°	120°W	✓	.....	.....	.....
諸著	53°	259°	119°W	✓	CHUCHO	N40°	235°E

多兒瓦瓦	55°	263°	115°W	✓	.....	.....	.....
沙瓦乃國	58°	273°	105°W	✓	SAGUINAI	55°N	295° <sup>04</sup>
祖瓦蠟	49°	268°	110°W	✓	.....	.....	.....
亞哈庫	44°	263°	115°W	✓	.....	.....	.....
媽刺大	37°	256°	122°W	✓	MARATA	35°N	240°-250° <sup>04</sup>
亞私達蘭	34°	259°	119°W	亞私大達蘭	ASTATLAN	30°N	245° <sup>04</sup>
知鬧	30°	261°	117°W	✓	CHINAO	20°N	265° <sup>04</sup>
火叱蠟瓦	33°	261°	117°W	✓	.....	.....	.....
突爾利其耶默 奇國	39°	263°	115°W	✓	TERLICHICHIMA- CHI	30°N	260°-270° <sup>04</sup>
加巴斯祈國	37°	269°	109°W	✓	CAPASCHI	30°N	275° <sup>04</sup>
帝靜河	43°	265°	113°W	/	.....	.....	.....
耶蠟	43°	271°	107°W	✓	CHILAGA	45°N	290° <sup>04</sup>
蘇亞蠟山	48°	270°	108°W	✓	.....	.....	.....
亞外媽	50°	278°	100°W	✓	.....	.....	.....
加那瓦	54°	280°	98°W	✓	.....	.....	.....
加拿大國	53°	284°	94°W	✓	CANADA	50°N	305° <sup>04</sup>
何察刺瓦	47°	278°	100°W	✓	HOCHELAGA (MONTREAL)	45°N	75°W
七城國	39°	272°	106°W	七城國	SEVEN CITIES OF CIBOLA	35°N	109°W
摩可麻國	44°	288°	90°W	摩可沙國	MOCASA	40°N	300° <sup>04</sup>
何多亞蠟瓦	51°	292°	86°W	✓	.....	.....	.....
得爾洛勿洛多	58°	300°	78°W	✓	.....	.....	.....
翁度苔	52°	301°	77°W	✓	.....	.....	.....
新拂耶察	49°	304°	74°W	✓	NEW FRANCE	40°-50°N	70°-85°W
奴龍伯	57°	310°	68°W	✓	.....	.....	.....
亦利多的蘭地	65°	323°	55°W	✓	ESTOTILANT	65°N	340° <sup>04</sup>
巴革老地	64°	334°	44°W	✓	BACCALOS	45°N	330° <sup>04</sup>
泥德	75°	348°	30°W	✓	.....	.....	.....
斯可何爾丁	37°	343°	35°W	✓	.....	.....	.....
飛斯得島	72°	347°	31°W	✓	.....	.....	.....
甘峯	68°	347°	31°W	✓	.....	.....	.....
香峯	68°	342°	36°W	✓	.....	.....	.....
可爾得勒亞爾 地	56°	318°	60°W	✓	CORTE CREALIS	55°N	320°-330° <sup>04</sup>
如里漢島	50°	328°	50°W	✓	.....	.....	.....
鬼島	50°	324°	54°W	✓	.....	.....	.....
諾龍伯爾瓦	45°	315°	63°W	✓	NOROMBEGA	45°N	310° <sup>04</sup>

狗骨	43°	312°	66°W	狗河	.....	.....	.....
勒革氏國	44°	299°	79°W	✓	.....	.....	.....
革利國	37°	293°	85°W	✓	.....	.....	.....
亞伯爾耕國	37°	287°	91°W	✓	APALCEN	35°N	300°W
訝巴刺亦爾	31°	288°	90°W	✓	.....	.....	.....
得爾勿羅洛	27°	285°	90°W	✓	.....	.....	.....
衆仙河	32°	284°	94°W	✓	.....	.....	.....
亞勿加爾國	37°	282°	96°W	✓	AUACAL	40°N	295°W
大入爾國	35°	277°	101°W	✓	TOGIL	35°N	290°W
哥妙國	31°	278°	100°W	(妙疑是沙)	COSSA	30°N	285°W
沙撒丁諸	35°	272°	106°W	✓	.....	.....	.....
林濱	30°	273°	105°W	✓	.....	.....	.....
革哥私	31°	270°	108°W	✓	GACOS	30°N	275°W
多勿國	29°	269°	109°W	✓	TOUA	25°N	270°W
新瓦利茶	30°	265°	113°W	✓	NEW GALICIA	21°N	104°W
墨珠亞甘	27°	265°	113°W	✓	MECHUACAN	20°N	260°-270°W
沙里思可國	27°	262°	116°W	✓	XALIS	25°N	250°W
知加上蠟	23°	263°	115°W	✓	ZACATULA	18°N	103°W
固列	26°	263°	115°W	✓	CULIACAN	25°N	108°W
多皮蠟	27°	365°	113°W	✓	TOPIRA	25°N	260°W
新以西把你亞	24°	266°	112°W	✓	NEW SPAIN	25°-40°N	95°-120°W
亞知的私的	26°	269°	109°W	✓	.....	.....	.....
墨是可	25°	265°	113°W	✓	MEXICO	20°-25°N	95°-105°W
古數沙	29°	271°	107°W	✓	.....	.....	.....
馬金色	18°	273°	105°W	✓	.....	.....	.....
哇的麻刺	17°	278°	100°W	✓	GUATAMALA	15°N	91°W
宇革堂	20°	280°	98°W	✓	YUCATAN	20°N	90°W
大哇識个	18°	279°	99°W	✓	TOBASCO	18°N	94°W
墨度蠟	13°	282°	96°W	✓	HONDURAS	15°N	85°W
瓦的馬革	13°	283°	95°W	✓	.....	.....	.....
詣柯	12°	285°	93°W	✓	.....	.....	.....
里漢	12°	286°	92°W	里漢	.....	.....	.....
對島	19°	313°	65°W	✓	.....	.....	.....
色氏側島	27°	335°	43°W	色氏側島	.....	.....	.....
怕露打島	42°	336°	42°W	✓	BERMUDAS	32°N	64°W
瑪牙瓦那	25°	299°	79°W	✓	MAYAGUANA	22°N	73°W
哇那罕	25°	298°	80°W	✓	GUANAHANI	25°N	305°W
瓦尼瑪	26°	296°	82°W	✓	GUANIMA	25°N	305°W

止瓦投	28°	293°	85°W	✓	GUATEA (SALV. DOR)	24°N	75°W
路格愚	29°	292°	86°W	路格愚	LOS CAYOS	25°N	75°W
白赫瑪	29°	290°	88°W	✓	BAHAMAS	25°N	75°W
古巴島	21°	292°	86°W	✓	CUBA	22°N	75°-85°W
牙賣加	17°	293°	85°W	✓	JAMAICA	18°N	77°W
曷彌亞那	21°	298°	80°W	✓	.....	.....	.....
小以西把你亞	18°	299°	79°W	✓	.....	.....	.....
曷勿沉勿	19°	302°	76°W	曷勿洗勿	.....	.....	.....
仙如漢島	18°	306°	72°W	✓	SAN JUAN (PORTO RICO)	18°N	66°W
得光得白	16°	261°	117°W	✓	TECOANTEPEC	15°N	270° <sup>04</sup>
亞怒皮亞大	17°	352°	26°W	亞奴皮亞大	ANUBLADA	20°N	240° <sup>04</sup>
別山	26°	331°	47°W	✓	.....	.....	.....

南亞墨利加州

	赤道以北						
坡巴牙那	7°	293°	85°W	✓	POPAYAN	2°N	77°W
祁臘正瓦斯	5°	294°	84°W	祁臘正瓦斯	.....	.....	.....
加利巴那	2°	293°	85°W	✓	CARIBANA	5°N	300°-320° <sup>07</sup>
祁多	1°	291°	87°W	祈多	QUITO	0°	78°W
金加西蠟	8°	295°	83°W	✓	CASTILIO DEL ORO <sup>5</sup>	.....	.....
峇尼戀	4°	297°	81°W	✓	.....	.....	.....
小勿樽茶	6°	301°	77°W	✓	.....	.....	.....
新喻大魯西亞	4°	303°	75°W	✓	NEW ANDALUSIA	8°-13°N	72°-76°W
亞那牙	6°	307°	71°W	✓	GUIANA	5°N	50°-60°W
容皮	9°	307°	71°W	✓	.....	.....	.....
烏水河	1°	309°	69°W	✓	ORINOCO RIVER(?)	.....	.....
富令那國	7°	301°	77°W	✓	.....	.....	.....
渴里白那	3°	320°	58°W	✓	GRAN PARA	5°S	55°W
漁人地	1°	319°	59°W	✓	.....	.....	.....
青珠島	12°	308°	70°W	✓	TRINIDAD	10°N	62°W
仙如漢島	17°	307°	71°W	✓	SAN JUAN ISL.	18°N	66°W
	赤道以南						
打勒那	4°	290°	88°W	✓	.....	.....	.....
巴吳亞那	3°	293°	85°W	✓	.....	.....	.....
角蠟巴沙	5°	297°	81°W	✓	.....	.....	.....
盤機	7°	298°	80°W	✓	.....	.....	.....
馬亞柯	1°	299°	79°W	✓	.....	.....	.....

止巴泥瓦	5°	302°	76°W	✓			
口碼噶	2°	310°	68°W	噶碼哇			
皮諾利那	8°	314°	64°W	✓			
弟私那大	1°	317°	61°W	✓	TISNADA	5°S	330°W
巴利孤打	2°	321°	57°W	✓			
何勒利西那河	7°	324°	54°W	✓			
馬良溫河	2°	327°	51°W	✓	MARANON RIVER (AMAZON RIVER)		
白峯	2°	331°	47°W	✓			
毘麻刺	3°	333°	45°W	✓			
椰林峯	2°	325°	53°W	✓			
阿瑪加那	2°	337°	41°W	✓			
伯西兒	5°	339	39°W	✓	BRAZIL	0-30°S	35°-75°W
巴兒難伯可	7°	347°	31°W	✓	PERNAMBUCO	8°S	35°W
阿林答	12°	346°	32°W	✓	OLINDA	8°S	36°W
革那非所河	11°	344°	34°W	✓			
打巴呀勒	15°	341°	37°W	✓			
達坡那	18°	343°	35°W	✓			
麻爾得曷突	19°	341°	37°W	✓			
馬加大突	18°	339°	39°W	✓			
金魚湖	12°	327°	51°W	✓			
多巴欲	11°	323°	55°W	✓			
巴烏的	17°	325°	53°W	✓			
皮可蠟	15°	321°	57°W	✓			
題別里	11°	318°	60°W	✓			
渴察革馬	15°	317°	61°W	✓			
霸刺那	17°	315°	63°W	✓	PARANA	25°S	50°W
億大盤窪	11°	312°	66°W	✓			
麻刺加私	10°	309°	69°W	麻刺加岳湖			
哥吒麻	12°	306°	72°W	✓			
氏薩那國	13°	304°	74°W	✓			
亞馬鑽國	12°	302°	76°W	✓	AMAZONES	0-10°S	65°-70°W
孛露	10°	290°	88°W	✓	PERU	0-20°S	70°-80°W
亞牙勿里	10°	294°	84°W	✓			
利碼	10°	292°	86°W	✓	LIMA	12°S	77°W
馬利加	15°	295°	83°W	馬加利			
乾撫國	23°	299°	79°W	✓			
北度西山	22°	298°	80°W	✓	POTOSI	20°S	66°W
亞彼那加	28°	297°	81°W	✓			

大刺巴箇	27°	298°	80°W	✓	.....	.....	.....
意里加	25°	300°	78°W	✓	ARICA	18°S	70°W
茹虜麻達	25°	303°30'	74°30'W	茹盧麻達	.....	.....	.....
故私哥國	20°	304°	74°W	✓	CUXCO	14°S	72°W
白底河	28°	313°	65°W	白氏河	.....	.....	.....
檠加國	21°	315°	63°W	✓	CHACO	20°S	60°W
止加	23°	319°	59°W	✓	CHICA	40°S	320° <sup>7</sup>
寧瓦大	22°	321°	57°W	✓	.....	.....	.....
都柄稽詣	32°	323°	55°W	✓	.....	.....	.....
帕齊那國	20°	325°	53°W	✓	.....	.....	.....
半島	25°	328°	50°W	✓	.....	.....	.....
吳路漢河	28°	329°	49°W	✓	URUGUAY RIVER	.....	.....
摩勒被囊	27°	333°	45°W	✓	.....	.....	.....
亞古齊亞	22°	332°	46°W	✓	.....	.....	.....
義勿大葛特	21°	334°	44°W	✓	.....	.....	.....
多兀彼那	22°	337°	41°W	✓	.....	.....	.....
巴臘牙	33°	331°	47°W	✓	.....	.....	.....
黑江	32°	329°	49°W	✓	.....	.....	.....
伯刺那大江	30°	326°	52°W	✓	PLATA RIVER	.....	.....
可浪底	36°	326°	52°W	✓	.....	.....	.....
白峯	38°	320°	58°W	✓	.....	.....	.....
沙那耶	34°	323°	55°W	✓	.....	.....	.....
潮水峯	38°	323°	55°W	✓	.....	.....	.....
如路馬大	32°	327°	51°W	✓	.....	.....	.....
邁哥	39°	321°	57°W	✓	.....	.....	.....
珊八作	32°	313°	65°W	✓	.....	.....	.....
其箕山巴	39°	317°	61°W	其其山巴	.....	.....	.....
加默真瓦泥	35°	312°	66°W	✓	.....	.....	.....
曠未近曷聶	33°	308°	70°W	✓	.....	.....	.....
巴大溫	32°	304°	74°W	✓	PATAGONIA	40°-53°S	70°W
亞大加馬	35°	300°	78°W	✓	ATACAMA	25°S	7°W
智里	32°	298°	80°W	✓	CHILE	20°-50°S	70°-75°W
巴羅謎那	38°	299°	79°W	✓	.....	.....	.....
巴可	34°	297°	81°W	✓	.....	.....	.....
徑德力	37°	296°	82°W	✓	.....	.....	.....
卑沙加冢	42°	297°	81°W	卑沙冢	.....	.....	.....
金特突	47°	294°	84°W	✓	.....	.....	.....
何刺佛江	44°	301°	77°W	✓	.....	.....	.....
無氏澳	47°	305°	73°W	✓	.....	.....	.....



三角	44°	311°	67°W	✓	.....	.....	.....
苦峯	43°	314°	64°W	✓	.....	.....	.....
沙濱	41°	317°	61°W	✓	.....	.....	.....
萬室女	47°	300°	78°W	✓	.....	.....	.....
那勒國	48°	299°	79°W	✓	.....	.....	.....
仙如里亞諾	52°	299°	79°W	✓	.....	.....	.....
第一角	53°	298°	80°W	✓	.....	.....	.....
仙瑪利亞峯	51°	296°	82°W	✓	.....	.....	.....
椰子島	21°	285°	93°W	✓	.....	.....	.....
亞非利加洲(利未亞)							
	赤道以北						
福島	30°	0	18°W	✓	FORTUNATE ISL	28°N	18°W
馬邏可國	30°	9°	9°W	✓	MOROCCO	32°N	0-10°W
亞大蠟山	29°	6°	12°W	✓	ATLAS MTS	30°-35°N	10°W-10°E
黑牙數	26°	3°	15°W	✓	.....	.....	.....
查那瓦	25°	4°	14°W	✓	CANAGA <sup>5</sup>	.....	.....
亞察那臥	21°	2°	16°W	✓	.....	.....	.....
刻刺可	18°	3°	15°W	✓	.....	.....	.....
息匿瓦河	16°	1°	17°W	息匿瓦河	SENEGAL RIVER	.....	.....
赫雅	21°	4°	14°W	✓	.....	.....	.....
曷爾烏閣	22°	6°	12°W	✓	.....	.....	.....
突曷薩	22°	8°	10°W	✓	TAGHAXA	24°N	16°W
瓦蠟大	19°	7°	11°W	✓	.....	.....	.....
曷我突	16°	4°	14°W	✓	.....	.....	.....
葛那葛	17°	8°	10°W	葛那葛	.....	.....	.....
巴瓦諾	15°	8°	10°W	✓	.....	.....	.....
息惹瓦國	14°	3°	15°W	息匿瓦國	SENEGAL	15°N	15°W
綠峯	14°	2°	16°W	✓	CAPE VERDE	15°N	18°W
綠峯島	14°	.....	.....	✓	CAPE VERDE ISL.	15°N	22°W
感白蠟	13°	355°	23°W	✓	.....	.....	.....
入匿	9°	3°	15°W	✓	GUINEA	9°N	0°-15°W
彼多寧	9°	6°	12°W	✓	.....	.....	.....
臥臥	10°	9°	9°W	✓	GOGO	15°N	5°W-5°E
訝藥福	5°	8°	10°W	✓	SAO JORGE DE MINA	6°N	0°-10°W
墨利國	5°	11°	7°W	✓	MELLI	11°N	9°W
色匿客	8°	13°	5°W	✓	.....	.....	.....
墨力刻登	9°	17°	1°W	✓	.....	.....	.....

得米漢	10°	15°	3°W	✓	.....	.....	.....
得勳	10°	11°	7°W	✓	.....	.....	.....
勿突伊	14°	11°	7°W	✓	.....	.....	.....
洞布多	13°	13°	5°W	✓	TIMBUCTOO	17°N	3°W
曷暹特	14°	15°	3°W	✓	.....	.....	.....
蠻定曷	11°	17°	1°W	✓	.....	.....	.....
孤白爾	11°	18°	0°	孤白爾	.....	.....	.....
熱土利亞	20°	11°	7°W	✓	GETULIA	20°-30°N	15°-25°E
訝喜廣野	20°	3°	15°W	✓	.....	.....	.....
亞入新巴	17°	15°	3°W	✓	AGISYMBBA	10°N	20°-40°E
亞察那入	18°	16°	2°W	✓	.....	.....	.....
亞無音	26°	16°	2°W	✓	.....	.....	.....
粗痕齊瓦	27°	14°	4°W	✓	.....	.....	.....
德利非	29°	15°	3°W	✓	.....	.....	.....
沸沙國	33°	11°	7°W	佛沙國	FESSO (FEZ)	34°N	5°W
貌利大泥亞	32°	16°	2°W	✓	MAURETANIA	20°N	10°W
得莫甌	28°	21°	3°E	✓	.....	.....	.....
奴米德	33°	24°	6°E	✓	NUMIDIA	36°N	5°-10°E
曷熱爾	30°	26°	8°E	✓	.....	.....	.....
巴爾巴里亞	33°	28°	10°E	✓	BARBARIA <sup>7</sup>	30°N	20°-40°
沙爾	26°	28°	10°E	✓	.....	.....	.....
大爾瓦國	27°	25°	7°E	大兒瓦國	.....	.....	.....
蠟河	24°	24°	6°E	入蠟河	.....	.....	.....
吳沙兒瓦蠟上	21°	24°	6°E	✓	.....	.....	.....
色則爾沒	19°	22°	4°E	✓	.....	.....	.....
葛那	15°	20°	2°E	✓	.....	.....	.....
吳巴湖	14°	19°	1°E	✓	.....	.....	.....
荒野	13°	21°	3°E	✓	.....	.....	.....
小利未亞	18°	27°	9°E	✓	.....	.....	.....
摩色嶺	19°	29°	11°E	✓	.....	.....	.....
伯恁	12°	29°	11°E	伯恁	.....	.....	.....
黑江	14°	26°	8°E	✓	.....	.....	.....
側側	11°	23°20'	5°20'E	✓	.....	.....	.....
七力日突	7°	22°	4°E	七力日突	.....	.....	.....
道馬	8°	25°	8°E	✓	DAHOMAY	10°N	2°E
必寧	8°	27°	9°E	✓	BENIN	7°N	6°E
默大入刺	4°	30°	12°E	✓	.....	.....	.....
波耳加	4°	30°	12°E	✓	.....	.....	.....
雷地	2°	33°	15°E	雷池	.....	.....	.....

漫多蠟	3°	34°	16°E	✓	.....	.....	.....
馬習刺	3°	36°	18°E	✓	.....	.....	.....
訝德	5°	39°	21°E	✓	.....	.....	.....
墨大蠟	9°	37°	19°E	墨大臘	.....	.....	.....
皮亞法爾	8°	32°	14°E	✓	BIAFRA	5°N	10°E
僭法洛	12°	33°	15°E	✓	.....	.....	.....
這阿安	15°	38°	20°E	✓	.....	.....	.....
辣葛	19°	35°	17°E	✓	.....	.....	.....
泥里德湖	22°	32°	14°E	✓	.....	.....	.....
瓦約瓦	22°	39°	21°E	✓	.....	.....	.....
齊私	23°	16°	2°W	✓	.....	.....	.....
者納	14°	13°	5°W	✓	.....	.....	.....
奇斯	25°	19°	1°E	✓	.....	.....	.....
馬爾馬利加	27°	34°	16°E	✓	MARMARICA	31°N	25°E
皮利士爾	28°	32°	14°E	✓	.....	.....	.....
訝沙登	28°	37°	19°E	✓	.....	.....	.....
堵泥素	33°	31°	13°E	✓	TUNIS	37°N	10°E
小亞非利加	27°	42°	24°E	✓	AFRICA	.....	.....
都爾熱曆	24°	48°	30°E	✓	.....	.....	.....
瓦和瓦	22°	49°	31°E	✓	.....	.....	.....
噉瓦	20°	45°	27°E	✓	.....	.....	.....
怒皮亞	17°	43°	25°E	✓	NUBIA	20°N	30°-35°E
皮亞法臘	14°	41°	23°E	皮亞法臘	.....	.....	.....
巴瓦米	14°	45°	27°E	✓	.....	.....	.....
齊入德	14°	48°	30°E	✓	.....	.....	.....
諸變干地勿	7°	48°	30°E	✓	.....	.....	.....
亞媽僧	8°	41°	23°E	✓	.....	.....	.....
革刺漫的亞	5°	45°	27°E	✓	.....	.....	.....
岡兀	3°	47°	29°E	✓	.....	.....	.....
帝曷辣耶	3°	43°	25°E	✓	.....	.....	.....
岸辨叔旺	3°	40°	22°E	✓	.....	.....	.....
呀麻蠟	1°	55°	37°E	呀麻蠟	.....	.....	.....
入曷謎的里	5°	53°	35°E	✓	.....	.....	.....
黑湖	3°	58°	40°E	✓	.....	.....	.....
亞毘心域	6°	57°	39°E	✓	ABYSSINIA	5°-15°N	35°-45°E
帝入勒那翁	10°	56°	38°E	帝入勒那翁	.....	.....	.....
多拔西	7°	59°	41°E	✓	.....	.....	.....
西力	9°	51°	33°E	✓	.....	.....	.....
波爾諾湖	13°	56°	38°E	✓	.....	.....	.....

拔爾捺曷速	15°	58°	40°E	✓	.....	.....	.....
泥羅河	17°	56°	38°E	✓	NILE RIVER	.....	.....
石烏木	24°	59°	41°E	(不是國名)	.....	.....	.....
七衣山	28°	50°	32°E	七衣山	.....	.....	.....
巴爾加	28°	53°	35°E	✓	BARCA	33°N	22°E
薩係德	24°20'	62°	44°E	✓	.....	.....	.....
巴皮羅泥亞	22°	62°	44°E	✓	.....	.....	.....
伯六	19°	60°	42°E	✓	.....	.....	.....
大非力	18°	63°	45°E	✓	.....	.....	.....
黑地兀皮亞	14°	62°	44°E	✓	ETHIOPIA	0°-20°N	10°-40°E
瓦兒大付峯	11°	70°	52°E	✓	CAPE GUARDOFUI	12°N	50°E
訝德兒	8°	66°	48°E	✓	.....	.....	.....
多亞刺	6°	66°	48°E	✓	.....	.....	.....
馬加大作	7°	65°	47°E	✓	MAGADOXO	2°N	45°E
黨各理	7°	65°	47°E	黨各哩	.....	.....	.....
下黑地阿皮亞	5°	64°	46°E	✓	ETHIOPIA	0°-20°N	10°-40°E
清入	4°	62°	44°E	✓	.....	.....	.....
沙哥多刺島	10°	73°	55°E	✓	SOKOTRA ISL.	12°N	53°E
伐底曷爾	4°	6°	12°W	✓	.....	.....	.....
赤道以南							
默令德	2°	58°	40°E	✓	MELINDA	4°S	40°E
門巴察	5°	57°	39°E	✓	MOMBASA	4°S	40°E
契陸	5°	56°	38°E	✓	QUILOA	8°S	40°E
千只入闊	5°	55°	37°E	✓	.....	.....	.....
風入湖	3°	52°	34°E	✓	.....	.....	.....
熱亞	2°	50°	32°E	執亞	.....	.....	.....
黑人國	9°	54°	36°E	✓	.....	.....	.....
門沙皮刺	15°	55°	37°E	✓	MOZAMBIQUE	14°S	40°E
氏露	14°	52°	34°E	✓	.....	.....	.....
布都曷	11°	51°	33°E	✓	.....	.....	.....
離非浪	8°	51°	33°E	✓	.....	.....	.....
磧辣	4°	48°	30°E	✓	.....	.....	.....
泥羅河泉	8°	48°	30°E	(不是國名)	.....	.....	.....
古西媽	12°	49°	31°E	✓	.....	.....	.....
曷婆撥利	14°	50°	32°E	✓	.....	.....	.....
初法蠟	20°	48°	30°E	初法臘	SOFALA	20°S	35°E
臥訝墨	12°	45°	27°E	✓	.....	.....	.....
革得法	7°	43°	25°E	革法得	.....	.....	.....
馬拿莫大巴	16°	41°	23°E	✓	MONOMOTAPA	21°S	35°E

擣大叱齊	16°	44°	26°E	擣大叱齊	.....	.....	.....
只伐	22°	44°	26°E	✓	.....	.....	.....
金河	24°	47°	29°E	✓	.....	.....	.....
步都牙	26°	44°	26°E	✓	.....	.....	.....
仙露寫	28°	45°	27°E	✓	.....	.....	.....
那大兒	32°	43°	25°E	✓	NATAL	30°S	30°E
美灣	34°	41°	23°E	✓	.....	.....	.....
未惹答	29°	42°	24°E	✓	.....	.....	.....
大摩速突	3°	39°	21°E	✓	.....	.....	.....
兀兒島	7°	37°	19°E	兀兒島	.....	.....	.....
請波羅	12°	34°	16°E	✓	.....	.....	.....
把呂末多羅	16°	36°	18°E	✓	.....	.....	.....
假佛爾	15°	38°	20°E	✓	.....	.....	.....
月山	19°	38°	20°E	✓	.....	.....	.....
伯那人	21°	39°	21°E	✓	.....	.....	.....
伯路臥	28°	40°	22°E	✓	.....	.....	.....
占美沙	32°	39°	21°E	古美沙	.....	.....	.....
羅經正峯	34°	39°	21°E	✓	.....	.....	.....
大派山角	35°	35°	17°E	✓	CAPE OF STORMS (CAPE OF GOOD HOPE)	34°S	18°E
井巴				(無)	.....	.....	.....
嬰方德河	29°	37°	19°E	✓	.....	.....	.....
創齊巴爾	22°	36°	18°E	(地位不對)	ZANZIBAR	5°S	40°E
仙多默峯	25°	34°	16°E	✓	.....	.....	.....
替西拔爾	29°	35°	17°E	✓	.....	.....	.....
長山	19°	32°	14°E	✓	.....	.....	.....
亞爾加	17°	33°	15°E	✓	.....	.....	.....
黑峯	17°	32°	14°E	✓	CAPE NEGRO	16°S	12°E
仙勞冷祖濱	13°	33°	15°E	✓	.....	.....	.....
莫臥刺	9°	33°	15°E	漢臥刺	ANGOLA	15°S	15°-20°E
馬泥工哥	5°	32°	14°E	✓	MANICONGO	0°-10°S	40°-50°E
大拇	1°	37°	19°E	✓	.....	.....	.....
仙勞冷祖島	20°	63°	45°E	✓	ST. LAURENTIUS ISL. (MADAGASCAR)	15°-25°S	45°-50°E
未島爾六刺	13°	67°	49°E	✓	.....	.....	.....
島臥布刺	25°	63°	45°E	✓	.....	.....	.....
仙多默島	1°	24°	6°E	✓	ST. THOMAS ISL.	0°	7°E
勿自島	38°	4°	14°W	✓	.....	.....	.....
仙衣力那島	16°	9°	9°W	✓	ST. HELENA ISL.	16°S	5°W

墨瓦蠟泥加洲

	赤道以南						
墨瓦蠟泥峽	54°	300°	78°W	✓	ST. OF MAGELLAN	.....	.....
南灣	59°	326°	52°W	✓	.....	.....	.....
白峯	58°	320°	58°W	✓	.....	.....	.....
共三嶺	57°	315°	63°W	✓	.....	.....	.....
大江	61°	316°	62°W	✓	.....	.....	.....
火地	56°	290°	88°W	✓	.....	.....	.....
加里私	58°	290°	88°W	✓	.....	.....	.....
師峯	60°	290°	88°W	✓	.....	.....	.....
小島濱	60°	272°	106°W	✓	.....	.....	.....
沙島	52°	288°	90°W	✓	.....	.....	.....
無名島	13°	263°	115°W	✓	.....	.....	.....
無福島	5°	239°	139°W	✓	.....	.....	.....
沙魚島	14°	208°	170°W	✓	.....	.....	.....
竹香島	18°	202°	176°W	行香島	.....	.....	.....
沙蠟門島	17°	190°	172°E	✓	.....	.....	.....
仙歐伍丁峯	52°	191°	173°E	仙歐伍丁島	.....	.....	.....
水島	18°	183°	165°E	✓	.....	.....	.....
仙尼苦老	18°	177°	159°E	✓	.....	.....	.....
意沙勿爾	15°	178°	160°E	✓	.....	.....	.....
亞馬止法	16°	172°	154°E	✓	.....	.....	.....
員島	10°	169°	151°E	圓島	.....	.....	.....
加利麻那	2°	167°	149°E	✓	.....	.....	.....
白人島	2°	163°30'	145°30'E	✓	.....	.....	.....
美峯	4°	168°	150°E	✓	.....	.....	.....
白峯	4°	164°	146°E	✓	.....	.....	.....
新入匿	4°	160°	142°E	✓	NEW GUINEA	0-10°S	130-150°E
仙歐吳私丁河	5°	154°30'	136°30'E	✓	.....	.....	.....
瓶河	5°	151°	133°E	✓	.....	.....	.....
蓋南	3°	145°	127°E	✓	.....	.....	.....
巴布亞私	5°	142°	124°E	✓	.....	.....	.....
梭羅島	7°	136°	118°E	✓	.....	.....	.....
地木島	13°	133°	115°E	✓	.....	.....	.....
巴亞巴	10°	128°	110°E	✓	.....	.....	.....
止男巴洛	4°	126°	108°E	✓	.....	.....	.....
皮馬	7°	123°	105°E	✓	.....	.....	.....
下地	18°	149°	131°E	✓	.....	.....	.....

萬寶半月刊 第五卷 第三四合期 方輿勝略中各國度分表之校訂

伯且	23°	122°	104°E	✓	.....	.....	.....
弗爾色	27°	125°	107°E	✓	.....	.....	.....
番蘇爾	29°	129°	111°E	✓	.....	.....	.....
把西戀	31°	128°	110°E	✓	.....	.....	.....
小爪哇	32°	131°	113°E	✓	JAVA MINOR	.....	.....
覽北	32°	133°	115°E	覽比	.....	.....	.....
娑麻刺	34°	135°	117°E	✓	.....	.....	.....
伯亞祁	32°	117°	99°E	✓	.....	.....	.....
瑪力肚	21°	116°30'	98°30'E	✓	.....	.....	.....
大爪哇	9°	115°	97°E	✓	JAVA MAJOR	10°S	5°-20°E
把攀路葛	9°	119°30'	101°30'E	✓	.....	.....	.....
雅罷牙	9°	114°	96°E	✓	.....	.....	.....
板淡	8°	113°	95°E	✓	.....	.....	.....
盼盼	8°	111°	93°E	✓	.....	.....	.....
路客國	2°	98°	80°E	✓	.....	.....	.....
鶯歇地	47°	33°	15°E	鸚鵡地	.....	.....	.....

亞 細 亞 洲

	赤道以北						
那多里亞	40°	57°	39°E	✓	NATOLIA <sup>s</sup>	.....	.....
沙爾加龍	40°	53°	35°E	✓	.....	.....	.....
葛八多齊亞	40°	56°	38°E	✓	CAPPADOCIA	39°N	34°-38°E
利細亞	43°	53°	35°E	✓	LYCIA	33°N	30°E
區大亦	43°	54°	36°E	✓	.....	.....	.....
闊突色	41°	57°	39°E	✓	.....	.....	.....
亞爾的潮里	41°	59°	41°E	✓	.....	.....	.....
曷捺多勒	40°	60°	42°E	✓	ANATOLIA	35°-40°N	26°-36°E
加臘馬潮	40°	61°	43°E	✓	.....	.....	.....
阿鶴西亞	42°	61°	43°E	✓	.....	.....	.....
波里六泥	41°	62°	44°E	✓	.....	.....	.....
蘇薩斯	41°	65°	47°E	✓	.....	.....	.....
波促	39°	65°	47°E	✓	.....	.....	.....
入梅	40°	67°	49°E	✓	.....	.....	.....
撥壤	38°	67°	49°E	✓	.....	.....	.....
亞馬西亞	43°	68°	50°E	✓	.....	.....	.....
西入斯儋	35°	70°	52°E	✓	.....	.....	.....
亞利士利	35°	72°	54°E	✓	.....	.....	.....
歐法蠟得河	35°	68°	50°E	✓	EUPHRATES RIVER	.....	.....

耶辣覽	31°	72°	54°E	✓	JERUSALEM	32°N	35°E
如德亞	35°	65°	47°E	✓	JUDEA	32°N	35°E
西利牙	31°	67°	49°E	✓	SYRIA	35°N	37°E
磁爾突牙	32°	67°	49°E	✓	.....	.....	.....
曷入曷野	28°	64°	46°E	✓	.....	.....	.....
兒葛諦夫	28°	68°	50°E	✓	EL KATIF	27°N	50°E
扼落野	25°	69°	51°E	✓	EL YEMAMAH	24°N	50°E
尼人雜野	24°	65°	47°E	尼人雜野	.....	.....	.....
耶惹曷尸	23°30'	65°	47°E	✓	.....	.....	.....
赫曷抹	20°	36°30'	18°30'E	✓	.....	.....	.....
摺爾名	20°	69°	51°E	✓	.....	.....	.....
默德那	18°	68°	50°E	✓	MEDINE	24°N	40°E
亞登國	14°	67°30'	49°30'E	✓	ADEN	13°N	45°E
婁畢	14°	69°	51°E	✓	ZEBID	14°N	43°E
墨加	16°	68°	50°E	✓	MECCA	22°N	40°E
法勒達	16°	70°	52°E	✓	.....	.....	.....
曷碼西利非丁	20°	70°	52°E	曷碼西力非丁	.....	.....	.....
赫力	19°	72°	54°E	✓	.....	.....	.....
嚕密	23°	71°	53°E	✓	.....	.....	.....
五伯麻尹	21°	74°	56°E	✓	.....	.....	.....
曷刺比亞	23°30'	73°	55°E	✓	ARABIA	15°-30°N	35°-60°E
亞衣漫	24°	75°	57°E	✓	.....	.....	.....
馬伐	23°	78°	60°E	✓	MUSCAT	24°N	58°E
不敗	25°	71°	53°E	(不是國名)	.....	.....	.....
曷西麗	34°	74°	56°E	曷西麗牙	.....	.....	.....
亞爾默泥亞	28°	73°	55°E	✓	ARMENIA	40°N	35°-45°E
帝曷兒伯	39°	77°	59°E	✓	DIARBACH <sup>8</sup>	.....	.....
路勒私旦	35°	78°	60°E	✓	.....	.....	.....
巴爾齊亞	30°	77°	59°E	✓	BASRA	30°N	48°E
古亞思且	30°	80°	62°E	✓	CUSISTAN <sup>8</sup>	.....	.....
忽魯謨斯	26°	80°	62°E	✓	HORMUZ	27°N	56°E
刺路斯	27°	80°	62°E	✓	.....	.....	.....
瓦得爾	27°	81°	63°E	✓	.....	.....	.....
溪爾漫	29°	83°	65°E	溪爾曼	KIRMAN	21°N	57°E
沙勿私	30°	82°	64°E	✓	.....	.....	.....
赤蠟蓋亞	28°	85°	67°E	✓	CIRCAN <sup>8</sup>	.....	.....
亞的伯讓	33°	84°	66°E	✓	ISPAHAN	33°N	52°E
波斯	35°	81°	63°E	✓	PERSIA	25°-35°N	50°-60°E



色繆利	35°	85°	67°E	✓	.....	.....	.....
加私	37°	87°	69°E	✓	KESH	39°N	66°E
入蘭	39°	88°	70°E	✓	IRAN	25°-35°N	50°-60°E
得力利大伯里	38°	90°	72°E	✓	TOBARISTAN (?) <sup>9</sup>	.....	.....
私且							
陀拔斯單	40°	83°	65°E	✓	TABRIZ (?)	38°N	46°E
葛爾打蘭	40°	80°	62°E	葛爾打蘭	.....	.....	.....
惹西斯突	31°	88°	70°E	惹西斯突	.....	.....	.....
甘打噶	32°	90°	72°E	甘打噶	KANDAHAR	32°N	66°E
伊西帝宜入	33°	92°	74°E	伊西帝宜入	.....	.....	.....
哥蠟作泥	27°	90°	72°E	✓	GEDROSIE (?) <sup>10</sup>	.....	.....
身毒河	27°	90°	72°E	✓	INDUS RIVER	.....	.....
吳茶蠟	26°	91°	73°E	✓	CATCH	24°N	68°E
梧作刺得	28°	93°	75°E	✓	GUZARAT	33°N	74°E
回回	38°	92°	74°E	✓	.....	.....	.....
蠟大私	40°	92°	74°E	✓	.....	.....	.....
鐵門關	36°	92°	74°E	✓	TIRMIDH	38°N	67°E
親貨羅	36°	94°	76°E	✓	TUHARA <sup>9</sup>	.....	.....
敖羅	30°	97°	79°E	✓	.....	.....	.....
莫臥爾	30°	95°	77°E	✓	MOGUL EMPIRE	20°-25°N	75°-85°E
葛步爾	29°	94°	76°E	✓	KABUL	35°N	69°E
應帝亞	17°	95°	77°E	✓	INDIA	8°-32°N	64°-88°E
西天竺國	26°	93°	75°E	✓	SINDHU	26°N	70°E
印度斯當	25°	96°	78°E	✓	HINDUSTAN	24°N	72°-88°E
坎巴夷替	23°	95°	77°E	✓	CAMBAIA	23°N	73°E
阿利沙彈	22°	98°	80°E	✓	.....	.....	.....
巴辣瓦得	20°	95°	77°E	✓	.....	.....	.....
刺兀爾	20°	93°	75°E	✓	.....	.....	.....
七利客	19°	93°	75°E	七利客	CAUL <sup>8</sup>	.....	.....
伊達爾幹	17°	95°	77°E	✓	DECAN	16°-24°N	72°-84°E
臥亞	15°	93°	75°E	✓	GOA	16°N	74°E
葛正	13°	93°	75°E	✓	COCHIN	10°N	76°E
哥爛	11°	93°	75°E	✓	KAULAM	9°N	77°E
麻辣獲爾	13°	96°	78°E	✓	MAILAPUR	13°N	80°E
那心瓦國	13°	97°	79°E	✓	NARSINGA <sup>8</sup>	.....	.....
巴羅獲斯	15°	97°	79°E	✓	PALLAVA <sup>10</sup>	.....	.....
毘私那亞	18°	99°	81°E	✓	BISNAGAR <sup>8</sup>	.....	.....
錫耶島	7°	96°	78°E	錫耶島	CEYLON	8°N	80°E
萬島	9°	90°	72°E	✓	MALDIUAR ISL.	10°N	75°E

何里沙	22°	101°	83°E	✓	ORISSA	20°N	86°E
葛肺爾	30°	100°	82°E	葛刺原	.....	.....	.....
懸度山	33°	100°	82°E	✓	.....	.....	.....
高葛娑山	34°	100°	82°E	✓	.....	.....	.....
喝盤陀	37°	97°	79°E	✓	.....	.....	.....
潤悉多	37°	95°	77°E	✓	.....	.....	.....
地布賴	37°	98°	80°E	✓	.....	.....	.....
耶塞拔	40°	97°	79°E	✓	.....	.....	.....
何加入	43°	97°	79°E	✓	.....	.....	.....
大革里思旦	40°	99°	81°E	✓	TACALISTON <sup>8</sup>	.....	.....
打喇巴	42°	100°	82°E	✓	.....	.....	.....
沒善土	40°	100°	82°E	✓	.....	.....	.....
朱俱波	36°	100°	82°E	✓	.....	.....	.....
大蔥嶺	35°	102°	84°E	✓	.....	.....	.....
小天竺	33°	102°	84°E	✓	.....	.....	.....
加爾旦旦	38°	103°	85°E	✓	.....	.....	.....
伐刺拿	32°	104°	86°E	✓	.....	.....	.....
詔納僕兒	29°	105°	87°E	✓	.....	.....	.....
亞蠟敢	25°	106°	88°E	✓	ARAKAN	20°N	94°E
孟道	24°	104°	86°E	✓	MENDAO <sup>8</sup>	.....	.....
三國	60°	84°	66°E	✓	.....	.....	.....
黑其泰	57°	85°	67°E	✓	.....	.....	.....
勿爾瓦河即亦得	52°	91°	73°E	✓	VOLGA (IDE) RIVER	.....	.....
杜沒那	52°	94°	76°E	✓	.....	.....	.....
亞力山的	50°	97°	79°E	✓	.....	.....	.....
大斯耕蒂	52°	98°	80°E	✓	.....	.....	.....
焉耆	46°	99°	81°E	✓	.....	.....	.....
察瓦泰	47°	95°	77°E	✓	ZAGATAI <sup>8</sup>	.....	.....
土魯番	43°	100°	82°E	✓	TURFAN	43°N	89°E
葉爾耕	43°	102°	84°E	✓	YARKAND	38°N	77°E
火州	44°	102°	84°E	✓	.....	.....	.....
古伊州	44°	103°	85°E	✓	KUCHAR	41°N	85°E
哈密	43°	104°	86°E	✓	HAMI	43°N	93°E
陽關	40°	107°	89°E	✓	.....	.....	.....
撒馬兒罕	48°	103°	85°E	✓	SAMARKAND	40°N	67°E
白營	50°	101°	83°E	✓	.....	.....	.....
亦力把力	49°	106°	88°E	✓	.....	.....	.....
漠泥彼	51°	109°	91°E	✓	.....	.....	.....
陰山	51°	107°	89°E	✓	.....	.....	.....

天方	53°	102°	84°E	✓	.....	.....	.....
鐵勒	55°	100°	82°E	✓	.....	.....	.....
土兒客私堂	54°	98°	80°E	✓	TURKESTAN	35°-45°N	80°-95°E
意貌山	56°	105°	87°E	意貌山	.....	.....	.....
轄婁	56°	109°	91°E	✓	.....	.....	.....
是的亞	58°	109°	91°E	✓	SCYTHIA	40°-45°N	60°-70°E
意貌外	59°	108°	90°E	✓	.....	.....	.....
黑車子	59°	100°	82°E	✓	.....	.....	.....
是的亞	59°	95°	77°E	✓	.....	.....	.....
意貌內	59°	94°	76°E	✓	.....	.....	.....
大曠野	58°	93°	75°E	✓	.....	.....	.....
貌力那亦兒	57°	90°	72°E	✓	.....	.....	.....
白爾米雅	63°	85°	67°E	✓	PAMIR	35°-40°N	70°-75°E
哥兒墨	62°	90°	72°E	✓	CAMUL <sup>8</sup>	.....	.....
牛蹄突厥	63°	97°	79°E	✓	.....	.....	.....
其爾目西國	67°	90°	72°E	✓	.....	.....	.....
鬼國	70°	90°	72°E	✓	.....	.....	.....
曷利國	68°	101°	83°E	✓	.....	.....	.....
漠爾拔	68°	109°	91°E	✓	.....	.....	.....
路骨莫路耶	65°	109°	91°E	✓	.....	.....	.....
忌塔意西葛	63°	108°	90°E	✓	.....	.....	.....
阿尺里	56°	115°	97°E	阿尺里	.....	.....	.....
乞里吉里	63°	102°	84°E	✓	.....	.....	.....
商阿利牙	60°	113°	95°E	商阿利牙	.....	.....	.....
賀喜河	64°	115°	97°E	✓	.....	.....	.....
姬厥律	60°	120°	102°E	✓	.....	.....	.....
烏洛侯	63°	125°	107°E	✓	.....	.....	.....
羅山	65°	130°	112°E	✓	.....	.....	.....
支河兒察	64°	134°	116°E	✓	.....	.....	.....
大室韋	63°	138°	120°E	✓	.....	.....	.....
區度寐	67°	148°	130°E	✓	.....	.....	.....
門臥爾	67°	154°	136°E	✓	.....	.....	.....
羅荒野	68°	162°	144°E	✓	.....	.....	.....
狗國	65°	174°	156°E	✓	.....	.....	.....
白兒吳	66°	168°	150°E	✓	.....	.....	.....
登都國	64°	155°	137°E	✓	.....	.....	.....
深末但室韋	65°	150°	132°E	深末但室韋	.....	.....	.....
鉢室韋	60°	155°	137°E	.....	.....	.....	.....
胡布山	60°	163°	145°E	.....	.....	.....	.....

獸室章	60°	165°	147°E	✓	.....	.....	.....
亞馬是亞	52°	173°	155°E	亞馬是里	.....	.....	.....
白湖	49°	160°	142°E	✓	.....	.....	.....
北室章	57°	155°	137°E	✓	.....	.....	.....
墨入瓦牙	59°	149°	131°E	黑入瓦牙	.....	.....	.....
黃頭室章	53°	153°	135°E	✓	.....	.....	.....
野作	48°	152°	134°E	✓	.....	.....	.....
東金山	53°	149°	131°E	✓	.....	.....	.....
奴兒干	48°	144°	126°E	✓	.....	.....	.....
西金山	51°	140°	122°E	✓	.....	.....	.....
薩結子	55°	139°	121°E	✓	.....	.....	.....
室章	58°	131°	113°E	✓	.....	.....	.....
測兒吳	52°	135°	117°E	✓	.....	.....	.....
秣鞞	52°	133°	115°E	✓	.....	.....	.....
唐吳	51°	130°	112°E	✓	.....	.....	.....
地豆子	57°	127°	109°E	✓	.....	.....	.....
女直	46°	139°	121°E	✓	.....	.....	.....
長白山	48°	137°	119°E	✓	.....	.....	.....
五國城	46°	135°	117°E	✓	.....	.....	.....
黃龍府	45°	134°	116°E	✓	.....	.....	.....
泰寧	46°	103°	85°E	✓	.....	.....	.....
福餘	44°	132°	114°E	✓	.....	.....	.....
臨漢	45°	131°	113°E	臨潢	.....	.....	.....
西樓	45°	130°	112°E	✓	.....	.....	.....
北樓	47°	130°	112°E	✓	.....	.....	.....
慶州	47°	128°	110°E	✓	.....	.....	.....
朶顏	44°	128°	110°E	✓	.....	.....	.....
應昌	44°	127°	109°E	✓	.....	.....	.....
大寧	43°	130°	112°E	✓	.....	.....	.....
開平	44°	125°	107°E	✓	.....	.....	.....
連雲磧	46°	125°	107°E	✓	.....	.....	.....
榆木川	46°	124°	106°E	✓	.....	.....	.....
蒼松峽	45°	123°	105°E	✓	.....	.....	.....
威寧	45°	124°	106°E	✓	.....	.....	.....
興和	43°	123°	105°E	✓	.....	.....	.....
九十九泉	44°	121°	103°E	✓	.....	.....	.....
東勝	42°	121°	103°E	✓	.....	.....	.....
雲內	44°	120°	102°E	✓	.....	.....	.....
遠安鎮	48°	121°	103°E	✓	.....	.....	.....

清虜鎮	47°	119°	101°E	✓	.....	.....	.....
飲馬河	49°	118°	100°E	✓	.....	.....	.....
威虜鎮	48°	116°	98°E	✓	.....	.....	.....
韃靼	53°	118°	100°E	✓	TARTARY	40°-50°N (不確)	90°-120°E (不確)
撒里怯兒	50°	115°	97°E	✓	.....	.....	.....
殺胡鎮	51°	113°	95°E	✓	.....	.....	.....
瓦蠟	48°	115°	97°E	✓	.....	.....	.....
闊百	47°	110°	92°E	✓	.....	.....	.....
花渡	47°	110°	92°E	✓	.....	.....	.....
和寧	45°	112°	94°E	✓	.....	.....	.....
沙漠	45°	115°	97°E	✓	.....	.....	.....
銀宥	41°	118°	100°E	✓	.....	.....	.....
等州	41°	117°	99°E	(不是地名)	.....	.....	.....
河套	42°	116°	98°E	✓	.....	.....	.....
賀蘭	40°	110°	92°E	✓	.....	.....	.....
西涼	40°	111°	93°E	✓	.....	.....	.....
甘肅	40°	110°	92°E	✓	KANSU	35°-40°N	100°-105°E
沙州	41°	108°	90°E	✓	SHACHOU	40°N	95°E
赤斤	40°	108°	90°E	✓	.....	.....	.....
苦峪	40°	107°	89°E	✓	.....	.....	.....
罕東	38°	111°	93°E	✓	.....	.....	.....
曲先	39°	110°	92°E	✓	.....	.....	.....
阿端	37°	109°	91°E	✓	.....	.....	.....
地今設	? 45°	111°	93°E	(不是國名)	.....	.....	.....
宣慰司	35°	110°	92°E	(不是國名)	.....	.....	.....
榜葛刺	23°	109°	91°E	✓	BENGAL	25°N	85°-90°E
大古刺	25°	108°	90°E	✓	.....	.....	.....
孟養	25°	110°	92°E	✓	.....	.....	.....
金沙江	27°	109°	91°E	✓	.....	.....	.....
緬甸	23°	110°	92°E	✓	BURMA	20°-25°N	90°-100°E
木邦	21°	113°	95°E	✓	.....	.....	.....
琶牛	20°	111°	93°E	✓	PEGU	17°N	96°E
道明	20°	113°	95°E	✓	.....	.....	.....
馬兒大莽	18°	113°	95°E	✓	.....	.....	.....
真臘	18°	112°	94°E	真臘	.....	.....	.....
盤盤	14°	113°	95°E	✓	.....	.....	.....
三佛齊	12°	113°	95°E	✓	.....	.....	.....
丙東	10°	115°	97°E	丙東	.....	.....	.....

彭亨	9°	115°	97°E	✓	.....	.....	.....
大泥	7°	115°	97°E	✓	.....	.....	.....
馬大邦	7°	113°	95°E	✓	.....	.....	.....
藥兒	4°	116°	98°E	✓	.....	.....	.....
古哥羅富沙	3°	113°	95°E	✓	.....	.....	.....
滿刺加	3°	114°	96°E	✓	MALACCA	2°N	102°E
暹羅	16°	114°	96°E	✓	SIAM	10°-20°N	98°-105°E
名婆羅利	14°	116°	98°E	(暹羅附注)			
古赤土國	15°	117°	99°E	(暹羅附注)			
布文跋羅	16°	117°	99°E	✓	.....	.....	.....
披支布里	17°	116°	98°E	✓	.....	.....	.....
蒲甘	16°	118°	100°E	✓	.....	.....	.....
占城	15°	120°	102°E	✓	.....	.....	.....
即古林邑	15°	119°	101°E	(占城附注)			
甘波牙	13°	120°	102°E	✓	CAMBODIA	13°N	105°E
蘭白道	13°	118°	100°E	✓	.....	.....	.....
星宿海	29°	110°	92°E	✓	.....	.....	.....
麗江	26°	112°	94°E	✓	.....	.....	.....
烏思藏	29°	113°	95°E	烏思	.....	.....	.....
長河西	39°	114°	96°E	長河 西藏	.....	.....	.....
董卜	35°	114°	96°E	✓	.....	.....	.....
洱海	24°	112°	94°E	✓	.....	.....	.....
百八	20°	115°	97°E	八百	.....	.....	.....
老撾	20°	115°	97°E	✓	.....	.....	.....
(無)				熱阿入亞那	GEORGIANA	40°N	45°E

校訂完畢，作者要說兩句話來結束斯文：第一，是要答覆這個問題：方輿勝略度分表所列各國的經緯度數為什麼和現代的天文地理界測定的各該地經緯線相差的那麼遠？當然，當時的科學測量不及現代的精密詳細，所得的結果自有分別。不過，按作者個人的猜想，此中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勝略的著者或編者沒有世界地理的常識——或者可以說是沒有受過世界地理學的科學訓練，因而弄出許多不必有的錯誤。例如他把圖中某國的附注文字，勉強解譯為一個國名，一若原有那麼一個國似的一回事，可謂荒謬之極。再則，圖中各國的分界無明顯的線道，勝略的作者或編者乃僅就那個國名寫在什麼地分，就依那地方來做該圖在地球上的天然位置。

依這樣毫無科學根據的方法去定各國的度分，其有不錯誤者幾希！

其次，是要答覆關於地名不能在古今的英文世界地圖推認出來的問題，就是說，勝略中有好些地名是在古今英文世界地圖中無可考認的，是什麼緣故。作者竊以爲除了訛傳訛抄之外，尚有李之藻於增訂地名時就留下些錯誤的漏洞。用李氏自己的話說是這樣：『……此圖白下諸公會爲翻刻，而幅小未悉。不佞因與同志爲作屏幃六幅，暇日更事殺青釐正象胥，益所未有。蓋視舊業增再倍，而于古今朝貢中華諸國名尙多闕焉。意或今昔異稱，又或方言殊譯，不欲傳其所疑，固自有見，不深強也……』李氏所增這些『古今朝貢中華諸國名』的來源，自有所本而固其所見，以增益之；不過他同時也承認『今昔異稱』，『方言殊譯』的可能。從我們今日的歷史眼光來批評，李氏所增入的許多國名，亦不過是爲學步驟中之假定而已。既是假定，自不能和成立了的真理混爲一談。聰明的讀者，自然會知道一個學問之能成立到真理的程度，是不免要經過假定的，我也不用多說了。

#### 註

1. 緯線以 N 爲北，S 爲南，經線以 E 爲東；W 爲西。
2. 這些地名是從 Hayes, *Political and Cultural History of Modern Europe*, vol I, front end papers, 一個地圖名 “Europe in the 16th Century,” 找出來的，可惜這地圖沒用經緯線，而且現代的地圖也沒有這些地名，所以它們的經緯線度數目，不能列在這表上。
3. 江河的流身連延不等，經緯線度，不容易決定，故未列入此表。
4. 北亞墨利加洲的地名，差不多完全是從 Mercator's Chart of the World, 1569, 找出來的。這可證明利氏畫地圖時，得到這 Mercator's Chart 的借助不少。但是我們在中國無法可找着一個很好的 Mercator's Chart, 只有別的書把他的圖縮影插入，如 *Encyclopedia Britannica* 14th Edition, vol 14, p. 844, 的 Mercator's Chart of the World, 1569; 和 Paulin, *Atlas of the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the United States*; plate 15, Mercator's Chart, 1569. 在二者中，Paulin 氏的 *Atlas* 的圖比較大而清楚。但還是太小，Mercator 的經線起於福島 (Fortunate Islands), 利氏萬國全圖的經線亦然，所以兩圖的經線有相同的地方。然而 Mercator's Chart 所用的地名，多數是當地原來的土名，這些土名，都不見於現代出版的其他地圖，結果我們無法知道這些地名實在是指現在什麼地方。因此，我們只能把 Mercator's Chart 原來的經緯線度數目，列在此表，不加改易。
5. 參看 Hayes, *loc. cit.* “Sixteenth Century Map of the World,” pp. 66-67. 此圖無經緯線度。
6. 參看 *Encyclopedia Britannica* 14th Ed. vol. 14, p. 838, “Ptolemy's Map.” 經線度是按

Petolmy's Map 的原來的數目，未加改易。Ptolemy 亦以福島為起點。

7. 參看 Bartholomew, *A Literary and Historical Atlas of Europe*, p 1, "Ortelius Map of the World," 經線度是照 Ortelius 原圖的度數，以福島為起點。

8. Hayes, *op. cit.* pp 76-77. "Sixteenth Century Map of Asia." 圖無經緯線度。

9. Groussét, *Histoire de L'Extreme Orient*, vol. II, pp 432-33. "Carte de l'Eurasie ver 1210", 圖無經緯線度。

10. Grousset, *op. cit.*, vol. I pp. 174-175, "Carte archéologique et historique de l'Inde." 圖無經緯線度。

### 參考書

#### A 歐羅巴洲

I. HAYES, *POLITICAL AND CULTURAL HISTORY OF MODERN EUROPE*, Vol. I, 1935.

Maps: (a) "Sixteenth century map of Europe," front end papers.

(b) "Sixteenth century map of the world, from *Geographia Cl. Ptolemy*," between pages 66-67

II. SHEPHERD, W. R.; *HISTORICAL ATLAS*. N. Y. 1929.

Maps: (a) "Central Europe about 1477", pp. 86-87.

(b) "Europe in 1490", pp. 104 D

(c) "The Expansion of Europe, 1340-1600," pp. 107-110

(d) "Europe about 1560", pp. 118-119.

III. ROBINSON, J. H.; *HISTORY OF WESTERN EUROPE*, 1902,

Maps: (a) "Europe about AD 1000," pp. 152-153.

(b) "Europe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pp. 358-359

IV. *CAMBRIDGE MODERN HISTOY ATLAS* 1924.

Maps: Map I, "Europe, 1490 A. D."

Map 41, "Europe, 1643 A. D."

V. J. G. BARTHOLOMEW, *LITERARY AND HISTORICAL ATLAS OF EUROPE*. 1923.

#### 南北亞墨利加洲

I. J. G. BARTHOLOMEW, *LITERARY AND HISTORICAL ATLAS OF EUROPE*.

Reproduction of Ortelius map of the world, 1570, on p. 1.



- II. *ENCYCLOPEDIA BRITANNICA*, 14th Edition, 1929 Vol. 14.  
 Maps: "Ptolemy's map. p. 838".  
 "Mercator's Chart of the world, 1569," p. 844.
- III. PAULIN, CHARLES O., *ATLAS OF THE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THE UNITED STATES*. CARNEGIE INSTITUTE, WASH. 1932.  
 Maps: (a) Plate 11B, "Ortelius Map, 1589."  
 (b) Plate 13, "Verrazano's Map, 1529."  
 (c) Plate 14B, "Hakluyt's Map, 1587."  
 (d) Plate 15, "Mercator's Map, 1569."
- IV.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ATLAS*. 1924.  
 Maps: "Map. 2; The Age of Discovery"  
 "Map. 66; North America, European Colonization to 1750."  
 "Map. 106; America; Spanish and Portuguese Settlements."
- V. SHEPHERD, W. R.; *HISTORICAL ATLAS*. 1929.  
 Maps: (a) "European Exploration and Settle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1513-1776," pp. 190-191.  
 (b) "The West Indies and Central America, 1492-1525." p. 105.  
 (c) "The Expansion of Europe, 1340-1600," pp. 107-110.
- VI. HAYES, *POLITICAL AND CULTURAL HISTORY OF MODERN EUROPE*. Vol. I, 1935.  
 Maps: (a) "Sixteenth Century Map of the World", between 66 and 67  
 (b) "Seventeenth Century Map of America" between 80-81.  
 (c) "Contemporary Map of America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 between 404-405.

利未亞洲 ( 亞非利加 )

- I.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ATLAS*. 1924.  
 Maps: "Map 2. The Age of Discovery"  
 "Map 65. Africa in the 17th and 18th Centuries,"
- II. SHEPHERD, W. R., *HISTORICAL ATLAS*. 1929.  
 Map: (a) "The Expansion of Europe, 1340-1600." pp. 107-110.
- III. *ENCYCLOPEDIA BRITANNICA*, 14th Edition, Vol. 14, 1929.  
 Maps: "Mercator's Chart of the World, 1569," p. 844.  
 "Ptolemy's Map," p. 838.

IV. HAYES, *POLITICAL AND CULTURAL HISTORY OF MODERN EUROPE*. Vol. I. 1935.

Map: "Sixteenth Century Map of the World" bet. pp. 66-67.

V. BARTHOLOMEW, J. G., *A LITERARY AND HISTORICAL ATLAS OF AFRICA AND AUSTRALASIA*. (EVERYMAN'S LIBRARY)

亞細亞洲

I. HAYES, *POLITICAL AND CULTURAL HISTORY OF MODERN EUROPE*. Vol. I, 1935,

Map: "Sixteenth Century Map of Asia," bet. pp. 76-77.

II. WEBSTER-KNOWLTON-HAZEN *EUROPEAN HISTORY MAPS*

Map MMS: "Mongol Turkish Conquest."

III. SHEPHERD, W. R., *HISTORICAL ATLAS*. 1929.

Maps: (a) "The Mongol Dominions, 1227-1405", p. 92.

(b) "The Expansion of Europe, 1340-1600," pp. 107-110.

(c) "Medieval Commerce, (Asia)" pp. 104B-104C.

IV. RENE GROUSSET, *HISTOIRE DE L'EXTREME ORIENT* 2 vol., 1929.

TOME PREMIER: Map, "Carte Archeologique et Historique de L'Inde," pp. 174-175.

TOME DEUXIEME: Maps: (a) "Carte de L'Eurasie vers 1210," pp. 432-433.

(b) "Carte de L'Eurasie vers 1260-1280," pp. 494-495.

V. BARTHOLOMEW, J. G., *A LITERARY AND HISTORICAL ATLAS OF ASIA*.  
(EVERYMAN'S LIBRARY)

Maps: (a) "Asia; 13th Century," p. 16.

(b) "Asia about 1740," p. 17.

# 附錄

## 一 方輿勝略外夷引

太原王錫爵曰：軒轅氏方制天下，得百里者萬區；而禹貢，周官，言九州，固在今天子幅幘內耳。及古所稱諸戎，亦多稟正朔矣。漢通西南夷，唐置安西四鎮，皆去中國萬餘里，則古帝王所無有也。而耶律德光遣人窮大地所盡，凡五年而歸，開闢所未嘗至。今利西泰親見南極出地三十六度，是與中國之戴履正相直矣。昔張騫見印竹蒟醬，知去巴蜀不遠，遂有鑿空之事。後有知地球之可繞而徧也，將無令東出蟠木而入於流沙，北自幽陵而歸以交趾，觀天地之貪方，驗星宿之遠近者乎？爰程生劬輿刻之成帙，故贅數語於簡端若此。

## 二 方輿勝略外夷卷一

林陵 焦尊生 嘉定 唐時升 全輯  
豫章 劉一燦 新安 程百二

〔甲〕

### 山海輿地全圖總序

盱眙馮應京曰：謹按西泰先生輿圖，大都以天度定輪廣，以日行別寒燠，以五大州辨疆界，物產民風之瓌奇附焉。於戲，天下之觀此圖者衆矣，或供臥遊之興，或廣經略之謀，或銷蠻觸之褊心，或驚塵芥之虛見，倘亦有進于道者乎？記稱至聖德業施及天地之所覆載而莫不尊親，盛矣。崇伯子作禹貢，伊尹作獻令，姬公作王會，毋亦惟是誕敷文德以恢無外之仁。乃周職方氏掌天下之圖，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止爾。延及我明，多方砥屬，東南際海若朝鮮暹羅爪哇，凡十有七國；西南夷若婆羅滿刺加，凡二十九國，其由天方通者又二十八國；西域則泥刺朶甘凡七國，其由哈密通者又二十八國；北虜種類繁夥，僉受羈縻，視古聲教爲尤盛，視此圖僅五之一耳，所稱無遠弗届，是耶非耶？天下勢分有限，心量無窮。心者，上帝所降衷，宇宙同之，隨分所及以盡此心，遞相爲唱和，遞相爲感應，擬議一室之中，流行八荒之外，果且以時地限哉！諦觀殊方風土，

尙有穴處者，不粒食不火食者，衣蟲魚皮者，結繩刻木葉者，食人者，食子者，爲驢鶴食者，死而掛之樹葬之腹中者；其知宮室，佃漁，耕稼，衣裳，文字，網罟，棺槨，人倫之制，匪賴有聖人之教不及此。聖人立教綏猷，代天以仁萬國，夫亦順人心以利導；而吾徒顧瞻寰宇，倣法前修，各以心之精神明道淑世，薪火相傳，曷知其盡。即如中國聖人之教，西土固未前聞，而其所傳乾方先聖之書，吾亦未之前聞。乃茲交相發明，交相裨益，惟是六合一家，心心相印，故東漸西被不爽耳。夫物非吾所有者，玩之喪志，悠悠方儀，萬象咸載，吾道放之而皆準，詎忍遐遺，直當視如家園譜牒，油然與併包之思焉。西泰先生云：『神之接物，司記者受之，司明者辨之，司愛者處之，要歸事上帝爲公父，聯萬國爲弟兄，』是乃繪此坤輿之意與？應京嘗備員職方，見其獻圖于上，倍蕙掌故，乃悉其蘊，序而傳之，以屬程生百二纂四夷奉貢種落于後，用昭咸賓之盛，且以資學者宏覽云。

〔乙〕

新安吳中明曰：鄒子九州裨海之說閱大不經，世傳崑

崑山東南一支入中國，顧水皆東流而西北一支仍居其半，亦莫能明也。地廣且大矣，齊州之見，東西南北不踰萬里，囿于所見，或意之爲小；放浪于所不見，或意之爲大，意之皆妄也。利山人名瑪竇，號西泰，自歐邏巴入中國，著山海輿地全圖，薦紳多傳之。余訪其所爲圖，皆彼國中縷有舊本，蓋其國人好遠遊，時經絕域，則相傳而誌之；積漸年久，稍得其形之大全，然而南極一帶亦未有至者，要以三隅推之亦無謬也。山人淡然無求，冥脩敬天，朝夕自盟，以無妄念，無妄言動。至所著天與日月星遠大之數，未易了然，其說自有據，并載之以俟知者。

〔丙〕東半球圖，西半球圖。〔四卷禹貢封面會影印，今移置卷首擇圖三，四。〕

〔丁〕

山海輿地全圖解曰，地與海本是員形，而合爲一球，居天球之中，誠如卵黃，有謂地爲方者，乃語其定而不移之性，非語其形體也。天既包地，則彼此相應，故天有南北二極，地亦有之；天分三百六十度，地亦同之；天中有赤道，自赤道而南二十三度半爲南道，赤道而北二十三度半爲北道。據中國在北道之北，日行赤道則晝

夜平，行南道則晝短，行北道則晝長，故天球有晝夜平圈列于中，晝短夜長二圈列于南北，以著日行之界。地球亦有三圈對于下焉。但天包地外爲甚大，其度廣，地處天中爲甚小，其度狹，此其差異者。查得直行北方，每路二百五十里，覺北極高出一度，南極入低一度；直行南方，每路二百五十里，覺北極入低一度，南極出高一度。則不特審地形果員，而並徵地之每一度廣二百五十里，則地之東西南北各一週有九萬實數也，是南北與東西數相等而不容異也。夫地厚二萬八千六百三十六里零三十六丈，上下四旁皆生齒所居，渾淪一球，原無上下。蓋在天之內何瞻非天，總六合內凡足所佇即爲下，凡首所向即爲上，其專以身之所居分上下者未然也。以大勢分山海，自北而南爲五帶：一在晝長晝短二圈之間，其地甚熱，則謂帶近日輪故也。二在北極圈之內，三在南極圈之內，此二處地俱甚冷，則謂帶遠日輪故也。四在北極晝長二圈之間，五在南極晝短二圈之間，此二地皆謂之正帶，不甚冷熱，日輪不遠不近故也。又以地勢分輿地爲五大州，曰歐邏巴，曰利未亞，曰亞細亞，曰南北亞墨利加，曰墨瓦蠟泥，各國繁夥難悉。今合各州

萬國作二員圖，其經緯線本宜每度畫之，茲且惟每十度爲一方，以免雜亂，依是可分置各國于其所。東西緯線數天下之長，自晝夜平線爲中而起，上數至北極，下數至南極，南北經線數天下之寬。自福島起爲十度，至三百六十度復相接焉。試如察得南京離中線以上三十二度，離福島以東一百廿八度，則安之于其所也。凡地在中線以上，主北極，則實爲北方；凡在中線下，則實爲南方焉。釋氏謂中國在南瞻部州，並計須彌山出入地數，其謬可知也。又用緯線以著各極出地幾何，蓋地離晝夜平線度數與極出地度數相等；但在南方則著南極出地之數，在北方則著北極出地之數也。故視京師隔中線以北四十度，則知京師北極高四十度也。視大浪山隔中線以南三十六度，則知大浪山南極高三十六度也。凡同緯之地，其極出地數同，則四季寒暑同態焉。若兩處離中線度數相同，但一離于南，一離于北，其四季並晝夜刻數均同，惟時相反焉，蓋此之夏爲彼之冬焉耳。且長晝長夜愈離中線愈長也。余以式之惟計于國濱每五度，其晝夜長何如，則西東上下隔中線數一，則皆可通用也。小圖不能盡載，大圖詳悉。用經線以定兩處相離幾何辰也。

蓋日輪一日作一週，則每辰行三十度而兩處相違三十度，並謂差一辰，故視女直離福島一百四十度，而緬國離一百一十，則明女直于緬國差一辰，而凡女直爲卯時，緬方爲寅時也。其餘做是焉。設差六辰，則兩處晝夜相反焉。如又離中線度數同而差南北，則兩地人對足氏反行，故南京離中線以北三十二度，離福島一百二十八度，而南亞墨利加之瑪八作離中線以南三十二度，離福島三百零八度，則南京于瑪八作人相對反足氏行矣。從此可曉同經線處並同辰，而同時見日月蝕矣。此其大略也。其詳備于圖。並後書云。

【戊】

答地球比九重天之星遠且大幾何？曰：余嘗留心于量天地法，且從太西庠天文諸士，討論已久，茲述其各數以便覽焉。夫地球既每度二百五十里，則知三百六十度爲地一週九萬里，又可以計地面至其中心隔一萬四千三百一十八里零十八丈，地心至第九重謂月天，四十八萬二千五百二十二餘里。至第八重謂辰星即水星天，九十一萬八千七百五十餘里。至第七重謂太白即金星天，二百四十萬零六百八十一餘里。至第六重謂日輪天，一千六百

零五萬五千六百九十餘里。至第五重謂熒惑即火星天，二千七百四十一萬二千一百餘里。至第四重謂歲星即木星天，一萬二千六百七十六萬九千五百八十四餘里。至第三重謂填星即土星天，二萬五百七十七萬零五百六十四餘里。至第二重謂列宿天，三萬二千二百七十六萬九千八百四十五餘里。至第一重謂宗動天，六萬四千七百三十三萬八千六百九十餘里。此九層相包，如葱頭皮焉，皆硬堅，而日月辰星定在其體內，如木節在板，而只因本天而動。第天體明而無色，則能通透光如琉璃水晶之類，無所碍也。若二十八宿星，其上等每各大于地球一百零六倍又六分之一。其二等之各星大于地球八十九倍又八分之一。其三等之各星大于地球七十一倍又三分之一。其四等之各星大于地球五十三倍又十二分之一。其五等之各星大于地球三十五倍又八分之一。其六等之各星大于地球十七倍又十分之一。夫此六等皆在第二重天也。土星大于地球九十倍又八分之一。木星大于地球九十四倍又一半分，火星大于地球半倍。日輪大于地球一百六十五倍又八分之三。地球大于金星三十六倍又二十七分之一；大于水星二萬一千九百五十一倍；大于月

輪三十八倍又三分之一。則日大于月六千五百三十八倍又五分之一。自此可徵，使有人在第六重天已上視地，必不能見之，則其微比天者不啻如點焉耳。而我輩乃于一微點中分采域爲公侯，爲帝王，于是篡奪稱大業，竊脫隣疆碑而侵地疇，日夜營求，廣闢田地，埴已封境，于是竭心劇神，立功傳名，肆彼無限之貪欲，殆哉殆哉！

〔己〕

山海輿地全圖各國經緯度分略曰：凡國大小，或居于南北，或于西東，皆以其度分也。蓋地與海既成員形如球焉，其南北似軸二頭，對天南北極，謂地二極是一定，各離赤道九十度，則赤道上下爲地緯線之數原明矣。夫日月星麗天，環地球，晝夜不息本無出入焉，惟此國遇日之照爲晝，見月星爲夜，于所視太陽升爲東，于所視其降爲西耳。然此國之西必爲他國之東，而地球本無正西東也。既而地之經綿于何處，爲起數乎？初制全圖者，歐邏巴與利未亞二大州士者，俱中華之西也。伊始察西海中福島，乃至西也，卽以是島之外竟爲海，而如東尋地也。見東之地廣濶難窮，且爲所交之國一總圖，自北極因福島至南極畫一線，以此線爲橫路之度數

之襍焉，則福島結三百六十度之本末也。或問地球無西東，爲圖也有西東海洋地方，奚非謬歟？答曰：善爲圖者固以大邦爲主，故視大邦之左右名海名地方也。且歐邏巴以亞墨利加爲西，以亞細亞爲東，則畫亞墨利加在其右，而亞細亞在其左。若中華者，必畫歐邏巴及利未亞于其右，論度分則利未亞又在歐邏巴之右。而南北亞墨利加于其左。不爾，各方之名者紊焉。爲圖當爾。今將輿地入之書冊，度分註明不紊矣，以亞細亞居首者，尊中華爲主也。爰分數層，上因各大州布國島山海江河以其度分；下層，筆其土產風俗，則輿地圖愈明煥焉。

〔庚〕

上海徐光啟曰：西泰子之言天地員體也，猶二五之爲十也。或疑焉，作正戲別三論解之。正論曰：古法北極出地三十六度，此自中州言耳。唐人云，南北相去每三百五十一里八十步而差一度。宋人云：自交南至于岳臺六千里而差十五度。此定說也。夫地果平者，卽南北相去百億萬里，其北極出地之度宜恒爲三十六，不能差毫末也。猶山高千尺，以周髀量之，自此山之下稍移之平地數十里外，宜恒爲千尺，不能差毫末也。以郭若思之

精辨。南北測驗二萬里，北極之差至五十度，而不悟地爲平體，移量北極之不能差毫末，何也？又因而抑札馬魯丁使其術不顯，何也？戲論曰：嵩高之下，北極出地三十六度，自此以北，每三百五十一里八十步而差一度，則嵩高之北一萬八千九百六十六里正當北極之下矣。近世渾天之說明，即天爲員體無疑也。夫天爲員體，地能爲平體，北極又能爲遞差，則以周髀計之，北極之下自天至地裁一萬三千八百二十九里而已。次以弧矢截員法計之，則北極之下更北行四千四百七十六里有奇，而地與天俱盡也。合計之，即自嵩高以北二萬三千四百四十四里有奇，而地與天俱盡也。倍之則東西廣，南北袤各四萬六千八百八十五里有奇，而地與天俱盡也。此三者以爲不可可也？別論曰：楊子雲主蓋天，桓君山詘之，是也。然蓋天能知地平，則北極不能爲差，故云北極之下高于中國六萬里。但如其說者又不能爲員天，爲員天則高于中國六萬里之處，既與天相及矣。故曰天之北極高于四周，亦六萬里斜倚之，今天與地不相及也。然言員天而不言員地，政不足以周服彈。

【辛】

廣陵張京元曰：蓋地如一九，爲氣所乘，在員天之正中，正如卯黃在白中，世寧有員白方黃之卯哉！吾中國人足不履戶外，執泥局曲，耳目所未經，與之言輒大駭，西域至人多泛大海，涉重溟，多者數十載，少者數載，積百年來實聞實見畫而成圖。西秦子歸心中夏，謁見今上，以其圖懸之通都，真是得未曾有。乃復殫思竭力爲兩小圖，遍貽海內，解不解在乎其人，不能強也。

【壬】

新安程百二曰：西秦子有云，欲圖方域，須精天文。弗達天文，何以知其圖或在赤道下乎？或赤道之南之北乎？離赤道南北幾里，遠福島西東幾度乎？于此地何星恒見，何星恒伏乎？其各處夏冬晝夜長短幾刻乎？若非一一鑿然有據，何以圖焉！故是圖如卯斯員，凡九萬里，五州分藩。周垣其外，是爲九天。然地分與天相應，南北西東各國各島無不中度分也。

【癸】

古鄆徐時進曰：其言天地形皆圓如瓜，無所謂四旁上下，地在中，水介地中，脈理浮絡，常而不遷。就中差次爲南北，北極爲蒂，南爲底。日月運於中央，爲赤



道。從赤道岐而南北各二十三度半，爲南北道。按中國在北道之北，故日行南晝短，行北晝長。佛氏南瞻部州，就佛所產言也。天都程百二幼輿氏纂錄。

### 三方輿勝略中各國度分表所附

#### 注釋

【編者按：各國度分表，在方輿勝略中，程百二跋之後，徐時邁跋之前。本期禹貢既有陳觀勝君爲校訂其地名及經緯度分；茲僅輯錄其表中所附注釋，可與坤輿萬國全圖所載者相比較也。】

#### 亞細亞各國度分：

亞細亞者，南至蘇門答臘呂宋等島，北至新會白蠟及北海，東至日本國島大明海，西至大乃河墨河的湖大海西紅海小西洋。亞細亞地比歐羅巴利未亞兩方多兩倍云。

島刺比亞產乳香，其樹甚小，又產一藥，名也爾刺，塗尸不敗。其南有二海島，男人住居一島，女人住居一島，每年男女會合二三次即別，剛別後不數相見。

巴爾齊亞產玉石金剛錫青石。

應帝亞，總地名也，中國所呼小西洋。以應多江爲名，半在安義江內，半在安義江外，天下之寶石寶貨自是地出，細布金銀椒料木香乳香藥等物，故四時有西東海商到此交易，以樹葉寫書，以鐵錐當筆，以椰子爲酒。其國之王皆以姊妹之子爲嗣，其親子給祿自贖而已。

意觀山，此一山極高大，登此山看星覺大。

意觀外，此國俗，父母已老，子自殺之而食其肉，以此爲恤雙親之苦海而葬之于已腹，不忍棄之于山，此極惡俗也。

哥兒墨，死者不埋，但以鐵鏈掛其尸于樹林。

牛蹄突厥，人身牛足，夏秋水厚二尺，春冬水澈底。

鬼國，其人夜遊畫隱，身剃鹿皮爲衣，耳目鼻與人同，耳口在頂上，噉鹿及蛇。

區度寐，此地國人甚？而衣短。只有猪，無別畜。人輕捷，一跳三丈。又能浮水，履水浸腰，與陸走不異。

北室章，地多積雪，人騎木而行，以防坑陷。捕貂爲業，衣魚皮。護結子，其國三面皆室章。其人鬚首，披皮爲衣，不鞍而騎，善射，遇人輒殺而生食其肉。

大明，聲名文物之盛，自十五度至四十二度皆是朝貢屬國。此略載嶽瀆京省度分，餘悉具各省勝略部中。

波爾匿河即浮泥國，炎熱多風，有藥木，滿膏身，兵刃不傷。無筆札，以刀刻貝多葉行之。俗好事佛。

#### 歐羅巴各國度分

歐羅巴者，南至地中海，北至臥蘭的亞及冰海，東至大乃河，墨何的湖，大海，西至大西洋。一切異端不從，獨崇天主教，不信輪迴而極信天堂地獄之說。古國人多去家脩行，即巨家貴，棄而不顧。男人三十以外乃娶，無二室者，百姓如此，君公亦如此。有三十餘國，各國有國主統之，另有教主，其教主不娶，即國主尊師之。官有三品，其上主與教化，其次判理俗事，其下專治兵戎。土產五金銀百果，酒以葡萄汁爲之。工皆精

巧。通天文性理。俗敦五倫。人好遠遊。

拂郎察人長色白，曾過地中海伐回回，用大銃，故回回名大銃爲拂郎機。我朝今亦用之。

意大里亞地狹而豐厚，上下二海所圍，人民衆盛。古因羅馬爲四方鄰國總主之都，今教主居之。各國天主教人往來絡繹。

羅馬，其王不娶，喜行天主之教。歐羅巴諸國皆從之。

勿辨茶在海中，作石磚高房，城墉堅美。其國無君主而國治。每年大家衆人選賢者管事，事畢則爲平人。富庶之地，手藝絕巧，土產上等玻璃。

西齊里亞，此島有二山，一常出火，一常出烟，晝夜不絕。

十三郡俱無君，相盟詛各管其地，有敵至齊以軍馬相扶。兵卒勇且信，臨陣寧死不退走。

則蘭地，島蘭地，西洋布，惟此二島爲最。

入爾馬泥亞諸國共一總主，其國之王子中常共推賢者爲之。出琥珀，金色者爲上，藍次之，赤最下。

突浪，此國在大松林中，松林有數百里廣。其松珠重數斤，落即能殺人，故人行林下，必戴兜鍪以備之。

波羅泥亞國主卒而嗣子賢，則大臣立之爲君。否則請他國之賢者立而君之。

臥的亞人衆而猛。

臥蘭，海中大州，甚冷，冬三月太陽不出地，夏亦三月不入地，則六月中不分晝夜。以巧器分時，六辰臥，六辰起。冬以魚油點燈，代日光。

新曾白鹿，海潮極急，冬不凍水。

沒斯個，地甚冷，不產菓木。

女人國，甚有此名，但若生男子即殺之。今亦爲男子所併，徒存其名耳。

木島，樹茂翳，去易爾莫奇半月程。易爾人焚其樹，八年始盡。產葡萄酒。

鐵島無水泉，惟一大樹，葉恆不落，每日沒即有雲抱之，日出即散。土人于此樹下跑一池，雲降成水，人畜皆資焉。

### 利未亞各國度分

南至大浪山，北至地中海，東至西紅海仙勞冷祖島，西至河摺亞諾滄，即此洲。只以聖地之下微路與亞細亞相聯，其餘全爲四海所圍。利未亞在赤道之下，或赤道之比。赤道之南，爲太陽直晒，故其人多黑而鬚卷。其土多曠野，無水，有金礦寶石，最多怪獸。有貓，出汗極香。以石拭汗收香，歐羅巴多用之。其俗五倫大都亂。

福島，海有飛魚，不能高舉，掠水平過，遠至百餘丈。又有白角兒魚，能噉之，行水中，比飛魚更速。善于窺影，飛魚畏之遠遁。然能伺其影之所向，先至其所，開口待啖。海濱人常以白練爲餌，飄搖水面，如爲飛魚捕之，百發百中，烹之味美。

亞大蠟山，天下至高山，四時天晴無風雲雨雪；即有，皆在半山下，望之不見頂。土人呼爲大山云。其處人寐而無夢。

呀麻蠟地近日，故國人身黎黑，不服衣裳，髮卷。土產金銀而不產鐵。

巴爾加，天下惟此江至大，以七日入海。其國盡年無霖雨，故國人精于天文。其江每年次泛漲，地肥澤，五穀種以一收百。

薩係德有七百洲，最大者都未羅耶，其城，行十日程。地產寶石烏木。

馬拿莫有獸，首似馬，額上有角，偏身皆鱗，足尾如牛，疑爲麟云。

井巴者不入度數，其中數十萬人，至野而猛，不火食，無定土，以戕害爲生。到一國，盡食其國人鳥獸虫蛇草，野不留生物，爲利未亞之南諸國大災。

### 亞墨利加各國度分

南北亞墨利加四圍皆海，然其地廣潤而人蠻猾，各國人俗迄今未詳。

夜叉國，地不產穀，寒極，水凍成冰，土人開冰穴取魚，以魚肉充飢，以魚油點燈，以魚骨造房屋舟車。

流瓦人穴居皮服，不知騎。

沙兒倍地廣，故多生野馬山牛羊，而牛背上皆有肉鞍，形如駱駝。

革利國自農地至花地，總名曰甘那把兒，然各國有本名。其人醇，以皮爲裘，以魚爲業。異方人至其國者，雅能厚待。其山內餘人，平生相殺戰奪，惟食蛇蟻蜘蛛等虫。

墨是可產各色鳥羽，人輯以爲畫。

### 南亞墨利加

今爲五邦：一日孛露，二日金加西蠟，三日坡巴牙那，四日智里，五日伯西兒。其至南又有謂長人國。

昆麻刺有獸，上半類狸，下半類猴，人足鼻耳，腹下有皮，可張可合，容其所生之子休息于中。

伯西兒無房屋，開地穴居。好食人肉，但食男，不食女，以鳥毛織衣。

亞馬鑽不知耕種，仰給菓蔬。產香名巴爾摩樹，上生油，以刀割之，油出，塗尸不敗。其刀割樹處，周十二時如故。德亞國亦有之。〔如德亞國〕

北度西山多銀礦。

巴大溫人長不過一丈，男女以各色畫面爲飾。

### 墨瓦蠟泥加各國度分

盡在南方，惟見南極出地，而北極恒藏焉。其界未審何如，故未敢訂之。惟其北邊與大小爪哇及墨瓦蠟泥峽爲境也。

無福島，墨瓦蠟泥人曾過此島，見無人跡，名之曰無福島。瑪力肚地惟廣闊，無所產。

大爪哇，元兵曾到此，擒其王。其地通商，是以富饒。多有金銀，珠寶，瑪瑙，犀角，木香等物。